

浮生若梦 蔡东藩传

李保明 著



他写尽中国历史
他的历史却是谜

10年心血

11部传世之作

7 000 000+字巨著

写尽一个民族 **2166**年间的风雨历程

作品至今仍风靡海内外，累计销量超 **10 000 000**+册

被低估了的一代史家蔡东藩的 **69**个春秋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少年多坎坷

[出生山阴水乡里](#)

[贫寒人家苦难多](#)

[辗转伴读路](#)

[自许中国才子，岂止临浦才子](#)

[初见晴朗又陷窘迫](#)

[“还债？气节？气节？还债？”](#)

第二章 文齐福不齐

[一碗鸡汤断了举人路](#)

[清官救国梦遇上科举改革](#)

[教会学校谋生计](#)

[一朝中第朝中面圣](#)

[痴梦中觉醒](#)

第三章 从教育之救国路

[琴石岗初识三民主义](#)

[撰文著书初显革命情怀](#)

痛诤友之不复，怅国事之多艰

《女子论说文范》显进步

教科书引发的外交风波

民国中改订《幼学琼林》

叹国文每况愈下，编《国文新范》

推心置腹解误会，家中变故催人归

第四章 行演义之道路

人到中年，痛失贤妻

临江书舍教书著述

《清代史论》获赞誉

愿为史家之羽翼，不当子虚乌有先生

务求确凿，不尚虚诬，自成一家“演义体”

出版碰壁皆因不愿扭曲历史

清史出版费周折，幸赖友人出妙计

整编留青别集十三卷

《聊斋志异》读出灵感，演绎《客中消遣录》

两度姻缘，胡皆中断

演义一代太后慈禧

增订《二十四史通俗演义》

第五章 登演义之巅峰

兴亡原系匹夫身

《元史通俗演义》成书，一时后无来者

于繁复史料中抉择钩考，终成《明史通俗演义》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与其文胜而失其实，毋宁质胜以存其真

一己之躯，保护孔氏宗祠

筹备唐史演义，贬斥恶书之害

立志写完中华几千年历史

治学严谨，爱生如子

痛恶君主专制，缅怀革命先烈

捐稿费声援爱国群众

一代演义大家熔高文典史于一炉

第六章 国难中度晚年

重新走上讲台，续著《写信必读》

废除中医风波

兴教育，办实业

痛国难哀国民

编撰《联对作法》，传承文化精华

[花甲之年校勘《天乐志》](#)

[拒绝日伪政府的邀请](#)

[为抗日烈士写墓志铭](#)

[一生多坎坷，唯求解民忧](#)

[蔡东藩大事年表](#)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前言

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中最热闹的是小说革命。1902年，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公开亮出小说能“改造国民”“改造社会”的观点。吴趼人更是“发大誓愿，编撰历史小说”。而完成这一“誓愿”的却是一位蜗居在小镇上的平民知识分子，他就是蔡东藩。

他把历史当作了一面镜子，以便透过它来观照当下的生活。所以，坚守着“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逸闻为纬，不尚虚诬”的求实原则，经十年的含辛茹苦，先后出版了十一部历史演义，总其名曰《历朝通俗演义》，为我们提供了一部浩瀚而通俗的中华通史。百年时间里，这部通俗演义一版再版，销量远超千万册，可谓是前不见古人，后未见来者了。或许，他没有盛大的“立德”、“立功”之举，即便是这部“立言”之作，虽以史实为骨架，却是以“浅近之词”来演述故乘；虽借“说部体裁”演说故事，却没有以虚构来丰满血肉，因此史学史、文学史鲜见其踪迹，《辞海》也查不到其为何许人。他位卑而名不显，最终沉寂在民间，终老于乡野。但我们无法忘却在那动荡的年月里，他一介柔弱的书生，一介贫困的书生，以一支秃笔践履着“即古证今，惩恶劝善”以助通俗教育、国家思想的拳拳赤子之心。

他写尽了中国历史，自己的历史却成了谜。因其“普通”，因其“民间”，尽管他的历朝通俗演义遍布大大小小的图书馆，他的生平事迹却还是那么模糊，他自己的“史料”还是难以搜寻，哪怕是一张照片，一份简历，更谈不上系统的有深度有广度的研究了。

历史常会湮没一些本不该湮没的人物，蔡东藩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幸甚的是，在走过历史的风风雨雨之后，如今的家乡人并没有忘记他，东藩亭，东藩路，东藩小区，东藩小学……“他”戴着一副眼镜，端坐在文化广场上，默默地注视着一个小镇的美丽蝶变。“他”拿着一卷书，站立在校园里，沐浴在琅琅的读书声中。学术研讨会举办了，临江书舍修缮了，东藩文学奖设立了，他已经融入家乡人的文

化生活之中。我想，历史总是公允的。

同乡后辈，孤陋寡闻，初知蔡东藩已逾而立。惭愧而起，徜徉于逼仄的弄堂，瞻仰着临江书舍；走访于前辈乡贤，聆听蔡东藩的故事；搜求于书店、档案馆，查寻着蔡东藩的史料。近三年的时间，编成拙作，不揣谫陋，不及深究，希冀能弥补没有一部关于蔡东藩生平事迹传记的这一缺憾。文后所附大事年表，本诸考证，摒弃逸闻，求实存疑，与前文不能一一相勘，请读者谅之。

邵燕祥先生说，自古以文章鸣世的人，可以分为文以人传与人以文传两种。前者最终难免云烟过眼的命运，后者虽时空远隔，仍有如晤对。蔡东藩是属于人以文传的。

二月河先生说，判断任何一部书的社会价值只有两个量化的标准，一是它拥有不拥有读者，二是它拥有不拥有时间。蔡东藩的通俗演义做到了“两个拥有”，它还将“拥有”下去。

小说可以“益世道人心，为治化之助”，小说更应表达对人生的解释。希冀明天，能更广、更准地追溯到属于蔡东藩自己的历史，“丰满”他的人生，让后人陶熔其中，获取更多的人生启迪。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一章 少年多坎坷

出生山阴水乡里

蔡东藩家世居萧山城厢（今杭州市萧山区城厢街道），是该镇四大姓氏之一。蔡本姬姓。西周时期，武王姬发将弟弟叔度封于蔡（今河南上蔡西南），后叔度的后裔以封地为姓。唐朝时，其中一支南来会稽，卜居于新昌蔡岙。元朝时，蔡岙十四世尊恽自新昌迁居萧山，是为萧山蔡氏第一世。到了蔡东藩的父亲蔡文杰，家境破落，又为避祸乱，便移居萧山之南的临浦小镇。



萧山博物馆蔡东藩像

临浦原是浦阳江下游的一个湖泊。浦阳江，亦名丰江、浣江、潘水，发源于浙江浦江县西部的天灵岩，流经义乌、诸暨，北出萧山，注入钱塘江。在萧山界内，除了零星分布的会稽山尾间残丘外，是一片冲积平原。平原上河港交错，湖泊棋布。在这个地区的许多古代湖泊中，最重要的有临浦、湘湖和渔浦三处。经过历代的围垦，临浦湖逐渐缩小，直至被围垦殆尽。

南宋，浦阳江改道西小江以后，临浦成为浦阳江和西小江衔接翻坝过闸的航道要冲，商贾云集，形成了市镇。浦阳江素有“浙江小黄河”之称。明天顺年间，为解除浦阳江水患，绍兴知府彭谊主持开通了临浦西的一个孤立岗阜——磳堰山。自此，浦阳江折向西北注入钱塘江。

这样一来，浦阳江从东往西，西小江从南往北，成丁字状流过临浦。因此，临浦溯浦阳江上游可至诸暨、义乌，沿下游可达杭州，并与富春江交汇，而经西小江又可抵达绍兴、宁波，形成了四通八达的水路网。旧时，交通主要靠水路。如此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让临浦成为一个活水码头，商贸业十分发达，其繁华热闹程度仅次于县城。即使到了内困外患、民不聊生的清末，这个方圆不足一平方千米的小镇，依然船桅林立，商旅络绎，热闹非凡。到了民国初年，沿江靠埠货船多时达七八百只，店铺八百多家，山水商客云集，茶馆酒店遍是，被时人称之为“小上

海”。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中国实业志》将临浦称为浙江六大米市之一，日流量五六千石，多时近万石。且临浦米市举足轻重，有“临浦米店老板打个喷嚏，萧山、绍兴的米价就会感冒”之说。

据记载，临浦还是古代四大美女之首——西施的故里。《越绝书》中说：“余暨，西施之所出。”古代，沿浦阳江有“上诸暨”和“下诸暨”之分。下诸暨即浦阳江下游之地。秦时置诸暨县包括了这两部分。西汉时把下诸暨单独置县，称“余暨”，三国吴时改称“永兴”，唐天宝元年正式改名为“萧山”。至今，临浦还有十四处关于西施生活的遗迹。正是因为行政区划的变化，西施故里就有“诸暨说”和“萧山说”之争。

同样，蔡东藩的籍贯也有争议。蔡东藩的仲孙蔡福源认为蔡东藩的籍贯实为绍兴，而詹文元、王炜常等人则认为蔡东藩是萧山人。这与临浦的行政区划多变有着很大的关系。清康熙年间，临浦以大庙为界，东属山阴县（辛亥革命光复后，山阴、会稽合并为绍兴县），地面约占三分之一弱；西则属萧山县，地面约占三分之二强。尤其是镇上的山阴街，自古就有“山阴不收，会稽不管”的说法，说的就是一镇二管，出现一些疑难纠纷互相推诿的事。直到1950年，整个临浦镇才划归萧山管理。

1877年7月23日（农历六月十三日），蔡东藩出生在当时的山阴县临浦牛场头街。

他的父亲叫蔡文杰。文杰者，文豪也。可是，蔡文杰并没有成为文中之“杰”，他只是一家丝行的小店员，挣些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蔡东藩出生时，蔡文杰已有了三个女儿和两个儿子。为了实现“文杰”的梦想，他省吃俭用，勉强强地把大儿子、二儿子送进了私塾。两个儿子也特别争气，尤其是二儿子，年龄虽小，却已粗通诗文，能出口对联了，被镇上的人称之为神童。

蔡东藩的出生，让蔡文杰喜忧参半，高兴的是家里的人丁更兴旺了，忧虑的是家里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为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增加了负担。他叹息一声，给接生婆递上了红包，也没去瞧一眼婴儿，就匆匆赶往丝行做工去了。蔡文杰怎么也没有想到，先辈对他的期望，竟然在这个小儿子的身上得以实现。

蔡东藩出生时，他的母亲已是四十出头了。清苦的日子，繁重的劳动，使得这

位家庭主妇过早衰老了。她没有充足的奶水给这位小生灵吃，只得用米汤来喂食。这或许是蔡东藩后来身体羸弱的主要原因吧。

时光飞逝。倏忽之间，就到了婴儿弥月之日。按小镇的风俗，婴儿满月是要举行剃头仪式，办满月酒的。这一天，蔡文杰向老板请了假，早早上街买了一些荤腥菜肴。妻子知道蔡文杰的艰辛，也顾不上月子刚刚结束之忌，也起来张罗了。俩人忙碌了一阵，本家亲戚就拿着些婴儿所需的衣服、鞋帽——过来了。不一会儿，剃头匠也到了。

祭请过了财神五圣菩萨及祖宗，文杰妻就抱着婴儿坐在祭桌前，因为婴儿头皮嫩，剃头匠只是象征性地在婴儿头上修剃了一下，边剃边念着“剃去胎发，越剃越发”“人财两旺，金玉满堂”等吉利话。

剃好头，蔡文杰又抱着婴儿向菩萨行了三拜礼，然后将婴儿交给身边的大儿子，口中说：“阿哥抱一抱，大家和睦好。”

这时，剃头匠已将胎发与猫毛、狗毛混在一起，用红纸包好交给了文杰妻。文杰妻接过红包，利索地系在了床脚上，希望婴儿能健康成长，无病无灾，像猫狗一样好养。

酒席只办了一桌。蔡文杰举着酒杯，有些尴尬地说：“穷家的孩子不能算宝，毛毛又是丁中老三，但这总归是我们蔡家添丁加口的好事。天气炎热，不能多备酒菜，聊以薄酒，敬请大家！”这些本家们彼此心照不宣，个个点头称是。

这次满月之喜虽办得简朴倒也不失体面。等到宴毕人散时，蔡文杰高兴地对妻子说：“这孩子挑着夏天这个日子来，让我既省了钱，又光了脸。儿子呀，你这么小就知道体谅父母的难处，也许蔡家的希望就寄于你了呢！”说着，把脸颊贴近了婴儿。

他的妻子说：“别忙着高兴了。毛毛满月了，该给他起个名字了。”

“起名字是个学问，要不要去请先生起一个？”蔡文杰皱起了眉头。

“请先生起名，不是又得花钱吗？我想了一个，叫椿寿，你看好不好？”

“椿寿？”蔡文杰沉吟着。

“我请教过有学问的人，这可是个好名字。一来希望小儿像大椿般长寿，二来这‘椿’字是父亲的代称，‘椿寿’就是愿他的父亲长寿。好不？”

“为人父母的，谁不希望孩子能健康成长，长大后光宗耀祖啊。”想到这，蔡文杰点了点头。

俗话说，养小日日鲜。小东藩在父母的关爱下一天天长大了。虽然体质羸弱，然“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上天也给了他聪慧的天资。由于大哥、二哥都用劲于书文，在这样的氛围中，小东藩耳濡目染，三四岁上便能跟着两个哥哥吟些诗文了。

有一次，大哥故意考他，问：“椿寿，你生活在什么朝代？”

“不晓得。”

“记住，我国是清朝，我辈便是清朝的百姓。”

小东藩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蔡东藩怎么也没有想到，大清王朝带给他只有痛苦的回忆。

贫寒人家苦难多

1882年，外侮频仍，国势日蹙，大清王朝已处于摇摇欲坠的境地，老百姓的生活也越发窘迫了。眼看到了年关，许多人家都为过年而犯着愁，蔡文杰一家也不例外。

这一天，五岁的蔡东藩跟随父亲上街去办年货。

年年难过年年过。时值年关的小镇，越发热闹了。蔡东藩跟着父亲穿过山阴直街，来到了山阴横街。街上有家万成南货店，经营着各类鱼鲞（xiǎng）、海味、南北果品和闽广圆糖。蔡文杰停下了脚步，在箩里小心地挑拣起了白鲞。原来小镇人家过年，“白鲞烧肉”这道菜是必不可少的。这白鲞就是黄鱼鲞，肉最好是五花肉，白鲞吃油，两者相配，鱼腥与肉腥相抵，鱼香与肉香相合，味道绝佳。

按理说，白鲞该挑大弃小，拣肥舍瘦。可蔡文杰因囊中羞涩，只挑了三片小白鲞。正待付钱时，忽闻柜内深处有人高声阻拦道：“且慢。”

接着，从里面踱出一个身着裘服、手捏水烟袋的胖子。这胖子就是这家店的老板，名叫倪万顺。倪老板来到柜台前，对蔡文杰说：“早听说蔡家养了个神童，今天我出个对子来考考。要是对了，这三片白鲞算我送了。”

蔡文杰知道倪万顺错将蔡东藩当作二儿子了，正要解释时，倪万顺已经开口了：“我的上联是‘三片小白鲞’。请神童对下联吧。”

话音刚落，小东藩那稚嫩的童声就响起了：“五（唔）个大乌龟。”

“哈，哈，哈。”旁边围拢着的人群立刻哄堂大笑了起来，还不忘竖起大拇指夸蔡东藩：“真是个神童，一出口就对上了。”

在一片笑声中，倪老板脸红得像火烧一样，只说了声：“白鲞钱不用收了。”就赶忙走进后堂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在临浦方言中，“唔”是第二人称“你”的意思，“五”与“唔”同音。“五个大乌龟”变成了“你个大乌龟”，难怪旁观的人要笑了。

望着倪老板离开的背影，蔡文杰暗自为儿子的才思敏捷而高兴，但他仍坚持要付钱。店员却说：“你养了这么个好儿子，这白鲞就是老板不送，我也要送了。何况老板也吩咐了，这钱是一定不收的。”

蔡文杰只好作罢，道了声谢，便拎着篮子，领着蔡东藩，穿过大庙，来到最繁华的萧山中街。这一路走来，篮子却没有增添多少年货。可年少的蔡东藩跟着父亲穿梭在如饭架般横直交叉的街巷里弄，望着青砖黛瓦的房屋和熙熙攘攘的景象，显得格外兴奋。

回到家，蔡文杰把大儿子叫到一边：“老大，今天椿寿可给我长脸了。过完了年，让椿寿跟你兄弟俩去读书吧。你是老大，可得管着些。”大儿子点了点头。

爆竹声中一岁除。过完了年，蔡东藩就跟着两位兄长进了苕萝乡临浦私塾。

李白在《咏苕萝山》诗中云：“西施越溪女，出自苕萝山。”苕萝山位于临浦

东北，相传为西施的出生地。据明·嘉靖《萧山县志》（天一阁藏本）载：苕萝乡在县南二十五里，领临浦、西施等五里。临浦与苕萝乡有从属关系，蔡东藩就在临浦私塾从师葛氏，读起了赵钱孙李、天地玄黄。

而他的父亲蔡文杰从简陋的房子里辟出一间书房，供兄弟三人读书用功。老大忠厚敦实，读书一丝不苟，他见蔡东藩没几天就将《三字经》背了个滚瓜烂熟，后来的《千字文》《千家诗》更不在话下，就一咬牙捧出了《诗经》，让蔡东藩“啃”。

可过不了多久，蔡东藩的大哥病了。虽然蔡文杰倾其所有，为大儿子治病，大儿子还是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蔡文杰揪心撕肺地送走了长子。为了还债和节省开支，他把三个女儿都嫁了出去，蔡东藩也辍了学。蔡文杰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次子的身上。蔡东藩的二哥比他大四五岁，天资聪颖，十多岁时就能诗善文，当时镇上人都称他为“神童”。

大哥走后，蔡东藩兄弟俩的感情更加笃厚了。他二哥下学后，一边自己苦读，一边当起了小先生，教蔡东藩读四书五经。二哥对他的要求极其严格。蔡东藩为了在规定时间内背诵熟知，常常通宵达旦，秉烛夜读。他在这种严格的管教和具体指导下，长进很快，学识与日俱增。

只可惜天不假年，蔡东藩的二哥突患足疾，渐渐地不会行走了。蔡文杰请遍了镇上的名医，可医生们竟说不出究竟患的是什么病。蔡东藩的二哥苟延数年，终因回天乏术，在蔡东藩十一岁那年也不幸夭折了。这正应了“贫寒人家苦难多”这句话。

次子的亡故，给了蔡文杰沉重的打击。每当鸦雀归巢、夕阳西下时，蔡文杰总是坐在浦阳江畔的霜叶衰草中，望着江面上几叶昏昏暗暗的扁舟，独自伤感。

这一天，秋风萧瑟，蔡文杰任暮色把自己埋在黑暗中。忽然，身后传来细细地吟诗声：“葛生蒙楚，茝蔓于野。予美亡此，谁与独处！葛生蒙棘，茝蔓于域。予美亡此，谁与独息！……”

蔡文杰回过了头，见是蔡东藩。蔡东藩满脸泪水地望着父亲。

“椿寿，怎么啦？”蔡文杰站起了身。

“爹，大哥、二哥都走了，您可得千万保重身体啊！”蔡东藩小心翼翼地说道。

望着懂事的蔡东藩，蔡文杰原来阴暗的心开始有了一丝光亮。蔡东藩不也被大家称为“神童”吗？他已经通读了《诗经》《春秋》，连《通鉴》也能啃一点了。

“椿寿聪颖，要是能拜在名门下，将来肯定会出类拔萃的。可家里又哪里有钱为他请先生呢？”蔡文杰心中的这一丝光亮又瞬间熄灭了，泪水又夺眶而出。他默默地领着蔡东藩回了家。

第二天，蔡文杰强打着心情去丝行做工。以后每次回家，他一看到蔡东藩孤零零地在读着兄长留下来的书时，整颗心就犹如颠簸在破碎的瓦罐上，阵阵刺痛。

“再想法子去借点钱，让椿寿去读书吧？”这天晚上，蔡文杰与妻子商量着。

“可亲戚都借过几次了，还能从哪儿借钱呢？”蔡文杰的妻子流着泪说道。

“这……”蔡文杰的眼中立刻渲染上了一种痛苦的神色。

辗转伴读路

正在蔡文杰为难之时，仕康丝行老板金锦生找上门来了。蔡文杰连忙迎进门，奉上了茶，金锦生就开口了：“文杰啊，你家椿寿现在做什么事？”

蔡文杰以为金老板是叫他儿子去做学工，忙说：“椿寿呵，正读着他大哥、二哥给他指定的书呢。”

“椿寿真懂事啊。”金锦生喝了口茶，“哎，我家宝英要是像椿寿，我就烧高香了。”

蔡文杰苦笑一声：“家境贫穷，也是没法啊。”

“文杰啊，跟你商量一件事。你看，能不能让椿寿去陪宝英读书，不用学费，中饭也随宝英一起吃了？”

宝英是金锦生的儿子，年龄与蔡东藩相仿。金锦生经营着一家丝行，生意兴隆，家道殷实。他见蔡东藩天资聪敏，勤奋好学，非常喜爱，也甚为同情。两家又有坟亲关系，遂来叫蔡东藩陪伴金宝英一道读书。

这可正是天上掉下大馅饼了，蔡文杰哪有不承应的理？他千恩万谢地送走了金锦生，匆匆走进里间，把这喜讯告诉了蔡东藩，蔡东藩高兴得一蹦三尺高。

第二天，蔡东藩早早地起了床，照习俗吃了两个红鸡蛋，拿着笔墨纸砚，跟父亲来到了金家墙门。

金家墙门有一门楼、二厢房、一天井，正屋坐北朝南，均为两屋楼重檐、硬山顶。蔡东藩父子俩穿过天井，来到书房。蔡文杰让儿子拜见了先生。先生把蔡东藩引到神龛前，说：“这是孔夫子的牌位，从今往后你每天早上都要对神龛叩拜。日后，保管你会文思发达，连中三元。”

蔡东藩按先生所说，恭恭敬敬地作了揖，行了礼。先生见蔡东藩乖巧懂事，脸上露出了赞许的笑容。他走到书桌旁，拿起一本书翻开首页，递给蔡东藩：“这几个字可识得？”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这是《千字文》的首起四句。”蔡东藩看了一眼书上的字，低头答道。

“东藩，你现在在读什么书？”

“先生，学生在读《大学》。”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生让蔡东藩接着背。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先生捻着胡须，不住颌首，对蔡文杰说：“令郎资质聪颖，有朝一日定会名登高科，光宗耀祖的！我看他的学名就叫‘郈（c héng）’吧。”

后来，蔡郈自取笔名为“东藩”，意为居住在东海之滨。有时又写成“东

帆”或“东颿”。

先生对蔡东藩的称赞，却把冷在一旁的金宝英给惹恼了，他嘟着嘴嚷道：“先生，还读书不？”

“先生过奖了，犬子能有幸进学堂，多亏了金公子一家。我不打扰了。”蔡文杰见状，退出书房，叩谢金锦生去了。

这天下学时，蔡东藩正收拾着书具，金宝英走到他眼前，趾高气扬地说：“喂，去把本少爷的砚台洗了。”说罢，扬长而去。

蔡东藩知道自己只是“伴读”，便默默地拿起砚台走向池边。这正是：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扣富儿门。

石火光阴，一晃几个月过去了，先生已是教完破题、承题、起手、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一天，先生出了题，令学生各写一篇文章。蔡东藩铺开纸砚，不假思索，一挥而就。而金少爷还咬着笔头，苦思冥想。为了不让少爷难堪，蔡东藩没有把写好的文章交给先生，而是折起来放在桌角，打开书本用起功来。

谁知，金少爷走了过来，问也不问一声，径自拿起蔡东藩的文章读了起来。读罢，“哼”的一声，把文章丢到地下，又狠狠地踩上几脚：“这臭文章，还自诩神童呢！”

蔡东藩气得满脸通红，一股压抑已久的郁闷之气顿时喷发起来。他狠狠地推了一下金少爷，把没有防备的金少爷推倒在地，然后收拾书具破门而出，头也不回走了。

正卧病在床的蔡文杰瞧见儿子满脸泪痕地跑回家，知道是受了委屈，便叫住了蔡东藩。

问清了事情的原委，蔡文杰就郑重其事地问道：“椿寿，工字出头是个什么字？”

蔡东藩不假思索地答道：“土。”

“你知道为什么工字要出头呢？”

蔡东藩摇了摇头。

“士农工商学嘛，士排在最前面啊！”蔡文杰见儿子有点领悟了，又语重心长地说：“你不要像我一样，做一个人下人，要做人上人啊！俗话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自己琢磨琢磨吧。”

瞧着父亲那憔悴的脸，蔡东藩知道自己错了，便低下了头。

恰巧此时，金家太太也赶来了。她和颜悦色地对蔡东藩说：“东藩啊，我家宝英不懂事，我已经骂过他了。有你和他一起读书，可是他的福气呢！你跟我回去吧，我再也不让他欺负你了。”

蔡文杰也劝导了一番，蔡东藩又回到了金家。小孩子的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很少会耿耿于怀。经这番折腾，俩人后来竟成了好友。蔡东藩在金家学到不少东西，对金家怀有深厚的感情，因而在日后的岁月里，同金家结下了许多不解之缘。

此时的蔡东藩已是全家的希望了。蔡东藩的学习也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他爱吃甜食。有一次，母亲为他做了一碗甜糕，悄悄放在书桌旁，而蔡东藩沉迷于书籍之中，竟全然不见，甜糕一块未动。

春风春雨花经眼，江北江南水拍天。小镇的春天总是在淅淅沥沥的春雨中悄悄来临的。在如丝如毛的春雨的润泽中，那些经受一个冬天的寂寞与清冷的生命，全冒出了尖尖的绿芽。

一天，蔡东藩从金家回来，看见二姐夫田沛鏊（jūn）正和父亲在堂前说话。田沛鏊一见蔡东藩，站起来亲热地拉住他的手：“小舅子，我来请你去我家，跟我一起读书，你肯去吗？”

原来，田沛鏊粗通文墨，家境也比较殷实，所以他很想博取功名，以光耀门庭。田沛鏊知道蔡东藩好学又颇具文才，特地赶来与岳父商量，请蔡东藩去伴读。

虽然金家对蔡东藩不错，但总比不上自己亲戚。蔡东藩这样想着，就不假思索

地答应了。于是，十二岁的蔡东藩离开了金家，随姐夫来到了所前田家村。

所前也是个古镇。明朝时，设绍兴盐务批验所衙门，掌管盐政。镇上设盐号四十八家，颇为繁盛。因街市在盐务批验所前，“所前”之名由此而得。人们沿着连绵的山包聚族而居，形成了十八个村落。这田家村就是其中的一个自然村。

田沛銓一家在田家村也算是大户人家。蔡东藩的到来，最为高兴的当然是他二姐了。然而，蔡东藩却从他二姐处处小心的神情中，很快看出了二姐在田家的地位很是卑微低下。蔡东藩心中暗想，这肯定是因自己家穷、二姐又不曾生育的缘故。

幸而二姐夫很善待他，虽然年纪相差近二十岁，但把他当作同窗相待。蔡东藩也暗自下了决心，一定要好好读书，给二姐长脸。

一天早晨，田沛銓优哉游哉地踱进书房，见蔡东藩正埋头看着书，就悄悄走了过去，猛地把书给抽了出来。一看是《纲鉴易知录》，他不由得竖起了大拇指。

蔡东藩见是姐夫，站起身来说：“姐夫，你来了，我们读书吧！”

“真是个书呆子。”田沛銓一边拉着蔡东藩往外走，一边说，“今天我俩给自己放假，村里要演太平戏，我俩一起去瞧瞧吧。”

蔡东藩拗不过田沛銓，就随着他来到了村西的聚龙庙，此时村民早已聚集在戏台下了。这聚龙庙是附近陈、田、李、王等八姓的土地社刹，前亭后殿，亭殿合一，濒临会龙河。1927年改名为仙师殿，意谓蜈蚣仙师在张大师门下得道成仙选址而成。

蔡东藩走入殿内，跟着姐夫转了一圈，就在几根石柱旁停下了脚。这几根石柱上刻着几对楹联，云：

七二溪汇水朝宗式凭灵爽，三酉户栖山立社永赖神庥。

集里民得八社春而祈秋，而报应叨灵佑容保无疆。

崇庙貌以奉王神桥为带，亭襟环抱清流会拜有极。

正当蔡东藩驻足凝神读着楹联时，一位老者来到他跟前，问：“这是田老太爷

家的客人吧？”蔡东藩点头称是。

“正是巧了。戏台前还缺着一副对联，听闻你是神童，为我们写上一联吧？”老者又说道。一旁的田沛銓听了，也极力地撺掇着。

蔡东藩见推辞不掉，只得来到戏台前。他提起一支狼毫锋笔，饱蘸浓墨，悬腕挥毫，略加思索，就写下了：

或为君子小人，或为才子佳人，登场便见；

有时欢天喜地，有时惊天动地，转眼皆空。

当他放下笔时，周围已是一片喝彩声。田老太爷坐在罗圈椅里，吧唧吧唧地吸了几口旱烟，脸上也泛起了满意的笑容。有了这笑容，蔡东藩二姐在家里的地位也提高了些许。

自许中国才子，岂止临浦才子

光阴容易过，风景又经年。1891年农历二月，大地回春，悄无声息中，草儿绿了，枝条发芽了。蔡东藩与姐夫田沛銓沐浴着春晨的曙光，一起参加了童试。在县试、府试中，两人双双得中。之后，两人又赴绍兴参加院试。临行前，蔡东藩的二姐再三叮嘱丈夫一定要照看住东藩。这的确也是令田沛銓头痛的事。考生人多，而蔡东藩的身材也实在瘦小了些。

果然，进城后，但见人头攒动，考生多得超出了田沛銓的预期。怎么办？弄不好小舅子连考棚都进不了。左思右想，田沛銓终于想到了个办法。

考试那天，田沛銓双手挽着两只考篮，腰中系着一根粗布带，叫蔡东藩紧紧拉住跟随在后面，自己仗着体壮力大在前面开路。田沛銓比蔡东藩大二十岁左右，蔡东藩又体格弱小，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是父子俩同进考场呢。

点名，搜检，唱名，接卷，放炮封门，如木偶似的一阵忙乱，蔡东藩总算坐了下来。此次院试，第一场为正试，试以两文一诗。第二场为覆试，试以一文一诗。在课读时，蔡东藩就很重视诗文，是以试卷的题目对于他而言并不甚难，他游刃有余，不假思索，引经据典，一挥而就，不片时便一一答毕。

发榜那天，姐夫和小舅子双双上了红榜，而蔡东藩的名次远远在姐夫之前。这次院试，临浦考中秀才的有好几个，可数蔡东藩年龄最小，名次却最高。他的名声一下子在附近传开了。这一年，蔡东藩十四岁。

桂子飘香金风送爽，转眼中秋节到了。晚上，镇上望族汤寿密（c h ó n g）宴请当地名流。汤寿密（1869~1973年），字泳仙，更字农先，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实业家和政治活动家汤寿潜的二弟。他经营着仁泰衣庄、沅泰钱庄、恒大昌瓷店、信大山地货行等庄行，人称汤二老爷。其宅很大，西起旧里河，东至小当弄，南临牛场头，北与钱家墙门隔墙，拥有十五间房子。显然，能赴汤家的宴席，肯定是附近数得上的人物了。

这天晚上，淡淡的清辉柔柔地照在窄窄的巷子里，给小镇平添了一份诗意。蔡东藩走在小巷里，见如此美景，不由诗兴大发，随口吟道：“水魄连空合，霜辉压树干。夜深高不动，天下仰头看。”

吟着诗，他走进了汤宅。此时的汤宅已是高朋满座，蔡东藩也就不卑不亢地入了席。

酒过三巡，银蟾光满。所谓“月到中秋诗酒缘”，对着皓月，这些名流哪里还按捺得住，纷纷操笔弄墨，或题字撰联，或作诗赋词，以一展胸中才学。

一轮圆月晶莹剔透，如玉盘高高地挂在空中。碧海青天无一丝云彩，一朵寒星，一斑鸟影，一粒纤尘。蔡东藩坐在凳子上，顾自静静地欣赏着这月色。

突然，有人过来，一把拉起蔡东藩，把他推到书桌前，说：“诸位，自古英雄出少年，让我们一睹蔡秀才的文采吧！”

“好，好。”一片附和声响起。这其中也有不服气，想看一看蔡东藩笑话的人。

蔡东藩神情自若地走上前去，只见他肃立了一会儿，忽地用力握起笔管，饱蘸墨汁，奋笔疾书起来。须臾，一首七言律诗已跃然纸上。

大家把诗递到坐在上首席上的一位长髯老翁手上。老翁读罢，不由拊掌赞叹道：“此诗意境新颖，不落俗套，音韵和谐，珠圆玉润，别有韵致，在今天诸位的

诗作中，当属上乘。成该诗者，可以说是临浦才子了。”话音一落，全场响起了掌声。

可谁也没有想到，平素谦虚谨慎的蔡东藩这次却一反常态，大声说道：“我不是临浦才子，请您免开这样的尊口。”说完，拂袖离席，顾自而去了。

第二天，蔡东藩正在书房里读着《通鉴》，这是他最喜欢读的一本书。汤家来人了。

来人对蔡东藩说：“昨晚有些不愉快，二老爷让我来向蔡秀才表示歉意。”

“哪里哪里，二老爷客气了。”蔡东藩应酬道。他见来人欲言又止，又说：“你还有什么事？”

来人犹豫了一下，开口说：“蔡秀才，我有些不明白，当个临浦才子有何不好？”

蔡东藩的脸色一下子凝重了许多，正色道：“我自许中国才子，岂止临浦才子？”

来人这下明白了，原来蔡东藩是志存高远啊。这番插曲过后，蔡东藩的名气更加响了。

浦阳江经临浦，出硤堰山，折向西北流至闻堰小砾山注入钱塘江，自古以来是条黄金水道。旧时，临浦镇浦阳江畔，高低桅杆如林，大小船舶紧挨，一片繁忙景象。商贸的繁荣也促进了信息的互相交汇。

蔡东藩十五岁那年，杭州一旗人家慕名前来聘请他去做塾师。蔡东藩有些犹豫了：“当今国势日蹙，外患日逼，皆因满族统治者之腐败、懦弱。去旗人家教书，这……”

蓦地，房内传出连串剧烈的咳嗽声，强烈地撞击着蔡东藩的心。“父亲已卧床多日，家里无经济来源，自己还犹豫什么？”这样一想，他就乘船来到了杭州。

清末政权日益衰落，旗人的处境已大不如前。一部分明智的旗人有感于清朝的穷途末路，就积极地自筹生计。邀请蔡东藩去做塾师的，就是这样的旗人家。

东家见蔡东藩不过舞象之年，身材瘦削，未免有些不踏实，顿生试探之心，出口道：“我有一上联，绞尽脑汁也没对出下联，请先生指教。”

心知肚明的蔡东藩，从容说道：“敢问上联？”

“莫忧陋巷箪瓢苦。”

蔡东藩略一沉吟，接道：“欲振家声在读书。”

东家见他才思敏捷，出口成联，且举止潇洒，气质风雅，连忙唤出两个儿子，行了师生之礼。这东家的两个儿子，大的年龄比蔡东藩稍大，小的与他差不多。

蔡东藩随着两个学生走进了书房，只见书房正中上方悬挂着匾额，题着“笔酣墨畅”四个隶书大字，书房中间放着一张木方桌和一把高背椅子，两边是两张硬木书桌。最令他眼前一亮的是靠墙的书柜上摆满了各种藏书。就这样，蔡东藩亦师亦友教书之余，如同一个淘金者，如痴如醉、如饥如渴地在东家的藏书中寻找经世致用的宝藏。他雄心勃勃，要去攀登科举仕途上的一个个向往已久的阶梯。

初见晴朗又陷窘迫

春光烂漫，新鲜的嫩草伸出了娇黄的叶片。这一天，东家父子外出赴宴，给蔡东藩放了一天假。到杭州已快半年了，蔡东藩也没好好去游览一番。这次，他乘着这难得的空闲，信步来到了心仪已久的岳庙。

岳庙里熙熙攘攘，到处都是拜谒的人群。蔡东藩随着人流过碑廊，进墓园，来到秦桧等四人的跪像前。但见四个铁铸人像，反剪双手，面墓而跪。跪像后面的墓阙上，有联云：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奸佞之臣人人得而唾之。跪像前，游人们纷纷朝着四个佞臣吐口水。见此情形，蔡东藩暗忖道：“人谁不死，死而名存，某忠，某佞，公论自真啊。”

出墓园，蔡东藩又来到大殿，在岳飞塑像前，合掌虔诚地跪拜。起来，口占一诗道：

一生系念只君亲，亲歿惟存报主身。

愿复国仇三上表，如公才不愧忠臣。

“好，吟得好。”蔡东藩抬头看，只见一个身穿青布长衫、清瘦修长的人正在鼓掌称好。蔡东藩连忙拱手见礼。

那人还礼后说道：“吟得好句啊。只可惜……”

蔡东藩忙说：“敬闻先生教诲。”

“可惜岳王墓前无树叶北向之树！岳王乃民族英雄，黄龙未捣，遗恨以终。岳王死，我民族几已俱死。我等敬礼崇拜，当效古人，与岳王同铸族魂啊！”

“先生见教得是。”蔡东藩躬身致谢。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那人却吟着诗句，转身离去了。

蔡东藩看着那人离去的背影，怔怔地思索了一会儿，就收起了游玩之心，去了书院。

钱塘自古繁华，不但神秀所钟，风景如画，而且士人荟萃，学术繁荣。尤其是兴起于元代的书院，至清代已极为鼎盛。蔡东藩执教的地方就有书院多家。所以，他一有空暇，就到书院去读书。古人有所谓“读书有味身忘老”之说，而蔡东藩却是读书有味身忘乏。他手不离卷，犹如学海泛舟，又似书山揽胜。读了还嫌不够，他又抄起了书。后来蔡东藩家中有藏书几千册，其中许多是手抄本，大多是在杭州教书时抄写的。

不仅如此，书院还每月举行策论评比活动。策论是就当时的政治问题加以论说，提出对策的文章。蔡东藩经常应题而作，并多次得奖，这更砥砺着他不断奋进。

一次，策论的题目为《居官之本论》。蔡东藩想到了被誉为“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龙。于是，他以《于成龙以天理良心四字为居官之本论》为题，写道：

世尝谓治民难，吾独谓治民不难。民非无天理，非无良心。我先本天理良心以待民，则民亦必本天理良心以待我，一诚足以感万物，在我好自为之可耳。今试即于公之行事以证之。方其至罗城也，土几置釜，竹舆巡行，召吏民从容问疾苦，而

人皆乐服，即瑶民亦相率听命，是藉天理良心以为感格者一。及知黄州，甲士争哗不为动，而众不敢犯；巨室被讦不之信，而境赖以安，是藉天理良心以为感格者二。东山寇作，奉命讨贼，刘君孚一亡命徒，素称黠猾，乃以单骑招降，鼯睡贼巢，能令巨寇归诚，愿听约束，是其藉天理良心以为感格者三……有此七政，而皆以天理良心四字括之，诚哉，为官者之不可不恃天理良心以为治也。

于自服官后，未尝携家属入署。及歿，署内萧条无长物，盖不忍敛民以伤天理，自不愿肥家以汨良心。所至之区，吏民畏其威而尤怀其德，乃知天理良心本人人所固有，执此为治，夫何难乎？彼以治民为难者，非真民之难治也。彼将剥民以肥己，而自绝于天理，自失其良心。民也何辜遭其荼毒，有不起而反抗者，鲜矣。此其所由难治也。世有为官如于公者乎？吾愿馨香以奉之。

这篇策论又被书院评为优秀，蔡东藩还获得了书院发给的膏火费。所谓“膏火费”即作文时的灯油费。

可惜好景不长，不到一年，家里频频传来父母身体不好的消息，顿时愁云罩上了蔡东藩原先晴朗的脸庞。好在临浦离杭州仅十几里水路，交通也还方便，东家更是体谅他的苦衷，让他往返两地，执教探病两不误。

一日，蔡东藩正为学生讲述《尚书》中的《盘庚》篇，临浦家中忽然来人，说他父亲蔡文杰病重。蔡东藩向东家告了假，匆匆赶回家中。

此时，临浦的家里一片凄楚。骨瘦如柴的蔡文杰瘪着嘴，已游丝一息了。蔡东藩紧紧攥住父亲的手，不住地呼唤着。在他的呼唤声中，蔡文杰又睁开了双眼，眼睛明亮了起来：“椿寿，你终于来了……你是咱家的秀才……你要好好地……好好地……”亮光渐渐地暗去，暗去……蔡文杰走完了小店员的一生。

“爹——”牛场头蔡家响起了蔡东藩撕心裂肺般的哭声。

为了给蔡文杰治病，蔡家早已掏空了家底。无奈，蔡东藩只能向还算富裕的二姐夫家借了钱，这才送走了父亲。只是他的母亲遭此打击，病越发重了，最后也支撑不住离开了人世。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一年之间，年仅十六岁的蔡东藩痛失双亲，这让他伤心欲绝，几乎崩溃了，幸亏姐夫田沛銓帮着操办。等办妥了丧事，蔡

东藩已是欠下田家一大摞的债务。

却说蔡东藩二姐的身子一直羸弱，自从嫁入田家，没有生养，精神长期抑郁，又不胜农村劳动的负荷，患上了痼病。现在，苦难的娘家又背上田家许多的债务，这让她越发焦虑不安，身体便每况愈下了。

有一次，蔡东藩去探望二姐的病情。谈到债务时，他二姐就泣不成声地说：“小弟，爹娘去世，医药丧葬费都是从我夫家借的，这是一个大家庭，叔伯妯娌很多，他们时时冷嘲热讽，难听的话说得很多，我做人很没趣味，经常暗暗流泪。我自知在世之日不多了，你要替我争口气，能在我死以前把这笔债全部还清。否则，我是死难瞑目的。”

蔡东藩听了这番话，心酸得直流泪。可看着形容枯槁、满面灰暗的二姐，他忍住悲痛，勉强劝慰二姐。

二姐只是直盯着他，没再说话。蔡东藩明白二姐的心意，就拉着二姐的手，斩钉截铁地说：“二姐，你放心，我一定尽力设法，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债务如数还清。”说完，也不在田家多留，转身就走了。

可是，除了满腹的文才，蔡东藩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到哪儿去赚钱啊！焦虑不堪的蔡东藩爬上了位于镇西的峙山，望着街上商铺林立，江面船桅繁忙，一派商埠气派，想着自己生活却如此窘迫，他不禁悲从中来，号啕大哭了起来。

“天哪！几百块大洋，让我到什么地方去弄啊！”这一悲怆的喊声久久地回荡在峙山上。

“还债？气节？气节？还债？”

峙山上的东岳庙，廊柱露出发黄的纹理，斑斑驳驳的，似乎也在诉说着蔡东藩的不幸和悲哀。

一日，蔡东藩正枯坐在家里发着愁，好友邵勉卿领着一位农民打扮的人走了进来。

邵勉卿（1864~1931年），山阴天乐乡下邵村（今属萧山进化）人。蔡东藩

因“就葛师门，乃识同门邵君”，两人交情甚厚。后来，邵勉卿的次子志千还成了蔡东藩的学生。

邵勉卿坐了下来，对蔡东藩说：“东藩，这是我邻村的。他们欲集资建桥，想请你写个修桥启。”

那农民连连鞠躬道：“烦劳蔡秀才了，烦劳蔡秀才了。”

蔡东藩也不多说话，问清修桥缘由，即落笔写道：

人物往来，道所必经，亦要津也。历有古渡，居民造船只，雇舟子，行人便之。然春涨冬塌，时流时落，而不知所属，亦或胶而不可行，而舟子又往往呼之不出。风霜雨雪，守候酸辛，便而不便矣。余等顾之，不胜惻然，爰发大愿，易舟为桥。顾石未成羊，孰叱之走？柴虽在望，谁曳其舆？怅独力之难支，思众擎兮易举，所赖仁人君子喜舍乐施，共襄厥成，安澜永庆，杯渡不需，纵不敢侈言利济，亦王道荡平之一资也。

少顷，启事写毕，交与来人。那人搁下些钱，千恩万谢地走了。一旁的邵勉卿看着蔡东藩，笑着说：“疗饥煮字书生策，叹绝文章掷笔时。”

此事一传出，前来求蔡东藩写文章的人越来越多。文章写就，求文者给钱的，蔡东藩也不推辞，不给的也不向他索要。如此一来，稍微积攒了些钱，可离债务还相差颇远。

这时，杭州的东家写信来，催促蔡东藩前往执教。就这样，他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赶往杭州。

蔡东藩教读甚严，日夕不倦，东家很是器重。如此过了大半年，蔡东藩收到了临浦一老板的来信。信中说，又逢乡试之年，虽延请了不少名师，可他儿子依然笔下无力，颇感脸上无光，想请蔡东藩代考，酬劳任由他说。

“枪替？这不是让我以身试法吗？”蔡东藩随手就把信丢在一旁。按雍正年间《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规定：“枪手代请，为学政之大弊。嗣后凡有代笔之枪手，照诬骗举监生员人等财物指称买求中式例，枷号三月，发烟瘴地方充军。其雇代请代笔之人，照举监生员夹浼营干买求中式例，发烟瘴地方充军。知情保结之廩生，

照知情不首例，杖一百。”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时，广西土田州知州岑宜栋的长子岑照赴广西省城参加乡试，入场前，他先到永安州知州叶道和的寓所拜访了两次，恳请这永安州知州叶道和找个有些才学又可以信赖的人代考。叶道和照办了，让幕友曹文藻混入场内，替岑照答写了全部三场试卷，岑照得中解元。案发后，乾隆皇帝立即处斩了岑照、叶道和，并判枪手曹文藻绞监候，秋后处决。

蔡东藩当然知道这其中的厉害，可酬劳任由他说这话时不时地出现在他的心头，伴随着响起的是二姐的声音：“小弟，你一定要在我死以前把这笔债全部还清。否则，我是死难瞑目的。”

一连几天，一方是理智和尊严，一方是情感和债务，各在一头拉锯着蔡东藩的心。最终，二姐那乞求的眼神说服了他。蔡东藩决定回到临浦去。

临走前，蔡东藩对东家说：“家中有大事，要耽搁许多时日。为了不误两位公子，请另请高明吧。”

东家舍不得，言道：“犬儿多亏了先生的教诲，才有长进。既然先生家中有事，我不能强留。等先生处理完事情后，万望再赐教诲。”

蔡东藩说：“我乃萤虫之光，不敢误了两位高足。还请另请高明吧！”

东家不再言语，叫来两个儿子，让跪在地上，非要蔡东藩答应不可。盛情难却，蔡东藩只得答应办完事后返回。

回到临浦，蔡东藩就马上与某老板面商。他顾不上羞涩，把牙一咬，开出与所欠债务数目一样的价钱。

这老板一听，哈哈大笑：“就这个数？你真是个厚道人，那就这样说定了。”

回到家，虽然心中仿佛梗着什么似的，蔡东藩还是温习起功课来了。

转眼考期到了。临进考场时，蔡东藩停住了脚步：“不，不能，哪有了为了债务而做‘枪手’的。”他的喉咙里咕咕响着，一个嘶鸣的声音不断地冒出来，提醒着他。

“气节，读书人的气节。”一时间，蔡东藩退缩了。但内心又更大更猛地翻腾起来，他二姐那忧郁、没有神采的眼睛被放大似的定格在了蔡东藩的脑中。

“还债？气节？气节？还债？”蔡东藩低低地自语着。突然，他长叹一声，迈开了脚步。

等到一拿到考卷，蔡东藩早已把刚才内心的挣扎抛到了九霄云外，仿佛考的不是人家的少爷，而是他自己，任由笔下一泻千里，洋洋洒洒。顷刻间，他完成了考卷。

走出考场，被阳光一刺，蔡东藩这才幡然醒悟了过来。

“我是个‘枪手’，我是个‘枪手’！”霎时，愤慨、无奈、悲怆全袭上了蔡东藩心头。他生怕被熟人碰见，专门挑选了小路，小偷似的回了家。关上门，他仰天大叫一声，把自己扔在了床上。

结果，老板的公子“考”中了举人，蔡东藩也得到了那笔酬金。他一拿到钱，就急急忙忙地奔向二姐家。

蔡东藩刚一脚跨进田家的门槛，迎面就撞上了一个佣人。

这佣人神色匆匆，见是蔡东藩，顾不上招呼，说道：“小舅爷，快到您二姐房里去，快！”

蔡东藩连忙三步并作两步地疾趋二姐病榻前，看到他二姐双目紧闭，面如金纸，已是气息奄奄，精力全耗了。慌得他赶紧握住二姐的手，叫唤道：“二姐，我是小弟，你醒醒，你醒醒……”

也许是亲情的召唤，他二姐微微睁开了双眼，见是小弟，她伸出了瘦如干柴的手，紧紧握住了蔡东藩的手。

蔡东藩急忙说：“二姐，我已还清了田家的债务了。”

他二姐挣扎着望了望摆在桌上的一叠叠银元，吃力地用手指指心窝，就含着一丝苦涩的微笑，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唯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打幼小起，十七岁的蔡东藩已经历了五次丧亲之痛，这令他倍感人生的无常与凄苦。他勉强打点心情，回到杭州教书。这时，两个弟子也考中了秀才。

第二章 文齐福不齐

一碗鸡汤断了举人路

1899年，蔡东藩和弟子一起参加了三年一度的乡试。清时的乡试共考三场，一场三昼夜。第一场考四书文和五言八韵诗，第二场考五经文。两场考毕，将墨卷呈交受卷官后，蔡东藩自我感觉良好，颇有些踌躇满志。

农历八月十三，蔡东藩偕弟子又住进了考棚。陈独秀曾对安庆的考棚有过回忆：考棚被分隔成十余丈长的号筒，每个号筒要住上近百个考生，号舍又低又矮，像鸽子似的排在那里。

好在蔡东藩过惯了苦日子，没有像陈独秀那样“三魂丢掉二魂半”。这一场考经史、时务策五道。中秋节前夜，蔡东藩已把文章誊写清楚，等待第二天交卷。

第二天，为了滋补师徒三人，东家差人送了三碗蒸鸡。蔡东藩有点不好意思接受，就在与送蒸鸡的推搡之际，鸡汤不慎溅出，正好溅到了已誊好的试卷。那时的试卷是印有红格子的毛边纸。鸡汤一溅，红色的格子，黑色的字体，互相渗透，致使原本端正清秀的字迹变得模糊难辨。

眼看着交卷的时辰快到了，蔡东藩急得直跺脚，匆忙摊开毛边纸想要重新誊写，可为时已晚了。蔡东藩只得将弄糊了试卷交了上去。

旧时的科举制度，不仅注重文章的内容，同时也讲究字迹端正清秀，两者缺一不可。结果自然可想而知了，蔡东藩的考卷被考官搁在一旁，名落孙山了，而他的两个弟子却上了“桂榜”，这可使蔡东藩面子上太过不去了。

他如坐针毡，思量再三，便向东家请辞。东家替他唏嘘的同时，再三挽留。可蔡东藩去意已决。分袂时，东家犹泪水泫泫，包了一个红包，吩咐两个儿子把蔡东

藩送上船。

知有杏园无路入，马前惆怅满枝红。怀着落第者的失意与无奈，蔡东藩又回到临浦牛场头。临浦虽是繁荣之地，可他又不通经商之道，只能一门心思地扎进书堆里。很快地，生活就捉襟见肘了。后来，这事被好友邵伯棠知道了。

邵伯棠（1870~1911年），字廉存、希雍，号伯棠，山阴天乐乡下邵村人，十六岁时应试为秀才。下邵村与牛场头仅距二里路，当时均属山阴县天乐乡，可谓是蔡东藩同乡。邵伯棠年长蔡东藩七岁，两人关系甚笃。书信往来时，邵伯棠称蔡为“吾同学友”，蔡东藩称邵是“莫逆交”。

邵伯棠知道蔡东藩的处境后，就推荐他到山阴天乐私立戡山小学堂教书。戡山小学堂就在镇上火神庙后面，蔡东藩便应允了。

戡山小学堂是为了纪念明代鸿儒刘戡山先生而建的。刘戡山就是明末著名哲学家、“浙东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刘宗周。

原来，明天顺年间（1457~1464年），郡太守彭谊主持凿深临浦、义桥交界处的磴堰山，引浦阳江水经磴堰山口北入钱塘江，不再萦回西小江故道斗折东行。绍兴府为了把山阴、会稽、萧山三县数百里田地，从浦阳江故道“洪祸”中抢救出来，在进化溪上修筑了麻溪坝，并立下了“磴堰口永不可塞，麻溪坝永不可开”的禁令。

麻溪坝一筑，把天乐乡斩成了上、中天乐和下天乐两截，上中天乐被摈在坝外。每遇山洪暴发和汛期，诸暨、浦江等县下泄的洪水和进化溪的山洪被坝挡住，难向浦阳江故道宣泄，便在坝外肆虐造孽，坝外天乐变成一片泽国，每每颗粒无收。因此，坝内、坝外形成以麻溪坝为焦点的“保坝”和“拆坝”的水利纠纷。

崇祯元年（1628年），刘戡山被贬还乡，游学至临浦，在茅山设点讲学。他见麻溪坝一案悬而未决，就募捐集资，将原茅山闸改建为两孔石闸，让当地老百姓受益匪浅。百姓为了纪念他，就在茅山闸南侧修建了戡山寺，春秋二祭。

对这样的先贤，蔡东藩很是崇敬。因此教学之余，他常常到戡山寺里转悠。每每望着戡山先生的塑像，他就会反复低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最能表现儒者宏大抱负和坚定信念的“横渠四句”。

蔡东藩的教学也很讲究艺术。一日，他为了让学生明白学习的秘诀，便领着学生走出学堂，来到茅山上的竹园里。他指着一枝枝破土而出的竹笋说：“你们蹲在那笋前，聚精会神地瞧一瞧，它是不是在升高？”

学生们便蹲下身子，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竹笋。可是直到盯得眼睛酸痛，那笋依然如故，不见其长。有的学生忍不住站起来对蔡东藩说：“先生，没见长啊。”学生们都附和说：“没见长啊！”

于是，蔡东藩耐心地开导说：“这笋每时每刻都在滋长，只是我们肉眼察觉不到。学习也属同理，知识的增长也是一点一滴积聚的，有时连自己也不易察觉到，但只要持之以恒，勤学不已，就会由知之甚少变为知之甚多。所以有人说，‘勤学如出土之笋，不见其增，日有所长’，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听了这一席话，学生们顿开茅塞，懂得了“勤学则进，辍学则退”的道理。

就这样，蔡东藩白天教书，晚上则挑灯夜读，努力芸窗。他在等待着“为生民立命”时刻的到来。

清官救国梦遇上科举改革

寒来暑往，又到了大比之年。照例七月流火，暑热减退，天气该凉起来了。可1902年的农历八月，太阳依然肆无忌惮，空气中仿佛流动着火焰一般。蔡东藩坐在船里，有些心绪不宁：我年已二十六岁了，这次再不中举人，镇上的人会怎样看我？哎，上次都怪那鸡汤！也许我命该如此吧。替人家考，都中了，自己却……

坐立不安中，船靠了岸。蔡东藩走出船舱，耀眼的日光忽地刺入瞳中，他不由自主地闭上了双眼，人越发烦躁不安了。

忽然一股浓郁的香味扑鼻而来，沁人心脾。蔡东藩抬头望去，只见路旁的树上缀满了或淡黄或银白的小花，一串挨着一串，一朵接着一朵，彼此互相推着挤着，好不活泼热闹。

面对如此生机勃勃的景象，他心头一震，一扫阴霾，脱口吟道：“八月桂花遍地香，独占三秋压众芳。”

一连三场，蔡东藩的文思如泉水般涌出。他笔走群象，思通神明，锦绣诗文浑然天成。

回临浦的班船上，一同应试的同乡问起蔡东藩的诗文。蔡东藩凭记忆如实说了。同乡们一听，纷纷道贺说：“如此诗文，蔡兄必定能赴鹿鸣宴了！”

《聊斋志异》中有一则《司文郎》的故事，说得是一瞽僧可通过焚稿嗅出文章的高下。一位同乡就学着“瞽僧”的样子，戏言道：“妙哉！此文我心受之矣。”

虽然蔡东藩谦逊一番，可内心却袅袅升起了喜悦。

岂料“文齐福不齐”，蔡东藩依然榜上无名。这正是：学政秉公，公子公孙皆入学；童生怨恨，恨爷恨祖不为官。

知道落榜的消息，蔡东藩整个人都木了。每当夜色深邃时，他总是独自一人，在浦阳江边蹉跎（x iè d ié）。风从江上吹来，有些冷，也有些潮，可他浑然不觉，被漫上来的薄雾笼在里面。

他的亲戚好友知晓后，怕蔡东藩想不开，一个个上门来劝导。

这一日，好友邵伯棠特地从上海赶来。一进门，邵伯棠见蔡东藩萎靡不振的样子，就直言不讳地“骂”了起来：“你这个书呆子！你忘了庚子年连皇城都让外国人给攻破了，太后、皇帝都跑了。这样腐朽无能的朝廷，你还要去做官？你是不是昏了头了？”

蔡东藩辩解道：“正是因为朝廷腐朽，才更需要有作为之官，以振国威、解民苦啊！”

“哈哈，好个有志之士！”邵伯棠呷了口茶，言道，“可你报国有门吗？你有灵之文字，还不是遭主考官白眼吗？东藩，值此世道，还是好好地成个家，搞些营生吧！”

“是该成个家了。”邵伯棠的话音刚落，蔡东藩的堂叔从门外走了进来。蔡东藩连忙起身让座倒茶。

堂叔喝了一口茶，便说：“东藩啊，你也老大不小了，又是独苗，也该成家了

吧？”

蔡东藩一听堂叔提到了婚事，脸红了一下，一时有些讷讷。

堂叔也顾不得蔡东藩害羞，继续道：“我给你相中了一个女子，姓王。她是乡下人，父母已去世了。虽然不通文墨，可人却贤惠。你看怎样？”

邵伯棠一听，打趣道：“咱蔡秀才哪有此等心情？他呀，非等到金榜题名时，才肯与宰相之女洞房花烛。这样的村姑怎入他的法眼？”

堂叔一听，急了：“他已二十八岁了，与他同龄的人早就有子女了。不早了！”

蔡东藩知道邵伯棠在故意“挖苦”，一见堂叔的模样，就说道：“叔叔，别听他疯言乱语的。我一介寒酸，谁家能看得上呢？”

“那好，过几天我带你去见见面。”堂叔见蔡东藩有应允之意，喜滋滋地走了。

过了几天，他的堂叔找了个借口，带着蔡东藩去女方家“相亲”，女方的堂叔把他们迎进了门。蔡东藩进了门，见王家虽然家境贫穷，却里里外外整理得井井有条，知是个善于持家的女子。过了一会儿，王姑娘端上茶水。蔡东藩偷眼一看，这姑娘长得还秀气，只是看上去显得有些瘦弱和单薄。

王姑娘献好茶，就进里间去了。堂叔把蔡东藩拉到一边，问他怎么样。蔡东藩红着脸点了点头。

见蔡东藩答应了，两位堂叔就交换了庚帖。

又过了几天，蔡东藩正就着腐乳吃着中饭，堂叔拿着龙凤帖进来了，说道：“东藩，我去找算命先生合了一下生辰八字，你俩的属相相配的。喏，这是算命先生择定的黄道吉日，你看一下。”

可蔡东藩看过龙凤帖后，却苦着脸，一声不吭。

“东藩，怎么了？”他的堂叔还以为是龙凤帖出了问题。

“堂叔，我囊中羞涩，怎么办婚事？”

原来是这样。堂叔舒了口气：“我已经跟女方家商量过了，都是贫穷人家，只要一顶花轿，简单地办两桌酒席就行了。”

1904年的秋天，蔡东藩雇了顶花轿，把王氏迎进了门。这拜堂仪式自是少不了。新郎、新娘四跪四拜后，又随着二位老人绕着祭桌，踏着麻袋，左三圈，右三圈，才被送入洞房。

婚事虽然办得简单，小夫妻的新婚却是美满而幸福的。蔡东藩知道王氏来自乡间，不熟悉镇上的买卖，就把上街买菜一事给包了。王氏见夫婿厚道可亲，也能体贴自己，对这桩婚事十分满意，因此对蔡东藩的照顾也很体贴。

成了家的蔡东藩并没有沉浸在温柔乡里，他的清官救国之梦还未圆呢。于是，蔡东藩更加埋头苦读了。青灯黄卷，孜孜不倦，以期能博一领青衿，拯救社会沉疴。

然而世事变化无常。正当蔡东藩埋头苦读时，清廷于1905年9月2日颁发上谕，宣布“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

原来，早在1901年清廷实行所谓“新政”后，各地封疆大吏纷纷上奏，要求改革科举。1904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改八股为策论。1905年，袁世凯、张之洞等实权官员又递呈了《请废科举折》，称：“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清廷为保安政府，不得已诏准了，已实行了千余年的科举制度至此寿终正寝了。

这一消息传来，蔡东藩眼神尽是凄苦，顾不得快要临盆的王氏，冲出门外。外面大雨倾盆，早湿了青衫。

蔡东藩悲愤难抑，仰天大叫道：“我考功名，只求为国家效力，为生民立命。老天啊，你何以如此薄待于我？”

他喊了一阵，只觉喉头嘶哑，那老天却是沉默不语，除了赐下冰冷的雨水外，别无回答。

蔡东藩膝间一软，跪倒在地。这时，一把雨伞撑住了他。泪眼蒙眬间，他抬头望去，但见王氏腆着大肚子，正泪眼婆娑地注视着他。

她都快要临盆，可别再生出事来。蔡东藩心头一颤，急忙搀扶着王氏回了家。

过了几天，王氏生下了一个儿子。想起那大雨里的一幕，他为儿子取名为“震瀆”。“瀆”古同“喷”，意为“喷涌”“喷射”。

教会学校谋生计

儿子的出世，让蔡东藩体尝到了初为人父的激动。可当他看到家徒四壁的样子时，心中又担忧了起来：“家中添丁加口了，我一介书生，该如何养家糊口啊？”

蔡东藩想来想去，除了教书，已别无他途了。于是，他托人在绍兴一所教会学校谋得了教职。

这天一早，他告别了妻儿，为了省上几个船钱，独自一人翻越位于萧绍边界的藏山岭。

走到半途，蔡东藩感觉有些累了，便走进路旁的亭子稍事休息。一阵山风徐徐吹来，蔡东藩顿觉精神了许多。

这时，一位四十开外的男子挑着满满的一担柴来到亭外。他卸下柴担，走进亭来。蔡东藩与他攀谈了起来：“老哥，这柴是自家用的？”

“哎，哪是自家用的！挑到临浦，变几个钱，过日子吧。”

蔡东藩见他皮肤黝黑，腿肚上青筋扭结，如爬满蚯蚓一般，知是长期做劳力的缘故，不由又问道：“老哥就靠这谋生吧？”

“是啊。每天半夜到盐商那秤上盐，走两个多小时到夏履（今绍兴县夏履镇）赶市。卖了盐后再挑回一担柴到临浦街上卖掉。”

“这日子还好过吗？”

“说什么好不好，只要能骗口饭吃就行了。哎！”那男子长叹一声，挑起柴

担“吭哧吭哧”地往山下走去。

蔡东藩望着那男子吃力的模样，想到自家的生计，也不由地叹息一声。

“国势日渐衰颓啊。庚子事变，连太后、皇帝都逃离了京城，小老百姓安能有好日子过？要改变国运，非得有清官把持朝政不可，非得多育人才不可啊！”想到这，蔡东藩站了起来，又向山上爬去。

却说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伴随着外来传教士在华势力的增长和中国社会对西学态度的变化，教会学校有了很大的发展。蔡东藩走进教会学校，仿佛是从一个古装书世界跌入一个洋装书世界，除了国文、算术，还有神学、英文、体育等。他对这些课程的设置倒也赞同，尤其认可开展一些体育活动，以锻炼学生体魄的做法。所以，后来蔡东藩在《问新国民教育当以何者为先》一文写道：

犬羊与虎豹遇，则犬羊立靡。虎豹与豸豸遇，则虎豹亦蹶。何也？以犬羊之力不虎豹若，虎豹之力又不豸豸若也。兽类且然，况在国民。为今计，亟宜注重体育，铸造国魂，务使人人有自卫之能力，自强之健质，然后范之以德育，进之以智育，由强而明，与泰东西各国相颉颃，庶可和可守亦可战，而不致出列强下。

只是时间长了，蔡东藩就对学校生出不满来了。原来教会学校每逢星期四下午、星期日上午都要做礼拜。起初，蔡东藩也好奇，参加了几次。可后来，蔡东藩见那牧师站在礼拜堂上，低头闭目，喃喃诵祷告词，大说其教时，就觉得这基督神学只不过是一宗教而已，何必要强迫人人信仰呢？于是，就寻找着借口不参加礼拜了。

一日，蔡东藩见学校中的老师、学生见到洋人时，总是鞠躬敬礼，而洋人却总昂着头，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他便问一旁的一位国文老师：“这洋人是人，我等也是人，何以洋人如此傲慢？”

“人与人就是不一样啊。洋学堂出来的先生，月薪五六十块银元，你我却只有二十八块。”这国文教师答道。

“诚然这学校是洋人办的，但人与人之间总得讲究个礼数吧？”蔡东藩有些愤愤不平地说。

“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这学校的大权都掌握在洋人手中，你没瞧见学生上国文课那样子吗？”这国文老师“唉”的一声，转身离去了。

是呀，难怪学生上国文课总是无精打采。蔡东藩站在原地，怔怔地想着：不，这样不行。不是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吗？我一定得想法子让学生喜欢国文课，这文脉可不能断啊！

想到这，他走回宿舍，又钻研起四书五经来了。

第二天，蔡东藩走进教室，抓起一支粉笔，转过身去，瞬间在黑板上勾勒出一个像，然后让学生猜测他画的是谁。

这下，教室里乱哄哄了：

“这是孔圣人，肯定是的！”

“不对，这是孟圣人。”

“你们说的都不对，我猜，这是上帝！”

蔡东藩轻咳一声，教室里静了下来：“大家都错了，这是越王勾践。”于是，他讲起“卧薪尝胆”的故事。讲完故事，蔡东藩又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一行大字：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朗声道：

“如今，值此国弱民穷之际，我们更要学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毅力，乘此卓犖英年，淬志攻学，再接再厉，储学识以待国之大用啊！”

说完，他就在黑板上写上这节国文课的题目：知中不知外，谓之盲瞽；知外不知中，谓之失心。有了前面的铺垫，学生们认真地写起作文来了。

过了几天，蔡东藩生病了。蔡先生会不会来上课？学生正议论着，蔡东藩清瘦的身影出现在教室的门口，学生们见了个个肃然起敬。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蔡东藩用平和的声音精辟地解释道：“就是说，上天要把大责任、大事业加在这个人的身上，必定先使这个人的心志、筋骨、体肤，经受劳苦，历尽磨炼，以增进知识，坚定意志……”

当讲完这一段文字时，蔡东藩已是面如土色，汗流湿襟。学生们无不被他的这种精神所感动，渐渐地喜欢上国文课了。

1907年7月15日黎明，还在熟睡中的蔡东藩忽被街上一阵又一阵嘈杂声惊醒：

“轩亭口要杀人了，快去看！”

“杀谁呀？哪个人要倒霉了？”

……

只听到了脚步声朝着一个方向去了。

第二天各种小道消息开始漫天飞舞。原来，昨天在轩亭口受刑的是大通学堂督办秋瑾。

“是这个奇女子啊！”蔡东藩也听说过秋瑾的事，知道她是个女权主义者，曾留学日本，作诗曰：“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留学归来，任绍兴大通学堂督办，治校甚严，还真枪实弹对学员施以军事训练。蔡东藩素怀教育救国理想，慕其校名，曾到观音山观看过该校的军操课，见学员们列队而行，扛着旗，扛着枪，唱着歌，队列整齐，步伐矫健，引得聚于路边观看的市民啧啧惊叹。一旁的蔡东藩也是赞赏不已。

据传闻，秋瑾被抓过堂时，只提笔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字，就掷笔不语了。后来，官府就匆匆定案，杀了秋瑾。

蔡东藩听罢，已是同情起秋瑾来了：“即便秋瑾是革命党人，意欲谋事，可仅凭一句诗，便臆断为谋逆大罪，真不知所据何典？所引何律？又怎能让人信服？朝廷让这些庸官当政，执掌生杀大权，必将生出无数的事端来。”

秋瑾被杀后，兵役们到处搜查革命党人。遇着居民行客，任意敲诈，连和尚、妇人，统说是秋瑾党羽，得了贿赂，方才释手。似蔡东藩这般文弱书生哪敢外出，

就一门心思地窝在学校里教着书。

如此纷乱了一两个月，兵役始称没有革命党人了。这时，家人也托人捎来了口信，说王氏生下次子震康后患了病。家中妻病子小，蔡东藩不得不离了绍兴回到了临浦。

一朝中第朝中面圣

蔡东藩回到家，见王氏面黄肌瘦，病怏怏地躺在床上。蔡东藩在床边坐了下来，握着王氏的手问道：“请过郎中了吗？”

王氏吃力地笑了笑：“老毛病了，看什么郎中，躺上几天，就行了。”

蔡东藩生性内敛，一向不善于言辞，只是轻轻地拍了拍妻子的手，就站起身来。

第二天早上，蔡东藩手提一只元宝篮，来到了菜市场。“该给妻子补一补了。”他信步来到肉摊前。肉案上的猪肉色泽鲜亮，自是诱人，可一问价钱，他只得干咳了几声，慢慢离开了。

蔡东藩拎着篮子，满是心事似的，从菜场的一边走到另一边，篮子里却是空空的。忽然，他被一阵剁猪肉的声音惊醒了。原来，他又不知不觉地站在离肉摊不远处了。

蔡东藩向肉摊张望了一阵，终于摇了摇头，又走开了。

“喂，秀才，买菜啊？”蔡东藩见是豆腐摊摊主在打招呼，忙着点了点头。

“秀才，现在在哪儿贵干啊？”这摊主识得蔡东藩，又问道。

“妻子病了，刚从绍兴回来。这不，在家里闲着呢。”

摊主一听，把蔡东藩拉在一旁，说道：“秀才，我家邻居正托人找先生呢。你不妨办个私塾，也可补贴家用啊。”

蔡东藩听了，忙拱了拱手：“好，好，拜托你给说合说合。”

摊主点头应允了。蔡东藩也买了几块豆腐，用荷叶包着，放入篮子中，又买了些蔬菜，拎着篮子往家走去。

他拐进小巷，忽见迎面走来一条狗，急忙避在一旁，把篮子提得高高的。狗从身边走过，蔡东藩才把篮子放下，小心地向前走去，唯恐豆腐碎了。

一听说蔡秀才要收学生了，镇上有好多家长都要送子女上门来。但蔡东藩家房屋不大，他只收了汤偃人、吴浩生等学生就开课了，其中也包括长子震瀆。学生不多，可年龄却参差不齐，有五六岁的，也有十来岁的。蔡东藩因材施教，让年龄小的学《三字经》《百家姓》，年龄大的学四书五经，而且教学极为严格。

这一天，私塾下学后，孔孝赓（临浦自由孔村人）、李马鞬、沈幼贡等人来到了牛场头蔡家。几人围坐一起，谈论起了新闻。

“诸位，是否听说‘陈半街’的儿子与侄子要去日本留学了？”未待众人理会，沈幼贡又顾自说道：“我国的政教风俗，也非尽师日本不可了。”沈幼贡话中所提到的“陈半街”，即临浦柏山陈人陈子祥。陈子祥除有三百余亩田产外，还在临浦街上开设了乾余钱庄、乾泰米行、义号杂货店等，故老百姓称他为“陈半街”。要去日本留学的就是陈子祥的二儿子陈朵如。按陈子祥的意愿是想陈朵如继承自己的家业，而陈朵如却受当时“以日为师”思潮的影响，无心在家做土财主，决意负笈东瀛。后来，陈朵如创造了“零存整付”的储蓄方法，成为著名的银行家。

可李马鞬对陈朵如此举却不屑一顾，他说：“日本乃是一岛国，长期以华为师。如今反去留学日本，岂不有损尊严？不可取！”

沈幼贡与李马鞬争论了起来。蔡东藩连忙阻拦道：“两位不要争了。以我之见，这也或许是救衰起废之方。”

“愿闻其详。”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道。

“日本虽为一岛国，自维新后却雄视东方，何也？皆为伊藤、山县诸人留学西洋，学成而归，政府用为将相的缘故。所以留学东洋也有可取之处。只是……”蔡东藩拿起了杯子，停了下来，沈幼贡等都拿眼看着他。

蔡东藩喝了一口茶，又说道：“根本萎，则枝叶枯，故不可尽师日本，而不学我国旧有之精粹。再则，日本尚且学西洋，若只学日本，恐徒袭皮毛，故留学者应以吸取西洋之精华要。”

孔孝赉等人又议论了一番，方才散去。蔡东藩也躲进书房里，用起功来。

命运总是垂青那些时刻等待机会、不断努力的人。转眼到了1908年，这一年溥仪即位，次年改元，是为宣统元年。清廷为了庆贺新帝登基，在科举废除的情况下，又下诏举办“己酉科拔贡”考试。拔贡就是把秀才中的优秀人才经过考试选拔为国子监生员的一种功名。依清代科举制度，每十二年由各省学政考选品学兼优的生员（秀才）保送入京，也就是贡入国子监，谓之拔贡。再经朝考及格，可充京官、知县或教职。

虽然蔡东藩在家设学馆授徒，可既读“圣贤书”，自然向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生活，何况蔡东藩又始终抱着“清官救国”的理想。于是，一声悦耳的春雷，让年已三十三岁的蔡东藩又拎起考篮，走进了考场。

总算是苍天不负有心人。这次拔贡，蔡东藩名列一等，被保送第二年春天入京参加朝考。

消息传来，全镇轰动，亲朋好友纷纷前来蔡家贺喜。可蔡东藩却始终紧锁着眉头，像阴霾不开的天空。好友孔孝赉见状，悄悄把蔡东藩拉到一旁：“蔡兄，青云得路，为何愁上眉头？”

良久之后，蔡东藩仍不启口。

“你这书呆子，朋友之间还有什么说不得的？如果你不把我当作朋友看，不说也行，我这就离去！”孔孝赉有些怒火了。

蔡东藩微微苦笑，说道：“赴京朝考，路远迢迢，我这穷先生何来这么多的盘缠？”说着摇了摇头，神情之间透着几分无奈，几分沮丧。

原来如此！孔孝赉微微一笑：“小菜一碟，这事包在我身上，你也别犯愁了，好好温习功课就得了。”言罢，径自离去了。

过了年，眼瞅着考试日期临近了，去京城的盘缠却依然没有筹齐。蔡东藩忧从中来，不免有阮籍穷途之慨。王氏见蔡东藩长吁短叹的，心知是为了盘缠的事，可她也无计可施，只能默默地陪着蔡东藩。

一日晚饭后，蔡东藩夫妻无言地干坐着。此时，孔孝赉走了进来，见了这番情形，玩笑道：“天上鸟儿对对翱翔，屋内夫妻脉脉情深啊！”

“可真会开玩笑，没看见咱俩快要泪眼对泪眼了。”王氏啐了一口，忙着让座端茶。

孔孝赉“哈哈”一笑，从怀里掏出几张银票来，放在桌子上：“何以解忧，唯有孔方兄。”

蔡东藩见了，把银票推到孔孝赉面前：“你以为你是富翁啊，这钱是从哪里来的？”

“我一不会偷，二不会抢。这钱啊，是我们这几个朋友给凑的。”孔孝赉知道蔡东藩为人有些“迂腐”，这赶紧把这钱的来历给说了。

“这……这……”蔡东藩一时竟说不出话了。

“别这呀那呀的了，但愿蔡兄此去，能够金榜题名。”说着，孔孝赉把钱推给蔡东藩。

如同寒冬腊月拂面而来一股温暖的热流，蔡东藩的眼角不禁有点湿润了。他紧紧握住了孔孝赉的手。

今年春天，百花盛开，到处青翠欲滴。临浦外江码头，王氏携二子随同孔孝赉等朋友前来为蔡东藩送行。王氏握着蔡东藩的手，红着眼眶，说道：“这一去千里迢迢，你可要小心才是。”

蔡东藩望着妻子瘦弱的身子，心有不忍，便叮嘱妻子千万要保重自己的身体。

在好友的祝愿中，蔡东藩上了航船。船经过小砾山，但见浦阳江、富春江从两边流来，一直一弯，忽地扑进了钱塘江的怀抱，开始浩浩荡荡地流向大海。蔡东藩见此情景，早已意气风发，忍不住吟诗道：“此去但教磨铁砚，再来唯望插金

莲。”

船到杭州，蔡东藩改乘火车到上海，又坐轮船到天津。就这样，蔡东藩一路迎着春风，随着北去的大雁，满怀雄心地来到北京。

复试时间为一天，试题为策论《始皇筑长城、炀帝开运河功过比较论》和《厥贡金三品义》。蔡东藩平素酷爱史书。见此策论，不由大喜。他屏气凝神，即本着“长城之筑，卫国也；运河之开，利民也”的主旨振笔疾书，把几十年的寒窗苦读全交付给了这支狼毫。最后他以“聚民力，即筑无形之长城；浚民智，即开流长之运河”结了题。而第二篇策论，蔡东藩却颇费了一番脑筋，最后援引《禹贡》《盐铁论》等古籍中有关开采金、银、铜的论述，进行了一些阐述。

终于发榜了，蔡东藩忐忑不安地挤在人群里，踮起脚，从缝隙中用力地在皇榜上搜索着自己的名字：赵荣昌、严立成、彭耀祖……几行下来，唯独不见“蔡邕”两个字。

蔡东藩的心跳得更厉害了，他擦去额头上的汗珠，揉了几下眼睛，又睁大眼睛看去。忽然，“蔡邕”二字跳入了眼帘。

顿时，蔡东藩全身如中雷击。他赶紧又揉几下眼睛，细细瞧去，真是“蔡邕”！望之灿烂夺目。

几十年寒窗的辛酸，都在霎时得到了回报。一行清泪顺着蔡东藩的脸颊流了下来，他恨不能插上翅膀，飞回临浦，把这一喜讯告诉给妻儿亲友。

而此时，他的周遭已是纷乱一片了。士子们哪里还顾得上斯文，有下跪感谢上苍的，有仰天狂笑的，有痛哭流涕的，还有傻傻发笑的……千姿百态，不一而足，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啊。

“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可又有多少士人，蝇灯青案，耗尽青春，依然榜上无名。唉！”蔡东藩叹息着，挤出人群，回到住所。

过了几天，朝中来人通知，皇帝要召见优贡，每人须准备一套绣花的朝服和一串朝珠。

蔡东藩听了，原本喜悦的心情一下子黯淡了许多。他匆忙躲进房内，细细盘算起盘缠来。好在来时省吃俭用节省下了一点钱。于是，他仅仅留下了回程的费用，硬着头皮买下了朝服、朝珠。

这天五更时分，蔡东藩和今科录取的同僚们顶着满天星斗，由礼部司官率领着，到皇宫朝见皇帝。

等啊，等啊。终于他们在一名官员的引导下，进了太和殿里。再由太监接引着，跪到指定的地方，还得屏息呼吸，不能发出一点声响，更不能擅自抬头偷看。蔡东藩因为紧张，手心里都攥出汗来了。

就在这时，猛然听得“叭叭叭”三声鞭响，然后是一阵悠扬的鼓乐响起。接着，一个尖细的声音高喊道：“万岁爷驾临了！”

蔡东藩夹在中间，整个人仿佛窒息了似的，只听一阵“嚓嚓嚓”的靴子声。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于是，蔡东藩跟着山呼舞蹈：“万岁万岁万万岁！”

他的耳旁久久回响着这声音。

又是一个尖细的声音响起：“跪安！”

一百多人山呼一声：“万岁。”就倒着退出太和殿来。

回到住所，蔡东藩想来好笑，这番折腾下来，竟然连皇帝长得怎么样都不知道。

朝见后，主考官陆润庠宴请考中的苏浙同乡。陆润庠（1841~1915年），字凤石，苏州人。同治十三年（1874年）中状元，官至太保、东阁大学士，谥文端。他有一个癖好，喜欢喝绍兴黄酒，得中状元后，绍兴黄酒也被人称为“状元红”了。

席间，陆润庠举起盛满绍兴黄酒的瓷碗说：“这绍兴黄酒好啊！当年，陆某正是喝了这黄酒才得中状元。诸位同乡，今日同饮绍兴黄酒，他日当精忠报国，造福乡里啊。”

蔡东藩听了，热血沸腾，仿佛看到了美好的前景。是啊，自己“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就要实现了。

宴后，陆润庠又给每位优贡生题写了条幅。浙江省全体入选的优贡生还喜滋滋地一起合了影。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几位苏浙同乡相约去了西直门外的万牲园。蔡东藩等信步前进，猛听得一声奇吼，仿佛与雷声相似。众人来到狮槛旁，但见狮威方发，项中鬣竖作一团，张着大口，滴着馋涎。众人见所未见，大为惊异。再向前行，有豹，有象，有蟒，统是世所罕睹。

趋出动物园，移步前行，即见奇花异草，倚态争芬，风吹百和之香，日映千重之锦，真可谓怡情悦色，豁目赏心，惹得这班优贡生纷纷吟诗赋句。

唯独蔡东藩皱起眉头，暗叹道：“国帑空虚，民有饥色，野有饿莩，还岁糜款项，豢养无用之禽兽。唉，西人嘲我国为睡狮，我真愿一吼而即起啊。”

又过了几天，吏部的公文下来了，蔡东藩被调遣福建以知县职衔等候补缺。他便收拾了行装，踌躇满志地踏上了回乡之路。

痴梦中觉醒

蔡东藩金榜题名，荣归故里，整个临浦镇轰动了，贺喜之人络绎不绝。

总算消停了下来，蔡东藩邀了几个好友，到逸园喝茶看戏。

临浦的茶馆大大小小的有四十多家，较为有名的如逸园、鸿园、菊花楼、青莲阁等。大茶馆设有戏台，可以演的笃班。中档的茶店里有一块高出地面的木板，上置一桌一椅，供说大书。小茶馆开在小街小弄，一般以店主人姓名作店名。

上了三楼，女招待上了茶水。蔡东藩站起身来，言道：“多蒙各位好友出资相助，鄙人方能上京应考，得中金榜。只是家徒四壁，这钱恐得拖延时日了。”说毕，拱手道谢不止。

在座的数邵勉卿最为年长，他一听蔡东藩如此说来，唯恐蔡东藩为此事老惦念

于心。于是，哈哈一笑，戏言道：“君不闻‘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区区小钱何必挂齿。”

孰料语音刚落，蔡东藩腾地站起身来，径直走到了窗前，顾自看起浦阳江来。

大家知是伤着了蔡东藩，彼此面面相觑着。孔孝赉见状，忙说道：“邵兄，此言差矣！咱东藩兄岂是蝇营狗苟之辈？他走上仕途，是为了安民立邦啊！”说罢，眼睛向邵勉卿瞧去。

邵勉卿心领神会，走到窗前，作揖道：“小的胡言乱语，冲撞了蔡大人，请大人宽宥则个。”

蔡东藩也知邵勉卿适才的言语是玩笑，只是一时听了忍受不了而已。此刻，他见邵勉卿如此装腔作势，便笑着回了席，眉毛又生动了起来：“蔡某将食俸禄，责重泰山，誓当如邵兄筑江塘、修道路，视百姓为天，爱民、泽民、利民。虽有跌扑逆折，也不背圣言而坠青云之志！”原来邵勉卿因家境贫寒，只读了六七年村塾，靠设馆授徒为生，却十分关心公益，曾募资监工修筑浦阳江江塘和天乐乡下邵村至临浦的道路。

蔡东藩此言一出，邵勉卿等早已鼓起掌来。却不料席间一人，“嘿嘿”冷笑不已。

孔孝赉见是邵伯棠，拱手道：“伯棠兄特意从上海赶来贺喜，难得，难得！”

“我不是来贺喜的，而是来泼冷水的。”大家听了邵伯棠的话，顿时面面相觑，眼中满是惊讶。“学而优则仕”，这是多少寒窗苦读人梦寐以求的夙愿啊！如今，蔡东藩总算有了功名，邵伯棠却要泼什么冷水，真不知他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众人都睁着眼望着邵伯棠。

邵伯棠站起身来，说道：“当今朝纲废弛，表面上士读于庐，农耕于野，工居于肆，商贩于市，各安生业，共乐承平，仿佛是汪洋帝德，浩荡皇恩。事实上，早已危机四伏了。《绍兴公报》曾报道萧山县令余竹舫收取呈规费的事。他为了捞取老百姓的钱财，凡到他手中的案件不论奸抢匪盗，哪管你十万火急，先给你积压半月一月，迫使诉讼者贿送银钱，称之为呈费。如此贪官当道，内乱又怎能止？外患更是频频，所以清王朝已是奄奄一息了。圣人有言‘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卷而怀

之’。蔡老弟却便要去蹚这浑水，诚为不智也。”

邵伯棠的话像一盆冷水，让蔡东藩激昂的情绪，顿时凉了半截。他目视邵伯棠，竟如木雕泥塑一般。

邵勉卿连忙去拉邵伯棠。邵伯棠不理睬，依然滔滔不绝地言道：“蔡老弟，只是一介书生，不是当官的料。为官者，一定工于谐媚，善于揣摩，见上司如狗马，对百姓如虎狼。蔡老弟，你是个榆木脑袋，手也不会伸得很长，怎么能做官？不如写些文章，营生罢了。”

邵伯棠的话音刚落，蔡东藩便顾自拂袖离去了。好端端的茶宴竟弄得个不欢而散！

最是一年春好处。1911年初春的一天，碧空如洗。就在这一片明丽中，蔡东藩辞别了妻儿，踏上了福建赴任之路。路过钱塘江，已是夕阳西下，江水被染得一片金黄，后浪推着前浪，激起碎金万点。千帆万桨，往来穿梭，仿佛一派大兴大盛的景象。他被眼前的情景所感染，深深陶醉了，对前程更是充满了信心。

船到上海，蔡东藩专程到河南中路三百二十五号会文堂书局拜访邵伯棠，为那日不礼貌的举止道个歉。此时的蔡东藩没有想到，后来他竟与会文堂书局结下了不少的缘分。

会文堂书局创办于1903年，由沈玉林、汤寿潜等筹办。汤寿潜（1856~1917年），字蛰先（一作蛰仙），山阴天乐乡人（今萧山区进化镇），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进士，著有《危言》一书，主张变法。1905年，美国商人企图攫取浙赣铁路的修筑权，汤寿潜联络旅沪浙江同乡，筹集民股，自办全浙铁路，为清末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实业家。当时，汤寿潜出于对清政府的失望，断绝了与官场的来往，走上了以出版扶助教育的道路。邵伯棠与汤寿潜家是姻亲。正是因为这层关系，书局创办时，汤寿潜便委托他的幼弟汤寿铭和邵伯棠一起主事。

邵伯棠见蔡东藩来访，喜出望外，赶忙拉着蔡东藩坐下。蔡东藩言道：“伯棠兄，那日在逸园多有失礼之处，请伯棠兄包涵。”

“我俩至交，何必客套。蔡老弟，你这是要去福建吧？”邵伯棠递上了一杯茶。

蔡东藩点点头。邵伯棠叹了口气，说：“我知道蔡老弟的脾气。也罢，去经历一番也好。”

蔡东藩扯开了话题，问道：“伯棠兄，新近又写了哪些大作？”

顿时，邵伯棠神采飞扬起来，说：“欲救国必革命，欲政治革命当自文字革命始！文字为经国之略，我深感学子以学国文为最苦，也欲借文字来唤醒学子，激励学子，已出版了《初学论说文范》《女子论说文范》。时下，又完成了《高等小学论说文范》。”说完，他捧出厚厚的一叠文稿。

蔡东藩抽出一篇《民气说》，读了起来：

国之存亡系乎民，民之强弱视乎气。人而无气者，其人罔不死；国而无气者，其国罔不亡。是故，欲造伟大之国民，必先有强壮之民气。悲夫，吾国数千年来，一民气消沉之时代也。推寻其故，一由于陋儒之束缚，二由于暴君之摧锄。积习既深，成为天性。

读罢，蔡东藩怦怦心动，不禁言道：“发爱国之思想，播良善之种子，莫如伯棠兄此文。”

“发爱国之思想，播良善之种子？”邵伯棠沉思着。突然，他一把抓住蔡东藩的手，大笑道：“此言甚好，我当弁之卷首。”

两人论古谈今一番，蔡东藩别过了邵伯棠，披星戴月，历经跋涉，终于到达了福建省城福州，在驿馆里住了下来。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腐败的清政府与英国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福州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街上是洋行林立，洋货满街，可福州的农业、手工业却遭到严重的冲击，老百姓的生活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唉，首用国货，应为全国倡啊。”蔡东藩叹息着回到驿馆，执笔写道：

自五口通商以后，洋货畅行，土货滞销。瞻彼西商，岁括吾巨金以去。利源将因而立涸，以涓涓莫塞之漏卮，尚堪凿之使巨乎？

搁下了笔，蔡东藩走到窗前，凭窗远眺，只见暮色掩来，山林隐晦。因此，他

越发盼望着能早日上任，为百姓做些实事。

第二天，蔡东藩来到巡抚衙门，对门房说道：“我是钦令候补知县，有事要晋见巡抚大人，烦请通报一声。”

宰相门房七品官，这巡抚衙门的门槛也不是那么好迈的。果然，门房见蔡东藩一副寒酸样，又没有门包奉上，就跷着腿，顾自与旁边的人说起话来了。

蔡东藩等了许久，也不见门房答话，便上前一步，又说道：“我是候补知县，劳驾您给通报一声。”

门房伸出手来，说道：“拿来！”

蔡东藩以为门房要验看凭证，就递上了那张皇命。

门房瞅了一眼，鼻孔里冷笑一声：“巡抚大人不在衙门，改日再来吧！”脸上已现出了鄙视的神气。

蔡东藩听了，只得悻悻而归。接连几天，他上几个府衙去打听，却连官都没见着就被门房给回绝了。在驿馆里，他看着几个与他一起进驿馆等待分配的同僚都得到了任命走了，就更加焦急万分了。后来，他央着了一位同僚，好不容易在巡抚府衙见着了巡抚、藩台和臬台。

蔡东藩进了大厅，报上了姓名，躬身站在一旁，等待巡抚发话。

这巡抚大人瞧了一下蔡东藩，冷冷地问道：“蔡大人，所为何来啊？”

蔡东藩又躬了躬身，言道：“卑职奉皇命而来，恳请大人早日放任，让卑职能为国效力。”

巡抚沉吟片刻，与藩台、臬台互望了一眼，慢条斯理地说道：“现下没有空缺。你既然是知县候补，就等着补缺吧！”

“这……这……”蔡东藩一时噤嘴，可想到自己的盘缠已无多，便抬起头来言道：“大人，不知什么时候有缺？总得给个时间呀。我……”

他的话还没说完，大厅里已一阵哄笑。正当蔡东藩不知所措时，藩台已说道：“蔡大人，补缺吗，要有缺才能补，什么时候有缺，要到有的时候才有啊！”

蔡东藩还想说什么，巡抚大人已端起茶来，仆人喊道：“送客！”

他只得退出大厅，心灰意冷地返回了驿馆。这时，那位同僚已放了官，见蔡东藩回来了，便问道：“蔡兄，放了吗？”

蔡东藩唯有苦笑，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你呀，真是个书呆子！也怪我，没给你说清楚。你送了贽见礼了吗？”

“什么是贽见礼？”蔡东藩不解。

这同僚听了，便摇了摇头，说起了贽见礼的来由。这贽见礼也叫“见面礼”。第一次参拜上司自然少不了这贽见礼，即便是平时拜见也要送这贽见礼。

“那你们都送了？”蔡东藩又问道。

这同僚见蔡东藩为人刚直，诚心想帮助他，也顾不得丢颜面了，说：“若没有运动，犹如寺观中的老雄鸡，永远没有出山的日子。就是用钱运动了，也要手腕灵活，否则还是得不到好缺。”

蔡东藩听了，顿时怒气冲冲地说：“那一张皇文，岂不成了废纸吗？”

“虽说有了皇命，若不送礼，也是没有官做啊！”

蔡东藩一听，好像大冬天让人兜头倒了一盆冰水，惊得目瞪口呆。转瞬间，浑身的血液又腾地一下子都涌到了脸上，他愤慨地说：“国家取士是为什么？还不是为了理万民、治庶政吗？居官之本是什么？还不是天理、良心吗？今先养了一班庸碌卑鄙之人物，躬居民上，政能治吗？”这同僚见蔡东藩冥顽不化，不再多说，上任去了。

这一晚，蔡东藩良久无法阖眼：“自己二十多载寒窗，好不容易候补了知县，总道是要实现自己理万民、治庶政的理想了，谁料金盆玉碗皆贮狗矢！梦难圆，我又怎能为了官禄爵位而仰人鼻息、摧眉折腰呢？圣人云，为政在人。这些官员不修

君子之道，不行仁者之政，这样的朝廷恐不长久了！我何不归去？”

惊弦雁避，骇浪船回。此时，蔡东藩已从“清官救国”的痴梦中惊醒过来。他爬起床，怀着对清廷的深深失望，奋笔疾书起来：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吾枉文以求知，已增惭汗。如枉道以求官，等于为国家添一蝇狗，即为国多一蠹贼。负己尚可，负国负民断不可！

第二天，蔡东藩遂拼挡行李，托病归里。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三章 从教育之救国路

琴石岗初识三民主义

当初，蔡东藩去福建走马上任时，迎着一片花木灿烂，生气勃勃的景象，充满了热烈的希望。如今，徒耗千金，却一事无成。

站在船头，他感到一阵透心透骨般的寒冷、苍凉：“彭泽归来，松菊犹存，尚有啸傲烟霞之乐。如今，我将何以自处？”

途经上海时，蔡东藩耳边回响起邵伯棠在逸园抨击清王朝的一番言语，不由生出愧疚之心。于是，他决定再去拜访邵伯棠。

邵伯棠见蔡东藩自福建归来，满心欢喜，便扯着蔡东藩来到一家酒楼，为其洗尘。席间，邵伯棠问起蔡东藩福建之行。

蔡东藩长叹一声，就把福建之行的经过叙说了一遍，叹道：“世道日衰，人心不古，魑魅魍魉之属横行白日下，自好者流反踟躇无容身地。回忆前非，愧疚不已啊。”

邵伯棠竟哈哈大笑，拿起酒杯，说：“恭喜蔡老弟。蔡老弟危崖勒马，智士也。”

“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蔡东藩也拿起了酒杯，一饮而尽。

两人是酒逢知己，话语投机，自是敞开心扉，无话不说了。邵伯棠啜了一口酒，问道：“当今国家外患内忧，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蔡老弟以为欲救国家，何事最急？”

蔡东藩略作沉思，说：“严复先生曾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确，才智之民多则强国，才智之士少则弱国。可现在我国四万万人，读书识字的还不到一万万，大半痴愚无知，所以教育一事，万不可缓。民智日进，国力自然日大了。”

邵伯棠闻言，击节赞赏道：“蔡老弟之言甚是。欲任天下事，开强国之新路，莫亟于教育。当浮一大白。”

两人又碰上一杯。蔡东藩放下杯子，问道：“伯棠兄，《高等小学论说文范》可曾出版？”

“已于四月出版，销售颇旺，数月已售万余。”

蔡东藩为邵伯棠的成功高兴，刚想举杯以贺，邵伯棠按住了他的手，又站了起来，拱手说道：“蔡老弟，我有一事相求，不知你是否能答应？”

蔡东藩见邵伯棠很是郑重其事，忙道：“邵兄，有事尽管吩咐。”

“时下，编著教科书很是吃香，也有益于学子。我已完成了初等、高等两本论说文范，尚思再编著一本中等论说文范，苦于杂事繁多，一直没能动笔。蔡老弟，此番宦游归来，不妨留在上海，编著此卷？”

原来，1904年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并先后设立京师大学堂编书处和学部编译图书局负责教科书的编写出版，但因官方机构效率低下，满足不了一时之需，于是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其间，“官编教科书未出版之间，应准各学堂自编讲义，果能合法，即准为暂时通行之本”，“其私家编纂之课本，呈由学务大臣鉴定，如确合教科程度者，亦可采用”。商务印书馆抓住时机，在张元济主持下成功推出了《最新

教科书》。此书一出，商务印书馆发行所里是挤满了争购的人群。面对教科书出版的巨大商机，会文堂书局也不甘落后，请邵伯棠、杜瀚生等编写了几本文范，从中获利不少，也赢得了不少声誉。张道藩回忆说：“直到宣统元年一位私塾老师教我读了两本虚字会通法和一本短篇论说（记得是邵伯棠著的），我才渐渐地懂得什么叫做文章。”

听了邵伯棠的话，蔡东藩心中暗想：“自己离家已有时日，妻儿必定担着心。何况自己也从未编著过书，怎敢续这貂尾？”他抱肘思索了一会儿，就推辞道：“蔡某不文，学识又谄陋，伯棠兄珠玉在前，恐贻笑于大方。且我已离家多日，妻病子弱，自当回家照看。请伯棠兄恕罪。”

邵伯棠知道蔡东藩的家事，也就不再勉强了。

蔡东藩告别邵伯棠，回到了家里。王氏见蔡东藩脸上没有多少沮丧的神色，也就心安了。

其实，蔡东藩的内心却是五味杂陈，愤慨、苦涩、彷徨……吃罢饭，他躲进书房，点着烟，想着福建之行的遭遇，不由地拿起笔，愤而书曰：

今之所谓官者，我知之矣。苞苴也，竿牍也，钻营而奔竞也。一得援引，而不问其事之胜任与否，人之称职与否，概命之为官。是故，豪猾可官也，奸佞可官也，走卒厮养皆可官也，优伶盗贼亦可官也。官如此，仕途能澄清乎？吏治能整肃乎？我知其必不可能也。

夜深了，夜幕重重地压在蔡东藩的心头，不知该作何想念。“梦醒惊觉皆虚幻，谁人知晓吾归处？”他长叹道。

是啊，清官救国之梦已然破灭，今后的路又在何方呢？蔡东藩在失望中渴求着新的希望出现，在阴霾中盼望着飘起绚丽的彩虹。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闻天乐琴石岗一带有革命党人在活动，想想闲着无事，不妨去听听新论。这样一想，他便走了五里多路来到琴石岗。

琴石岗有着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越王勾践被吴国放回国后，为雪“会稽之耻”，到各地巡视。一日，来到傅家墩村旁的黄泥岗下，因走得疲惫，便在一块岩

石上打起瞌睡来。在睡梦中，越王突然听到一曲美妙琴声，在耳边悠悠奏起。直到醒来，乐声仍“叮叮”不绝于耳。越王四处寻找琴声，只见石缝里的泉水正顺着树根往下滴进一个坑里。越王见此情景，脱口说道：“此乃天然音乐之地也。”后来，这一带乡民为了纪念越王，把他坐过的那块岩石取名为“琴石”。“天乐”之名也出于此。

蔡东藩来到琴石岗，只见琴石四周聚集着一群人，一位青年学生模样的人正站在琴石上，慷慨激昂地发表着演说：“中国的安危存亡，要靠民众的觉醒来拯救。我们要救中国，唯有实行三民主义。所谓三民主义就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简单地说，就是民有、民治、民享……”

蔡东藩开始觉得很新鲜，后来越听越觉得如果能实行这三民主义，那孔圣人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就能真正实现了。于是，他接连几天都赶到琴石岗听演说。

这一天，旧里河那边的一位朋友请他代写书信。刚写完书信，王氏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进来，脸色煞白：“东藩，不……不好了……快跑……躲起来……”

蔡东藩连忙扶着王氏坐下，等她稍微喘了口气，便问：“什么事这么慌张？为什么要我躲起来？”

王氏心有余悸，颤声道：“军警到家里来抓你，幸亏你不在。”原来绍兴县军警听说琴石岗一带有革命党人在活动，就出动了。在琴石岗扑了个空后，听说蔡东藩也参加了宣传，就赶到牛场头闯进蔡东藩家里。王氏一见如凶神恶煞般的军警冲进屋内，一时发了蒙，总算弄清了原委，她才镇定了下来，对军警说：“我丈夫是一介书生，还是个古板先生，怎么会去参加这样激进的活动呢？他现在人还在上海呢，你们一定弄错了。”旁边的邻居们也纷纷附和王氏的话。军警们见蔡东藩本人不在，只得无奈地走了。

看来，家里是一时回不去了。落到这批人手里，白的也会变成黑的了。蔡东藩不由地着急了起来。

那朋友见状，就说：“东藩，我看你还是避一避这风头，到外面去躲几天。”

“到哪里去呢？”蔡东藩自言自语着。

还是王氏反应快，对他说：“邵伯棠不是来信让你去上海吗？”那是在初秋时节，邵伯棠给蔡东藩寄来过一封信。信中说，会文堂书局的老板汤寿铭再次催促邵伯棠写作《中等论说文范》，可邵伯棠恰恰又生了病，所以来信恳请蔡东藩赴上海编撰该书。

“对了，就去上海！”蔡东藩马上又高兴了起来，但当他看到王氏苍白的脸，又发起了愁：“只是，你母子……”

王氏知道丈夫担心她们，就劝道：“你就去上海吧，等避过这风头再回来。我的病也好了，家里的事你就放心吧。再说，伯棠帮过我们许多事，你若再不答应，也过意不去了。”

一旁的朋友也劝说着，蔡东藩只得把妻儿托付给朋友照应，第二天一大早，就乘船去了上海。

撰文著书初显革命情怀

到了上海，他立即去见邵伯棠，寒暄过后，也没跟他谈起琴石岗之事，就直截了当地跟邵伯棠说：“我续编邵兄的书，可以续你的文章体例，但不能续你的内容观点，请邵兄不要讥笑小弟。”

“行，行。”邵伯棠见蔡东藩来了，高兴都来不及，哪里还有二话？他紧紧地握住蔡东藩的手，又说道：“不过，蔡老弟，你先别忙着写。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我的病有了好转，我们先去领略一下，如何？”

“这……”蔡东藩犹豫了一下，就答应了。于是，两人兴致勃勃地赶往海宁。

这一天下午二时许，大潮如约而至，只见远处水天之间，一条白色的素练似合似散地横江而来，煞是壮观。就在蔡东藩惊叹未已时，潮头已挟着雷鸣般的声响铺天盖地来到眼前，翻滚着，呼啸着，撞击着江堤滚滚而去。

“天排云阵千雷震，地卷银山万马奔。蔡老弟，此等壮观怎能没有文字？”邵伯棠说。

蔡东藩沉吟了一会，说：“惊涛来似雪，一座凛生寒。前人已说尽了这壮观。

我只是想了几句话。”

“愿闻其详。”

“其始也，如一线之飞来；其继也，如千弩之疾发；其终也，如万马之奔腾。”

“好句！”邵伯棠赞道。

“人占特别之地势，必收特别之效果。可……”

“可什么？”邵伯棠追问道。

蔡东藩见邵伯棠追问，便说道：“如此地势，缘何少出掀天动地的弄潮儿，与钱江潮同为天下之奇观呢？”

“不必叹息。这浩荡之气已露端倪了。”邵伯棠伸手拍了拍蔡东藩的肩膀。

正当钱塘江八月大潮汹涌澎湃，奔腾咆哮，扑向两岸堤坝的时候，武昌城头响彻了枪炮声。10月13日的《民立报》以显著的位置登载了武昌起义的消息。上海民众群情振奋，《民立报》卖到了每份银圆一元，仍奇货可居。报馆林立的望平街头，整天挤满了探询最新消息的人群。每当义军捷报传来，便万众欢呼；每闻失利消息，民众或嗒然若丧，或愤懑不平。

整个上海都处于躁动之中。11月2日午后，上海闸北首先响起了枪声。4日，上海宣告光复。得知这一消息，蔡东藩兴高采烈地来到邵伯棠的住所。他心头的那盏希望之灯又被点亮了。

病越来越重的邵伯棠正躺在床上，一见蔡东藩喜形于色的样子，已知来意，笑道：“蔡老弟，满面春风，想来是告诉上海光复的好消息吧？”

“了得，了得！伯棠兄，足不出户就知天下事。”蔡东藩竖起拇指夸道。

邵伯棠让蔡东藩坐在病床上，笑道：“我不是隆中诸葛，有这呢！”说罢，从床的一头拿出报纸扬了扬，随即又说道：“蔡老弟，你对此事有何看法？”

蔡东藩沉思片刻，答道：“一贯三者为王。现如今天命不归，百姓不拥戴，时局不太平，人意难回天意去，民权已现帝权终。这真是天佑我中华啊！”

“人意难回天意去，民权已现帝权终。一语中的！可你的脑后……”邵伯棠指了指蔡东藩的脑袋。

蔡东藩被弄得莫名其妙，用手摸了摸脑袋，愣住了。

邵伯棠见状，不禁笑道：“这胡尾也该剪去了吧？”

蔡东藩这才恍然大悟，瞧瞧邵伯棠的脑后，早已不见了辫子。他理了理自己的发辫，微笑道：“留了这么多年了，剪去也蛮可惜的。”

“我去拿把剪刀来。”邵伯棠坐起身来，欲下床。

蔡东藩连忙拦住：“不必劳驾，我回去自己动手。”

邵伯棠这才作罢。俩人又聊了一会，蔡东藩便起身告辞，顺手拿走了报纸。邵伯棠知道蔡东藩有摘报的爱好，也不说什么。

蔡东藩回到寓所，从报上抄下了《上海军政分府示》，又读起了《兴汉军歌》。歌曰：

地发杀机，中原大陆蛟龙起，好男儿濯手整乾坤，拔剑斫断胡天云。复我华夏，完我自由，家国两尊荣。乐利蒸蒸，世界大和平，中外禔福乐无垠。好男儿！撑起双肩肩此任！

“好男儿，撑起双肩肩此任！我该为这新生的中华民国做些什么呢？唯有用笔呼与吁了。”想到这，蔡东藩伏案写道：

某白：谨以拳拳之诚为我可敬可爱的热血诸君告。吾国民苦专制久矣，赖诸君之力，奋勇直前，得易专制而为立宪。此固吾国历史上未有之快举也。某不武，恨未能荷枪执殳随诸君后，但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某不敢以英雄自期，而不敢不以英雄期诸君。

一天，蔡东藩刚到办公室坐下，只见李编辑双手抱头，沮丧着脸匆匆走了进

来，一副抱头鼠窜的样子。蔡东藩忙上前招呼。在李编辑哭笑不得的讲述中，他才知道李编辑的辫子被士兵强行剪去了。原来，上海宣布光复后，军政府就贴出“剪辫”的布告。可男人脑后拖一根长辫的风气，两百多年来已根深蒂固，要一下子让人普遍接受这一变革，并非易事。于是，“剪辫”的告示贴出后，就有士兵在街上拖住行人，硬将行人垂于脑后的辫子剪下。更有一些不明身份的人，窜上街头巷尾，看到拖辫者，就上前“咔嚓”一声，剪辫而去。

蔡东藩听了李编辑的讲述，叹了口气，说：“蓄辫，剪辫，国人被这辫子折腾了近三百年，可叹啊。”

“是呀，如今是你也集会，我也结社，各自命为政党，分门别户，互相诋诽，真乃纷乱不堪啊。”王编辑说道。

对王编辑的观点，蔡东藩不敢苟同。他说：“王先生，此言差矣。虽然表面上各人有各人的意见，实际上总是为公。倘若大众竞争，辩出些妥当的政策，实心实意地去做，岂不是愈竞愈进吗？”

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着实让蔡东藩兴奋不已。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见当时“风俗之颓靡，人民之愚弱，财政之窘迫，交涉之艰危，农工商各实业之窳劣，种种困难，大费踌躇”，就想着应该建言新政府，以尽国人之责。他静静地思考良久之后，执笔写下了《拟上新政府书》一文：

惟有先为根本之解决，而后再研究种种之问题。根本上之解决如何？曰首在公，次在信，又次在廉明，又次在严肃。各省军队栉比林立，不筹统一，则汗漫分离，且有瓦裂之患。然急欲集权于中央，举各处幕府而尽撤之，则又恐拥兵自固者，倔强不服，适召纷争。故为今日计，唯有开诚心，布公道，周而不比，和而不流，杯酒可以释权，单骑且能盟虏，盖诚置赤心于人腹中，天下断未有皆好乱者，故曰：首在公。

今当政体改良，人民易望，宜先持大信为全国倡，一切措置非信不行。信，国之宝也。故曰：次在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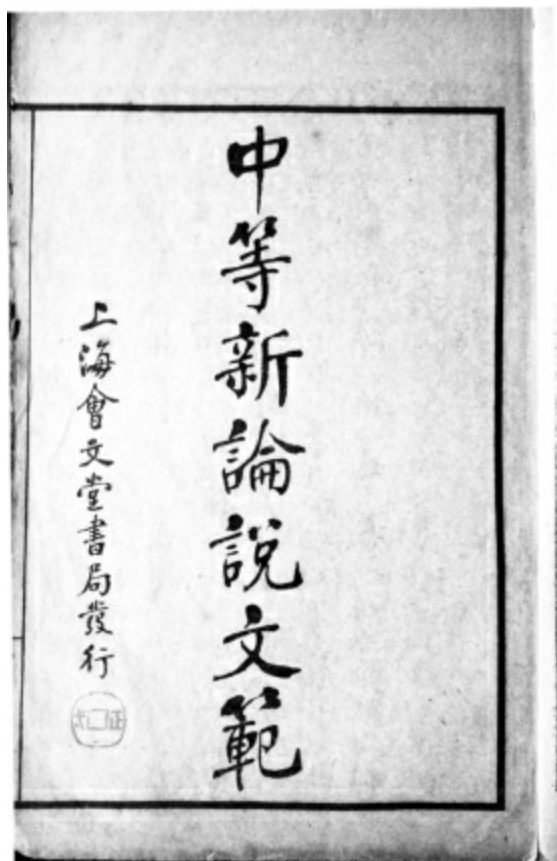
必先矢贞操，洞奸伪，绝一切情弊，而政乃简，刑乃清矣，故曰：次在廉明。

吾国非无法之为患，而有法不守之为患，矧自军兴以后，秩序紊然，而法尤要。业已自举立法、司法、行政各机关，组织完备，则人民得以监督政府，而政府亦以之监督人民。法律上不少纵，法律外不少侵，庶上下以法律为维系，而国事可以一新，故曰：又次在严肃。

夫能举此四大纲而实力行之，则正风俗，牖人民，理财政，办交涉，兴农工商诸实业，自可次第措行矣。

过了几天，文范撰成。蔡东藩望着厚厚的一沓稿纸，思量着新的国家体制将成，人民自此可安享太平，文思涌动，捉笔为《中等新论说文范》写下了序言：

窃谓为新国民，当革奴隶性；为新国文，亦不可不革奴隶性。前此老师宿儒，终日伊唔案下，专摹唐、宋诸大家文调，每下笔，撷拾古文一二语，即自命为韩、柳，为苏、王，而于文字之有何关系，绝非所问，是谓之优孟学也可。今此后生小子，入塾六七年，自谓能作三五百字文，实则举报纸拉杂之词，及道听途说之语，掇拾成篇，毫无心得，是谓之盲瞽学也可。之二者，于文字中，皆含有奴隶性者也。夫我伸我见，我为我文，不必不学古人，亦不必强学古人；不必不从今人，亦不必盲从今人。但能理正词纯，明白晓畅，以发挥新道德、新政治、新社会之精神，为新国民之先导足矣。



中等新论说文范

写完后，蔡东藩便拿着一摞书稿来到邵伯棠的病榻前。邵伯棠强打精神从床上爬了起来，坐在书桌前，细细阅读文稿，不时加上一些眉批和圈点。读毕，对蔡东藩说道：“蔡老弟文才真是了得啊！我当为之作序。”

蔡东藩见邵伯棠脸色苍白，神情憔悴，急忙说：“邵兄，保重身体要紧，这序等你康复后再作也来得及。”

邵伯棠苦笑了一下，不再言语了。蔡东藩安慰了一阵，也就告辞了。

几天后，书局经理汤寿铭差人来请蔡东藩。汤寿铭（1873~1926年），字笛先，更字涤先，号涤厂居士，晚号琴石山人，清附贡生，候选太常寺博士，著有《新式标点四书白话注解》《详注时令尺牍》等书，是汤寿潜的幼弟。

汤寿铭把一叠文稿交给蔡东藩，说：“蔡先生这本书编著得不错，你再校对一次，就可以出版了。”

蔡东藩接过文稿，见邵伯棠已作好了序言：

吾同学友蔡君东藩，究心教育有年矣。本岁春，宦游闽中，甫逾月即归，危崖勒马，智士也。夏初与晤申浦，纵谈当世事，蔡君以教育急进为第一义，余深韪之。适余拟续著《中等论说文范》，苦促无暇晷，与之商，未果。入秋余又病，招蔡君至，申前议。蔡君语余曰：“吾续子文，续体例，不续辞意，予无诟我也。”余曰：“唯唯。”书成后，嘱余平阅。余学识未出蔡君右，安敢评论蔡君文。但蔡君不自赞，余当赞之。蔡君平日谓教授中学以下学生，编选国文宁今毋古。然读其文，往往有古致。且其文胎息深厚，气骨轩骞，发挥民国之精神，以为道德上、政治上、社会上之警觉者。视吾所著之文，殆过之无不及焉。

读到这，蔡东藩知道邵伯棠是拖着病体为书作序，且附以总评、缀以眉批的，不禁流下了热泪。

汤寿铭也知蔡东藩与邵伯棠关系笃厚，上前拍了拍蔡东藩的肩，说：“伯棠刚过不惑之年，却染重病，委实可惜了。幸好书局又有了蔡先生。伯棠前番编著的《高等小学论说文范》有些内容于时事有所未合，需要修改，就请蔡先生润笔了。”

蔡东藩默默接过文稿和《高等小学论说文范》，黯然离去。

该年冬，《中等新论说文范》出版，由于这部书反映时代特点很强烈，文笔又很锋利，深受青年学子的喜爱，比之当时流行的梁启超的《常识文苑》有过之无不及。其中的一篇《释蠹》还被施蛰存、柳亚子选入《初中当代国文》一书。后来，蔡东藩在《中等新国文范本·著述大意》中说：

民国纪元之辰，曾著中等论说一书，承海内人士不加指摘，反甚欢迎，出版以来，垂三载矣，购阅者源源而至，无间远近，且以篇幅太少为憾，屡请赓续。

痛诤友之不复，怅国事之多艰

蔡东藩回到居所，马上翻阅起《高等小学论说文范》来。读完，他走到窗前，只见夜幕低垂，风声萧萧。他想起了躺在病榻上的邵伯棠。

“伯棠文才横溢，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唉，只可惜时日无多了。”想到这，他嘘了一口长气：“天妒英才啊！”

这一天，蔡东藩又去探望邵伯棠。俩人自然谈起了《高等小学论说文范》。

邵伯棠喘了口气，说道：“蔡老弟知我，诚是为了给学子学习国文提供一本适宜的教本罢了。”

“邵兄，不必自谦。邵兄行文磊落，更假借文字，发爱国之思想，播良善之种子，功在国家也。”蔡东藩扶着邵伯棠，轻轻地拍打着他的后背。

“蔡老弟，真知我者也，只恐我将撒手而去了。可惜，不能目睹一统共和……”话未说完，邵伯棠又是一阵猛咳。

蔡东藩望着邵伯棠气喘吁吁的样子，眼眶早已红了。

过了好一阵子，邵伯棠方才开口说话：“蔡老弟，听说你丹青不错，给为兄画一幅吧？”

蔡东藩强压住泪水，点了点头，拿起了画笔。

这一年的冬天特别漫长，整个冬天都洋溢着冰冷的刀子一样割人的气息，这股气息浓而重，逼得人呼吸不畅，近乎窒息，那是寒风和冰冻酝酿合成的生命寒流。在这个鲜见阳光的冬季里，邵伯棠与世长辞了。诤友的离世，让蔡东藩悲痛万分。他用颤抖的手拿起笔来，写下了挽联：

音容笑貌宛在，痛矣，于今阴阳分两界；

文采诗情俱留，哀哉，以往命运共一生。

蔡东藩亲自扶着邵伯棠的灵柩返回天乐，送上归山后，回家休息数日，重又返回上海编著文范。

船行钱塘江，望江面水草漂泊，叹好友离别，蔡东藩心中感伤油然而生。他低吟道：

飘泊孤纵一叶舟，不堪心事问东流。

悬帆半幅分吴越，欹枕三更数斗牛。

风雨鳌山增别绪，江天胥水咽离愁。

浮萍来去皆无定，强向人间说自由。

邵伯棠的去世，着实让蔡东藩悲伤了许多时日。一日，蔡东藩到街上去散心，却见街上的革命形势依然显得如火如荼，这里拢着一群人，那里聚着一堆人，各自情绪激昂地宣扬着救国的良策，然而却又彼此诋诽着，攻击着。所过街市，只见墙壁上有写“兴汉”的，有写“光复”的，有写“毋忘国耻”的，七七八八，不一而足。

瞧着这等“热闹”的景象，蔡东藩不由地想到议员们学着刘四骂人的手段，今日吵，明日闹，把笔墨砚瓦当作兵械，此抛彼掷的议院乱象；想到了南方也是党派纷争，口舌不足，则继以武力的乱局，暗自冷笑道：“没一个不知道国耻的，却没一个愿意负责任的。国耻，又怎能昭雪呢？”

痛诤友之不复，怅国事之多艰。蔡东藩早没了散心的心情，回到居室，他铺展纸张，以邵伯棠原文中的《国耻论》为题，叹息着写道：

吾国之可耻者，亦多矣，割地也，偿金也，以至外交之失败，内政之溃烂，何一非可耻者也，而卒无一雪耻之方。革命以后，耳目一新，若可与谋雪耻矣，乃二三雄杰士，偶一得志，或且营宫室，拥妻妾，但顾行乐，不务雪耻。乡曲小民仍贸贸无知，但曰：此国事也，肉食者谋之，吾侪小人，朝不及夕。夫岂热血之尽冷也，由未识国民之责也。嗟乎！寇深矣，可若何而环顾吾国，仍无一誓雪国耻者。夫无一誓雪国耻之人，是终于无耻者也。我不敢谓此终于无耻者其国即亡；我亦不敢谓此终于无耻者其国不即亡也。惟外族方张，鉴吾国民之不复知耻，将奴我辱我，我国民乃真万劫不得矣。

接连几天，蔡东藩蛰居在办公室里，写下不少针砭时弊的文章。此时，他对革命的前景已不像撰写《中等新论说文范》时那样乐观了，一连串的政治变故使他的

热血冷却了下来。“静观之，渐得清醒之识”。他对政党及党人之纷争极为不满，专门写了一篇《说党争》，文中写道：

或曰今之所谓政党者，大都皆朋党耳。彼以鼠窃狗偷为党者，无论矣。其所谓数大政党亦不明党德，不辨党纲，以权利为竞争，置义务于不问，甲攻乙，乙攻甲，有丙丁者起，而又攻甲乙，各是其是，即各私其私。未几，而甲乙丙丁各党，又以个人之私见而自相为攻。于是，名为同党，其间亦隐有纷争之势。以此而为政党，吾不敢知也。夫以我民国创造艰难，蠲基未固，合群策群力以图之，尚恐不逮。乃复自相水火，自相鱼肉，内讧既起，外侮乘之，瓜分之惨，悬诸眉睫矣。嗟乎，吾向以为政党者必以国利民富为前提，今若此，可奈何？

党争不断，外患却如飓风骇浪不易撑持。蔡东藩为此忧心忡忡，他写道：

民国成立未及期年，内阁之迭起迭仆者已再见矣。彼攻此击，相位未安，政乌乎理？参议员争权争利，开会集议徒事喧嚷，法乌乎立？中央主集权，地方主分权，北蒙、西藏适未有定，国乌乎安？以其大可患者一也。

财政焚乱，元气凋敝，将何以救之？实业未兴，饥民满目，将何以生之？教育幼稚，首先堕落，将何以挽之？将骄卒骄，听之不可，去之未能，将何以处之？此其大可患者二也。

内忧外患，一些所谓的“志士”却只是空言爱国。对此，蔡东藩愤然写道：

今之号称志士者，皆汲汲忧国矣。虽然，吾谓忧亦无益也。何也？我徒忧，而于国之一切重大事业无以振新之，发皇之，则仍杞人之见也。如只曰仰天唏嘘，时时作无聊之想，不平之鸣，非不见志士之悲感也，然究于国事是何补哉？

辛亥革命后的种种怪现状，让蔡东藩十分苦闷。在反感只顾行乐的“雄杰”、空争忧国虚名的“志士”的同时，他渴望着真正英雄志士的出现。因此，当他从报上得知我国近代航空事业的开拓者冯如在飞机表演中，不意用力过猛，机堕身亡的消息时，禁不住痛哭流涕，执笔为冯如写下传记。传记的最后，他写道：

吾国之晓飞行术者，未之前闻，仅得冯君为先河之导，天遽夺之以去。设

非后起者勉为赓续，则冯君救国之志，将何日偿耶？君卒三十，热诚报国，死于非命，亦可哀已。受业于君者不一人，朱子甘泉最著名，师承之职殆于是乎在。

《女子论说文范》显进步

国体一改，民权大张，女界也呈现一派活跃气象，纷纷组织“女子国民军”，成立“女子参政同志会”，要求“普及女子之政治学识，养成女子之政治能力，期得国民完全参政权”。

1911年11月11日，浙江女子林宗雪在上海组织三十余名女子国民军，参加浙沪联军攻克南京的战斗。

1911年11月18日，由葛敬华、沈警音、潘苏等十八人发起组织的军事团在《民立报》上发表《女子军事团警告》，号召妇女参军参战。

1912年3月23日，女子参政会会员唐群英等上书孙中山，要求将女子与男子平等款，明文规定于《临时约法》。

.....

对于女界的这些运动，尤其是男女平权之说，蔡东藩有着自己的评论。他认为：

今则欧化东来，倡言女权平等。平等之声，日行于帷闼间矣。然新道德未生，而旧道德尽替。青年女子一入女校，略识之无，眼高于顶，耳食女史一二语，便自冠为女中杰，文则曹大家，武则梁夫人，满口英雌，压倒一切。迨问以烹饪、纺织等学，则瞠目不知所答。或假自由结婚之说，行卓王孙女及红拂伎故事.....殆亦倡言女权者所未及料耶。

夫所谓男女平权者，即易所谓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是也，男女分权斯谓之平。今乃误会平权二字之意义。一若女权无限，男子不得过问，由是置女道、女识于不顾，辄倒行而逆施之。呜呼，吾甚不愿有此奇形怪状之新女学也。曩者女权失而女多卑鄙，赖人生活，犹知廉耻。即闻有河东狮吼，濮上剪

奔，亦男子自失其权之所致耳。今则女与男竞，明目张胆，毫无顾忌，是又家族之大变矣，有志女学者宜亟为修正，发明平权二字之大义为女学倡，则或可稍挽浇风。而为男子者，亦当保有男权，毋侵女权，以为梱内之观型可也。

这一年的九月，万国女子参政会会长美国人嘉德夫人等到上海考察妇女参政运动的情况。当时，成了上海女子界一件最热闹的事。会文堂的编辑部内也是议论纷纷，有认为应恪守“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一古训的，也有认为男女平等，女子有权参政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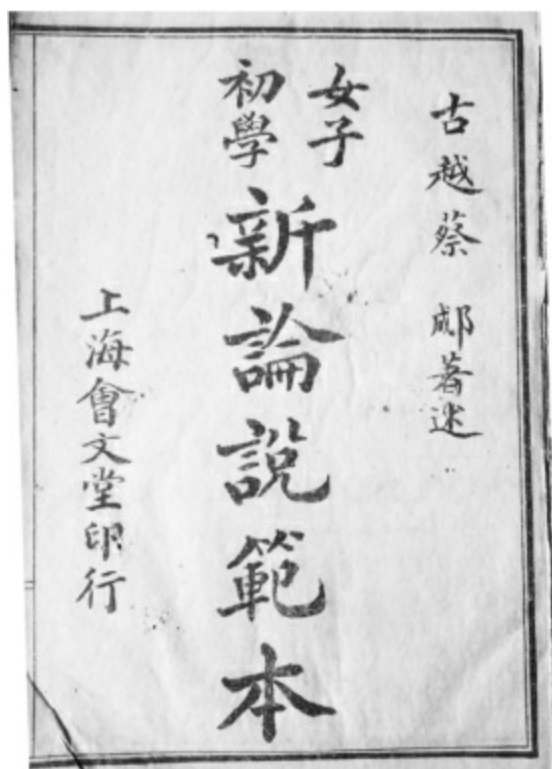
蔡东藩则打听着嘉德夫人演说的主旨。有位编辑告诉他说：“嘉德夫人在演讲中认为，女子应该尽她的天职，选举权还是其次的，必须得改良教育，服务社会，才不枉为女国民。蔡先生，你认为呢？”

蔡东藩沉默片刻，说道：“欧美国家的女子，向来受过教育，因此凡男子好做的事情，女子也做得。我不敢说我国的女子究竟可不可以参政，可我国的女子达到欧美女子的程度了吗？”

“那蔡先生，你的看法是什么？”

“改良教育与服务社会这两句话，实在是女子参政的预备。假使不是这样，便是让她们参政，恐怕不见得相称呢。这是我最为佩服的。”

说完，蔡东藩驻笔思考片刻，便书写了起来。一会儿，一篇《志万国女子参政会会长来华事》写就。当他把文章夹在书稿时，忽然间想到了邵伯棠曾著有《女子论说文范》一书。



女子初学新论说范本

他取来了《女子论说文范》，一番阅读后，深感邵伯棠编写此书之“女子应用文字较诸男子不尽同”的立意契合己心，且该书于女子应具之道德、学问论述详尽，只是邵伯棠寝馈古文，文笔古致，较适合于高等小学之用，而不适宜于初等小学。于是，蔡东藩决定暂停修正《高等小学论说文范》，先编《女子初学新论说范本》。

不到一个月，《女子初学新论说范本》编成，全编分四卷，每卷三十六篇，共一百四十四篇，供小学校三、四年级女学之用。蔡东藩在“著述大意”中说：

小学校中男女可以同校，此为近今规定之新章。各地通人，编辑小学国文教科书，兼收女子教材以供男女共学之用，意固善也。但教科书排比事实，用以饫闻则可，而于文法、文义究嫌未详，且女子应用之文字较诸男子亦不尽同。新章之主张男女合校者，特为节省经费，普及教育起见，若无补偏之方法以济之，恐不免有捍格之弊，此予之所以作女子初学新论说范本也。

时势变迁，教育之方针随时易向，而文章亦与为转移。方今女学初兴，振女权，启女智，固文中应有之宗旨，而女德则尤赖维持。若轶乎道德之范围，酿成放任之渐，吾终未敢赞同。现由中央教育会决议，曾注重道德教育，以防因噎废食之

弊。吾作此书，意即本是，以德育为本，以智育、体育为辅，于文词中寓裁成之道。

本着“女德则尤赖维持”的认识，蔡东藩在书中首先论述了女道、女德和女职：

《论女道》：道德之大纲有二，首曰孝，次曰悌。孝者，善事父母也。悌者，善事兄长也。谁无父母，谁无兄长，岂男子当孝悌，而女子不当孝悌乎？道一而已，男女无异制也。

《论女德》：温柔慈爱本女子之天性，即女子固有之美德也，然非济之以教育不可。教育无方，则温柔之性成为怯弱，慈爱之性变为偏私，流弊将不可胜言矣。

《论女职》：男子主外，女子主内，此男女分职此通例也。顾治内之道尤急于治外。内职不修，则即有善于治外之男子亦将为所掣肘矣。

虽然，这些见识显示出蔡东藩对女子认识的一些局限，但其中的《女子不可无学说》《女子宜求自立说》《女子亦宜尚武说》等文章却显示了思想的进步性。如他在《论女子自立之道》中说：

女子之所以不能自立者，由其无学业故也。无学业，则无生计，其必仰给于男子，亦何足怪。吾悲夫茕独无依之女子，往往有不能自主受人侮辱者。嗟我女子，何以堪此？毋亦亟求学业以为自立之基乎。

鉴于女子的特殊性，这本书也著述不少与女子生计艺能及家政相关的课文，如《论女子宜学烹饪学》《说洗滌》等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同时，也有《说水》《说空气》《释细胞》等普及科学知识的文章。

教科书引发的外交风波

“叭！”蔡东藩突然拍案而起，连呼：“痛快，真是痛快！”

办公室里的编辑纷纷停下了笔，把惊疑目光投向了蔡东藩。

蔡东藩见众人都看着他，才知道自己失态了，连忙说：“对不起，搅了大家。”

“蔡先生，何事如此痛快？”邵编辑问道。

“哦，伯棠兄的一段话，令人感奋无比啊。”

“既有这样的佳句，蔡先生不妨读来，让我等也受益受益。”

“彼区区之岛国，犹时存一席卷神州之野心者。异日，吾国自强，将粪除彼土，以为吾族之公园而已。”蔡东藩话音刚落，办公室里马上就热闹了起来。

“张扬国魂，好句啊！”

“外侮曾使我们尽失尊严，成为抹不去的伤痛。是该齐心抵御外侮了。”

“可如今也是外侮日炽，只是内争不息，又怎能共御外侮呢？唉。”

葛编辑此言一出，大家都低下了头，忙起了笔头上的活。

此时，蔡东藩也默默地坐下了。他看着这篇《民气说》，想起了自己的一篇题为《述日本并吞朝鲜事》的文章，清楚地记得邵伯棠写有“岂仅仅哀朝鲜乎”“中国人其听之”的评述，不由地拿起笔来，为《民气说》添上了：

大革命之风潮骤起，而四海之内云集而景从，彼数百年来专制之淫威，卒为数十百健儿所颠仆，用能合五大民族而造成一立宪国，中华万岁之声洋溢于耳。以如此发达之民气，诚能锲而不舍，吾知一转瞬必能雪国耻，挽危局以为东亚之主人翁也，我五族健儿其有意乎？巍巍昆仑，浩浩太平洋，我五族健儿各露头角，各展骥足之好场所耶。

蔡东藩对《高等小学论说文范》的修改采用了三种方法：第一是题目内容全改，如《答友人言实业书》《说党争》等篇；第二是题目不改，文章全改，或大半篇以上修改的，如《国耻论》《与友人论自立书》等篇，第三是局部修改，如《论铁血主义》《中国不亡论》等篇。

1912年冬天，经蔡东藩字斟句酌修正的《高等小学论说文范》公开发行了，全

书共四卷，二百五十八页，三十二开，石印，环筒页装。发行后，深受各地学校欢迎，从1912年至1914年，不到三年时间，重印了十五次。1928年，此书又改名为《言文对照评注高等小学论说文范》。

蔡东藩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本教科书后来竟激起了一场外交纠纷。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14年9月26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出于军国主义的需要，也是为后来将要同民国政府签订的臭名昭著的《对华交涉案》铺平道路，恶人先告状，突然向中华民国教育总长汤化龙提交了一份照会，称《高等小学论说文范》一书“载有种种诡激文字，挑拨恶感，鼓吹排日思想”，要求中国政府“高明洞察”，采取“相当之措施以善其后”。

其实早在此照会之前，日本东京的《日日新闻》就发表了一篇标题为《抗议支那政府——灭绝充满排日文字的支那教科书》的文章，云：

支那全国小学所用教科书《高等小学论说文范》内充斥排日之激烈文字，辱日之痛切言辞，欲使支那小国民与其父兄同样，培养以日本为敌国之精神。……支那令小学生用此等教科书，辱日甚矣，有违国际礼仪；其二，令支那小国民习用此等教科书，养育如此之思想精神，则可形成日中交战之原因与动机，酿远东战事、违和平人道。然吾国政府迄今未提任何抗议，此书民国元年出版，俟三年后之今日已然再版十四次，吾国竟不闻不晓，是何体统。此事当追究吾驻支那公使馆及各地领事馆玩忽职守罪责。而今即已明了，乃应由吾外交官直接抗议支那政府，铲除此等教科书，方可端正中国排日方针以示亲日之诚意也。

进士出身的汤化龙面对日方照会，一番冥思苦索后，以他特有的学识和机智，做了回复：

昨奉化函，谨悉……该书不过前清末年一私人之感想，发为文字而已，不足以代表全国舆论也。又查该书著者邵伯棠，现已物故，民国法律，许人民以出版自由之权……顾其偏激夸诞之处，恰似贵国学者所著《东亚之霸权》一书，抑或为此等书籍言论之反响，亦未可知。贵公使注意邦交，欲调和两国人民感情，钦佩无量。除面飭本部视学员至各省调查学务时，如见有学校采用者随时

禁止外，还恳请贵公使转请贵国政府，将《支那分割之命运》等诸种言论，善为取缔。此我两国邦交上至要之务，乞互相注意为禱。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此函也算回得有理有力、不卑不亢了。然而，汤化龙知道在日本的枪炮和“保证袁大总统地位”的许诺下，袁世凯政府必然屈从妥协。果不其然，不久袁世凯就颁布了一道查禁令：

现有私人著述小学教科书，内含排斥友邦思想等各语，查民国成立以来，向以亲仁善邻为政策，小学教科书，系国民教育根本，正宜纳入正轨，养成任重致远之才，岂容以排斥友邦之学说鼓吹青年，致启学校虚骄之风，而失政府敦睦邦交之旨，着教育部详细审查，遇有前项文义，驳令修正，并行各省巡按使，通飭所属，严行查禁，毋得稍涉疏忽，是为至要。此令。中华民国三年十月二日。

这样，中日之间围绕着教科书的这一桩纠纷，总算偃旗息鼓了。从中，我们也可以窥见书中内涵的浩然正气。那么，汤化龙的回复中，为什么只提著者为邵伯棠呢？原因是蔡东藩的修正本发行时，蔡东藩要求书局只写邵伯棠著述，而把他的《重校高等小学论说文范书后》这一跋放在最后。

后来，会文堂书局迫于当局的压力，要求蔡东藩去其夸激之词，再行订正。无奈，蔡东藩只得遵嘱，删去了一些涉及日本的文字，才于1915年4月以《订正高等小学论说文范》为名重新出版发行。如卷三有一篇《论东三省》的文章，邵伯棠曾写道：

日人自吞灭朝鲜后，急急欲伸其手于东三省，视之犹囊中物也。今则倡言于众，或主兵力，或主商队，必欲得之而后已。

蔡东藩在第一次修正时，在邵文后添上了：

甚且野心勃勃，更欲侵及东蒙。呜乎，日人何甘为戎首，好自戕其同种也，夫世界有何公理？

而在第二次修正时，这两段文字都不见了。不过，“异日，吾国自强，将粪除彼土，以为吾族之公园而已”这段文字在蔡东藩的坚持下，依然保留了下来。

民国中改订《幼学琼林》

几本书都付梓出版了，蔡东藩听说南市十六铺新舞台在演新剧，也想领略一番，便来到了十六铺，购票入场。

他走进场内，一时竟呆住了。这哪里还是他印象中的舞台？旧式茶园三面敞开的带柱方台被废弃了，代之的是半月状的镜框形舞台，还有景象逼真的布景。座位前低后高，还取消了抛手巾、递茶水、要小账、召妓陪客等旧习。大上海毕竟不同于“小上海”啊！

此次演出的是新剧《国民爱国》，上中下三层都坐满了观众，已是不能容膝了。演出前，有人发表演说道：“今日诸君购券莅场，我等感激不尽。此剧名《国民爱国》，切盼观剧诸君都能爱国。”

说完，抱拳致谢，台下一阵鼓掌雷动。

演出开始了。只见“外人欺辱国民，孤儿寡妇相约寻死，儿啼妇哭，场面甚是凄惨”。看到这，蔡东藩禁不住拭起了眼泪。

继而，台上一人痛哭疾呼，大讲图强之策。场内的观众群情激荡，你掏口袋，我摘戒指，纷纷上前捐款资国了。蔡东藩也挤上前去，捐出了几元钱，以表心意。

剧终，他还沉浸在感奋之中，久久不能平息。

走出剧场，蔡东藩从报童手里买了一份《民报》，迫不及待地站在街边读了起来，只见头版头条赫然登载着：

朕钦奉隆裕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各将，亦主张于后，人心倾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

蔡东藩读到这，早已是喜形于色，全身每根汗毛仿佛活泼得跳了起来。他快步走进了旁边的茶楼，叫了一壶茶，又摊开报纸，从头到尾细细地读了一遍。这一遍读完，方端起茶盏，心满意足地啜了一口，转脸向着室外，望着来往行人，总觉得他们的脸上都现出了一抹喜色。

他缓缓地端起茶，送到嘴边，轻轻地抿了一口，一股清香顿时在口内弥漫。随着清香入脾，一联句也在心中溢起：

帝运告终清祚覆，中华一统共和成。

清帝退位，南北统一，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即向参议院提呈辞职书，把大总统位置让与袁世凯。蔡东藩恭恭敬敬地抄录下孙中山的辞职书，其后附上感言曰：

中山先生首建共和之纛（dào），奔走呼号于专制淫威之下，濒于殆者屡矣，而毅然不稍缀。共和体成，赖先生之宣导鼓吹之实多也。功成不居，一诺千金，诚为革命史中之翹梦也。吾重其仁，尤爱其智。作拙诗一首以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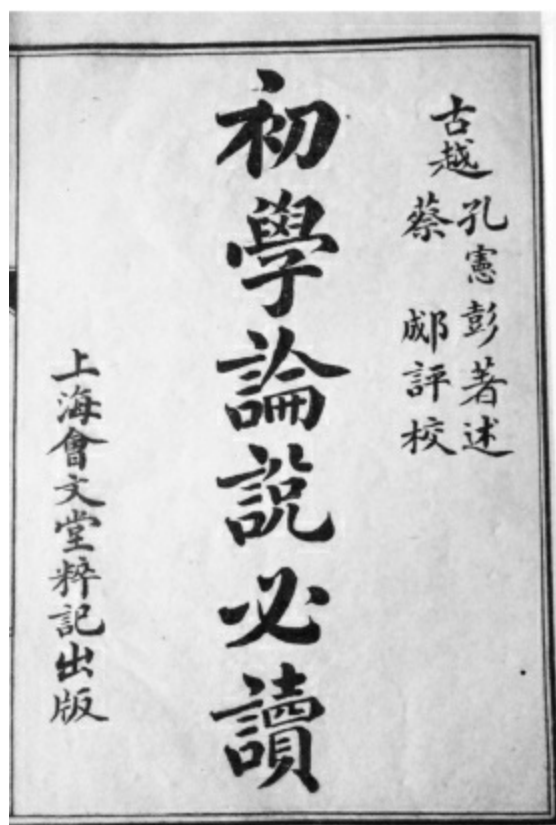
功成身退不贪乐，让位非徒践夙盟。

细数年来诸巨子，如公才算是真诚。

过了几日，汤寿铭找到蔡东藩，让他担任编辑部主任。蔡东藩极力推辞。

汤寿铭说：“蔡先生，别推辞了。这是伯棠临死前专门向我推荐你的。几本文范的成功，足见你的笔功了。”

蔡东藩一听这是好友的遗言，不禁热泪盈眶，泣声道：“既是死友之约，敢不黽勉承役？”



初学论说必读

自蔡东藩应承主任一职后，勤勉从事，把编辑部的工作安排得有条不紊。在著作方面，也不敢松弛，只是一时感到无内容可下手。

有一天，他正评校着萧山孔宪彭所著的《初学论说文范》，忽灵光一闪，耳畔响起了蒙童抑扬顿挫的诵读声：“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

“呵呵，柳暗花明又一村啊！”他急忙找来了《幼学故事琼林》。

《幼学故事琼林》最早叫《幼学须知》，为明末西昌人程允升所编著。至清嘉庆年间，“布衣学者”邹圣脉作了增补注释，并改名为《幼学琼林》，又名《幼学故事琼林》。

邹圣脉，字宜彦，号梧冈，福建连城县人。他的命运比蔡东藩还多舛。邹圣脉自幼聪颖过人，才名遍于乡梓。一次乡试，他中了。可考官竟发现多选了一位，汰掉谁呢？糊涂官在孔夫子神像前燃一炷香，祈求圣人裁决，就这样闭着眼睛抓阄似的抽掉了邹圣脉的卷子。邹圣脉遂摒弃俗尘，筑精舍于石青之谷，以诗酒自娱。就在这一时期，他在程允升妙联的基础上，新增了文采斐然的三百四十三联，天文地

理、婚姻家庭、人情世故、花鸟虫鱼，无所不包。

这部小百科全书一问世便脍炙人口，风行全国，与《增广贤文》一起成为蒙童日夕披诵的课本，人称“读了增广会说话，学了幼学走天下”。所以，邹圣脉也是个人以文传的人。

“自哭自歌还自揣，谁醒谁醉结谁缘。”蔡东藩叹息一声，他要与程允升、邹圣脉结缘了，因为他认为：

读幼学一书，大知不足，小知有余，此其所以受海内之欢迎，而为一般乡塾儿童所日夕披诵而不辍者也。虽然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世变方日新出未已，学术亦日出而不穷。苟徒知墨守挟旧章以问世，即非盲瞽如陆沉。何况邹子梧冈已增定于曩时，今何妨援据先例为再续之举。

于是，蔡东藩开始了对《幼学故事琼林》的重增。重增时，他还是沿用骈体文的写法，但在学术上却“采其新”。

如邹圣脉增补版对于“天文知识”方面的描述，多佐以神话色彩。以彗星为例，邹圣脉增补中依然采用“星孛辰而火灾见”之说。在蔡东藩的叙述中，则是单纯以“星芒烛天，尾行如帚，谓之彗”介绍了彗星的外形，并解释说：“中国目为妖星，西人则否。”

而在朝廷篇中，他重增道：

版图如故，政治更新。国体易君主为民主，政体改专制为共和。古称君主临事之所，曰朝廷；今称中央行政之区，曰政府。立宪国家之制度，分权为三，曰立法权，曰司法权，曰行政权。共和政府之组织，成制不一，曰总统制，曰内阁制，曰委员制。政为众人之事，故政权属诸国民。治为管理众人之事，故治权授诸政府。政权有四，为民权主义之分点。治权有五，乃国民政府之亲规。贤在位，能在职，本诸民选，无世袭之簪纓，或四年，或二年。任有定期，无终身之爵士。受民委托，就职者毋忘誓言，为国服劳，主治者无非公仆。皇帝不足贵也，大道其为公平。

蔡东藩对学子的道德教育尤为注重。为“矫私塾之积弊，补小学所未逮”，他在该书的页眉附入了《故事白眉》。《故事白眉》以故事为依托，活泼易懂，也是

明清时期流行的童蒙读物。蔡东藩将《故事白眉》精选为职官类、人道类、人事类等11部，并在每则故事后面，都附上了简短的注释，以帮助蒙童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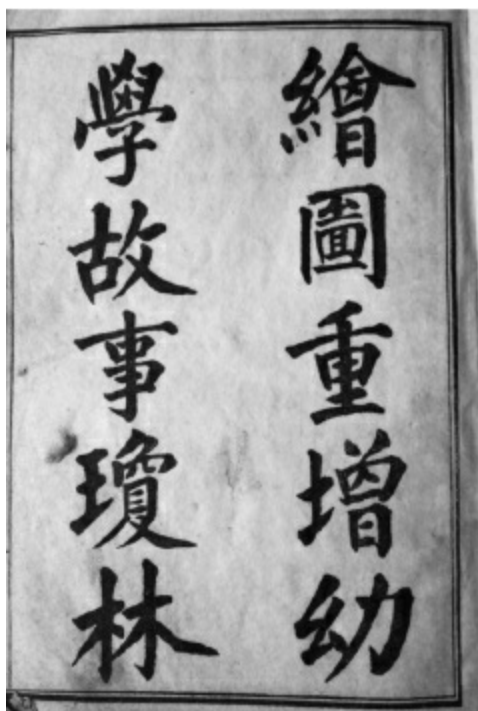
同时，他又择取了不少先儒的懿言嘉行，总其名为《青年模范》附之于页眉。如《戒除迷信》中说：

人心一念之邪，而鬼在其中焉。因而，欺侮之，播弄之，昼见于形像，夜见于梦魂，必酿其祸而后已。故邪心即是鬼，鬼与鬼相应，又何怪乎？人心一念之正，而神在其中焉。因而，监察之，呵护之，上至于父母，下至于子孙，必致其福而已。故正心即是神，神与神相亲，又何疑乎？

为此，蔡东藩还专门写下了《青年模范序言》一文。文中写道：

共和国重道德，斯言也，余耳熟久矣。顾道德二字范围甚广，而又无迹象之可寻，苟仅举条目数十百端，以勸成人，犹有扞格之虑。若欲进少年而语之，则虚而无凭，泛而寡当，虽舌敝唇焦无益也。余观小学校课程特设修身一科，采古人之嘉言懿行，编为教本，间以图画，为青年学子之表率，其法甚善。第学年有一定之程序，而编纂总目辄以一岁为循环，喜新厌故之少年，犹往往以异语同趋为病，不甚注意。至若乡曲之间，学校寥寥，所设各私塾学庸论孟，随口传诵，师未知所教，弟未知所学。有读书数年，捡道德二字叩之，且茫然不解为何物，无惑乎？顽劣者十之九，文秀者十不得一也。居恒有鉴于此，特搜录先儒书籍，择其言行可风者，得一百二十一则标目成编，自近及远，由家而国，说未明则各附绘图，意未尽则间参臆说，不凌杂，不复沓，以之诱导青年，易生观感，其庶足以矫私塾之积弊，补小学所未逮者。

这样，蔡东藩又在邹圣脉的基础上增加了三百多联。《重增绘图幼学故事琼林》于1913年冬天出版了。后此书又经山阴石韞玉重校，以《精校新增绘图幼学故事琼林》为书名重版。石韞玉重校本中，《故事白眉》《青年模范》改为了《写信必读》。1933年2月，蔡东藩鉴政局之变迁，又一次进行了改订，卷首增添了《中华民国最新地图》《东西两半球简要图》《新定行政区域表》等内容。蔡东藩重增的这本幼学故事琼林影响极广，连香港永新书局都予以铜版精印。



绘图重增幼学故事琼林

叹国文每况愈下，编《国文新范》

不到三年，蔡东藩废寝忘食，编撰、修订了四本书，取得了重大成功，被书局倚为柱石。谁料，却引起了书局中其他编辑的忌妒，各种诋毁之言纷至沓来。蔡东藩本来就是看在亡友邵伯棠的面上，才答应出任主任一职的。他见书局流言蜚语不断，一些编辑非要排挤他而后快，就主动找到了汤寿铭，请求另选他人当主任，如不然自己宁可辞职不干。

汤寿铭见蔡东藩铁定了心，也不便勉强，就让刘编辑当主任，恳请蔡东藩为副手，以助刘编辑。

却说刘编辑任主任后，开始也很尊重蔡东藩，遇事必定向他咨询。蔡东藩为了不辜负邵伯棠所托，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然而正直不免会招来非议，直言容易让别人难看。蔡东藩与刘编辑之间，始则两好无猜，继则微言起衅。蔡东藩生性戆直，不会委婉迎人。刘编辑已心生芥蒂，而他却认为自己问心无愧，依然坦率直言。于是，书局中蜚语声又起。

蔡东藩难以排解心中的郁闷，决定外出散心，去崇福县（今桐乡市）拜祭明末名士吕留良。

吕留良（1629~1683年），字海，号晚村，为明末清初著名学者，于朱子学复兴尤多用力。明亡，曾散家财结客，图谋复明。卒后，受湖南“曾静案”牵连，遭戮尸枭首示之惩罚，后裔被流放。清末民初，革命党人为推翻清朝政府，奉吕留良为反满先驱。民国元年（1912年），章太炎任东三省筹边使，亲至齐齐哈尔祭奠吕留良。民国三年（1914年），浙江都督汤寿潜改西湖彭公祠为三贤祠，供奉张煌言、黄宗羲和吕留良三人。

“文字原为祸患媒，不情惨酷尽堪哀”。途中，蔡东藩对雍正之所以大兴文字狱进行了思考。他认为这是雍正惧人心之犹思明、惧骨肉之相为诽谤、惧臣子之不复畏法的缘故。后来，他还专门写了篇题为《文字狱之迭兴》的文章，评论道：

夫专制之毒，莫甚于嬴秦，焚诗书，坑儒生，偶语者弃市。当时全国士民皆屏息帖伏而不敢动。始皇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之计，而讵料沙丘病歿，陇上耕夫即有负锄发难者。世宗之酷，不亚祖龙。夫岂不知秦之为厉，而苛刻若此？防患之心深，则不期苛而自苛，不期刻而自刻。

这一天，天气晴好，蔡东藩兴步来到长板桥凭吊。可吕留良之墓却被荒草湮没其中，难以辨认，村里也没有纪念他的建筑。

蔡东藩心中一阵酸楚，不由嗟叹道：“民族昔沦亡，惨受严刑碎白骨。河山今恢复，洗除奇辱见青天。青天已现，沉冤得雪，为何他乡人尚请褒恤，故乡人却让荒草埋没了先烈啊？”

正感伤之间，忽听身后传来一句：“先生所叹极是！”

蔡东藩回头一看，见一位老者正站在身后，连忙行了礼，说道：“适才胡言乱语，请勿见怪。”

老者还了礼，问道：“请问，先生是——”

“古越蔡邴。”

“哦，原来是编写文范的蔡先生。”老者把蔡东藩请回了家，并告诉蔡东藩，县知事与地方人士正打算为晚村先生立祠，只苦于钱还没筹足。

蔡东藩点头道：“公等打算，当慰晚村先生。当此民穷财尽之秋，捐资虽非易事，但作为义举，相信乡人也不会袖手旁观的。”

老者颌首称是，说道：“正该如此。敢劳先生生花妙笔，给写个启事？”

蔡东藩沉吟一会儿，就答应了。老者马上拿来了笔砚，铺开了纸。蔡东藩凝神默想片刻，即俯下身，下笔如飞了：

盖闻宇宙有独留之正气，古今无不雪之沉冤，直道犹在人心，潜德终隆食报，在昔于公授命，身后旌功，苍水成仁，湖中立石。溯有明之遗老，亦多崇祀于瞽宗，稽革命之英魂，复入崇勋之礼馆。独于先贤吕晚村先生仅蒙昭雪，未立专祠，恐尚不足妥遗灵而扬先烈也。晚村先生者，籍隶石门，名高浙水，夙究心于典籍，并致力于经书。志在圣贤，以多能为鄙事。道宗洛闽，以实学为依归。持身则狷洁可风，一介不苟。临事则疑难立决，百冗无忧。具远大之襟期，惜遭逢夫世变。明清鼎革，遁迹家园，痛祖国之沦亡，悼蒸黎之失职，长歌当笑，篇什多哀思之音。大义不磨，论撰本谨严之旨。一衿可弃，吾道独肩。二妙有亭，浊尘不染。何来轩冕？当急起而凿垣，改服僧伽，愿逃名而谢世。耐可本无所可，不昧者吾心，无求自号何求，不淆者吾志，慕首阳食蕨之节，怀箕子黍离麦秀之悲，以视钱牧斋之晚节不终，曹节躬之虚荣自累，相去殆霄壤矣。当时之慕先生行者，固群仰其清德。嫉先生名者，或已病其矫激。生前绝俗，蜚语蚤来。死后盖棺，兽机猝发。鞭尸鬲墓，伍相国何其忍心。取子毁巢，周公旦长存隐痛。魂化千年之血，冤飞六月之霜，大狱构成，淫刑以逞，家属凡六十口，悉徙穷荒。历祀将二百年，久留遗恨。临渝关外，嗣续仅存。长板桥头，冤魂犹泣，非其罪也，宁不悲欤！且夫学本程朱，见道精切，是其明也。志在夷齐，持节严苦，是其诚也。秉忠孝之硕德，严彝夏之大防，是其正也。汝阳百里，惟公一人。赖民国之肇兴，得冤狱之平反，他乡羁客，尚请褒恤遗孤，故土齐民，宁独忘先烈？用是广招同志，倡设乡祠。当民穷财尽之秋，措资固非易事，为旌死励生之举，袖手终觉未安。造端不必过宏，但期稍具宫墙，已堪慕德。好善谁不如我，果使各分杯水，亦可成渠，敢竭鄙诚，仰呼将伯。吾知望古遥集者，当不以鄙人为好事也。谨启。

顷刻之间，一篇《募建吕晚村先生专祠启》已写就。老者读完，拍案叫绝，复又感叹地说：“唉，现在真是奇怪了，明明是中国人，却不知道尊重本国的文字

了。”

“老先生何以有如此感叹？”

“像这样的启事，现在哪个学子还会写？蔡先生，你编写文范，是做了件大好事啊。”

“是啊，一国文化之精义在国文。国文教育如何，往往构成这个国家精神、道德方面的高度和深度。轻视国文，不正是轻视自己的国家吗？轻视本国，不正是轻视自己吗？”蔡东藩也感慨地说道。

“是啊，是啊。”老者附和着。

蔡东藩又坐了一会儿，就告辞回到了上海。回到上海后，他又写了则《拟崇祀先贤吕留良详文》寄给老者。第二年，吕公祠建成了。

这一日，蔡东藩正翻看着书，葛陛纶走了进来。葛陛纶，字需生，与蔡东藩同年，天乐乡山头埠人，两人交谊甚厚。他二十岁时补廪生，应省试不中后，授徒邻邑，后受会文堂书局聘任。汤寿潜改麻溪坝为桥时，稟详、论记等大多出自葛陛纶之笔。因而，汤寿潜称赞他为后超之翘楚，乡人也竭力推荐他参加省议员补选。可葛陛纶不屑与贿票者为伍，仍操笔墨生涯。“一二八”事变前夕，毅然返里，于1940年怀着金瓯破碎之歎撒手人寰。

葛陛纶递给蔡东藩几页纸，说道：“蔡兄，你瞧瞧，这就是现在学子的国文水平！”

蔡东藩略微一看，也摇头叹道：“哎，这些学子的国文是每况愈下了。”

两人感叹了一番，葛陛纶走后，蔡东藩陷入了深思。随后，他取过一张纸，落笔道：

学子于国文一科每下愈况，阅其文非浮夸即庸俗，求其明白晓畅者，十不得一二。夫处今之世，必欲据汉魏六朝及唐宋八家之文摹仿，固属不必。即学焉，亦属无益。但以空疏之腹，作无谓之文；剿袭成篇，毫无心得，循此不变，愈沿愈弊，吾国文字将绝响矣。为国粹，焉可忽诸？

蔡东藩正若有所思着，汤寿铭派人来请。蔡东藩走进汤寿铭办公室，见葛遵礼、葛陛纶等已在座了。他招呼一声就坐在了葛陛纶旁边。

汤寿铭见人已到齐，便开口道：“政府已颁发文官考试法，科目有论策、文牍、法政各门。现学子坐而论道者多，恐难应试。我想请诸位编写几本范本，以供学子揣摩。诸位意下如何？”

“考试法试有历史一科。我国史籍甚繁，我就编本《国史概论》吧，列各朝史事、历代文化和吏政，供学子自修之用。”葛陛纶首先开口道。

蔡东藩点点头，说：“需生所言极是。我正感慨学子国文水平日下，且学校也开设了国文科，我就编本《国文新范》吧。”

“好，好。希望诸位抓紧些时间，也为书局谋些利。”汤寿铭高兴地说。

民国的文官考试制度，是以孙中山先生“五权分立”的政治理念为基础的。孙中山为切实有效地改变官吏质量低劣的现状，于1912年2月即令法制局编纂文官试验草案。孙中山离职后，文官考试制度的推行暂时搁置。1913年，北京政府公布了《文官考试法草案》，但直到1916年6月才举行第一次文官高等考试。次年4月，举行第一次文官普遍考试。后因政局动荡，军阀纷争，文官考试难以为继。

推心置腹解误会，家中变故催人归

正当蔡东藩心无旁骛地编撰着《国文新范》时，书局又起风云了。一日，葛陛纶悄悄地把他拉到一边，告诉他刘主任以办事多掣肘为由，向汤寿铭提出了辞职。

蔡东藩得知这消息，喟然道：“项庄舞剑，目注沛公，我知道自己的过错了。可对于冤害诬告，我也不能不辩解。”

于是，蔡东藩一面向汤寿铭提出辞职，一面请刘编辑到茶馆品茗叙谈。俩人甫一坐定，堂倌就过来冲茶。那堂倌右手执大铜壶一把，在离桌面三尺左右的高处对准茶盅倾注沸水，只见壶嘴猛一向下，再向上一翘，茶盅之水刚好九成满，不多也不少，恰到好处。

神情多少有些尴尬的刘编辑，主动搭讪道：“难怪上海人喜欢‘孵茶馆’，看这

冲茶技艺，就是一种享受啊。”

蔡东藩微微一笑，就直奔主题：“刘主任，我生性耿直，如果在书局中有得罪之处，请多多包涵。”

“哪里，哪里。”刘编辑慢慢地端起茶盅，打起了哈哈。

蔡东藩也品了口茶，继续说道：“我连知县都不愿做，又怎会留恋主任一职呢？”接着，他向刘编辑讲述了福建宦游与邵伯棠临死前推荐的事。最后，他感慨地说道：“要不是邵兄厚爱，我断然不会接任主任一职的。我只想多编些教科书，以广开民智罢了。”

这番侃侃直陈，不啻是掏肺腑以相示了。刘编辑也为蔡东藩的真诚所打动，急忙起身，向蔡东藩谢过。

第二天一早，刘编辑就走进了汤寿铭的办公室，陈述蔡东藩的功与劳。汤寿铭以为刘编辑这是反语正说，以显示自己在办事过程中受到蔡东藩的掣肘。于是，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说：“你放心，这是蔡东藩的辞职信。你看看吧。”

刘编辑连忙取过信，急切地读了起来。读罢，他把信搁在桌上，言道：“蔡先生留下，我也留下。蔡先生辞职，我也辞职！”

汤寿铭懵然了，不解其故，拿眼看了刘编辑好长时间，见他不似诳语，就说：“真搞不懂你俩。好，俩人都留下。”刘编辑这才高高兴兴地走了。

刘编辑走后，汤寿铭马上派人去叫蔡东藩。蔡东藩一走进办公室，汤寿铭就问：“蔡先生，你和刘主任是怎么回事？先是俩人亲密无间，后又貌合神离，现又惺惺相惜。我都被你们搞得莫名其妙了。”

于是，蔡东藩把茶馆里的事告诉了汤寿铭。汤寿铭这才恍然大悟，也把刚才的事告诉了蔡东藩。

蔡东藩听了，叹道：“刘主任也是个真人君子啊！”

汤寿铭要把辞职信退给蔡东藩。蔡东藩起先不接受，后在汤寿铭的再三劝说下，才取回了辞职信。

蔡东藩拿了信，正要离开，却被汤寿铭叫住了。汤寿铭递给他一封家信。

这封家信仿佛是一个晴天霹雳击中了蔡东藩，他的脸色霎时变得苍白，双手不住地颤抖着。

汤寿铭见了，大吃一惊，急忙扶着蔡东藩坐下，问他何故如此。蔡东藩双唇蠕动，声音有些缥缈不定：“小儿子病重，我得请假。”

“行。你快回家去，不行的话，带他到上海……”汤寿铭的话还未说完，蔡东藩就脚步虚浮地离开了。

等到蔡东藩赶回家里，次子震康已病入膏肓了，不幸于1913年夏天夭折。

蔡东藩悲痛不已，心中的哀痛如同火焰般燃烧着。他噙着泪珠，把这心碎的声音倾诉于笔下：

七载提携，顾失母娇儿能无下泪，

一朝怛化，教伤心阿父何以为情。

这极度的悲伤猝然袭来，更让王氏难以忍受。她呼天抢地，哭得死去活来。虽巫峡哀猿，也无此凄切也。

蔡东藩抱着王氏，伸出颤抖的手擦拭着妻子的眼泪，安慰她说：“康儿不孝，顾自去了。我们还有瀆儿，得好好抚养他长大成人。”

“瀆儿，瀆儿！”王氏一把拉过震瀆，紧紧地抱住，唯恐他也忽然消失似的。

中年丧子，让王氏的心灵遭受重创，大病了一场，原来一直不好的身体更加羸弱了。蔡东藩强忍悲痛，边编辑《国文新范》，边照顾妻儿，实在压抑不了，就找一个无人的地方痛哭一场。

这一天，蔡东藩刚熬了中药，让震瀆守在药罐前，等稍凉一点后，端给他娘喝，自己又躲进书房写起《为官当清慎勤论》来：

结绶者以放浊为通，弹冠者以苟得为贵，非清谓清，非慎谓慎，非勤谓

勤。果有真清、真慎、真勤者，或且为时势所不容，大半困抑下僚，不获大用……吾慨晋代吏治之衰，而复为今之居官者告：清由于廉，慎基于敬，勤本于忠，清慎勤三字为居官之本，失其一即不可以为官。

刚写下这几行，外面就传来了震瀆的哭声。原来是震瀆不小心打翻药罐，烫着自己。蔡东藩急忙用冷水给震瀆敷伤，一边也忍不住骂起儿子来。

此时，王氏拖着病体出来了，她心痛地看着受伤的儿子和憔悴的丈夫，伤心地哭了出来：“呜，都是我不好，是我拖累了这个家！”

王氏的话让蔡东藩心酸得不能自持，看着眼泪汪汪的妻儿，他也潸然泪下，颤声道：“都是我无用，不能让你母子俩过上好日子。”

三个人抱在一起，痛哭起来。

哭声惊动了住在边上的堂嫂，她来到蔡东藩家，先把王氏扶进卧室，然后把震瀆搂进怀里，对蔡东藩说：“东藩啊，你一个书生怎能料理得了家务？我看，我儿子家楼上还空着一间房，你就到那里安心地写书去，家里的事就交给我了。”

蔡东藩感激地看着堂嫂，确实也只能这样了。

蔡东藩侄子家住在官弄十九号。这是一个小墙门，天井两边各有厢房，分别住着蔡东藩的两个堂侄子蔡逸斋和蔡俨斋。蔡逸斋住东间，中间堂屋为他的中医诊所。

蔡东藩就在蔡逸斋家写书。由于环境的改善，这让他文思泉涌，笔墨生辉，写出不少好的政论文，至今读来犹能借鉴。如他在《论吏治之大要》中写道：

夫治民之官谓之吏，自国务卿以下至县知事皆吏也。然合千数百县以成一国，国之基础自县始，治国之基础亦自县知事始。县知事与民最亲，关系甚重。一不得人，所误多矣。窃谓今日之吏治，首在治心，次在治事。治心之大要，有四：一曰尚清廉，二曰耐烦劳，三曰去壅蔽，四曰戒虚浮。

写书之余，他有时会与蔡逸斋探讨一些医术问题，取些《黄帝内经》之类的医书读；有时与蔡俨斋一起研究山水画的技法。蔡俨斋后来任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

员，善画山水、人物、花鸟。

冰雪破春研，转眼到了1914年的初春。这一天，蔡东藩忽然收到书局来信，催促他赶赴上海。

原来，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发布了《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在课程设置上废止了“读经讲经”科，提出设“国文”科，各书坊争相编辑国文教科书，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相继出版了《中华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等书，颇受市场欢迎。会文堂书局自然也想从中分得一杯羹，鉴于蔡东藩与邵伯棠曾著述过初学、中等、高等论说文范，便来信要求蔡东藩回书局著述新国文范本。信中也提到，自《中等新论说文范》出版三年来，购阅者源源而至，可都以篇幅太少为憾，屡请书局赓续。

接到书局的来信，蔡东藩踌躇了：启迪后学，弘扬国粹，是自己的夙愿。文以载道，道变则文也变，文范也确实应该修正了。只是妻病子幼，又怎能放得下心呢？

左右权衡之下，蔡东藩以妻病为由，回信婉拒。可没过多久，会文书局竟下了最后通牒，谓逾期不归，书局从此将不再出版蔡东藩所编著的书了。

蔡东藩提笔为浆，主要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当然也为稻粱谋。接到这一纸通牒，顿时让他局促不安，眉头蹙了起来。虽然他在妻儿面前强作笑颜，可仍然让王氏觉察了。

在王氏的再三追问下，蔡东藩只得如实说出。听完事情的原委，王氏没有再说什么，只是靠在床，长出了口气，眼睛却闭了起来。

第二天，王氏早早起了床，告诉蔡东藩躺的时间久了，想到外面活活筋骨。蔡东藩也稍微懂得些医道，便嘱咐一声，就由着王氏去了。到了晚上，蔡东藩的堂兄来了。

堂兄坐下后，就开口道：“东藩啊，你的事你媳妇都给我说了。你还是赶快去上海吧，挣几个钱也可以补贴家用。家里的事，有我和你嫂子照看着，你放心吧。”

原来，王氏一早出门是去找蔡东藩的堂兄了。蔡东藩了解王氏的性格，知道她定下了主意，轻易不会再变了。蔡东藩便向堂兄深深一揖，说：“那就劳烦大哥和嫂子了。”

第四章 行演义之道路

人到中年，痛失贤妻

在会文堂书局的“通牒”之下，蔡东藩告别了病妻幼子，带了一大沓平时所积累的资料，回到了书局。他走进汤寿铭的办公室，先把《国文新范》文稿递了过去。

“蔡先生，这本书我会马上叫人校对刊印的。”汤寿铭说着，拿出几册书递给蔡东藩，说：“这是三册文范。我看你还是按照初等、中等、高等的次序来编写国文范本。教材仍需审定，所以要体现共和精神。”

蔡东藩拿着书回到了办公室，因惦念着家中的妻儿，他夜以继日赶写着文稿。在这费尽思虑的著述过程中，葛陛纶时常来出点主意，帮些忙。

这一天，葛陛纶兴高采烈地走进来，嚷道：“蔡兄，我完成《国史概论》了！”说完，把一叠文稿放在蔡东藩的桌上。

望着桌上厚厚的一叠文稿，蔡东藩也替葛陛纶高兴，他像端详一个新生儿似的，小心仔细地翻看，只见葛陛纶的《国史概论》分四部，曰历代史事之部，曰各朝史事之部，曰历代文化之部，曰历代吏政之部，每篇史实与议论相间，采名家成议而增删之。

翻完文稿，蔡东藩由衷赞道：“需生啊，极好的一部史论啊！纲举目张，足可资治史者参考之用。刊印后，别忘了送我一套。”

“行，行。只是……”葛陛纶有些遗憾地说，“清史尚无出，论清史少了些，心中总感缺憾啊！”

蔡东藩听了，默默地站了起来，从书筐中取出一些文稿来，对葛陛纶说：“需生，你为什么不早说呢？我平时喜涉猎史，对清代重大的内政外交，也常有记录，并抒之心得，这些信笔涂鸦之作或许对你有用。”

“啊？”葛陛纶惊讶着。他从中抽出一篇题为《清帝退位》的文章读了起来：

.....隆裕盖虑之深筹之熟矣，明知此座可惜，骤为退让，未免痛心。但已处计穷力竭之时，欲退位而不忍，不退位而又不能。与其始终坚持，徒死无济，亦曷若见机早作，尚得受国民之优礼，以保宗祀而遏乱源也。嗟乎，有史以来之惨祸，莫甚于亡国。洛阳之铜驼堪弔，乾干之冻雀奚存。甚至有位被篡，身被锢，族被夷，愿此后世世勿生天王家者。帝王末路，自古同悲。独清则河山虽失，名号犹存，待之以隆仪，奉之以岁飨，处之以名园，宗庙陵寝不少改，王公世爵不少易，即至旧有私产犹维持而保护之，此非隆裕之见危知让，亦曷克臻此？且以此释南北之猜忌，免中外之忧疑，易杀伐为和平，宁得谓非长厚耶？古公有言：君子不以其所养人者害人。故邠民以仁人称之。如隆裕之所为，吾亦当援善善从长之例，而为之褒美曰：如其仁，如其仁。

读完，葛陛纶顿足道：“惜乎哉，惜乎哉，迟了，迟了。”

“为何？”蔡东藩不解地问。

“汤先生让我再编本《地理概论》，催得很紧，我哪有时间再改这《国史概论》啊。”突然，葛陛纶一拍脑门，捧起文稿，拉着蔡东藩来到了汤寿铭的办公室。

“两位有事？”汤寿铭问道。

葛陛纶把文稿放在桌上，对汤寿铭说：“汤先生，我的《国史概论》对清史涉及较少，这是蔡兄专论清史的文章，我看可以另行刊印。”

“哦。”汤寿铭戴上眼镜，从中挑选了一篇《太平天国定都江宁》，只见蔡东藩在记事后评论道：

然则洪氏之卒以无成者，何哉？曰：以军政言，则当时之弃武昌而东下，最为失算。东下可也，弃武昌不可也。明祖降陈理于武昌，以阨长江之上游，

然后南向而铲群雄，北出而驱蒙族，纵横挥斥，靡不如志？洪氏有武昌而不守，至于江宁定都，再分兵以争江湖之险，而湘军已进遏其锋，三攻武昌，旋得旋失，其精锐殆垂尽矣。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此之谓也。若以民政言，则洪氏不足服民，仅举其一二端，而已可概见。托名起义，援救同胞，胡为而虐杀不绝乎？藉口平等，芟除奴制，胡为而帝制自为乎？民间男女，无论长幼尊卑，概称兄弟姊妹，非乱而何？各省豪富，概令输纳，美其名曰“进贡”，按其实则横征，非虐而何？以如此狂暴荒谬之行为，而欲有当于治道，难矣。彼则曰：吾之道，乃耶稣基督氏之道，与中国先王之成宪，固不相合也。呜呼，耶氏为宗教家，非政治家。即尽遵其说，亦只为道德上之小补，而于国法无关。西国政教两歧，教自教而政自政，吾国政教合一，已成习惯，断非耶教所能赅。况洪氏穿凿附会，本失其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宁待韦杨内斗，始兆分崩耶。故吾谓洪氏之起，乘清室中衰，犹得历十余年之久。若当康熙之世，恐一起而即仆矣。

“好，评得好。有事有评，事为之经，文为之纬，因事生文，因文明理，写得好。”汤寿铭称赞道。

时至今日，关于太平天国运动，史学界依然存在着分歧，有认为是一场旧式农民革命的，有认为是带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在《太平杂说》一书中，潘旭澜先生更是认为：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是头领们利用迷信发动和发展起来的一支造反队伍。洪氏宗教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政治性邪教。

姑且不论这些分歧，仅就导致太平天国最终失败的原因来说，蔡东藩所质疑的也是很有道理的。他在《论洪杨失败之原因》一文中，也曾说道：

洪杨殆惟抱一帝制自为之希望，而于数万万人之生命财产，其毫不注意者耶。就令乘势北上，而民望未归，万无幸成之理。即幸成矣，而众叛亲离，内外交讧，亦断不能一日安。李闯几统一中原，不数时而即毙于乡民之手，未得民心，而欲幸以成功，古今中外迄未之有。洪杨之亡，正坐此失耳。

粗粗理罢文稿，汤寿铭问道：“蔡先生，这样的文章有多少？”

“几十则吧。”蔡东藩答道。

“行啊。新颁的各项考试，注重史论。这些文章都可供学子观摩了。蔡先生，你赶紧把这些文章整理一下，书名就叫《清代史论》好了。”



清代史论

“不过，就这几篇，单薄了些吧？”蔡东藩斟酌着说。

“是单薄了些。不过，蔡先生，还可以再接着写。只是，先得把国文范本给赶出来。”汤寿铭说。

“行啊，蔡兄是快笔，没问题。”蔡东藩还没开口，葛陛纶就应承了。

这样一来，蔡东藩越发上紧了发条。正当他快要完成《初等小学新国文范本》时，家中寄来了书信，说王氏病情加重，让蔡东藩速速回家。

蔡东藩立即向汤寿铭辞行。汤寿铭也没法，只得放了蔡东藩，对他说：“国文范本等书，你带回家写吧。安顿好家务后，马上回来。”

可等蔡东藩打点好行李，匆匆赶回家时，王氏已躺在灵床上了。

蔡东藩仓促告归，不得一诉离衷，却成死别。他肝肠寸断，捶胸大哭，凄厉声传出老远。亲戚朋友纷纷上前劝慰。

他痛苦地说道：“我知道哭也无益。可王氏患难相从，没过上一天安康的日子，却中途溘逝，怎不令我痛心欲绝？”

的确，王氏虽然不识字，却明事达理，勤俭持家。人到中年，痛失贤妻，蔡东藩怎能不肝肠痛断？他含着热泪为妻子写上了一副挽联：



联对作法

无父母，无兄弟，无姊妹。卿似我，我亦似卿。十七年苦况齐尝，方谓同病相依，合当偕老；

多患难，多险阻，多疾厄。死复生，生而复死。四百里征夫闻讣，自悔临歧忍别，有负深情。

蔡东藩后来在《联对作法》一书中说：挽联其语悲惋，其音悲凉，如高渐离之击筑，如李龟年之弹箏。读此挽联，端个是一字一点泪，一泪一滴血！

临江书舍教书著述

“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妻子撒手人寰，蔡东藩破碎的心，顿时浸在了寒更雨歇的葬花天气里，虽是世间无限丹青手，也画不成他那悲伤的心。

除了上街买买菜，读读报，蔡东藩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埋头写作《中等新国文范本》。可正当蔡东藩倾力写作时，国势逆转，帝权几欲复辟成功。

原来1914年5月1日，大总统袁世凯公布了《中华民国约法》，人称“袁记约法”。该约法以确认袁世凯独裁为基本特征，取消了责任内阁制和国会对总统行使权力的一切牵制，规定大总统任期改为十年，不限制连选、选任，取消立法机关对大总统的弹劾权，废除国务院，在总统府内设一政事堂，由国务卿赞襄政务。

蔡东藩在报纸上读到这则消息时，愤慨言道：“浊世复逢新魏武，泥人又见老徐娘。这明明是置相立辅、惟王建国的意思啊。”于是，他决定加快速度，完成新国文范本后，赶写《清代史论》，以清史之专制警觉民众。

此时，《国文新范》已经7月出版，该书共六卷，论文二卷，策问二卷，文牍一卷，杂著一卷，可谓是论文专详，策问综核，文牍一新，体裁具备，足可让学子揣摩了。所以会文堂在封面上特别加上了“学校必需，考试必读”八个字。

一日深夜，蔡东藩依然笔耕着，忽然隔壁传来“乒乒乓乓”的声音。他急忙起身，走到蔡逸斋的房内，只见侄子正拼命地在砸家里的东西，原来蔡逸斋的精神又失常了。自此后，隔三岔五，蔡逸斋总要发作几次。每当他发作时，蔡东藩的思路就受到影响，笔也生涩了，一天下来，仅仅只能写上几百字。

这让蔡东藩苦闷不堪，回到自己的住所，恐会触景伤情；继续住在官弄，又无法写作。为此，他憔悴了许多。

几位朋友见状，就劝蔡东藩另外租屋。蔡东藩想想也只好如此了，就把租房的事拜托给了同学李谟铨。李谟铨是所前传芳村一个财主的儿子，家住在临浦达弄十号，幼年就读于苕萝乡临浦私塾，和蔡东藩是学友。

数天后，李谟铨来告诉蔡东藩，说房子已经有了，是他姐夫金锦生的老屋，在戴家桥头达弄十二号。

“金锦生？大恩人啊！我能著书立说，多亏了他！”说完，蔡东藩便问起租金来。

李谟铨说：“我姐夫说，与你家有坟亲关系，你又帮助过宝英，这老屋也是空

着，就让给你写书了。”

蔡东藩说道：“这怎么行呢？”



临江书舍

“我姐夫想让你教他的儿子，这束脩就作为租金了。你看……”李谟铨征求着蔡东藩的意见。

蔡东藩答应了。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搬到了戴家桥头。戴家桥是一座建在临浦内河上的石桥，内河名叫西小江，是一条通往绍兴的运河。蔡东藩父子所租的房子正在西小江边。因此，蔡东藩为这房子取名为临江书舍。

临江书舍坐北朝南，呈凹字形，是一幢典型的江南小院，包括三间楼房和厢房。蔡东藩搬进来后，将楼上用作卧室，楼下中间这间作会客之用，东厢房用作书房。临江书舍后面为陈姓大园，草木萋萋，鸟啾蛙鸣，颇有点田园风味。



临江书舍留青亭

却说蔡东藩住进了临江书舍，白天教书，晚上写作新国文范本。在送走了金家老二后，又迎来金家的小儿子金宝祥。蔡东藩讲课时常谈天入地，论及古今。附近杜家、汤家的孩子闻知，也常常偷偷跑来听课。金宝祥受蔡东藩的影响，后来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著有《唐史论文集》《隋史新探》等文集，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金家兄弟离开临江书舍后，蔡东藩不想欠别人人情，每年付给金家六块大洋的租金。

在临江书舍，蔡东藩一边教书，一边著述。他的写作速度很快，《中华民国颂》《五族共和说》《武昌战史考略》等一篇篇文章呈现在他的笔下。蔡东藩鉴于民风日下，本着“进苦口之药石，针害身之膏肓”的宗旨，专门写了篇《八德箴》。他写道：

孝

昂藏吾躯，孰生之而孰养之？既成人矣，奈何以弗思？木有本，水有源，吾身所出，岂无本原？远由祖德，近自亲恩，报本反始，无忝尔生。小孝事父母，大孝光宗祏，经籍所传，孔孟是教。谁非人子，盍尽尔孝？

悌

爱亲爱兄，生有同性。爱新宜孝，爱兄宜敬。亲亲长长，道无可改，始于家庭，终于四海。黄农遗胄，莫非同胞。阅墙拘衅，祸旦覆巢。燃萁则泣豆，焚芝则叹蕙。草木有知，情犹相系。人非草木，奈何不悌？

忠

忠之本义，主于一诚。持之以正，矢之以贞。尽己对人，努力报国，物我无间，斯为忠德。专制之世，误解斯旨，不为国殇，独为君死。共和创造，帝制固终，毁及忠德，毋亦薨薨。忠君者私，忠国者公，既为公民，当效公忠。

信

朝三而暮四，旦誓而夕忘，浇风日甚，无沦胥以亡。稽古训，信为国宝，人而无信，何以自保？文明各邦首重。然诺言必实践，毋或伪托。彼何德厚，我何德薄？亟返尔真，庶免悔吝，而今而后，有言必信。

礼

正名定分别，嫌明微人禽之界，判此几希。无中无外，无古无今，靡不有礼？所以制心，苟不尔尔。人其为禽，何图挽近。礼教荡然，藉口欧化，自由平权，禽兽其心，衣冠其体。循此不变，伊于胡底，民而惧亡，盍亟学礼。

义

义利二字，本为通途。语出墨子，伊古所传。世风不古，利心独炽，以利为利，不以义为。权利其实，义务其名。剑击同舟，戈操一室，背义若此，谓之败类。神人不容，豺虎共弃。戒之，勉之，毋为不义。

廉

禄以天下，不之顾；系马干骹，不之视。抱道自重，乃为廉士。嗟兹叔季，鼠窃狗偷，贪鄙齷齪，惟利是求。鱼以饵死，象以齿焚，古训昭昭，胡独不闻？宜洁身以远害，毋趋膻而附炎。敢告同胞，不贪乃廉。

耻

羞恶之心，人所同有，恬不知羞，胡颜之厚？争名于朝，伺候奔走。争利于市，蝇营狗苟。濮上桑间，言之益丑。吁，嗟吾华文化夙彰，如何末俗，丧心病狂，甘沦下贱，奚待国亡，语不云乎？哀莫大于心死，民也有心，盍亟励耻。



高等小学新国文范本

蔡东藩一门心思全扑在著述上，很快地，《中等新国文范本》《高等小学新国文范本》分别于元月、二月出版发行。

《清代史论》获赞誉

在蔡东藩心无旁骛地著述新国文范本时，年纪尚幼的震瀆可受不了这“残杯与冷炙”般的生活了。

一日早晨，震瀆喝下半碗两天前的剩粥，不久就腹泻不止。蔡东藩请遍了镇上的中医，震瀆的病情却始终不见好转。也开着一家中医诊所的蔡逸斋对蔡东藩说：“义桥镇上有个名医，叫黄镐京。你别耽搁了，快带着震瀆到义桥去诊一诊吧。”

义桥位于钱塘江、浦阳江、富春江三江汇合处，距临浦约六七里路程。神色焦

虑的蔡东藩匆匆带着震瀆来到了黄镐京诊所。

黄镐京，字迂甫，曾在临浦行过医，是绍、萧一带颇有名气的中医，其医术可算是世传。他的父亲黄维熊撰有《太占瘡科要略》二卷，儿子元杏也是名医。黄镐京本人就著有《医学程式》《镐京直指医方》等医书。此时，他把手搭在震瀆的脉上，沉吟了一会儿，说道：“这孩子体质弱，又因抑郁伤肝，肝失疏泄，脾失健运，才腹泻不已。”

蔡东藩暗暗点头，问道：“敢情是肝脾阴伤？”

黄镐京见来人知晓些中医知识，便抬起头来，问道：“你是……”

“临浦蔡邨。”蔡东藩站起身来，拱手答道。

“哦，原来是蔡大才子！失敬，失敬。”两人就一五一十地攀谈起来。

“蔡公子年纪小小，怎么会抑郁而伤肝？”

蔡东藩痛苦地垂下了头。良久，才把那天子丧妻的痛心事告诉了黄镐京。

“唉。”黄镐京也陪着叹息一声。叹息过后，他向内室说了声：“女儿，泄泻日久，肝脾阴伤，开药方吧。”说完，黄镐京就和蔡东藩聊起了话。

蔡东藩也曾看过一些中医书，又在杭州、绍兴、上海等大城市历练过，谈起医道、时事来便自有一套。这黄镐京见蔡东藩文质彬彬，谈吐不俗，心里已是十分喜欢了。

俩人你来我往谈兴正浓时，内室门帘掀动，姗姗走出一个白皙端庄、淡妆素裹的女子来，把一纸药笺递给了黄镐京，道：“爹，这病症是不是该开这些药？”

黄镐京看完药方，哈哈大笑道：“正是这首乌白芍汤。好闺女，快成半个医生了。”

蔡东藩闻言，不觉向那女子望去，那女子也刚好望来。两人目光对接一下，蔡东藩心里莫名地闪了一下，赶紧低下了头。

他刚低下头，就听黄镐京说：“女儿，我给你介绍一个才子，他就是临浦的蔡秀才。蔡大才子，这是小女晚霞。”

蔡东藩见说，连忙站起来见礼：“鄙人蔡邕。”

“哦，原来是写书的蔡才子！难怪今日我父亲会如此高谈阔论。”黄晚霞也自是行了礼。

没过了几日，便有人上门为蔡东藩作伐了，女方正是黄晚霞。一听是黄镐京的女儿，知道她知书达理，且懂些医道，蔡东藩心已是动了。更何况自己是一介书生，哪里懂得理家？于是，他谢过了媒人。

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1915年春天，黄晚霞进了门。婚后，夫妻俩相敬如宾，恩爱有加。在黄晚霞的精心照料下，震瀆的病好了，蔡东藩的生活起居也有了规律。

或许是有了爱的滋润，蔡东藩文思奔涌，下笔如有神助，写起了《清代史论》。对于论史，他认为：

论史当在别具眼光，当就事论事，不当就时论事。有清得国二百数十年，嘉道以前称盛世，而未必无过举。嘉道以后为衰世，而未必无善政。贸然下笔，褒不当褒，贬不当贬，胸中只互一盛衰之见，以为文，岂定论乎哉？

因此，本着“不敢妄毁，不欲曲谀”宗旨，蔡东藩史论中的有些看法与辛亥革命之初一些应急之作有着不同。如在《宣统帝嗣位》一文中，记述了他对慈禧的看法，云：

吾不欲谀慈禧，吾亦不敢不服慈禧，三次垂帘，靡不仰戴，能令嗣皇以下悉归处置，至临崩而犹赖以定策，化险为夷。虽立法未足为训，而手腕之强毅固千古母后中所仅见者欤？

不到半年，一部踵东莱博议、船山读通鉴论体例的《清代史论》就完稿了。该书共十六卷，二百多篇史论，就清代十二朝之内政外交，依事之先后，提纲挈领逐条揭橥而成。会文堂书局很重视此书，专门请书坛奇才唐驼题写了书匣，书法家谢聊棠题写了内页的书名。

20世纪20年代末的一天，蓝天白云，银鹰盘旋在上海的上空，突然撒出了万千色彩斑斓，写着卖字润格的小型降落伞，引起万人伫立街头仰望的轰动效应。这则中国广告史上空前杰作的创意和实施者就是书坛奇才唐驼。唐驼（1871~1938年），谱名成烈，字子权，因写字坐姿不正而成驼背，改名唐驼。他的书法秀美遒劲，含蓄朴茂，时称唐体，与沈尹默、马公愚、天台山人并称题额写匾四大圣手，代表作有《武进唐驼习字帖》《孝悌祠记》《育和堂记》。

而且，会文堂主人还亲自为之作序：

予取而读之，所叙十二朝事实类，皆关系重要于内政外交之，荦荦大端，灿然具列，要言不烦，同条共贯，固史家笔法也。若夫因事生文，因文明理，不苟异，不苟同，既无鼓堂偏激之嫌，复无雪航迂阔之弊。其断也，谨而严，平沓者读之，足以药其庸；其遣词也，清而醒，冗闷者读之，足以破其昏；其推阐也，疏而宕，极滞者读之，足以淪其灵；其援证也，砢而切，空疎者读之，足以增其说。文体不求高古，而以供普通学子之观摩，殆所谓适当其可者。是书一出，不胫而走可以逆料，宁待后世之有扬子云哉。

《清代史论》出版后，受到了世人的赞誉。蔡东藩也是满心喜悦，上街买了些菜，决定犒劳犒劳全家。他买菜回来，见黄晚霞正读着《伤寒论》，就与她讨论起了“外感热病”来。

黄晚霞想到丈夫平时胃不好，便对他说：“内经中说，‘病热少愈，食肉则复，多食则遗，此所禁也’，你的胃痛时，要多喝些粥，以保胃气。”

蔡东藩点头称是，玩笑道：“那我们今天就喝粥吧。”

“你这个书呆子，肉不是白买了么？”说着，黄晚霞就拿《伤寒论》去敲蔡东藩的头。

蔡东藩躲闪了开去，那笑容洋溢着。

愿为史家之羽翼，不当子虚乌有先生

却说袁世凯为了实现皇帝梦，指使杨度纠集一批人成立了“筹安会”，公开策

划复辟活动。更为甚者，在袁世凯的指挥下，各省选出国民代表进行国体投票，结果全部拥护君主制。

猜度袁世凯即将称帝的蔡东藩皱着眉头，坐在书桌前，久久地凝望着窗外。窗外，如霉斑似的浮云，盖住了过往的阳光。忽地，他感到额头一凉，雨滴正倏倏地向窗内飘入。

“诗既亡，春秋作。书生报国无物，唯有手中笔如刀。”蔡东藩自言自语道。突然，他从笔筒里抽出一支笔来，愤然道：“我有笔如刀，怎甘老死牖下！自当援笔为枪，磨墨作弹，以昭帝王专制之炯戒！”

写些什么呢？蔡东藩想来想去，似乎有了一个好主意，但仔细一琢磨，又觉得那个主意朦朦胧胧，难以明确。他烦躁地点上一杆烟，猛抽起来。抽了几口，蔡东藩不经意地磕了磕烟灰，烟灰散落在一本书上。他叫声“糟”，正想拂去烟灰。突然他盯住烟灰不动了，津津有味地端详起来。

蔡东藩在端详什么呢？原来烟灰飘洒在了《清代史论》上。这本书启开了他的灵感，点透了他刚才捉摸着的那个似乎感觉到了，又难以明晰的主意。这个主意现在明朗了，那就是借说部体裁，演历史故事！

我国是一个史学发达的国家，也是一个史体发达的国家，形成了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三大史体。可这三大史体又都有其局限性，编年体将史事和时间紧密结合，但对历史人物的生平和历史事件的原意难以详尽；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便于记载历史人物的活动，但难以照顾时间顺序和事件的相互联系；纪事本末体以事件为主，便于完整地记载历史事件，但事与事之间没有联系，难以描绘出整个历史发展的线索。更何况这些正史“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知识浅的人连句读都难以分辨，早都望而生畏了。所以，吴趼人在《痛史》叙中说：

秦、汉以来，史册繁重，庋架盈壁，浩如烟海。遑论士子购求匪易；即藏书之家，未必卒业。坐令前贤往行，徒饱蠹腹；古代精华，视等覆瓿。良可哀也！窃求其故，厥有六端：绪端复杂，艰于记忆，一也。文字深邃，不有笺注，苟非通才，遽难句读，二也。卷帙浩繁，望而生畏，三也。精神有限，岁月几何，穷年龃龉，卒业无期，四也。童蒙受学，仅授大略，采其粗范，遗其趣味，使自幼视之，已同嚼蜡，五也。人至通才，所已逾冠，虽欲补习，苦无

时暑，六也。有些六端，吾将此册籍之徒存而已也。

那么，如何让这些高文典册飞入寻常百姓家，破解吴趼人所说之“六端”呢？早在1898年，比蔡东藩大四岁的梁启超就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指出：“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1902年，梁启超更是提出了“小说界革命”，宣称：“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蔡东藩对梁启超的说法非常认同，他认为：

稗官小说，亦史之支流余裔，得与述古者并列；而吾国社会，又多欢迎稗乘。取其易知易解，一目了然，无艰僻渊深之虑。书籍中得一良小说，功殆不在良史下。

主意虽然定了，可摆在他面前的依然还有两条道。第一条是走结合民间戏剧、话本，创作文学艺术价值较高的小说，这一类的代表是“七分事实，三分虚构”的《三国演义》；另一条是抛开或者说弱化文学要素，尊重历史原貌，不假华饰，不事虚伪，创作通俗化的史书，这一类的代表是“实则概从其实，虚者明著寓言”的《东周列国志》。

其实，从历史演义小说的初兴期开始，就基本形成了据史演义、真实可信的核心规范。如余邵鱼说他作《列国志传》是“编年取法《麟经》，记事一据实录”，“其视徒啗为空言以炫人听闻者，信天渊相隔矣”。熊大木说他作《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是以“本传行状之实迹，按《通鉴纲目》而取义”。至于蔡元放在对冯梦龙之《新列国志》进行增删润色、订正错讹时，更提出了“实事实学”说。

此次，蔡东藩决定创作历史演义小说，是为了传播史实以牖启“闾巷颡蒙”，是为了翊扬教化以劝善惩恶，自然要在“传播史实”的思想指导下，走第二条“按鉴演义”之路了。

蔡东藩确立了创作思路，便决定先从清史下笔，原因是刚写过《清代史论》，手中积攒着不少的资料，尤其是《东华录》。

《东华录》为编年体清代史料长编，有“蒋录”“王录”两种。乾隆三十年（1765年），重开国史馆，蒋良骥（字干之，广西全州人，乾隆辛未，即1751年进

士)任纂修,就《清实录》及其他官书文献摘录清初六朝五帝史料,成书三十二卷,以国史馆在东华门内,故题为《东华录》,通称《蒋氏东华录》。

1875~1908年,王先谦(字益吾,湖南长沙人,同治乙丑,即1865年进士)仿蒋氏抄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史料,辑为《东华录续编》,并对“蒋录”重新加以详编和补充,于光绪十年成书,称《九朝东华录》。后王先谦增补潘颐福辑的咸丰朝《东华录》,自辑同治朝《东华录》,合称为《十一朝东华录》,俗称《王氏东华录》,为研究清史的重要史籍。

有了这些史料,蔡东藩就若庄若谐地“开场”了:

“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这联语是前清时代的官民,每年写上红笺,当作新春的门联。小子从小到大,已记得烂熟了。曾记小子生日,正是前清光绪初年间。当时清朝虽渐渐衰落,然全国二十余行省,还都是服从清室,不敢抗命。士读于庐,农耕于野,工居于肆,商贩于市,各安生业,共乐承平,仿佛是汪洋帝德,浩荡皇恩。到小子五六岁时,尝听父兄说道:“我国是清国,我辈便是清朝的百姓。”因此小子脑筋中,便印有“清朝”二字模样。嗣后父兄令小子入塾,读了赵钱孙李,念了天地元黄,渐渐把“清朝”二字,也都认识。

一番寓有深意的“调侃”后,蔡东藩便转笔写起了爱新觉罗氏的家世。

转眼间,“细叙源流”这一回写成了。黄晚霞成了第一个读者。她拿起书稿读了起来,开头还抿着嘴偷偷地笑着,可不一会儿就皱起了眉头。

蔡东藩见状,以为是文字出现了纰漏,连忙问道:“晚霞,哪里写错了?”

“东藩,开头写得还有趣。可一读到家世部分,就乏味了。”黄晚霞轻轻答道。

黄晚霞的声音虽轻,却似一把大锤重重打在蔡东藩的心上,只见他的身子猛然一颤,跌坐在藤椅上,双眼直怔怔地看着桌上的书稿。

黄晚霞着实被吓了一跳,赶紧过来给蔡东藩捶背。突然,蔡东藩一把拉住她的手,说道:“为什么会觉得乏味?你说,你说!”

“我只是随便说说，你可别生气。我只是觉得还是书架上的《三国演义》更吸引我。”黄晚霞嗫嗫嚅嚅地说道。

“《三国演义》。演义？演义者，敷陈义理而加以引申也。”恰似一语惊醒梦中人，蔡东藩猛地站了起来，突然亲了黄晚霞一下。

黄晚霞越发被弄得满头雾水，嗔怪道：“你这书呆子，一惊一乍的！”

蔡东藩却躬下身来，作揖道：“多谢娘子指点，我找到演义的秘诀了！”

未等黄晚霞反应过来，他就把已写好的书稿推在一边，重新拿过纸，“演义”了起来。这次，他在第一回中加入了“佛库伦吞果”“布库里雍顺结婚”等故事。写毕，蔡东藩又把书稿递给了黄晚霞。

这一回，黄晚霞变得小心翼翼了。可读着读着，她就爱不释手了。读完后，黄晚霞笑着说：“孺子可教也！”

话音刚落，门外就传来了“谁是孺子啊？”的声音，却是蔡东藩的好友何丙藻来了。何丙藻（1872~1950年），字赋唐，临浦人，1906年中举人，曾任绍兴教育会副会长、上海光华大学教授、萧属临浦镇镇长等职。

黄晚霞见何丙藻来了，就笑着指了指蔡东藩，顾自倒茶去了。“我们的蔡大秀才怎么变成孺子了？”何丙藻有些不解。

蔡东藩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何丙藻，戏言道：“孔圣人也曾说‘三人行必有吾师’，小可不才，岂不是变成孺子了？”

何丙藻笑了起来：“好个红袖添香！快，让我也看看。”

蔡东藩把书稿递给了何丙藻。何丙藻读完，沉默了片刻，言道：“我也来当一下蔡大秀才的先生。东藩，这情节是有了，只是白描得平淡了些，还得再‘演义’一番啊。那《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借东风、唱空城计，多脍炙人口啊。”

黄晚霞多少有些担忧地看了蔡东藩一眼。蔡东藩却胸有成竹地说：“司马懿何曾中过诸葛亮的空城计？诸葛亮又怎么借得了这东风？这都是罗贯中凭空杜撰之辞！增人知识不足，乱人心术则有余。”

何丙藻也不服输，反驳说：“可佛库伦吞果生子之说呢？”

这一问，确实难倒了蔡东藩。他沉思了许久，有些底气不足地说：“这的确是一桩奇事。可这一说法在《满洲源流考》中是有记载的。《史记》中也曾载有‘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而吞之，因孕生契’之事，我不得已而为之。赋唐，我写演义，愿为史家之羽翼，空穴来风之杜撰不敢为，也不想当子虚乌有先生啊。”

“说得也是。可……”何丙藻见黄晚霞在向他递眼色，就刹住了话。

以后，蔡东藩确实在演义中引用了不少轶闻，如在《清史通俗演义》第十五回中，记述了孀妹刘三季与豫亲王多铎奇遇的故事。这一故事来源于《过墟志感》和《孀妹殊遇》。总之，蔡东藩是个严谨的人，即使是轶闻，他也力求做到无一字无来历。

务求确凿，不尚虚诬，自成一家“演义体”

蔡东藩在写《清史通俗演义》，这一消息经何丙藻的传播，在朋友和邻居之间传开了。

一日，邻居李马鞭串门来了。

李马鞭走进临江书舍，摘下瓜皮小帽，撩起袍子，甫一坐下，就说道：“听闻蔡兄在写清史演义？”

蔡东藩拱了拱手，道：“是。未知您有何见教？”

李马鞭喝了一口茶，款款说道：“民国告成以来，秩序扰乱，甚于前清。想那圣主康熙削三藩，统台湾，修水利，重文教；乾隆爷天纵聪明，编修典籍，蠲免钱粮，一统中华，这康乾盛世，岂如当今之浊世？足见我国政体适用君主，不适用民主啊！”

蔡东藩沉默少顷，晒然言道：“康熙乾隆，而今安在？大清王朝，而今安在？假如清室没有失德，则可一统亿万年了，为何武昌军起，清室马上就倾覆了？”

李马鞭听了，无言以对，随即告辞而去。

几天后，蔡东藩写罢“扬州十日”，正要赋诗吊那明朝忠臣史可法时，忽听门外有人嚷道：“蔡兄在吗？”

还未等蔡东藩迎出书房，此人已奔将进来：“哈哈，蔡兄果真在书室！”

蔡东藩只见沈幼贡身着方形立领式服装，甚是精神，慌忙让座，问道：“沈兄，有什么事？”

沈幼贡言道：“知道你在写清史，过来看看。”说罢，也不顾蔡东藩同不同意，径直拿起蔡东藩刚刚写成的书稿读了起来。蔡东藩只得陪在一侧。

沈幼贡读完“扬州十日”，恨恨地说道：“这满奴乘衅窃入中国，盗窃神器。至于荼毒生灵，贻害黎庶，虽截南山之竹，书罪无穷！蔡兄啊，你可得在书里好好鞭挞一番，为我们汉人出口气。”

这种看法，在当时很有市场。可蔡东藩却不以为然，大声申辩道：“沈兄，燕书郢说，何必相信？如果说清室之罪比秦始皇、隋炀帝还大，那为何秦朝、隋朝几年就灭亡了，可清室却传了二百多年？”

蔡东藩这一问，搞得沈幼贡一时语塞，只顾低头喝茶。

沈幼贡走后，他与李马鞅不同的说辞，引起了蔡东藩的再度思考：“清朝史事，有坏处，也有好处；有淫暴处，也有仁德处，怎能采用媒褒鄙俚之语？当今之世，应该细细考察清朝的兴亡，择善而从，不善则改，才能以史为镜啊。”

这一番折腾，倒让蔡东藩坚定了信心，形成了自己的“演义体”。

蔡东藩的历史演义体，采用章回体，语唯以俗，可供一般的读者阅读。他对史料的运用与取舍，坚持“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对于文献中的歧说和模糊不清之处，蔡东藩常常博览群书，多方钩稽，力求找出客观真相；一时难以做出结论的，就诸说并存；对他认定的史籍的错误说法，就直接加以批驳。

从来演义小说，很少有自写评述、附注的。可蔡东藩却自写评述、附注。一般来说，他的历史通俗演义是先概括本回的内容，理清头绪，再断以己意，做出评

述，以方便读者学习、领会。如《清史通俗演义》第一回，他总评道：

是回为全书总冒，将下文隐隐呼起，并将作书总旨，首先揭示。入后叙满洲源流，运实于虚，亦有弦外深意，确是开宗明义之笔。成为帝王，败即寇贼，何神之有？我国史乘，于历代开国之初，必溯其如何祯祥？如何奇异？真是谬论。是回叙天女产子、朱果呈祥等事，皆隐隐指为荒诞，足以辟除世人一般迷信，不得以稗官小说目之。

此外，蔡东藩还在正文夹缝处作出附注，以点明主旨。可以说，蔡东藩是把罗贯中、金圣叹、毛宗岗的工作一身兼而任之。

蔡东藩笔不停辍，写作速度很快，一来二去就写到了“鸦片战争”。在鸦片战争中，中华民族曾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他们英勇无畏，为保卫国家，许多人不惜献出宝贵的生命。这其中包括蔡东藩的同乡葛云飞。

为了写好这位英雄，蔡东藩徒步十多里路，来到天乐乡山头埠葛云飞故居。正好葛陞纶在家。蔡东藩喜出望外，寒暄过后，就说明了来意。葛陞纶笑道：“葛壮节公乃我族祖，今借蔡兄生花之笔扬我族祖之名，岂能不效力？”

于是，葛陞纶请来了几位年长的族人。这些族人听说蔡东藩是为写葛云飞专程前来的，你一言我一语地讲起葛云飞的轶事：

第二次定海战役爆发前，葛云飞正在老家为父守孝。后因战事紧急，朝廷夺情起用葛云飞。行前，葛云飞在其父留给他的两佩刀上分别刻上“昭勇”“成忠”四个字，就马不停蹄地驰往定海。

在定海竹山门下，葛云飞率军与英军展开浴血格杀。战斗中，葛云飞被英军削去半张脸，仍挥刀杀敌，后被炮弹击中。死时，倚崖屹立，须发怒张，一目如炬，双手高擎佩刀。

.....

听着乡亲们的讲述，蔡东藩一边感慨着，一边快速记录着。一番说道下来，已日近中午。葛陞纶留下蔡东藩用餐。席间，蔡东藩见葛陞纶的几个女儿知书达理，便笑着说：“君有明珠，我有犬儿，结个亲家如何？”

“蔡兄亲自作伐，岂有不从之理？”葛陞纶也笑着说。

第二天，蔡东藩又专程到所前黄湾寺瞻仰葛云飞墓。墓坐北朝南，墓碑刻有“道光二十一年八月，诰授振威将军追赠太子少保葛壮节公之墓”，联刻“泉台光宠泽，抔土奠忠灵”，碑额为咸丰帝亲笔所书的“忠荃可风”四个大字。

蔡东藩站在墓前，向南望去，只见前面的山宛如一面战鼓，山风吹来，犹如铿锵的战鼓声。他情不自禁地吟诵起葛云飞的《书怀诗》：“马不嘶风剑不鸣，等闲已老健儿身。迩来不敢窥明镜，恐照头颅白发新！”

回到临浦，他又查到了张维屏的《三将军歌》，歌中记述了葛云飞牺牲时可歌可泣的场面。于是，在演义中，蔡东藩借用“义勇”徐保之口，描述了葛云飞殉职时的画面：

裕谦问葛镇台（指葛云飞）阵歿情状，徐保答道：“……镇台手掇四千斤大炮，轰击英兵，英兵冒死不退。镇台持刀步斗，阵斩英酋安突得，无如英兵来得越多，我镇台拼命督战，刀都斫缺三机柄，英兵少却。镇台拟抢救竹山门，方仰登时，突来两三员敌将，夹攻镇台，镇台被他劈去半面，鲜血淋漓，尚且前进，不防后面又飞来一弹，洞穿胸前，遂致殒命。小兵到夜间寻尸，见我镇台直立崖台下，两手还握刀不放，左边一目，睒睒如生，小兵欲负尸归来，那尸身兀立不动，不能挪移。随由小兵拜祝一番，请归见太夫人，然后尸身方容背负。……”

烈烟一腔血泪，化做冲天长虹。春秋去也，去也春秋，巍然英魂。蔡东藩感慨后，便借用裕谦之口赞道：“好葛公！好葛公！”

出版碰壁皆因不愿扭曲历史

一天，蔡东藩拎着篮子上街。原来十分热闹的菜场，却只有寥寥无几的人，一些摊位前门可罗雀。他有些莫名其妙，便问起了摊主。

摊主道：“都到西市街去看‘西洋镜’了。蔡先生不去看看？”

蔡东藩好奇地来到西市街，只见一家新开店前，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店里

还传出了“隆隆”的轰鸣声。

外屋的人见蔡东藩也来了，就嚷了起来：“蔡先生来了，让蔡先生给我们讲讲，这是什么‘西洋镜’？”

蔡东藩笑道：“我没进去看，怎么知道？”

大家听了，就让开了一条路，蔡东藩这才走到店门前，只见店牌上写着“乾元电气公司”几个字。毕竟在大上海见识过，蔡东藩似乎有些知道了，就问一位店员：“是要发电吗？”

这位店员认识蔡东藩，答道：“蔡先生真有见识。我家陈老板正是要发电，白天可碾米，晚上可照明。”

果然如此！蔡东藩点点头。可旁边的人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什么是发电？电是什么东西？”

蔡东藩知道一时解释不清，只好说道：“电可是个好东西，能为我们做许多事。”

“那电是怎么来的？里面怪叫着的又是什么？”

“那叫柴油机，电就是靠它来发的。”蔡东藩笑着离开了人群。

路上，蔡东藩不免有些感叹。他想起康有为对光绪帝所说的“吾今之患，在吾民智不开”。时光更替，电也发了，可民智却依然未开。民智不开，怎么强国富民啊？

回到家，他把这事与所感给记了下来，并决定加快演义的写作速度，完稿后重操旧业，多编写几本开民智的教科书。

转眼到了1915年12月，中国政坛发生了一场闹剧。12月11日，御用参议院拥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12日，“袁皇帝”颁出改元申令道：据大典筹备处奏请建元，着以民国五年，改为洪宪元年。

蔡东藩录毕申令，大为愤慨，不由得气涌心房，仰天长叹道：“如今这破碎河

山，几陷于不国的地步，袁氏还不知死活，只争那一袭滚龙袍，真算是天良丧尽！”

过了几天，何丙藻来到临江书舍告诉蔡东藩，因为袁世凯称帝，汤寿潜饮恨难泄，病倒在汤宅。

何丙藻话音刚落，蔡东藩就一把拉起他的手，直奔牛场头汤宅。汤寿潜躺在床上，面容憔悴，两颊塌陷，脸上写满了忧郁。他见蔡东藩来看望，挣扎着想坐起来。

“汤蛰老，您请躺下。”蔡东藩急忙上前按住了汤寿潜。

“哎，民国尚未大定，又出了复辟之事。咳，咳……”话还没说完，汤寿潜已重重地咳嗽了起来。

蔡东藩安慰道：“汤蛰老，人到了神智昏瞽，就不可救药了。人而无耻，胡不遄（c h uán）死？”

“东藩，你对此事如何看？”

“揖让征诛是昔型，六朝篡窃亦彰明。如何下效河间妇，狎客催妆甘背盟？这就是我的看法。”蔡东藩沉吟了一会儿答道。

“好个如何下效河间妇。可惜啊，我患病在床，不能为国尽力了。你等当努力为之啊。”汤寿潜喘着气说道。

“汤蛰老，您去电反对袁世凯称帝，足堪我等楷模了。我乃一介书生，只能用一支秃笔来警醒社会。万望汤蛰老好好养病，国事仰仗您之处多着呢。”说完，蔡东藩就和何丙藻一起退出了房间。

袁世凯称帝一事，让意欲炯戒帝制的蔡东藩越发加快了写作进度。于是，一桩桩历史事件宛如千树万树的梨花，在纸上璀璨绽放。

眼瞅着桌上的书稿越堆越厚，蔡东藩开始想到了出版问题。第二天一早，蔡东藩就背着一摞书稿，匆匆赶往上海。他走进会文堂书局经理室。经理换人了，姓陈。原来，汤寿铭去杭州处理光华火柴厂事务了。

陈经理听完蔡东藩的来意，便问道：“有清三百年来事，演出奇闻仗陆郎。青浦陆士谔已出《清史演义》五集，不知蔡先生知否？且今之史说，如《民国新汉演义》《神州光复志演义》等多以排斥清廷为主旨，蔡先生以为如何？”

陈经理话中提及的《清史演义》最初由《神州日报》连载，后因索阅全书者甚多，乃由神州日报社与陆士谔商定，先将一、二集交由上海大声书局出版单行本，至1914年五集出版完毕。1912年，上海书局刊行了《新汉演义》，广益书局也刊行了《神州光复志演义》，这些演义为了适应时势的需要，多以排满复汉为宗旨。

以历史真实为第一要义，这是蔡东藩写演义的写作宗旨。他看不惯攀鳞附翼、见风使舵的行径。于是，他说道：“演义，衍绎史传也。陆士谔之清史注意在宫闱秘闻、朝野逸事，于国故朝章、大经大典未免不足。且今之私史，排斥清廷无遗力，甚至摭拾宫闱事，横肆讥议，未免穿凿失真了。我以为演义应据正史，而不能阉割史料以适应时下的形势。否则，离历史的真相越来越远……”

蔡东藩的话还没说完，陈经理就站起身来，打断了蔡东藩：“蔡先生，迎合读者口味的书，书局才能赚钱啊。对不起，我还有事要办，怠慢了。”说完，就朝门外走去。

“这……”蔡东藩愣了一会儿，知道没戏了，就垂头丧气地离开了书局。后来，他又去找大东、广益等书局联系，可都被婉言拒绝了。

他失望已极，怏怏地走在河南路上，两条腿像灌满了铅似的。走着走着，他来到一家书店门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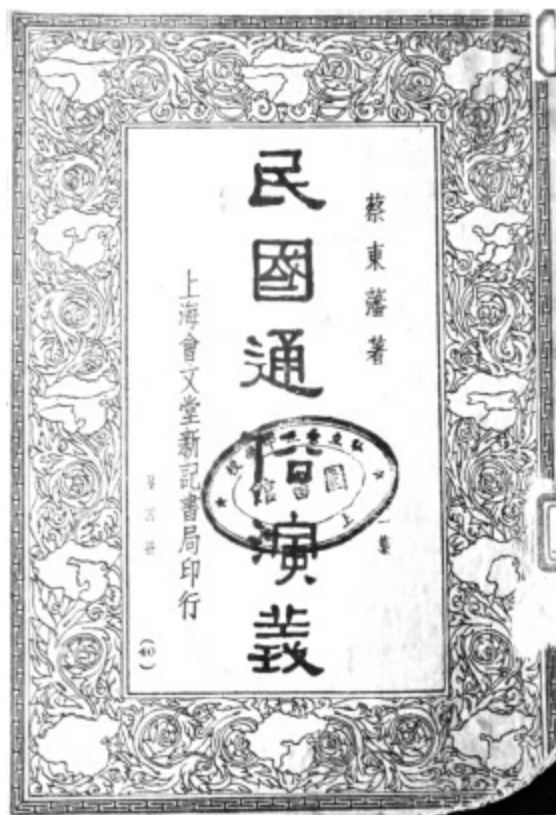
常言曰：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对于爱书、嗜书如命的蔡东藩而言，则此生惟不可一日无书了。

“舒解一下心情也好。”蔡东藩这样想着，就走入店内。一来二去，他已挑选了几本书。

突然，他眉角上扬，眼睛泛出光来，手已是抽出了一本《二十四史通俗演义》，赶紧读了起来。当他读到序言中“事事悉依史，言言若出新闻，始终条贯，为史学另开生面”这段话时，觉得团团罩在眼前的云雾渐渐散去了，原先黯然的心情也一下子开朗了起来，心中充满了坚定的信念。

蔡东藩付过了钱，取了书，匆匆回到临浦，拿出笔墨纸砚，开足马力撰写起《清史通俗演义》来。

正在这时，唐继尧、蔡锷等人为反对洪宪帝制，在云南组织护国军，发动了护国战争。蔡东藩听闻这一消息，不禁鼓掌欢呼，连声道：“护国？军人以护国为天职，护国好，护国好！”



民国通俗演义

后来，在《民国通俗演义》中，蔡东藩生动地“演义”了民国再造英雄蔡锷与袁世凯斗智斗勇的故事。他对蔡锷的评价高于开国元勋黄兴，他说：

蔡松坡为推翻袁氏之第一人，即为再造共和之第一功，较诸黄克强之奔走革命，劳苦相等，而诣力实过之。黄少成而多败，蔡少败而多成，其优劣已可见一斑。即两人生平行谊，黄多缺憾，而蔡亦少疵，设令天假之年，使得展其骥足，保卫国家，未始非人民之福。乃年未强壮，即闻谢世，盗跖寿而颜子夭，古今殆有同慨欤？

清史出版费周折，幸赖友人出妙计

1916年春天，峙山开满了野杜鹃，一丛丛，一片片，仿佛是绯红的云霞飘游在绿色的山林。蔡东藩的心情也如春天般明媚，“举总统孙文就职，逊帝位清祚告终”的末回跃然纸上，《清史通俗演义》一百回终于写就。他综观全书，颇为自得，执笔写道：

著书人或详或略，若抑若扬，皆斟酌有当，非漫似铺叙见长，成名为小说，实侔良史。录一代之兴亡，作后人之借鉴，是固可与列代史策，并传不朽云。

恰好此时，袁世凯在举国声讨声和众叛亲离中被迫取消帝制。消息传来，蔡东藩欣喜若狂，奔东跑西把孔孝赉、何丙藻等一千好友请上了峙山。蔡东藩临风伫立，神情颇为激昂。

被蔡东藩突如其来的行动弄得云里雾里的何丙藻问道：“蔡老弟，今日你可有喜事？”

蔡东藩神采飞扬，大声说道：“不光是我的喜事，是普天之下人人的大喜事呢！袁世凯取消帝制了！”

大家一听这消息，都鼓掌欢呼了起来。孔孝赉捶了蔡东藩一拳，说：“你这书呆子，为何不早说？我们也可带上些酒菜畅饮一番。”

“临风伫立吟佳句。我们就罚他作诗一首，如何？”何丙藻说道。

袁世凯取消帝制，蔡东藩心中的郁垒一扫而尽，只见他头一仰，嘹亮地笑了几声，随即吟道：

一纸官书示百僚，新华王气黯然销。

早知世态沧桑变，何苦当时梦帝朝。

大家自然也少不了赋诗以和。回到家，蔡东藩兴致未减，又写了篇《读史随咏》，诗云：

艳妃入国暴君休，才识施苏本善谋。

褒姒有心亡桀纣，论功未必亚伊周。

帝国无端起战尘，争王谁复顾君臣。

强权世界由来久，汤武何曾是圣人？

乞灵蠹简转无灵，牢缚英雄本六经。

翻恨祖龙烧未尽，梦酣典籍竟难醒。

一剑轻挥灭帝秦，乃公南面覲廷臣。

当年放浪依然在，谁说人君自有真。

绝塞琵琶曲调哀，西行无复汉宫回。

毁容休罪毛延寿，娄敬和亲本祸魁。

益州未定三分早，抚髀由来感已深。

莫道奸雄惟阿瞒，蜀刘心术更阴沉。

八公草木尽成兵，只为苻秦数已倾。

安石立功原幸事，退师岂竟仗棋枰。

玉树琼花迹未销，闲披粉本疑新描。

江南春色浓如许，韵事由来算六朝。

天降雌龙压九州，大唐帝祚改称周。

女权早向中朝现，巾帼当年易冕旒。

马嵬吊古泪沾衣，寂寂芳魂寸土依。

怪底六军多叛逆，捐躯殉国只杨妃。

世事纷纭不忍闻，王侯盗贼竟难分。

朱温三让才登极，侈说中原出圣君。

陈桥兵甲拥权豪，侍卫居然帝位叨。

莫道韩通甘殉主，此身尚未着黄袍。

歌场闲出女英雄，战鼓轻挝走悍戎。

名盛不遭三字狱，料应胜算定闺中。

天心未许济时间，燕市身捐碧血殷。

可奈末流名节隳，不闻正气抗文山。

烽火连天帝座倾，煤山泣尽鬼神惊。

闯儿也属英雄汉，扫尽堂堂一大明。

觉罗世祚不常延，花样翻新尚选贤。

争说共和今已造，如何洪宪又编年。

莽操雄心一旦休，毕生事业付东流。

功名富贵浮云似，为语同胞莫妄求。

帝制取消，书稿已成，蔡东藩便又联络起书局来，可事与愿违，均遭拒绝。不善于交际的蔡东藩陷入一筹莫展的境地。

一天清晨，为了解闷，他踟躅于屋后的竹林之中。忽地，他看到一块石头下冒出一个笋尖。这嫩嫩的笋尖竟然能隆起一块石头。蔡东藩精神为之一振，心想：“顽强的笋尚能冲石，何况人呢！事在人为，我当不能长此听天由命。”

如此一想，他就抖擞起精神，去找好友孔孝赓商量。

孔孝赓是个商人，交游较广，为人爽快。蔡东藩说明来意，孔孝赓就安慰他说：“恐怕是书局想压价吧？事情很凑巧，我正有事要去上海，你不妨把书稿交给我，由我托人去和那里的几家书局联系。蔡兄，你不必焦急，天无绝人之路，总有办法可以想的。”

两人交往已久，蔡东藩自然信得过孔孝赓，就马上把书稿交于孔孝赓。

在孔孝赓离开临浦去上海的日子里，蔡东藩是日惦夜盼，这可是他呕心沥血写出来的。如果不成功，写作之路恐怕也将就此了结了！今后，又该如何养家糊口啊？

幸亏此时，黄晚霞给他添了个女儿。蔡东藩将女儿起名为净芬。黄晚霞见丈夫为书稿的事着急，便常常找个借口和蔡东藩联句解闷。蔡东藩这才消了不少烦恼。

转眼间，孔孝赓去上海已经两个月了，书稿之事依然杳无音讯。蔡东藩又心急如焚起来，屡屡写信去催问。可孔孝赓只是偶尔回信。回信中，言辞闪烁，对书稿之事答非所问。

这孔孝赓，真是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蔡东藩的心里又垒上了沉甸甸的石块。

此时，黄晚霞抱着女儿走了进来，把女儿递到他怀里，说道：“我费尽一片婆心，抱个孩儿送汝。”

净芬只有四五个月大，身子软，蔡东藩好不容易抱好姿势，才接口道：“你须做百般好事，留些阴骘与他。”

“你这个书呆子，我做得好事还不多吗？让你‘嘉耦重谐，弦已续成风更韵’。”黄晚霞嗔声嗔气地回应道。

“哈哈。”望着黄晚霞嗔怒的样子，蔡东藩开心地笑了。

又是一个月过去了，蔡东藩是天长夜永，望眼将穿，好不容易盼来了孔孝赓。孔孝赓一进门，蔡东藩就紧紧地拉住他的手，连连问道：“孔兄，事情办得怎么

样？事情办得怎么样？”

孔孝赉见蔡东藩满脸焦虑，就诙谐地说：“我去沪三月，先无消息，后少实耗，一定出乎蔡兄你的意料了吧！如此大事，如此荒唐，岂非咄咄怪事！”

蔡东藩还想追问，孔孝赉却已言道：“蔡兄，我风尘仆仆，你总得让我喝口茶吧？”

“对，对，对。”蔡东藩也感到了难为情，连忙泡出茶来。

孔孝赉坐定，美美地喝了一口茶，这才原原本本地把事情说给蔡东藩听：“我去上海的路上就盘算好了，这次的主攻方向应当是会文堂书局，但不能单打一，必须与大东、广益、群智等书局接触，多方联络，使他们相互之间有所竞争。后来我确实按这打算办事，他们看了书稿，有的婉言拒绝，有的随口敷衍，有的吞吞吐吐，总没有接受出版之意。”

“怎么会这样？跟我上次去的一模一样。”蔡东藩插话道。他不禁又担忧了起来。

孔孝赉又喝了一口茶，继续讲道：“时间过得很快，一拖三月。这时，我很急，你也急了。那我想只好使用‘撒手锏’了，成败得失，在此一举。”

“什么撒手锏？结果究竟怎样？”蔡东藩更紧张了。

“别急，别急！你听我讲完。”孔孝赉望了望蔡东藩，哈哈一笑，又说道：“于是，我就托人放出风去，大东书局已考虑出版你的清史演义，不日就可成交。隔天晚上，会文堂书局的陈经理就来找我，要我把底稿交给他，说什么蔡氏的著作该局已出版过好几部了，现在应当继续。我知道商者言商，就以大东书局要稿与他讨价。最后以二百元稿酬成交了。蔡兄，结果如此，你意如何？”

大东书局位于福州怀远里口西边，为当时上海的大书局，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齐名。所以，孔孝赉这一“撒手锏”使得实在高明。

蔡东藩长吁一口气，赶紧起来为孔孝赉续茶。

临走前，孔孝赉告诉蔡东藩要抓紧写好序言，会文堂书局马上就要出版该书

了。蔡东藩千恩万谢地送走了孔孝赉。

书稿有了出路，蔡东藩一扫阴霾，立刻动手写起了序言。他回顾了写作《清史通俗演义》的立意，信笔写下了：

鄙人自问无史才，殊不敢妄论史事，但观夫私家杂录，流传市肆，窃不能无慊于心，憬然思有以矫之，又自愧未逮；握槩操觚者有日，始终不获一编。而孰知时事忽变，帝制复活，筹安请愿之声，不绝于耳，几为鄙人所不及料。顾亦安知非近人著述，不就其大者立论，胡人犬种，说本不经，卫女狐绥，言多无据；鉴清者但以若翁华胄，夙无秽闻，南面称尊，非我莫属；而攀鳞附翼者，且麀集其旁，争欲借佐命之功，博封王之赏，几何不易君主为民主，而仍返前清旧辙也。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龙驾升天”。北洋政府却举办了隆重的治丧仪式，丧礼条目十三条，奠祭八条，文武各机关人员及绅商学界人士在中华门恭送。

蔡东藩择要摘罢，不由嘲讽道：“袁氏一生之目的，莫过于为帝，而袁氏一生之大误，亦莫甚于为帝。袁氏虽死，气焰犹生，政府盛称其功绩，加厚其典礼，不知是奖欺呢，还是助衅呢？呜呼，民国！不亡于袁氏之手，恐也亡于效袁氏者之手也。”

事有巧合，这年的7月，《清史通俗演义》由会文堂书局初版发行了。此书一经面世，就受到社会的欢迎。时人评曰：“好于求实，贵在通俗”“爱国主义洋溢于字里行间，是非褒贬判明在读者之前。”

该书除了在内容上吸引读者外，书局还邀请了曾因主绘《点石斋画报》而名噪一时的吴友如配以插图。直到1935年5月，鲁迅先生在答复孟十还信中，还提及此事。他说：“欢迎插图是一向如此，记得十九世纪末，绘图的《聊斋志异》出版，许多人都买来看，非常高兴的。而且有些孩子，还因为图画，才去看文章，所以我以为插图不但有趣，且亦有益；不过出版家因为成本贵，不大赞成，所（以）近来很少插图本。历史演义（会文堂出版的）颇注意于此，帮他销路不少，然而我们的‘新文学家’不留心。”

因此，万余部书没多长时间便售罄。会文堂书局一再加印，才总算满足了读者

的需求。1949年，会文堂书局又以《清代十三朝演义》为名新版。

拿到了刚寄来的《清史通俗演义》，蔡东藩手抚新书，闻着油墨馨香，心里感到莫大的慰藉。他打开一本用牛皮纸封面的簿子，记上了十四个字：清史出版费周折，幸赖友人出妙计。在这后面，又记上了出版前后的遭遇。正要合上簿子，黄晚霞进来说：“东藩，爹来了。”

蔡东藩迎了出来，见岳父手上拿着一叠纸，就知道了岳父的来意，问道：“爹，这是你写的医书稿吧？”

“真不愧为我的才子女婿，一猜就中。”黄镐京边说边走进了书房。原来，黄镐京行医之余，也编著些医书，常常让蔡东藩为之润色、校对。

日近隅中。黄晚霞烧好了中饭，把菜端到桌上，叫翁婿俩先吃，自己上街去买些布料，以便让父亲带回去。

她买回了布料，回到家里，见饭菜依然纹丝不动，便走进了书房。一进去，不由得大吃一惊，只见翁婿俩都皱着眉头，一声不吭的。

“爹，你俩怎么了？”黄晚霞着急问道。

翁婿俩同时抬起头来，用眼睛看着黄晚霞，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

“爹，你们为什么还不吃饭？”黄晚霞又问道。

蔡东藩翁婿俩互相看了一眼，都笑了起来。原来，俩人为了校对黄镐京所撰的《镐京直指医方》，竟然忘记了吃饭。此书后收入《黄氏三世良方》。

黄晚霞嗔怒道：“你们可真是一丘之貉啊。”

“还好，仅是一丘之貉，还没到狼狈为奸的程度。”蔡东藩马上回应道。

“爹，您瞧，平时里他沉默寡言，三棍子都打不出一个屁来。现在好了，您在，还这样油腔滑调。”

黄镐京看了一眼蔡东藩，乐哈哈地说：“女儿，这都是你的功劳，让他枯木逢

春了。”

听了这话，黄晚霞的脸上顿时飞上了两朵红云。此次，黄镐京还给女婿带来了《医学纲要》。《医学纲要》为明初医学家楼英（今萧山楼塔人）所著，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一个医一个药，相映交辉。

1916年4月，北京政府又颁布了文官考试令。一日，蔡东藩正研读着《医学纲要》，一位朋友来请蔡东藩赴宴。原来，这位朋友打算赴京去应试。席间，他见友人有些闷闷不乐，就把他拉到一边问原因。

友人见问，叹息一声，说：“哎，我此次赴试，有人以为是为了求禄位。”

蔡东藩没有说话，拉着友人回到席间，大声说：“此次友人赴京应试，无以为贺，我当作文以贺之。”

众人齐声附和。友人拿来笔墨，只见蔡东藩从容不迫，笑意微露，就那砚之中饱蘸了浓墨，不假思索，奋笔疾书，真是“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顷刻间，一篇《送友人赴京应试序》已一挥而就。

“奇文共欣赏”。席间一人取过文章，大声读了起来：

吾友此行，与平时所抱之志趣固不相悖矣。夫吾友非为应试而干禄也，将籍应试为出仕之阶，假寸枋以为民福也。士人伏处岩谷间，谁识其才而拔擢之者。良骥不遇伯乐，徒伏枥以终，岂骥之所甘心耶？或谓巢许高蹈，夷齐皆隐，民到于今称之，士各有志庸何伤。是不然，今之时代，一共和时代也。人人有保国之责，非吾君主之世所得而比。又况时事方艰，需才孔亟，假令人皆巢许，士尽夷齐，则以吾国之广土众民，将谁与为理耶？吾友勉乎哉。世之奔走钻营于仕宦之场，幸得一官，施施然骄其妻妾，而于国计民生诸大端置于脑后，将待吾友以矫正之欤。即近时谬悠之口，谓应试人入都皆卑鄙齷齪，但思苟禄，若嘲若讽，亦藉吾友以雪其耻，吾友勉乎哉。噫嘻，此行也，祖道者多预为吾友贺，而吾独为吾友勉。勉之之情，较贺之为尤切。吾友卓犖士，取功名如拾芥，何足贺？他日出而福民，为斯民贺则可，而于吾友之何贺也？

刚一念罢，已是喝彩声一片。友人感激地看了蔡东藩一眼。

整编留青别集十三卷

自从黄晚霞进了门，蔡东藩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许多。这不，又到了“一曲笙歌春如海，千门灯火夜似昼”的元宵佳节。虽然没有张灯结彩，黄晚霞却也制作了一个简易的灯笼，给家庭增添了不少的节日气氛。



留青别集

一家四口聚在了灯笼旁。黄晚霞抱着女儿对震瀆说：“今晚，让爹给你猜灯谜，怎样？”

“好，爹，您快说。”

蔡东藩看了黄晚霞一眼，说道：“好，震瀆，可听仔细了。子袭父职，打一地名。”

震瀆胡乱地猜了一通，怎么也猜不出。蔡东藩只好说道：“绍兴。”

“为什么是绍兴？”震瀆不解。

“希望能绍祚中兴啊。”

震瀆嘟着嘴说：“我猜不了，您让娘猜吧。”

“好。贤内助，打四书一句。”蔡东藩咧着嘴看着妻子。

黄晚霞绞尽脑汁也猜不出。蔡东藩起身，拱手道：“可妻也。”

“贤内助，可妻也。哈，我知道了。”震瀆边拍着手边又问道：“爹，灯谜是怎么来的？”

“《委巷丛谈》中说，‘杭人元夕，多以谜为猜灯，任人商略’，灯谜这个名词就出现了。灯谜也叫灯虎，说来有个传说故事……”蔡东藩就为震瀆讲起了“笑面虎”的故事。

蔡东藩讲完了故事，黄晚霞嗔道：“书呆子，你出的谜都是文绉绉的。我们怎么猜啊？”

“行。晚霞，你猜。一夜夫妻百日恩，打礼记一句。”说完，蔡东藩已抿着嘴笑了。

过完其乐融融的元宵节，又到了万物苏醒时。阳春三月，春山春水到处呈现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色。蔡东藩一家与金锦生家、李谟铨家合租一条花廊大船去所前池头池山上祭祖。

扫完墓，蔡东藩一家趁兴前往附近的越王峥踏青。

一路上，蔡东藩耳盈鸟语，目满青枝，早已按捺不住诗兴，吟了起来：“高田二麦接山青，傍水低田绿未耕。桃杏满村春似锦，踏歌椎鼓过清明。”

黄晚霞也懂些诗文，也吟道：“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枝雪，人生看得几清明？”

蔡东藩听了，觉得此诗有些颓废，便叫震瀆也吟一首。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震瀆脱口而出。

蔡东藩欣喜地摸了摸震瀆的头，说：“孩子，我们家的苦难一半因亲人得病而起。良田千亩，不如薄技在身。你去学医，好吗？”

震瀆点了点头。

到了山顶，站在跑马岗上，蔡东藩给妻儿讲起了越王峥的传说。相传春秋吴越争霸时，越王勾践兵败，栖兵于此。越王为迷惑围山的吴军，用几匹战马在山冈上不停地环绕奔跑，伴以兵士嘶吼，仿佛千军万马，使吴军不敢贸然上山。所以，这里叫跑马岗。

三人看了饮马池和淬剑石，便转到西北角。

震瀆见一块岩石，赫然有着一个洞，就问蔡东藩：“爹，这是什么？”

“这是仙人洞，相传宋朝时一个叫葛庆隆的，在这洞里修炼过。”

震瀆还要问，只见走过来一对夫妻，俩人恭恭敬敬地向仙人洞拜了几拜。然后，这女的就转过身去，背着洞，摸出一枚铜钱来，向着洞口掷去。

“当啷”一声，铜钱扔在洞外，落在了地上。那男子“唉”的一声，也不去捡铜钱，转身离去。女的眼眶里浸满了泪水，默默地跟着男子去了。

震瀆不明所以，问道：“爹，他们这是干么？”

蔡东藩笑了笑，答道：“民间有个说法，只要把钱掷进洞内，就能个大胖儿子。也是说说而已罢了。”

话音刚落，只见黄晚霞也似刚才那个女子，虔诚地拜了几拜，背转身去，掷出了一枚铜钱，铜钱正好落入洞中。

“哈哈，中了。”黄晚霞一时心花怒放，好似春满牡丹。她用眼睛瞅了瞅蔡东藩，蔡东藩心领神会，微微一笑。

随后，三人来到山顶北面的云深禅寺。正面望去，禅寺如一把太师椅，左右有岗，前照后靠，确是一块好地方。山门，有明朝黄石斋题写的“越王峥”三个大字。寺共两进，香客众多，四处弥漫着蜡烛的气味和烧香的烟雾。蔡东藩不喜欢香火的气味，欲转过厢房去看山色。走过厢房时，忽听房内有几个和尚在谈论着肉香，蔡东藩不由一笑，心中已成一诗：

梵宫戒律已无凭，禅学谁知契上乘。

我佛有灵宜降劫，莫教酒肉老庸僧。

这一次游玩，既踏了青，又怀了古，蔡东藩一家是乘兴而来，尽兴而回。回到家，他兴致未减，磨墨拈笔，又写下了一联语：

春回大地，柳渐青，桃渐红，都向春光舒媚色。

日满空斋，窗自澈，几自净，好凭日色阅奇书。

可国事却未见“春回大地”。在外交方面，因中美借款事，政府又与日本等国签订了一些丧权辱国的条约。

如此不堪的国事，蔡东藩又怎能做到“好凭日色阅奇书”啊？他只是随手翻着《清史通俗演义》，恰好翻到“叶志超败走辽东，丁汝昌丧师黄海”这一回，邓世昌鼓轮冲日舰的一幕显现在蔡东藩的脑海。

“闻鼙鼓而思良将，对秋风而歌猛士。邓公英魂今安在？”蔡东藩唏嘘再三，凭吊起邓世昌来：

距民国纪元前十八年，清日开衅，交绥海上，清军败绩，致远舰邓公世昌，粤人也，以忠勇闻，殊死战。是时海军多闽人，相视不之救。邓愤痛，决捐躯以报国，弹既尽，鼓轮冲日舰吉野，思与同尽。吉野遁，致远舰中其鱼雷，锅裂，遂沉焉，邓公死之，全船人员皆殉难，无一逃者。战后以邓死事上清廷，予谥壮节，迄今追怀先烈，犹有余哀，对大海之无涯，望英魂兮何在，不禁唏嘘再四，而吊之以文曰：

呜呼邓公，天不生公于军政修明之日，而生公于兵律废弛之秋，坐令孤舰当先，奋勇徒搏，慷慨誓死，卒以身殉，人为之耶，天为之耶？意夫三韩启衅，两大构兵，敌有休哥，我无曹玮，徒以意气用事，遂致仓卒兴师，李世绩请代之谋，视为胜算，于忠肃轻出之谏，斥为无能，识者固已知虚骄之举不足恃矣。然使鸛鹅有序，鹬蚌无争，舳舻衔尾而行，校卒齐心而出，则淮阴背

水，卒破赵军，谢石渡淝，终褫秦魄。师以和而必克，武以奋而乃扬，而况考叔先登，狼蹕驰入，一呼百应，前仆后继，亦何至全军皆墨，冒险无功耶。乃荀林父非专阃才，而掣肘又逢彘子，杨无敌本冲锋陷，而约援偏误王伋，偷生者百，致命者一，宁不恫欤。或谓鸷鸟将击而卑飞，良将养威而持重，公以英武之村，作鹘莽之报者，何耶？不知二憾未深，万全无策，历国家之巨费，蒙阴忮之贼臣，生无可待之时，毋宁殉国。死有成仁之目，或冀回天，大丈夫以马革裹尸，其余非所计也。或又谓任福战死，关右震惊，张贵轻生，襄阳丧气，恃勇失机，反张敌焰，公岂未之闻耶？不知有可守之机而反战，是失之轻，当可战之势而不攻，是失之怯，朝廷经营海军，垂二十年矣，一旦交绥，非奔即溃，益足滋敌人之笑，而损上国之威，慷慨直前，存亡不顾，俾知中华虽弱，莫谓无人，大敌当前，宜思效命，千秋而后，犹鉴微忱，而尚谓其徒死伤勇者，何其谬欤？嗟夫，坡惊凤落，地惨彭亡，睹黑稍以梦将军，骑赤牛而思都尉，益足令望风兴感，吊古生悲者矣。方兹国步愈艰，海氛益炽，戎马听渡江之惊，长鲸乏息浪之期，武库甲稀，藩篱洞撤，纵请缨之有志，谁作终军，叹击楫之无才，空怀祖逖。鉴韩亡兮不远，雪国耻兮何年？呜呼邓公，生为烈士，死作鬼雄，一旦碧血，千年白虹。倘使申甫复生，钟灵嵩岳，庶几颇牧犹在，静戢烽烟，合祝馨香，默期诞降，愿追弓剑。请鉴。

写完《吊邓壮节公》，把文章夹在案头的资料本里，蔡东藩方才释然了许多。

1917年6月的一天清晨，蔡东藩拎着篮子上菜场。忽然，“噹、噹、噹……”，镇上两面特大铜锣同时敲响，悲亢的锣声向四面八方传去。蔡东藩一打听，却原来是汤寿潜病逝于牛场头。

汤寿潜是清末民初的风云人物。他倡立宪，保路权，办实业，为国为民作出过许多业绩。蔡东藩在《清史通俗演义》中也记述了汤寿潜被举为浙江都督的情形：

未及天明，全城已归革命军占领，推标统周赤城为司令官，以谘议局为军政府。临时都督，举了童训，童训自请取消，另举前浙路总理汤寿潜。汤尚在沪，由周赤城派专车往迎。

听闻是汤寿潜去世，蔡东藩深为惋惜，少不了写了挽联，前往吊唁。在汤宅，他遇见了汤寿铭。寒暄过后，汤寿铭说：“等丧事一过，我到贵宅来看望先生。”话一说完，就匆匆忙去了。

过了三天，蔡东藩正在翻看《慈禧外传》，汤寿铭如约前来。蔡东藩请进屋，奉上茶，俩人谈起了《清史通俗演义》。

汤寿铭说：“蔡先生，在尚无清史之时，你能写出这部鸿篇，实属不易啊！我情不自禁为之作了评校，也幸亏我及时回到书局，才不被大东书局得手。”

蔡东藩微微一笑，言道：“率尔操觚之作，汤先生不哂我谫陋，已荣幸之极了，怎敢当此夸奖？”

“蔡先生不必自谦，不妨按鉴演义，再著他朝？”

“汤先生，在写清史时，我总觉得慈禧太后这个大人物一生的行迹，只写了四五成。如今，我想先把慈禧太后一生的行状演义成一本书，不知……”

“好，好。我马上要返回书局了。写好了，就到书局来找我。”汤寿铭喜出望外。

蔡东藩却皱起了眉头，不无颓丧地说：“只是有两个英国人已写过一本《慈禧外传》，其中文版也于1914年印行。人家已写过了，我再写，行不？”

“这个么？”汤寿铭略作沉思，“你自己拿个主意吧。”说罢，他站了起来，见案头放着一大摞资料，问道：“蔡先生，这些是什么？”

“哦，这是我平时采摘的一些见闻。”

汤寿铭见说，就拿起几篇看了起来。这些资料颇为丰富，既有文苑、文牍，又有楹联、杂录。

汤寿铭不愧是经营书局的，见奇货可居，就说：“蔡先生，闽中伊子曾重编《留青新集》，今则时异势殊，你的这些资料足可步伊子后尘，不妨整理一下，公诸于世？”

《留青新集》全称《凭山阁增辑留青新集》，是一部具有工具书性质的类书，由宫廷画家陈枚“穷搜博辑”编造而成，被人目为应世宝筏。郁达夫曾说，“真正指示我做诗词的门径的，是《留青新集》里的《沧浪诗话》和《白香词谱》”。只是乾隆纂修《四库全书》时，此书被列为禁书。清光绪十四年，上海宏文阁出版伊

子所辑的《重编留青新集》二十四卷。

蔡东藩案头的这些资料，是他平时随手摘录，或随意写就的，原本就没打算出版。于是，他说：“汤老板，这些资料乃我案头参考之用，不登大雅之堂。我还是想先写慈禧。”

汤寿铭只好说：“那好，蔡先生看着办吧。我告辞了。”

送走了汤寿铭，蔡东藩又把《慈禧外传》打了开来。读了一会儿，他踌躇了起来：“人家先我著成，既已落了人后，看来只好搁笔了。”

却说这个月月底，北京竟又演出一场幻戏出来。这出戏的导演是人称辫帅的张勋，他拥护清朝废帝溥仪登基复辟。一时间，北京城内龙旗飘扬，市场上翎顶蟒服畅销。

“又是一场闹剧，徒资笑谈之乐罢了。”蔡东藩取过随记本，赋诗调侃曰：

轻心一试太粗狂，偌大清宫作戏场。

只有数商翻获利，挟奇犹悔不多藏。

不过，辛亥而后，弹指六年间，政坛是白云苍狗，你方唱罢我登场。蔡东藩对一些政客的朝三暮四、见风转篷的行为极为不满。因此，他借张勋“说事”。他说：

但观民国当局之各私其私，尚不若张辫帅之始终如一，其迹可訾，其心尚堪共谅也。

而对这场复辟闹剧的帮手康有为和梁鼎芬，蔡东藩更为恼怒。他写道：

康有为外，又有一梁鼎芬，是皆为清末之老生，脑筋中只含有事君以忠数语，而未知通变达权之大义者也。况种族革命，已成常调，君主政体，不克再燃，即令英辟重生，亦未能违反民意，侈然自尊，更何论逊清之余裔乎？康有为出佐张勋，已同笨伯，而梁鼎芬复往说黎元洪，其愚尤甚。

写完这些随笔，蔡东藩翻看起这些随笔来，突然间，汤寿铭的那番话又在耳边响起。顿时，他的心头亮堂了起来：

自伊集发刊以后，陈氏原本不复盛行，夫岂真青出于蓝者？文字随风会为变迁，陈则腐，新乃奇也。况原集为应世而作，数十百年来这旧著断不足供当世之需求，其居于淘汰之列，亦宜矣哉。迄今距伊集之作又数十年矣，此数十年间运会之转移，制度之沿革，俗尚之推迁，不知凡几，较诸陈、伊相距之百六十年，历时虽短，而趋变尤多，过眼烟云尽成陈迹，徒沾沾于伊氏遗集而奉为秘笈，非惟拘牵，抑亦背世，胶柱而鼓瑟，削足而适履，恐也非伊子之所愿也。

蔡东藩正想着手整理这些随笔，门外走进了一位面目清秀的青年人。此人一见蔡东藩，就躬身施礼，自我介绍道：“蔡先生，我是临浦小学的教员喻守真。很冒昧打扰，是想请教一个问题。”

“请坐，请坐。”蔡东藩见喻守真温文尔雅，心中已生好感。

喻守真弯腰坐下，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腿上，说：“诗人王昌龄有诗赞李广，‘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迄今有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即龙城指什么。有说是匈奴祭天之所，有说龙城应作卢城解，还有说‘龙’为‘陇’之讹。所以，我前来请教。”

“这……”蔡东藩点着了一袋烟，沉思了好久，方才说道：“在我的印象中，龙城好像最早设于前燕，似乎也没有哪首诗中的龙城是指匈奴祭天之所，此说恐怕不妥吧？”

还没等喻守真回应，蔡东藩又自言自语起来：“李广确是陇西人，可汉之前的诗作已有龙城之说。日隐龙城雾，尘起玉关风……”

“龙城对玉关，玉关对龙城。”蔡东藩一拍大腿，猛地站了起来说道：“对了，这怕是一个用典，借指边关，或泛指边塞，不可将其拘泥或坐实为某一具体地点。”

“有道理，有道理，茅塞顿开啊！”喻守真也兴奋了起来。

这时，蔡东藩又坐下了，抽着烟似乎又在思考着什么。喻守真也不复一言，静静地等着蔡东藩开口。

过了一会儿，蔡东藩说话了：“老不封侯命可知，年衰何以再驱驰。漠南一死终无益，翻使千秋得指疵。王昌龄写过头了。”

“蔡先生，何发此论？”喻守真有些不解。

“李广未尝非忠臣也。可他年迈自请从军，东行失道，愤激自戕，只可算是一介武夫罢了。”

言毕，蔡东藩见喻守真恭恭敬敬地听着，不禁一笑，说：“对不起，扯远了。喻先生，文风随社会变迁而变迁，可也要学些时人的文选啊。”

“谨听蔡先生的教诲。”说完，喻守真告别而去。此后，喻守真常常到临江书舍，与蔡东藩探讨一些古诗文的训诂和译意。

后来，喻守真考取了上海中华书局，曾任大学教授，毕生从文，著作有《瞻山楼诗文集》《注释学生尺牍》《唐诗三百首详析》等。尤其是《唐诗三百首详析》，每首诗都详细地注明平仄声及用韵，并有言简意赅的“作意”“作法”，阐述诗的主题和艺术构思，对初学唐诗者帮助很大。

喻守真走后，蔡东藩便又整理起了资料。这一整理，整整编了十三卷：

文苑类五卷。伊集列文、诗、词三类多采清代成文，编八卷。蔡东藩则删古增今，缩为五卷。其中卷二为时人文选，卷四为时人诗选。

文牍类二卷。伊集所采骈散尺牍，尚对仗。蔡东藩为使一般人士过目了然，编录了最新公文的格式。

礼制类一卷。根据当时新定的礼制大纲和通行的做法编成。

氏族类一卷。于陈集、伊集之外编入杂姓。

輿地类一卷。沿革民国，编入“现行各省道县区域名称”“全国铁路表”等，让人备查。

楹联类一卷。取原集之可存者存之，采其新之可录者录之。如他自己的《挽妻》《哭亡儿》。

杂录类一卷。录入当时的时令备览、五洲分类括要歌、平常交际称呼等。

消遣类一卷。录入文人余闲时的“酒令”“灯虎”“射履”“诗钟”四类游戏作法。

为有别于《留青新集》，蔡东藩将这十三卷取名为《留青别集》，于1917年12月由会文堂出版，1918年8月再版。时至今人研究谜语，大多要提到《留青别集》。

《聊斋志异》读出灵感，演绎《客中消遣录》

正当蔡东藩沉浸在《留青别集》出版的喜悦中时，灾难又一次降临，女儿净芬染上了不治之症。虽然蔡东藩也懂些医术，又请来了岳父黄镐京，却终是药石惘然，女儿不幸夭折了。

痛失女儿的黄晚霞扑倒在地上，直哭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此后就卧病不起了。

蔡东藩又开始钻研起医书了。为了缓解妻子心中的忧郁，他还给妻子读起了《聊斋志异》。孰料这一读，却给他读出了灵感：

说部多矣，而短篇小说久传人口，莫如蒲留仙《聊斋志异》一书。蒲之作此书，每篇之中各有寓意，非劝即惩，不便明言则假诸狐鬼以为词。后之阅者或疑其好诞，或病其导淫，岂知作书之旨哉？夫小说之作，劝善儆恶，所以补圣经贤传之未逮。读圣经贤传往往未终编而即倦，读小说则虽一知半解之徒，亦且醺醺乎有味也。故圣传之功于世也大，而小说之有功于世也尤大。假厕令以荒唐之语，稗褻之谈，供一时之悦目且犹不足，坏万人之心术则已有余。社会方沉溺于禽息兽态中而不知返，安堪令伤伦渎化之书再行于世。世无祖龙，吾恨其不尽付一炬也。

于是，蔡东藩把自己目睹耳闻之事说给黄晚霞听，如苗喜凤、韦十一娘、大刀王五等。一来二去，他整理出了五十一篇小说。1918年2月，会文堂以《客中消遣

录》为书名予以出版发行。

秦汉以降，专制日甚，文网繁密，下有清议，偶触忌讳，即罹刑辟。世有明哲，亦何苦自拼生命，与浊世争论是非乎？故非经一代易姓，从未有董狐直笔，得是是非非之真相。即愤时者忍无可忍，或托诸歌咏，或演成稗乘，美人香草，聊写忧思，水浒、红楼，无非假托。

蔡东藩认为，《聊斋志异》虽记述了许多奇异的故事，也是借谈狐说鬼的手法，以抨击当时社会的腐败和黑暗。如今，他编撰的《客中消遣录》在故事后面都附以“阅者曰”，希望读者能从中探盈虚之理，达祸福之源。



客中消遣录

世人皆知蔡东藩的历史演义，却少知他曾著过一部短篇小说集。鄙人搜罗许久，才购得此书。为此，特摘录一篇《红儿》，以飨读者。

洪杨之役，骁将陈玉成为太平天国后起英俊，封英王，以两目下有疤痕，号为“四眼狗”，清兵甚惮之。旋为苗沛霖所赚，执付清营，置之于法，死时年仅二十六耳。陈妇美艳，初归胜保，得专房宠。胜被逮，复为德楞额所截留。人尽可夫，论者丑之，不谓身可辱志不可降。为英王身后吐气者，偏有其嬖妾红儿一事。

红儿佚其姓，湖南舟人女，殊色也。陈玉成转战江上，常雇其舟以运军需，见红儿艳之，遂纳焉。既而陷安徽省城，分兵固守，为金陵声援。自率锐卒窥上游，往来无虚日。其家属留安庆，独挈红儿于军中。红儿敏且慧，颇知机要。玉成有所疑，得红儿剖断，疑立决。脂粉队里突出英雄，玉成倚为左右手。名为床头，人实不啻一参议员矣。

一夕，玉成宿帐中，沉沉睡去。有刺客潜入帐下，闻鼾声，喜甚，以为可乘此下手也。刃甫出鞘，帐门忽启，有一红妆女子自帐中出，突然语曰：“止，止。何物小丑，敢来行刺耶？”刺客睨之，短裳窄袖，结束谨严，凜凜若天人之不可犯，不禁目眙心迷，仓皇失措。玉成已自梦中惊醒，一跃而起，追逐刺客。刺客不及遁，竟被获。是役也，非红儿玉成已授首矣，以是玉成益爱宠红儿。

清祚未终，洪氏中蹶。玉成虽勇，不能敌湘楚之师。挂车河一战，玉成锐卒多死，全军崩溃，以百战经营之安庆，坐为湘军所陷，没妻奴仆媼数十口，俱累累为俘虏。警耗传来，令人心碎，玉成痛不欲生，拔佩刀欲自刎。忽后车载红儿至，飘然径入，见玉成情状，亟语之曰：“胜负常事耳。善败者不亡，将军何轻生若此？”玉成曰：“汝不闻吾家之已歼乎？偷生何为？”红儿曰：“嘻，误矣。保家事小，保国事大。大王当为国死，毋徒为家殉也。”玉成闻红儿言，不觉弃刀，起抚红儿肩曰：“卿在，吾何必死？吾知过矣。”

玉成经此大创，威声顿挫，散卒之复归者，十不得五。而清军屡克名城，乘势薄金陵。玉成进退维谷，不得已东走淮，投苗沛霖。沛霖故安徽团总也，曾受太平天国封。至是见洪氏已衰，潜通款清军，玉成犹未觉也。身入苗营，堕沛霖计，阳示欢迎，阴设陷阱，座上笑谈未竟，帐外之剑戟已鸣，落魄孤王一鼓就缚，红颜薄命亦受羈囚。玉成屡返顾红儿，见红儿呼曰：“王勿忧妾，必有以报王也。”沛霖以玉成献胜保营。时湘军献捷，玉成妇亦入胜保手，已占为箴室矣。沛霖涎红儿色，与胜保所见略同，留充下陈，作鸾凤交。红儿意有所属，屈身受辱，沛霖遂宠之如英王。

玉成梟首之耗来，而沛霖叛清之帜又举。沛霖既归清，胡复叛清？则以红儿之日夜劝迫，谋为洪氏兴复地也。沛霖率众渡淮，北向中原，方拟乘势捣入，而满兵遏其前，楚军又袭其后，腹背受敌，战辄不利。于是叛清之焰衰，而降清之议又起。红儿举汉高败事以为劝，沛霖曰：“此非尔女子所可知也。吾若长此抗清，恐

将蹈四眼狗覆辙矣。”红儿涕泣终日。沛霖不忍睹，姑慰之曰：“容徐图之。”第其首鼠两端之状态，已入红儿心目中。红儿自悔失身，而复仇之心遂起。

有高天海者，玉成麾下之健将也。玉成被俘，乃降沛霖，顾尝念故主恩，辄流涕不止。红儿知之，常对沛霖陈其勇。沛霖嬖红儿，遂并宠天海，有所犒赐，必优于常人。一日，沛霖出巡，红儿密召天海入室，问之曰：“将军会忆故主否？”

曰：“忆之。”

又问之曰：“既已忆之，会亦知故主之志否？”

曰：“故主之志无非忠于天国而已。”

红儿垂泪，徐语曰：“故主忠于天国，功未就而身殁。妾之所以屈体事仇者，非甘心背故主也，将欲藉若力以覆满清，先雪公愤，后报私仇，庶心迹可明，有以对故主于地下。今已矣，若已阴怀异心矣，公愤不能雪，私仇不得不报。妾一妇人不足当此任，将军豪士也，复仇之责所赖惟君。”

天海沉吟久之，曰：“吾非不欲刃此獠，但尚无可乘之隙耳。”

红儿曰：“今苗贼出巡，惟将军留寨，故敢以心腹之言告将军。私属尚有千人，乘此纠合图一苗贼，何难之有？况苗贼性好疑猜，未尝不忌将军。将军之得有今日，由妾为之斡旋也。现若已心变，劝之不从，履霜坚冰其象已兆，妾将不能为将军力矣。他日卖将军以博清欢，不可不防。将军不先下手，后悔何追？”

天海瞿然起立，谢曰：“唯唯。谨受教。”遂趋而出。

翌日，沛霖未归，天海又入。红儿曰：“将军已有定议否？”

曰：“已与旧部约，待苗贼返寨，即夕发难。”

红儿又曰：“事宜秘密，不可先令苗贼知。若一漏泄，贻误非浅。”

天海曰：“然。旧部皆怀故主德，决不使风声漏泄也。”

红儿曰：“事若成，九原之下亦当唏感，宁独妾。”

天海睨视红儿髻云高拥，鬟凤低垂，秋水芙蓉未足渠其清丽，不觉心为之醉，喟喟而言曰：“我为故主复仇，义非不当，但吾固安然无恙者也。今冒死而为此事，成后何以报我？”

红儿愕然曰：“将军欲索报耶？敢问将军之意何属？”

天海曰：“吾意固自有在也。但目前恰未敢明言语。”语毕，作狞笑状，目眈眈注红儿，面不少瞬。

此时，红儿一缕柔肠，顿惹起万种怅触，颦蹙者有间，竟昂然曰：“子之意，吾知之矣。吾许君，吾许君。”

天海大喜，掉臂而去。是夕，沛霖返寨，甫至门，天海出迎，乘其不意，刺沛霖于马下，割其首以徇于众曰：“苗贼反复，倏事清，倏叛清乎，以吾辈性命供其玩弄，吾是以戕之。今为诸兄弟告，苗贼已死，戏弄无人，嗣是厥后，吾侪将事清乎，抑叛清乎？”

众不答。天海再申前语。方有数队长趋天海前，曰：“今清军势锐，洪氏将灭，计吾全部不过数千，若欲与清军敌，是犹当车之螳斧也。识时务者为俊杰，还请将军三思。”

天海曰：“然则将事清乎？吾从众，后毋吾訾也。”

众曰：“诺。”

于是天海函沛霖首，令人齎献清营。清帅验讫，遣使还，命天海暂统所部，俟奏闻后候旨定夺。天海益慰。

天海既奉清帅命，统领全军，料知军心已定，莫余敢侮，乃入见红儿，曰：“苗贼早授首矣，夫人谅必闻之。息壤有盟，请如约。”

红儿曰：“苗贼已诛，诚善。然汝何为降清？”

天海曰：“清军已捣金陵，将灭洪氏矣。予亦安能挈孤军以与清抗战。况众志已尽向清朝，即予不欲降清，亦势成孤立，徒自速其毙耳。请夫人恕之。”

红儿不答。天海曰：“予受清命为本部统领，将以诰封属夫人。今日嫁我，明日即为命妇矣。为夫人计，未始非得志也。”

红儿曰：“予不愿受胡虏封。”

天海曰：“夫人误矣。天犹不欲清之亡，而令其再振，岂夫人独能违天乎？人生行乐耳，何必拘执若是。予自问亦小有才，得貌如夫人者以为偶，是正所谓两难并耳。鹊桥待渡，幸毋我负也。”语至此，馋涎欲滴，张手而前，竟思掖红儿去。

红儿竖柳眉，睁凤目，起而言曰：“咄，尔以我为何如人乎？尔欲遵前约，亦须告神明，速宾客，鼓乐张筵以彩舆迓我，向众行大礼，我方汝从。否则宁死。”

天海不意红儿之勇决也，观其状，舌挤不能下。良久，乃曰：“愿如夫人命。”

牲醴杂陈，高朋满座，管弦之音不绝于耳，有众仪从导彩舆来，至淮上军辕，声灵赫濯者，即清降将高天海娶红儿之夕也。彩舆既入门，新娘既降舆出，珠光玉影，炫人心目。座中客皆啧啧称赏，叹为天人。忽见新娘高扬翠袖，举其柔荑之手，指天海曰：“英王死，汝受恩深，宜有以报知遇，乃必得一妇人始复仇，何面目见天下士，况更屈膝事胡虏乎？已矣，吾为英王生，不为汝生。”言已，猛跃而起，高数尺许，喷鲜血直达天海面，遂仆地。视之血影模糊，奄然毙矣，盖红儿上舆之前，已服鸩毒，只欲当众鸣天海罪，故即降舆以斥之。毒发乃死，红儿至此始得死所也。

十场好事化作春梦，座客皆纷纷散，而天海之心苦矣。天海平日尝以材武自负，不屑居人下。迨遭红儿当面诮，让魂丧魄驰，嗒然若失。是夕卧而起，起而又卧，忽大声曰：“吾负英王，吾并贪红儿，死已晚矣！”击床奋起，投缯死。

阅者曰：伟哉，红儿。其亦一巾幗英雄耶。国为重，身为轻。英王死而独不死，献此身以饵沛霖，知有国不知有身也。沛霖死而彼可死矣，犹不遽死，必待声天海之罪而后死，词达而迹乃明，国亡而身殉也。后世之第知有身不知有国者，闻红儿轶事亦为之汗颜否？

后有人评论蔡东藩的演义，谓其文学性差。读罢此文，相信读者对他的文笔会有个判断，何况他的骈文、联对更是一流之作。

那么，蔡东藩的演义为何少有小说般的情节、高潮、铺垫呢？不是他不能为之，而是他秉持向大众通俗地讲史，以期凭借历史隐喻时政、警诫世人、匡救时弊的主旨，才“词惟从俗”，而着意于史事的“几经搜讨，几经考证，巨政固期核实，琐录亦必求真”。当他把演义视为传播史实之工具时，其对小说艺术性之讲究，势必会让位于对小说内容信实性之强调与追求。而且，作品反映的不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是叱咤风云、改朝换代的社会巨变；不是卿卿我我、悱恻缠绵的儿女情态，而是群雄竞起、风云际会的时代壮举，这样的作品更需要“鲸鱼碧海”式的大手笔，而非“翡翠兰苕”式的雕虫小技。更何况，当时的读者多数是将演义当作通俗化的历史书来读的。

再则，历史浩瀚，时间跨度长，人物繁多，每个人在书中所占绝对篇幅自然甚少，因此很难对人物进行精雕细刻，对典型环境进行绘形绘色的描写。所以，今人也不能去过分地苛求蔡东藩。

两度姻缘，胡皆中断

绵绵春雨泣韵伤，花开犹见落花黄。1918年的春天，春雨如期而至，潇潇然，如泣如诉。在这乍暖还寒的时候，黄晚霞的病突然加重了。

蔡东藩坐在床沿边，将药汁喂入妻子口中，一边关切地询问：“苦不苦？若是太苦了，我再去放些糖。”

黄晚霞摇摇头，缓缓地将药咽下，复又躺下。蔡东藩握着妻子的手，轻声地安慰着。黄晚霞只是合着眼，淡淡地应着，渐渐睡去。

看到妻子睡熟了，蔡东藩才将手轻轻地抽出，为妻子掖好角，小心翼翼地走出房间。他一走出房间，热泪就流了下来。

这一天，天阴霾着，没有一束阳光。黄晚霞过世了。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晚霞，这是你说的，为什么？为什么却离我而去了？”痛苦不已的蔡东藩伏在遗体旁，握着黄晚霞的手久久不放。忽然，一股腥味泛上喉咙，他昏厥了。

待蔡东藩醒来时，黄晚霞已入了殓。

青衫湿遍，凭伊慰我，忍便相忘。半月前头扶病，剪刀声，犹共银缸。蔡东藩坐在书桌前，想着与黄晚霞恩爱的点点滴滴，悲恸难忍，便取过《写忧草》。这本集子，记录着他的愤世之作，记录着他的悼亡之作。他一页一页地信手翻去，忽然两眼直瞪瞪地盯着其中的一页，紧接着眼泪滚落而下：

无父母，无兄弟，无姊妹。卿似我，我亦似卿。十七年苦况齐尝，方谓同病相依，合当偕老；

多患难，多险阻，多疾厄。死复生，生而复死。四百里征夫闻讣，自悔临歧忍别，有负深情。

这是悼念前妻王氏的挽联。四年前，他送走了王氏。四年后，他又送走了黄氏。突然，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声，从蔡东藩的胸腔里爆发出来。许久，许久，他趴在了书桌上。

忽有一皂隶冉冉而入，投上名刺，对蔡东藩说：“主人让我来请你，请速速跟我走。”

蔡东藩接过名刺一看，恍惚若有旧交，于是跟着皂隶去了。出了门，只见一路上阴森森的，不像是人间。走了数里路，蔡东藩看见了几间古屋，门上有匾额，字迹模糊。再往前走，忽然皂隶不见了。正当他惶急之时，有一个人在背后叫他的名字。他回过头一看，却是旧友邵伯棠。

蔡东藩大喜，马上紧紧地握住了邵伯棠的手。邵伯棠说：“请到敝室小坐，一叙阔别之苦。”

于是，蔡东藩随着邵伯棠又往回走了数里路，到先前所见的古屋。邵伯棠停下了脚步，请蔡东藩进去。

蔡东藩不解地问道：“这是哪里？”

“你不要惧怕，这是地下修文处。”

蔡东藩一听，愕然言道：“这么说，我死了？”

“是的。”随即邵伯棠又说，“不，不。”

蔡东藩走进古屋，看见室内的桌椅等全部是用泥土做成的。桌子上的书籍，也为人间所罕见。蔡东藩问道：“这些是什么书？”

邵伯棠答道：“大半为冥篆。”

蔡东藩一听，就随手翻阅起来。邵伯棠急忙阻止，说：“不能看。你不是死人，不应看这些书。我们来说说阳间的事吧。”

蔡东藩这才停止了翻阅，与邵伯棠谈起了中国的现状及五大洲的大势。邵伯棠听了，慨然道：“乱不远了。世间无桃源，泉下也少乐园。”

蔡东藩问邵伯棠现在任何职，月薪多少。邵伯棠说：“我来此已有二年了。冥中任事，计功不计禄，与阳世不同。”

“那么，你的用费从哪里来？”蔡东藩不解。

邵伯棠答：“衣食有供给，其他也没什么需要的。”

蔡东藩问阎罗在何处。见邵伯棠说在不远处，他便想去看一下。可邵伯棠不同意，催促蔡东藩速回阳间。

蔡东藩说：“死就死了，我愿意一死，不愿回阳间了。”

他的话刚说完，那位皂隶又来了，对蔡东藩说：“主人已等待你好长时间了，你为何在此喋喋不休呢？”

于是，蔡东藩就告别了邵伯棠，跟在皂隶后面，急行数百步，看见了一官署。皂隶引着他进入，只见堂上有一个穿着古代衣服的人，面南而坐。旁边站着一位也穿古代衣服的人，左手执册，右手握笔。这个人看见蔡东藩来了，就令他向面南者行礼。

礼毕，面南者问道：“你就是蔡东藩吗？”

“是。”

“你虽然出身寒微，但还有鲠直的古风，只可惜生不逢时。当今乃狐鼠当道之世，谁肯用你？”

蔡东藩说道：“人浊我清，所以总是艰难，这也没什么。可我父母早逝，我已很伤痛。接着，两个伉俪又离我而去。此等悲惨，难道也是我鲠直的过错吗？”

面南者听了，微哂道：“嘻，傲骨即穷骨也。你身多傲骨，怎么会不穷？父母之早歿，妻子之迭丧，都是致穷的原因。圣如孔子而绝粮，贤如颜子而短命，智如诸葛而身陨五丈原，忠如岳飞而冤沉三字狱，这就是一身傲骨所累的。你难道没有听说过？还怨恨什么？”说罢，他就让旁边拿册的人查看蔡东藩的寿数。

那人看了一下册子，对蔡东藩说：“你的寿数未终，请速速回去。”

蔡东藩听了，就说：“我已不愿意再到尘世去了。”

面南者脸露怒色，说道：“生死由命，不容你自主。你违背我的命令，就是违背上天。快点去，不要多留！”

蔡东藩一听，有些害怕，就退了出去，仍旧由皂隶送回。归途中，风景又与来时不同。蔡东藩问皂隶，皂隶不答。他又恳求皂隶引着他去见邵伯棠，皂隶又不答。

蔡东藩恼火了，大声说：“难道你聋了？为什么我屡次问你，你都不回答？”

话音刚落，只见那皂隶快速地向前跑去，蔡东藩急忙追去，突然被一块石头给绊倒了。

这时，蔡东藩惊醒过来，却发现自己头枕着书桌，原来是南柯一梦。他揉了揉眼睛，那首挽妻联赫然进入眼帘。

“晚霞去也！”蔡东藩回想着梦境，悲呼一声，取过笔，狂书了起来：

一妻死，又丧一妻，恨莫向铁面阎罗，细问两度姻缘，胡皆中断？

我负卿，卿亦负我，即不念薄情夫婿，回顾三龄弱女，何忍长归？

写罢，他把笔掷在一边，走到窗前，怔怔地看着西小江水向北流去，流去。

演义一代太后慈禧

自黄氏亡故后，蔡东藩终日间怀抱不开，常无愉色，把自己锁在内心的伤痛中。每当夜阑人静，一灯如豆，他常常独坐作痴想，灯花跳跃，以为是伊人之影，扑之则空。正是“泪珠洗面将毫染，诗句焚灰和酒吞”。

这一日，葛陛纶、何丙藻等几个朋友来看望蔡东藩。大家一见蔡东藩，都大吃一惊，只见他头发蓬乱，胡子拉碴，秋霜打蔫的枯草一般，情绪低落，神色颓废，看上去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大家都劝蔡东藩续弦。

蔡东藩苦着一张脸，说道：“佳丽非难，知己为难，求知己兼佳丽尤难。我已得晚霞矣，可天不容我们，偏令她离我而去。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帙望月空长叹。”言罢，任凭众人词锋如剑，舌底生莲，他终闭着双目，一声儿不言语。

大家纷纷摇着头离开了临江书舍。路上，谁也没有开口说话，只有细碎的脚步声。

“这个古板的书呆子。看来，只有请他的岳父来了。”何丙藻打破了沉默。

大家听了，都觉得有理，就又你一言，我一语地议了起来，最后决定让何丙藻去义桥请黄镐京。

却说何丙藻来到义桥，把蔡东藩的现状告诉了黄镐京。黄镐京知道蔡东藩与女儿伉俪情深。女儿这一走，给蔡东藩的打击确实太大了。他也不禁为女婿着急起来。于是，就和何丙藻细细商量起对策来。

过了几天，黄镐京故意挑了个中午时间，来到临江书舍，只见桌上已染上了灰尘，灶间里也没有热气，给人一种凄凄惨惨的感觉。

黄镐京摇着头走到了书房门口，只见蔡东藩正如木偶般呆呆地坐在书桌前，便轻轻地叫了一声：“东藩。”

蔡东藩听见有人叫他，缓缓地抬起了头。见是岳父，他才慢慢地起了身，想把

岳父迎到客厅，刚跨出书房，顿觉一阵头晕目眩，身子不禁趑趄了一下，险些没坐在地上。后面的黄镐京急忙扶住了他。

稍息片刻，蔡东藩见已日上正午，就拿出元宝篮，欲外出买菜。黄镐京拦住了他，说道：“你不必忙了，我已带来了。”说着打开了套篮，取出几样热菜和一罐饭。

翁婿坐下，黄镐京见蔡东藩只是低着头拨着饭粒，不由想起女儿在时，一家人喜乐的情景。于是，他叹息一声，对蔡东藩言道：“东藩，你这样下去可不行啊。我看，你还是再续一房吧？”

听得岳父如此一说，蔡东藩的眼睛红了，哽咽道：“不了。两房妻子都离我而去了。天令我如此，我怎敢再续？今后，我只想写写书，为社会作些贡献，把震瀆抚养长大，就算了，又何必再续呢？”

黄镐京见蔡东藩对生活有些心灰意懒，就沉下了脸，大声道：“不安顿好生活，你怎么写书？如果你还当我是你岳父，这事你别管，我来安排。”

蔡东藩又低下了头。黄镐京说了一大堆，他只是一声不吭。后来，黄镐京急了，把饭碗往桌上重重一搁，站起身来，扔下一句话：“既然你不把我当作岳父看，从此我们就不必来往了！”说完，就朝门外走去。

蔡东藩见岳父被气得这样了，连忙拉住了黄镐京，苦笑着说：“爹，您说怎么就怎么吧。”

黄镐京这才露出了笑容，顾自物色人选去了。一连几日，何丙藻等人相继来到临江书舍，陪蔡东藩说话。在好友的劝解下，蔡东藩的心情才逐渐好转了起来。

“草深烟景重，林茂夕阳微。不雨花犹落，无风絮自飞。”一天，蔡东藩正倚着窗口看夕晖，孔孝赓走了进来，扬着一本书，对蔡东藩说：“东藩，我给你带来一本好书。”

蔡东藩接过一看，却是坊间的一本写西太后的书。他打开首回，开头便是几首诗。

“乘龙赤凤总荒唐，摘艳熏香梦一场。五十年来翻稗史，昆明湖水宿鸳鸯。”一首诗念来，蔡东藩已心生不悦了。接着，他又翻看了几回，就把书扔在一边。

孔孝赉见状，忙问道：“莫非此书写得不好，不入你法眼？”

蔡东藩微微一笑，说：“言人过失，当打下拔舌地狱。我看此人不仅要打下地狱，还将永不超生。”

“为何说得如此严重？”孔孝赉不解。

蔡东藩忿然道：“言慈禧当政之过失，这也没有错。可此书却极尽诬蔑之能事，大肆描绘慈禧宫闱秽亵之事，简直是部艳史。”

孔孝赉听了，有些不以为然，说道：“慈禧确实祸国殃民，这样写也不为过啊。”

话音刚落，蔡东藩已是拍案而起，正色道：“清廷尚存时，谁不对慈禧歌功颂德？何以清廷一亡，诽谤声就喧腾全国，且肆口讥评，捏词诬蔑，说得慈禧一钱不值？岂慈禧没半点功劳？”

孔孝赉被说得瞠目结舌了。他挠了下头，问道：“那你是怎么看的？”

“治史贵在知人论世，也难在知人论世。平心而论，往时对慈禧的称颂未免过情，可今日的谤毁也未免太甚。”蔡东藩坐了下去。

“有道理。蔡兄，不妨也写部慈禧演义？”

“我早有此念想。可晚霞……”

蔡东藩的话还没说完，孔孝赉早就扯开了话题：“那么，此书的宗旨是什么？”

蔡东藩沉思一会儿，说：“慈禧之初，平发捻，定回苗，知人善任，其功绩几可凌驾于孝庄之上。可后来，慈禧却误信谗构，妄任奸人，由勤而逸，由逸而骄，由骄而败，终把锦绣江山搅乱得不可收拾。照此看来，妇人可小知，不可大受；可

暂试，不可常专。”

说罢，蔡东藩取过纸，写下“防范女权，唤醒世梦，以人为鉴，即劝即惩”几个字，递给孔孝赓。

孔孝赓走后，蔡东藩就开笔了。这次与写《清史通俗演义》不同，有了慈禧这个中心人物，他不再吝啬文字了。如《清史通俗演义》中的“那拉氏初次承恩，圆明园四春争宠”这一回，在《西太后演义》里竟一口气写了七八回。蔡东藩从慈禧家世写起，慈禧奔父丧、梦游幻境、选秀入宫、仰承帝泽、喜产佳儿、回家省亲……依次铺叙，随笔而下。



西太后演义

在慈禧梦游幻境这一回中，只见蔡东藩用他那支生花妙笔写道：

正在朦朦胧胧地睡去，瞥见灯光一闪，有个青衣侍儿，冉冉而入，眉目间隐含秀气，装束亦比众不同，走近坑旁，向她招手。兰儿（指慈禧）正思诘问，那侍儿偏上前扶起自身，恰不知不觉地随了她去。甫出家门，即见一片大平原，两旁都列着古木丛林，浓翠欲滴，还有翠生生的瑶草，红灼灼的琪花，掩映林间，格外秀艳。兰儿暗想道：“怎的家门外有这般胜境，我没病时往来多次，如何并没有见到？”想念未已。那青衣侍儿走得很速，已与兰儿隔了一程。兰儿急行而前，疾走了数百步，方才赶上。这所在又别具一番景致：左有

银河，右有蓬岛，山风飒爽，水石清幽；空中复有白鹤飞舞，羽衣翩跹，非常皎洁，见了兰儿，仿佛如相识一般，故意低翔在兰儿头上盘旋不住。兰儿心爽神怡，也不管他是什么名地，只是随行随赏，目不胜接。又行了里许，前面的侍儿忽已不知去向，但见有一座高旷的楼阁，挡住途中，上面悬一匾额，仰望似有三个大字，既不是汉文，又不是满、蒙文，并不是篆文、隶文。兰儿一想：我此番被他难倒了，如何此处的字儿我都不识一个？再从门内探望，复道琳廊，回栏曲榭，都是见所未见。暗想：这里莫非是琼楼玉宇？我何幸到此一游。可惜导引无人，不能擅入，看来只好作个门外汉吧？正想着，那侍儿从门右出来，含笑相迎。兰儿喜甚，不暇详问，立即随入。穿过回廊，绕出曲槛，方到里面的大厅。白玉作梁，黄金作柱，碧云为牖，月为灯，说不尽的华丽，描不尽的精工。所陈几案桌椅等件，并非竹木制就，统是天然的宝石雕砌而成。还有极大的珊瑚树，极高的琥珀台，陈设两楹。真是满目琳琅，令人目眩。那兰儿几疑身入广寒，弄得神思恍惚，心不由主。俄闻珠帘响处，香风一阵一阵地吹将过来，接连有环佩声、履舄声，杂沓而出。当先的是两名侍女，轻裾长袖飘飘欲仙。随后又有五六个艳姝，身材不相上下，个个似宝月祥云，明珠仙露。这许多色彩，射入兰儿眼帘，不由的因羨生惭，自觉形秽。蓦听得一声珠喉，度入兰儿耳中，道：“贵客到了，如何不请她进来。”兰儿一怔，不知谁是贵客？忽由前导的侍儿将她扶入。她进了厅，见各丽姝统站在左首，风环雾鬓，秀逸不群。顿时目迷心折，拟向前屈膝请安。但听各丽姝齐声道：“不敢，不敢，你是将来的国母，休要客气。”言毕，统向兰儿握手问好。兰儿至此，也好像自身已列尊荣，竟放着胆，与她酬答。寒暄数语，渐渐投机，各丽姝就邀她坐在客位。兰儿不及谦让，竟至东首坐定。侍女献上一杯，这杯系碧玉镂成，异常玲珑，杯中盛着清水，并无一颗茶叶，偏是芳气袭人，沁入心脾，顿觉精神增倍。饮毕，有说的是汉宫歌舞，有说是天宝风流。兰儿不识玄妙，只随声附和数语。忽一丽姝太息道：“我辈昔投尘网，多半有始无终，倒不如今日的贵客，后福无穷。”旁坐一姝道：“这也不可一例论。”随举手指上座二人道：“她两人在汉唐时，非为天子母，操生杀权么？”言未毕，厅外忽有人狂呼，惹得兰儿吃一大惊，转眼间，连各位丽姝及一座大厅都不见了。

一场梦境写得如此华美绮丽，难怪后来有人评说，在蔡东藩的演义小说中，《西太后演义》是最具文学性的。

走过春的悲痛，熬过了秋的思念，蔡东藩迎来了冬的沉静。一部四十回、十万多字的《西太后演义》完稿了。他以两首诗作为演义的尾声。诗曰：

碑文未必尽荒唐，母后亡时清亦亡。

六十年来成一瞥，空凭遗感话沧桑。

已覆前车戒后车，妇人预政祸非虚。

写残秃笔留殷鉴，敢附稗官作郢书。

到了年关，在黄镐京的操办下，蔡东藩又续娶了一韩姓店员之女。这韩氏也是个体弱多病的人，后终身未育。

增订《二十四史通俗演义》

一声爆竹，又是新年。小镇习俗，过了年，镇上便会演大戏。韩氏拉着蔡东藩到大庙看戏。

大庙建于明朝后期，供奉水神张老相公。张老相公即宋人张夏，出生于今萧山楼塔、河上一带。北宋景范年间，出任两浙转运使。当时，钱塘江两岸海塘年久失修，洪水泛滥频繁。张夏到任后，首次将原用木柴、泥土垫筑而成的江塘改建为石塘。他死后，被朝廷追封为宁江侯、护塘堤侯。萧山人民为了纪念他的治水功绩，尊称其为张老相公。

大庙前面是万年台，高约二米，是个过街台，台下走人，台上演戏。大庙与万年台之间的道地上，热闹非凡，有看相测字的，有变戏法魔术的，有卖武膏药拉场子的……很像上海的城隍庙。

这次，万年台上演的是绍兴大班《龙虎斗》，说的是宋太祖赵匡胤亲征河东，轻信奸臣之信，错杀手下大将呼延寿廷。后呼延寿廷之子呼延赞为父报仇，兵围御营，迫使宋太祖杀了奸臣的故事。

在高亢激昂的唱腔声中，蔡东藩瞥见几名后生也在津津有味地看戏，眉头渐渐锁了起来。他暗忖道：“刚日读经，柔日读史，可如今的后生小子读经史未及终帙，就昏然思睡了，能令他们流连忘倦之书，非淫词，即艳说，怎不让人忧虑啊？似今日之戏文，宋朝何来这出龙虎斗呢？当因势利导，普及正史，为教育之一助也。”

看完了戏，夫妻俩沿着西江塘街回家。一路上，韩氏说着这戏那里演得好，那里又看得自己落泪了，满是兴奋。可蔡东藩却只是“嗯，嗯”地胡乱应着。

过了一会儿，俩人走上了戴家桥。蔡东藩突然停下了脚步，手扶石狮子，自言自语道：“对，提纲挈领，编本全史吧。”

这韩氏是如坠云雾之中，问道：“什么全史？”

“这个，你不懂。”说完，蔡东藩加快了步伐。

回到家中，蔡东藩就从书篋里找出《二十四史通俗演义》读了起来。读完全卷，他批注道：

事依正史，语若新闻，约而能赅，俗不伤雅，得失为之了然，妇孺亦能晓，深有合于通俗教育之宗旨者。

独惜吕氏此书，迄于有明。自明至今，中隔清代，相距又二百七十余年，其间沿革变迁更仆难数。古人有言，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沈。有吕氏之二十四史演义以饷后生小子，盲瞽之病，庶几可免，其如尚患陆沈何也！

原来《二十四史通俗演义》，又名《纲鉴通俗演义》，为清雍正初年吕抚“越十寒暑”著述而成。据民国八年金城修《新昌县志》载，“吕抚，字安世。性至孝，早丧父，竭力事母。……喜藏书，与兄析产不受广厦腴田，独捡集遗书以去。又自购益之，筑逸亭藏其中，恣意翻阅，遂精于天文、地舆、兵法，性理皇极之学。思见诸用而不得，遂广集名流，以著述为事。成书甚伙……”

吕抚的这本《二十四史通俗演义》基本上是采摘取材于二十四史和纲鉴，“能

统二十四史事实，说得原原本本；至其中条分缕析处，亦复一线穿成”，于雍正元年付梓后名噪一时，时人称之“为史学界另开生面”。

《二十四史通俗演义》分四十回，终于明末，因此蔡东藩有恐患陆沈之叹。于是，他为此书增入了七回清史，续至清帝退位。

原书的史前部分，基本采用了《山海经》等书的神话传说，如盘古开天地、共工触不周山、女娲补天等。蔡东藩在增订时，认为这些虽属有所依据，究之事涉荒唐，徒滋迷信，因此他多予以删节，或即使载入旧谈，亦加以辩驳。如他在第一回中说：

小子以为天地未分，山河自载，所生盘古，何自立足？是与西史所载亚当、夏娃之造作，同一虚诬，不待辩而自明矣。

在第二回中写道：

或谓共工氏头触不周山，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娲皇炼五色石补天，天体乃固。是实不经之说，共工氏之力虽大，何至举首触山，山被崩坼；娲皇虽明，不过一妇人耳，岂能飞上太空，炼石补天。且天为空气所凝聚，恢恢浩浩，覆帔无垠，试问何从补起。是皆后世谀颂太过，谬为神奇，不值一辩。

一日，蔡东藩正增订着《二十四史通俗演义》，有人找上门来。蔡东藩一看，觉得来人有些面熟，只晓得此人住在镇上，却叫不出名字来。

来人见了蔡东藩，说明了来意：“蔡先生，我一乡下亲戚想求你为他写个墓碑。”

蔡东藩从小就练笔，半辈子来又笔不离手，字写得很是不错，常有人上门求字。给人家写字，蔡东藩有个脾气，举凡是贫穷人家来求字，他都应承了，且分文不取，而对那些胸无点墨却又想附庸风雅的人则不屑一顾。

这回，他一听是乡间农民要他写墓碑，当即二话没说，提笔就写。来人见蔡东藩的字写得娟秀飘逸，颇具功力，禁不住脱口而出：“蔡先生的字真当好，怪不得镇长托我来求！”

来人没有想到，他话刚一出口，蔡东藩就搁下了笔，拿起宣纸就要撕去。来人急了，急忙上前护住，并从怀里掏出十块大洋，说：“蔡先生，你就算帮我吧，我也有事要求镇长呀！”

蔡东藩一看来人那惊慌失措的样子，心软了，说道：“这镇长要为先人立墓碑，你就让他拿四十块大洋来换。”

来人赶忙折好字放进自己胸前，说：“蔡先生别生气，我一定让他拿四十块大洋来。”

后来，那人果然送来了四十块大洋，蔡东藩只微微一笑就收下了。

晚饭时，韩氏对蔡东藩说：“东藩，你不妨多写些字，赚几个钱，也可补贴家用啊。”

“卖字，这不折了我的人格了！”说完，蔡东藩放下碗，“咚咚”上楼去了。

“真是个书呆子！”韩氏“啐”了一口，只得把饭端上楼去。

此时，蔡东藩已在为《二十四史通俗演义》作结了。他赋歌曰：

混沌之世不可稽，盘古氏出乃有史。

天皇地皇人皇氏，名曰三皇居上世。

太皞炎帝及轩辕，唐虞绍之为五帝。

夏商周秦西东汉，后汉魏吴三国判。

汉亡于魏魏禅晋，晋又平吴全国定。

扰西晋者为五胡，中土分外南北隅。

南为东晋居江左，宋齐梁陈踵其都。

北则五胡而后魏，东魏西魏分为二。

东传北齐西禅周，周又并齐禅隋帝。

隋能灭陈号混一，曾几何时禅唐室。

唐祚终兮为五季，梁唐晋汉周相继。

宋代周兮海宇平，中南渡兮迫于金。

并金灭宋是蒙元，统摄华夷九十年。

明逐元兮一统定，李闯陷京思宗殉。

清兵入关驱流寇，十主相传专制久。

民军崛起清社倾，首创共和兆太平。

歌罢，蔡东藩惬意地抽了一袋烟，又拿出一张纸，打算给会文堂书局写信。这时，孔孝赉来了。

“蔡兄，书写成了吗？”

蔡东藩拿出了书稿，孔孝赉翻阅了一会儿，就说：“蔡兄，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有事求你来了。”

蔡东藩一听，忙说：“孔兄，上一次《清史演义》你帮了大忙，我还没好好谢你呢。什么事？你尽管说来。”

孔孝赉拿出了水烟袋，装了一壶，点燃了，慢条斯理地说：“这事啊，还真跟《清史演义》沾边。蔡兄，你还记得吗？上次我就是借大东书局放出风去，会文堂书局才出版了《清史演义》，狠赚了一票，大东书局不甘心啊。也不知这大东书局是怎么知道你在增订《二十四史通俗演义》的，就托人找到了我，想出版这本书。蔡兄，你以为如何？”

“会文堂书局已出版了我几部书了，这恐怕不好吧？”蔡东藩犹豫了。

“你呀，真是个书呆子！几家书局想出版你的书，不是更好吗？你老是让会文堂书局出你的书，他们不会杀价？何况，我也得卖个人情，不是？”孔孝赓“咕咕”地吸了几口水烟。

蔡东藩虽然觉得这样做不地道，可也不能拂了孔孝赓的面啊。《清史演义》能够出版，多亏了他啊。于是，他答应了孔孝赓。

孔孝赓见“顽石”点了头，就开起了玩笑：“蔡兄，你写的书，我是第一个读者。说来惭愧，我还没付过你看书钱呢。”

蔡东藩也被逗乐了，说道：“那好，今天你把水烟壶留下吧，权当你的看书钱。”

“行，行，我不亏本。”说着，孔孝赓就把水烟壶放在桌上，告辞了。

蔡东藩把增订好的《二十四史通俗演义》改名为《中华全史通俗演义》，共四十八回，计四十七万字，寄给了大东书局。后此书再版时，又改名为《历朝史演义》。

《中华全史通俗演义》一经发行，又是畅销书市。这下，会文堂书局的经理坐不住了，专程派人来到临浦，与蔡东藩订下了约定，书局每月给蔡东藩寄六十元大洋，蔡东藩能写多少就多少，写出的书全由会文堂书局出版。

后来，蔡东藩就通过邮局收到会文堂书局的每月汇款，他的书稿也从邮局寄出。蔡东藩夹着书稿到邮局寄书稿和去邮局领汇款，当时也成了小镇的一道风景。



历朝史演义

第五章 登演义之巅峰

兴亡原系匹夫身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开始时，民国政府宣布中立。开战三年后，段祺瑞政府正式对德国宣战。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其后在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种特权，取消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

可中国的合理要求，却遭到列强的拒绝，而且还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国人群情激愤，久积在中国人民胸中的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

这一日，蔡东藩又像往常一样，又来到萧山直街上的庆盛南北货店里。原来，店里的头柜先生俞天顺是个关心时事的人，自己订有一份《申报》。蔡东藩嗜报如命，却囊中羞涩，于是他每天到店里来看报。俞天顺敬佩蔡东藩的学识，自然是欢

迎了，甚至有时还把一些过了时的报纸送给蔡东藩。

俞天顺见蔡东藩来了，便说：“蔡先生，来了。今天的报纸可登有大事呢。”

“哦。”蔡东藩的眼睛已在柜台上搜索起了报纸，却怎么也找不到。

此时，俞天顺也在问了：“伙计，搁在台上的报纸呢？”

伙计是新来的，见头柜先生问起，就吞吞吐吐地说：“刚刚有人来买东西，我让他给包东西了。”

“你呀，你呀。”俞天顺用手指戳了戳伙计的额头，问道，“那人走了多长时间？”

“刚走。”伙计一边说一边朝外面张望着。不一会儿，他用手指着对面说：“喏，就在对面店门口。”

伙计的话刚说完，蔡东藩已是走了过去。他扯了扯了那人的衣袖。那人回过头来，见是陌生人，便疑惑地问：“你有什么事？”

蔡东藩指了指那人手里拎着的东西，说：“这报纸……”

“这报纸怎么啦？是店里人让包的。”

蔡东藩一时也解释不清楚。这时，俞天顺走了过来，才把事情说清楚，并换下了报纸，递给了蔡东藩。

蔡东藩一拿到报纸，马上就往南北货店走，那人好奇地盯着蔡东藩的背影。

蔡东藩顾自走进了内间，摊开报纸，见有一篇题目为《山东亡矣》的短文，便仔细阅读了起来：

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恶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梁任公电乃证实。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益，交由五国交还我国。不知如何形势遽变，更闻日本力争之理无他，但执1915年之“二十一条约”及1918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呜呼！“二十一条约”出于胁

迫，胶济换文以续约确定为前提，不得迳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条约仅属草约，正式合同并未成立，此皆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

这一番读下来，蔡东藩的心中早就愤恚不已了，他忍不住拍案道：“山东亡，是中国亡矣。岂容倭寇欺凌我，奴隶我，牛马我？”

外间的俞天顺听得里面“啪”的一声响，知道蔡东藩是为了山东的事而生气了，急忙跑进来说：“蔡先生，何必生气呢？”

蔡东藩指着这篇文章，说：“俞老板，你看看，你看看，这倭寇欺人太甚了。”

俞天顺瞧了一眼，叹息道：“弱国无外交，你我有什么办法？”便又去忙生意了。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蔡东藩更是天天到这南北货店看报，了解事态的发展。当他看到为保全主权，北京学生举行游街示威时，便一一摘记了下来，并赋诗道：

甘将领土赠东邻，卖国奸徒太不仁。

莫怪青年多越俎，兴亡原系匹夫身。

蔡东藩没有想到，这场运动却让其好友邵伯棠的著作再一次被查禁。不过，此次是被当时的香港政府查禁的。

国内五四运动爆发后，香港民众也纷纷行动起来，表达自己的爱国激情，却遭到了奉行亲日政策的港英政府的压制。对于香港民众的爱国运动，日本政府十分恐惧，派出三艘战舰驶泊在鲤鱼门外，以示威胁恫吓。日本驻香港领事馆还发出照会，要求港英政府取缔有反日言论的报刊书籍。香港教育司指令汉文视学官检查全港各私立中文学校，如有采用邵伯棠所著的《初等论说文范》作为课本的，立即禁止。因为该书有提倡国货、抑制日货的内容。警察司还派出警探到书市搜查，看有无该书积存，如有发现，立即予以没收。

6月28日为巴黎和会签字日。慑于群众斗争的威力，北洋政府不得不令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不得在和约上签字。中国代表团遂发表声明：“山东不保留，和约不签字”。听了这一消息，蔡东藩方才长舒了一口气，写下随笔道：

青岛问题，纯为弱肉强食之见端，各界奋起，求还青岛，虽未能执爰前驱，与东邻争一胜负，然有此人心，犹足为一发千钧之系。假令有良政府起，教之养之，使其配义与道，至大至刚，则他日干城之选，胥在于是。越王勾践之所以卒能沼吴者，由是道也。乃北京各校倡于前，上海各界踵于后，留学生复同时响应，为国家力争领土，而麻木不仁之政府与夫行尸走肉之官吏，不能因势利导，曲为养成，反且漠视之，摧抑之，坐致有用之材，被人凌辱，窃恐志士灰心，英雄短气，大好河山，将随之而俱去也。

在这则随笔里，蔡东藩贬北洋政府为“麻木不仁之政府”，官吏为“行尸走肉之官吏”，褒青年学子为“志士”“英雄”，足见其爱憎分明之立场！中国近代史专家俞旦初认为“爱国主义是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年中国史学思潮的主旋律”。蔡东藩的通俗史书也充分展现了这一点。

政局乱象环生，却也有人想趁机捞钱的。一天，蔡东藩正搁下笔，取出水烟，边抽边思考时，一位街上的布商找上门来了。

这位布商落了坐，开门见山地说：“蔡先生，想不想赚点钱？”

蔡东藩朝他笑了笑，没有作声。那布商又说道：“有枪便是王。如今世道乱，各处都在拉军队。我想做一批军布生意，要是能借蔡先生通过汤家攀上一位军界人物，那就可以赚上一笔。”

蔡东藩笑了，说：“你的头脑倒真灵，如今做军布生意确实是一条生财之路。可惜……”

蔡东藩的话还没说完，那布商连忙插话：“蔡先生，我不要你本钱，只要你肯出面，赚了钱我给你三成。”

这时，蔡东藩脸色一变，怒声道：“我蔡某不会拿自己的清白去换钱。你走吧！”说完，就再也不理这位布商，低头看起书来了。

《元史通俗演义》成书，一时后无来者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在一片蛙鸣声里，蔡东藩又琢磨起了演义：“清朝是满族人建立起的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主的政权，就是元朝了。对，就写《元朝通俗演义》罢！”

主意既定，蔡东藩就马上行动了起来。他先是找来了《元史》，细读之后，感觉记载的史事多疏略，且流于草率。的确，在我国的正史中，《元史》的品质较为低劣。清代学者钱大昕曾说：“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绍兴师爷”中最为有名的汪辉祖在其所撰的《元史本证》中竟指出《元史》的诸多歧误共有三千七百余条。

为了考证这朝史事，蔡东藩好不容易收集了《皇元圣武亲征记》《元秘史》《丙子平宋录》《庚申外史》等书籍。可一一读罢，他多多少少有些失望了。他觉得前面的两本书“语乃鄙俚，脱略亦多”，而后面的两本却只是些“一斑之窥，无补全史”。于是，他只得在正史与稗史之间做起了审慎的参证工作。

一日晚饭之际，韩氏把蔡东藩从书室里叫了出来。蔡东藩拿起筷子夹了口菜，嘴里却念念有词着：“诃楞，乌格楞，诃额仑，乌格楞，诃额仑……”

韩氏不知他在说些什么，便问道：“叽里咕噜的，说什么呢？”

蔡东藩先是一愣，后才明白过来，说道：“吃饭，吃饭。”

原来他嘴里念叨的“诃额仑”是成吉思汗的母亲，由于来自蒙古语，各书中的译名就产生了不一致。不仅人名如此，地名、官职名也是如此，甚至成吉思汗的生卒年份也不一致，显得十分紊乱。

这让蔡东藩着实推敲了好一阵子。为了让读者不至于产生歧义，他在书中花了不少注释的笔墨。如第三回写帖木真时，下注道：“亦作铁木真，《元史》作特种津。”

总算搞清楚了这些译名，他才动起笔来。但写到蒙古西征时，他又停下了笔。在历史上，蒙古军曾三次西征，属于世界性的重大历史事件。第一次西征是成吉思汗率四个儿子亲征，前后用了八年时间，占领了今日的中亚细亚、里海与黑海北

岸，并占领了乌拉河、伏尔加河流域，建立了钦察、伊利、察合台、窝阔台四个汗国。

可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在中文史上却没有详尽记载。蔡东藩是个严肃的写书人，不愿生编乱造，就只得掇笔了。

“难道就这样流产了？”蔡东藩犹如热锅蚂蚁，焦躁不安。韩氏劝他到外面去散散心。

听了韩氏的劝，他来到了杭州，走了不下十家书店，都没有找到元史资料，蔡东藩有些心灰意冷了，打算到复兴门外抄些布告就回临浦。

皇天不负有心人。在复兴门处的一家书店里，总算让他找着了一本《元史译文证补》。

《元史译文证补》的成书过程也颇有一番周折。话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有好事者曾赋诗云：“千万雄兵何处去，救驾全凭一女娃。莫笑金花颜太厚，军人大可赛过她。”此女就是赛金花，而《元史译文证补》即为赛金花的丈夫洪钧所撰。洪钧在出使德、俄、奥、荷四国时，发现了大量的蒙元资料，可随行之人却无人能译，他只能去询问各国驻俄的使臣，“习其声音，听其议论”，才译成中文。洪钧归国后继续修订整理，不幸未及全部定稿而病卒。临终前，他将已定稿的清本托付给陆润庠，而将稿本交其子保管。不久，其子亦病故，稿本散失。陆润庠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将清本刊行，目录上分三十卷，其中十卷有目无书。

《元史译文证补》采拉施哀丁的《史集》、多桑的《蒙古史》等资料，复据汉文史料考释而成，开创了利用域外史料与汉文史料互补互证的方法。陆润庠曾在序言中说：“有元西域武功之盛，卓越前古，观于此书亦可知正史之遗漏。”

因此，当蔡东藩见了此书，如同看到了一缕闪亮，便心急火燎地买下了书，心满意足地回到了临浦。

事实上，这本书确实帮了蔡东藩的大忙。因为书中不仅详细记录了蒙古西征之事，还记有四汗分封及存亡的始末。于是，他在杉木书桌上摊开了一大摞资料，又如流水般写了起来。后来，他自己也说：

本年春，以橐笔之暇，偶阅东西洋史籍译本，于蒙古西征之时，较中史为详，且于四汗分封，及其存亡始末，亦足补中史之阙，倘所谓礼失求野者非耶？不揣谫陋，窃欲融合中西史籍，编成元代野乘以资参考。

只是他写书，常常被生活所打断。这不，原来就是病秧子的韩氏又病了，家里的经济马上又入不敷出了。

无奈之下，蔡东藩只得又停下了笔，谋起生计来了。虽然临浦商贸发达，可他书生脾气，又没有经济头脑，只能看着人家赚钱。想来想去，他想到了老本行，招收几名学生，边教书，边写演义。

蔡东藩把这一想法告诉了韩氏。韩氏也无法可想，便对蔡东藩说：“本来你就瘦弱，这样一来，你吃得消吗？要不，我就不吃药了？”

蔡东藩知道妻子担心自己，就安慰说：“没关系，轻车熟路了。不过，你的病这样长期下去也不行。我看，不如我们一起去采草药，你也可趁这个机会认识几种草药。以后，你也可以自己去采，自己熬来喝，这对你的病有好处，我也可安下心来教书、写书。”

韩氏还是担心蔡东藩的身体，就去亲戚家借了些钱，让蔡东藩不用招学生，安心写书。

蔡东藩写书也越来越节省了。为了节约纸张，他把字写得很小，每张白色元书纸约写二三千字。所用的笔墨相当简陋，一支小绿颖笔，笔尖大都被墨裹住，只剩下一截笔尖了，他也舍不得换；一块砚台，中间被磨成了一个凹坑，还继续使用。

写书之余，他还带着韩氏去采草药。一来二去，韩氏就会自己去采草药了，也慢慢学会了调理自己，病竟逐日好转了。

妻子的病好些后，蔡东藩方觉放怀，笔尖也更快了。到了12月份，一部六十回，三十六万字的《元史通俗演义》完成了。他对元朝的总结是：

开疆容易守疆难，文治无闻运已残。

八十九年元社稷，徒留战史付人看！

蔡东藩把书稿寄给了会文堂书局。书局来信说，元史中的人名、地名等难校对，叫蔡东藩赴上海一趟。

年底，蔡东藩到了上海，校对一遍后，《元史通俗演义》于1920年1月出版。蔡东藩自谦地说：

事皆有本，不敢臆造，语则从俗，不欲求深。而于元代先世及深宫轶事，外域异闻，凡正史之所已载者，酌量援引，或详或略，正史之所未载者，则旁征博采，多半演入，茶余酒后，取而阅之，非特足供消遣，抑亦籍广见闻，海内大雅，其毋笑我芜杂乎？

然而，自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后人再要读元史，非读他的这一部不可。中国史学研究所所长吴泽教授曾在《蔡东藩〈元史演义〉的史料学研究》一文中说：

一本历史演义书，能如此地重视史料与史料学，可见其史学修养有素，自非一般小说演义作家所能出此手笔的。

于繁复史料中抉择钩考，终成《明史通俗演义》

大地春回，日暖花香。守了岁，贺了年，蔡东藩就着手编著《明史通俗演义》。与元史资料的阙漏不同，明史却是汗牛充栋，光官书就有《明史》三百三十二卷、《明通鉴纲目》二十卷。私家的史乘更多，仅《明史纪事本末》就有八十卷之多。此外零星的叙述，不下数千百条。

蔡东藩就在这浩瀚的“史林”中，苦苦抉择、剪裁着。后来，他在《明史通俗演义》序中说：

《元史》多阙漏，苦乏考证。《明史》多繁复，苦费抉择，不得已搜集成书，无论为官史，为私乘，悉行钩考，乃举一代治乱兴亡之实迹，择其大者要者，演成俚语，依次编纂。

难以想象，在这“苦费抉择”“悉行钩考”的背后，花费了蔡东藩的多少心力

和目力啊！

一日，蔡东藩读完报纸，信步来到了峙山南麓，脑海中构思着明史演义。走着走着，突然，他险些与一物碰撞在一起。从演义中醒过来的蔡东藩，抬头一看，却是一只石虎。与石虎一起的还有石人、石马、石羊各一对。石人峨冠博带，神情肃穆，为朝班文官貌，石虎、石马、石羊憨态可掬，颇具明代石雕风格。原来这是明朝南京工部尚书张寅的墓道。

看着这些石雕，蔡东藩想起明史中记载过张寅曾与宦官刘瑾作过斗争。他长叹一声，吟道：“误国由来是贼臣，权阉构祸更逾伦。”

刘瑾是明朝的一大奸宦。蔡东藩向来痛恨这些奸宦。因此，当“演义”到刘瑾伏罪遭诛时，蔡东藩酣畅淋漓地落笔道：

威焰熏天的逆阉，竟遭裔割，都人士争啖瑾肉，以一钱易一裔，顷刻而尽。肉不足食，都人士独不怕腌吗？

宦官专政为明朝一代历史的重大问题，连正史《明史》也在列传中专列了“阉党”一目。那么，明朝为何奸宦迭出呢？蔡东藩的评论是：

年少之崇祯帝，骤登大位，不假手于他人，即行诛殛，可见当日明臣，除杨（指杨涟）、左（指左光斗）诸人外，大都贪鄙齷齪，毫无廉耻，魏阉得势，即附魏阉，魏阉失势，即劾魏阉，杨维垣之行事可鉴也。即如杨、左诸人，伉直有余，权变不足，故俱遭陷害。

这一评论是中肯的。《明史》也认为：明代阉宦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

转眼又到了烈日炎炎的夏天。蔡东藩不管外面的季节怎样转换，总是坐在书桌前，犹如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般耕耘不止。这一天，天气闷热，蔡东藩吃过晚饭就进了书房。苦于蚊多，他只好穿上长裤、长补袜，在煤油灯下奋笔疾书。

韩氏有些不忍心，就拿着一把扇子轻手轻脚地来到书房，想为蔡东藩加点茶水，赶赶蚊子。

蔡东藩见妻子来了，就搁下了笔，取过了水烟。韩氏忙帮着点上，她见丈夫的布衫已是湿透，就说：“你何不将衣衫脱了，也凉快些。”

蔡东藩摆了摆手，说：“赤膊不好，有失斯文！”

韩氏听了，哭笑不得，说道：“那你也站起来到窗口去透透风。”

“这个主意倒不错。”可蔡东藩却并没有立即站起身来，反而俯下了身去，用手去抚脚。

韩氏有点奇怪，说：“你的脚怎么啦？”

蔡东藩只是笑笑。韩氏低下头一看，不觉也笑出声来。原来，蔡东藩的两只脚放在二个大口坛里。

韩氏边笑边说：“才子的脚伸到坛里，就不失斯文了吗？”

“才子的脚也怕蚊子咬啊！”蔡东藩也凑趣地说。说笑间，一袋水烟也抽完了。蔡东藩见韩氏为他打着扇，就说：“你尽管顾自去吧，今天我要把这一回写完。”

此时，他正写到第七十回“误服丹铅病归冥篆，脱身羈绁怅断鼎”。在这一回中，一代清官海瑞病殁任上。

晚清学者薛福成曾说过，如果要评选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清官，他会投四个人的票：汉代的汲黯、唐代的宋璟、宋代的包拯和明代的海瑞。海瑞是名垂史册的一代清官和硬汉，晚年官居二品，留下的积蓄竟不够殓葬之资，还得靠同僚们凑份子。他恪守道德准则和政策法令，因而疾恶如仇，原则性很强。公元1566年，这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六品司员，向嘉靖皇帝呈上了《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对嘉靖进行了诛心剖骨的批评，批评嘉靖昏聩多疑、刚愎残忍、自私虚荣，才酿成了“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的局面。这样的奏疏可谓史无前例。正如黄仁宇先生所指出，往常谏臣的批评都是对事，只有海瑞的批评是对人，更不要说还有那咄咄逼人的口气了！

蔡东藩对清官素来爱慕。他在录下这则奏疏后，把海瑞巡抚应天府直至病殁，

一口气给叙述了下来，且赋以佳句一首道：

由来贤史自清廉，不慕荣名不附炎。

怎奈孤芳只自赏，一生坚白总遭嫌。

可刚正不阿的海瑞踏入仕途三十多年，却有一半的光阴罢官离职。与海瑞同时的文人王世贞曾诗论海瑞“胸中无黑白，止有径寸丹”。他是在批评海瑞不论事之是非曲直，只凭胸中一团正气。对此，蔡东藩也认为：

世宗崩而海瑞出狱，观其巡抚江南，政绩卓著，乃复不容于高拱、张居正诸人。张江陵称救时良相，乃犹忌一海瑞，此外更不必论矣。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海刚峰殆亦如是耶？

到了初秋，《明史通俗演义》完稿了。蔡东藩在演义开宗明义第一回中，总结了明朝由兴而衰，由盛而亡的原因，并对当今世道提出了告诫：

明代开国，与元太祖、元世祖的情形，大略不同。后来由兴而衰，由盛而亡，却蹈着元朝五大覆辙。看官欲问之五大弊吗？第一弊是骨肉相戕；第二弊是权阉迭起；第三弊是奸贼横行；第四弊是宫闱恃宠；第五弊是流寇殃民。这五大弊循环不息，已足斫丧元气，倾覆国祚。还有国内的党争，终弄得一败涂地，把明祖创造经营的一座锦绣江山拱手让与满族。说将起来，也是可悲可惨的。目今满主退位，汉族光复，感世变之沧桑，话前朝之兴替，国体虽是不同，理乱相关，当亦相去不远。远鉴胡元，近鉴满清，不如鉴着有明。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东方的天空刚露出鱼肚白，小镇就开始喧闹起来了。西江塘上，一个一米六多，面庞清癯，皮肤黝黑，两眼间架着一副旧的细边腰圆眼镜的人，拎着藤编的手提箱，向着码头走去。此人就是蔡东藩。

这次，他是带着明史演义书稿前往上海。船到杭州，蔡东藩并不急着换乘，提着箱子进了城，从临浦出发到上海先要到杭州，在杭州换乘车船时，蔡东藩一路上

看告示和报纸，晚上休息时就进行整理。这一次，他又生发“思古”之幽情，专程到苏州游玩了虎丘。

入虎丘后，蔡东藩沿曲折回环的山路而上。在云岩寺塔稍息片刻，就来到剑池。剑池广约六十步，清澈见底。相传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在吴越之战中负伤后死去，其子夫差把他葬于此。

他站在池边，油然生出追古抚昔之肃然：多少帝王将相、英雄豪杰龙争虎斗，威震一时，如今早已魂飞烟灭，空留遗存让今人凭吊。一代春秋霸主也只落得个葬于池下，以剑为殉。其子夫差更是不堪，被美色所迷惑，最终国破人亡。兴亡衰废，皆是自作孽！

想到夫差，蔡东藩很自然地就想到了西施，脑中也浮现出临浦的十几处西施遗存来。“若论破吴功第一，黄金只合铸西施。”真的吗？看来空暇时得去考证一番，以备写周朝演义之用。

他一边想着，一边就下了虎丘，乘船赴上海。

来到会文堂书局，汤寿铭接待了他。蔡东藩把明史演义书稿取了出来，汤寿铭自是吩咐编辑去办了。

汤寿铭问了些家乡的情况后，见蔡东藩手头有一大摞资料，便问道：“蔡先生，你手头是什么书稿？”

蔡东藩答道：“这是我搜集的一些民国的资料。”

“莫非蔡先生打算写‘民国演义’了？”

蔡东藩点了点头，说：“总道是民国震烁古今，百姓好安享太平。谁料军阀之此兼彼并，好似一部《列国志》；政客之排挤倾轧，好似一部《三国志》；将卒之掳掠奸淫，恰似一部《水浒传》；人心之阴险谲诈，恰似一部《西游记》。如此好材料，岂能不写？哈。”

“好，好。蔡先生，上海是政治活动中心，资料来源多，搜集也容易。我看你住下来，你写一卷，我们就出一卷。你看好吗？”

蔡东藩想想也是，当即就答应了。他刚欲出门，又被汤寿铭叫住了。

汤寿铭从抽屉里取出一本灰蓝色封面的书，递给蔡东藩。蔡东藩接过一看，封面上题着“新华春梦记”这几个字样。他随手翻看了几页，已是喜出望外。

蔡东藩谢过了汤寿铭，一回到居所，就急不可耐地打开了《新华春梦记》。

这是一部描写袁世凯复辟称帝始末的历史小说，多以史为据，以辛辣、诙谐的手法揭露了袁世凯强奸民意、卖国求荣的行径，作者为全椒杨尘因。杨尘因在武昌起义后，受《申报》报馆经理史量才之聘，担任该报副刊编辑，因而结识了在沪做寓公的原北洋政府外交次长唐有壬。唐有壬向他提供了有关袁世凯称帝活动的电文及新华宫内的一些内幕。杨尘因使用章回体小说写成了《新华春梦记》，于1916年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当时正值南北对峙，袁世凯之子袁克定为了避免袁氏丑闻外泄，遂派人到上海向各书店收购此书。由于该书被袁克定大量收买，因之社会上只有少量流行。

“三月新华徒自扰，一场春梦了无痕。”读完这部“真刀真枪”式的实录，满腹牢骚，便从蔡东藩的笔底下写出：

鄂军起义，各省响应，号召无数兵民，造成一个中华民国。什么叫作民国呢？民国二字，与帝国二字相对待。从前的中国，是皇帝主政，所有神州大陆，但教属诸一皇以下，简直与自己的家私一般，好一代两代承袭下去。自从夏禹以降，传到满清，中间虽几经革命，几经易姓，究不脱一个皇帝范围。小子生长清朝，犹记得十年以前，无论中外，统称我国为大清帝国。到了革命以后，变更国体，于是将帝字废去，换了一个民字。帝字是一人的尊号，民字是百姓的统称。一人当国，人莫敢违，如或贤明公允，所行政令，都惬人心，那时国泰民安，自然至治。怎奈创业的皇帝，或有几个贤明，几个公允，传到子子孙孙，多半昏愦糊涂，暴虐百姓，百姓受苦不堪，遂铤而走险，相聚为乱，所以历代相传，总有兴亡。天下无不散的筵席，从古无不灭的帝家。近百年来，中外人士，究心政治，统说皇帝制度，实是不良，欲要一劳永逸，除非推翻帝制，改为民主不可。依理而论，原说得不错。皇帝专制，流弊甚多，若改为民主，虽未尝无总统，无政府，但总统由民选出，政府由民组成，当然不把那昏愦糊涂的人物，公举起来。况且民选的总统，民组的政府，统归人民监督；一国中的立法权，又属诸人民，总统与政府，只有一部分的行政权，不能

违法自行，倘或违法，便是叛民，民得弹劾质问，并可将他掙去。这种新制度，既叫作民主国体，又叫作共和国体，真所谓大道为公，最好没有的了。原是无上的政策，可惜是纸上空谈，不见实行。

怀着这种深深的失望，蔡东藩的写作速度很快。不到一个月，《民国通俗演义》的前两卷就付印了。书稿发行后，人们争相购买，销路空前，一时竟洛阳纸贵。书局再版，可还是供不应求，会文堂书局也因此而生意兴旺，蔡东藩则名声大振。

这天，蔡东藩正在书斋里埋头写书。汤寿铭慌慌张张地走了进来，对他说：“蔡先生，事情好像有些不太对劲！”

“汤老板何出此言，莫非是我的书写得越来越差了？”蔡东藩问道。

“不是的，不是的。”汤寿铭摆了摆手。接着，就向蔡东藩说起上午发生的事来。

这天上午，书局里来了一个军人模样的人，扬着手里的一卷《民国通俗演义》，粗声粗气地问书局里人：“写这书的人是不是你们这里的编辑？”

书局里人见他气势汹汹的，赶忙说：“这本书的作者不是书局里的人。”

那人拉过一张凳子，径直坐下，跷着二郎腿，又问道：“那写书人的地址在哪儿呀？”

“这是在门口收到的稿子，不知作者住在哪。”书局里人忙推说道。

那人猛地站了起来，把书狠狠地摔在地上，气冲冲地说：“这家伙，妈的，再胡编乱造，揭人之短，就叫他吃‘红丸子’！”说完，就扔下一封信，愤愤而去。

汤寿铭一五一十地讲完，就战战兢兢地递过来一个信封。

蔡东藩扶了扶架在鼻梁上的近视眼镜，接过了信封，刚一拆开，里面竟滚出黄澄澄的两颗子弹。

汤寿铭见是子弹，吓得两腿直抖索，站都快站不住了。

蔡东藩把他扶到了椅子上坐下，捋了捋山羊胡子，理直气壮地说：“民国演义是否胡编乱造，读者自有公论。子弹无理才怕笔杆子，笔杆子有理又何惧子弹呢？”

蔡东藩刚气十足，可汤寿铭有家业在上海，哪敢惹上这麻烦事。于是，他说道：“蔡先生，虽然你说得有理，可这次是秀才遇上兵了。我看，你的书里还是多隐恶扬善吧？”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写的都有根据，要我捏造，我干不来！”蔡东藩气愤地说。

汤寿铭又劝道：“蔡先生，你消消气。这民国演义涉及的人，有的还活着，有的甚至还是当权者，咱们就少惹些麻烦，免得闯祸。”

蔡东藩一听，知道了汤寿铭的用意，就说：“这权宜之计，蔡某自有主意。我决计不会连累于您的。”

第二天，汤寿铭再次来找蔡东藩时，书斋里已人去楼空，只有桌子上镇纸下压着一张纸，上书“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八个字。

“好个董狐笔！”汤寿铭的心中不由地对蔡东藩生出了几分敬意。

汤寿铭为何发出了赞叹声呢？这里涉及两则古代史官的故事：

“在齐太史简”说的是，齐国的大臣崔杼弑其君齐庄公，齐太史乃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就杀了齐太史。“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

“董狐笔”的故事发生在春秋时期的晋国，晋灵公是个昏君，而晋国正卿赵盾是个正直的大臣，经常劝谏晋灵公。晋灵公嫌赵盾碍手碍脚，派刺客去暗杀赵盾。赵盾只得出走，不过在尚未逃出境外时，赵盾的族人赵穿举兵杀了晋灵公。晋太史董狐便在史书上写道“赵盾弑其君”，并“示之于朝”。

现在，蔡东藩借用文天祥的这两句诗，其实是在表明自己不畏权势、坚持直书实录的态度。难怪汤寿铭会由衷地赞叹。

却说蔡东藩留下字条，背着未完成的书稿和资料离开了上海。一路上，他仍然见报集报，见告示抄告示，丝毫不受那两颗子弹的影响。

回到临浦，蔡东藩又重新铺开了书稿。

这一天，蔡东藩穿着棉袄、棉裤，再套一件深灰色的长衫，拎着一只小篮，肩挂一只书包，内装一砚一笔一叠纸，到街上买菜。他买好青菜，又来到豆腐摊前，想想可能与会文堂书局断线了，手头肯定会越来越紧，就买了些豆腐渣。

那摊主不解，就问道：“蔡先生，你这样的文人还买豆腐渣？”

蔡东藩笑了笑，说：“书香之家，不吃豆腐之渣，我本非书香后裔，出生于贫苦之家，吃吃豆腐渣，又有何不可？”

说完，就来到常贴告示的地方。见有新的告示，他就从篮里取出笔墨来抄。这告示贴得高，上面的大字标题还看得清，标题下面稍小的字就看不清了。蔡东藩推推眼镜，走到几乎贴墙了，却依然字迹难辨。

他转过头朝四处张望一下，发现周边没人，就紧了紧衣衫，双脚往上一跳，这才给他看清了几个字：法律具在，断不能为之曲宥也。此令。

“哎，贴得这么高，还让人看吗？”蔡东藩摇摇头，心犹不甘地拎起了篮子。走了十来步，他一推眼镜，折进一条小巷。不一会儿，只见他拿着一张凳子又来到公告处，人站在凳子上，工工整整地抄了起来。

这番抄下来，腿也酸了，清水鼻涕也流了出来。蔡东藩揉了揉腿，把凳子还了，又到庆盛南北货店里看报纸。读上半晌，这才回了家。下午，他就点上水烟，写起了《民国通俗演义》。

临近年关，《民国通俗演义》已写到了第一百二十回“废旧约收回俄租界，拼余生惊逝李督军”，也就是说，书已写到了1920年11月。历史将如何发展，蔡东藩不能先知先觉，只能且听下回分解了。

于是，他用其如椽之笔，为《民国通俗演义》写下了序言：

今日之中华民国，一新旧交替之时代也，旧者未必尽非，而新者也非必尽

是。自经元以迄于兹，朝三暮四，变幻靡常，忽焉以为是，忽焉以为非，又忽焉而非者又是，是者又非，胶胶扰扰，莫可究诘，绳以是非之正轨，恐南其辕而北其辙，始终未能达到也。回忆辛亥革命，全国人心，方以为推翻清室，永除专制，此后得享共和之幸福，而不意狐埋狐搯，迄未有成。袁氏以牢笼全国之材智，而德不足以济之，醉心帝制，终归失败，且反酿成军阀干政之渐，貽祸国是。黎、冯相继，迭被是祸，以次下野。东海承之，处积重难返之秋，当南北分争之际，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豆萁相煎，迄无宁岁，是岂不可以已乎？

史家应有风骨，于此序言可见，亦无怪乎军阀武夫为之惧，而出以威胁之劣行了！当时的社会上未见有民国史的书籍（1922年8月，上海中央图书公司才印行了湘乡陆津西编的《中华民国史演义》共四十回，记载了自中华民国建国到1922年间的重大事变），而蔡东藩却敢于撰写，由此可见他的胆识和才能。

与其文胜而失其实，毋宁质胜以存其真

爆竹声中一岁除，新桃总把旧符换。过了年，蔡东藩又来到上海，走进汤寿铭的办公室，把一百二十回《民国通俗演义》书稿递到了汤寿铭手中。

汤寿铭喜出望外，拉着蔡东藩的手说：“这下可好了！你再不来，读者都快要闹到书局来了。哎，也怪我自己，上次那事没有处理好。”原来，民国演义前两卷付印后，许多读者都等着往下看。等得时间长了，就往书局写信催促。

“哦，今天我做东，算是对蔡先生的赔礼，也感谢蔡先生为书局送来及时雨。弃疾，你也一起去。”汤寿铭说道。

蔡东藩这才瞥见边上还坐着一个人。此人身穿长袍，身材瘦长，三十来岁左右。那人站了起来，向蔡东藩拱了拱手道：“敢问，先生莫非就是蔡东藩？”

“正是鄙人。你是……”蔡东藩也拱手道。

“在下许廑父。说来，我们还算得上同乡。”

“哦，你就是人称‘许一万’的许先生，失敬失敬。”蔡东藩欠腰道。

许廑父，名与澄，字弃疾，萧山浦沿人。他游历甚广，先是奔走军政界，谋升斗之食。1920年，得亲戚帮助，南下广东，任粤都莫荣新秘书，后因陈炯明倒戈，莫荣新被迫下野，他又回到上海靠写作为生。其作品多以言情为主，文笔快捷，据说一夜可得万字，以致在小说界搏了个“许一万”的名声。

同是写书人，席间蔡东藩就和许廑父谈论起小说来：“许先生，我不敢苟同你们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主张。”

“请蔡先生指教。”许廑父谦逊地说。

蔡东藩也毫不客气，说道：“你们的作品不是才子佳人式的言情小说，就是铁马金戈式的武侠小说，或者是揭秘猎奇式的社会小说，内容不可谓不庸俗，这于社会又有何益呢？”

“蔡先生，我很敬佩你。你的历史演义小说以史为本，并敷演其大义，可起到以史为鉴、教育民众的目的。但是，蔡先生，我也不得不说，其实小说的功能应该是多方面的，除了教育功能，尚有娱乐、消闲功能，不过各人的看法不一而已。更何况我们的小说也在劝民众弃恶扬善啊。”

“这倒也是。”蔡东藩沉默了。

可许廑父却有些不依不饶，又说道：“蔡先生，演史也少不了虚构。你的历史小说是不是也该放放足，多敷演些情节，或许更能取得使人目骇神夺、如痴似醉的效果？”

“呼”的一声，蔡东藩拍案而起，愤然言道：“正史尚直笔，小说尚曲笔，体裁原不同！当今世人之所以厌烦阅读正史，正是因为曲笔的小说太多的缘故。可徐懋功未作军师，李药师何来仙术？敷演些子虚乌有的情节，增人知识则不足，乱人心术却有余！演义者，正史之佐翼也。与其文胜而失其实，毋宁质胜以存其真。”

“百花宝卷初放开，诸佛悠悠家中来。两位，走，我们听宣卷去。”汤寿铭见两人争论不休，便拉起俩人的手，去了另外的茶楼。

宣卷，是“宣讲宝卷”的简称，原为宗教的“俗讲”形式，后转为说唱世俗故

事为主的娱乐性文艺形式，清末流行于绍兴及其周边农村。蔡东藩只听说过这一文艺形式，却未曾身临其境，倒也十分有兴致。更让他诧异的是主宣人竟然是天乐乡人。

汤寿铭介绍说，我们这位同乡，名叫王宝庆，是天乐乡墅上王村人，幼年丧父，随继母靠耍技艺进入上海“十里洋场”。不久，继母病故，幸为街头艺人罗禹卿收留，学习宣卷，才有了生计。

听罢王宝庆的身世，蔡东藩回想自己的当年，不由地唏嘘长叹。

却说三人进了茶楼，只见楼内顾客寥寥。三人挑了个座位坐下，刚点好了茶水，乐队已奏响了乐曲。奏毕，“啪”的一声醒木脆响，王宝庆开始说唱宣卷了。

蔡东藩三人一边品茗，一边听说唱，已是把那场争论置于脑后了。两个多小时后，王宝庆已唱到了“今且宝卷暂停歇，再把弥陀念几声，愿以此功德，普及与一切，消灾增祝寿，念佛保延生。”

蔡东藩本想与王宝庆叙一叙乡谊，却见台上已忙着收拾行当了。汤寿铭告诉蔡东藩，这是要转场了。

蔡东藩听了，心中暗叹道：“再多把弥陀念几声，又怎能增人福寿呢？唉，即便儒者也以治生为第一义啊。”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王宝庆后来成了苏州文书的创始人，其作品被多家电台看好，灌制了许多唱片。

无丝竹之乱耳，有案牍之劳形。蔡东藩一回到临浦，顾不上疲累，就开始构思起了宋史演义。

一日，蔡东藩正写完宋史演义的“总帽”，孔孝赓、何丙藻又捷足先登来看“演义”了。

“蔡大才子，宋史开笔了吗？”何丙藻问道。

蔡东藩微微一笑，说：“得国由小儿，失国由小儿。正揭了衣领，提了纲呢。”

“宋朝的故事可多了，狸猫换太子多精彩啊。”孔孝赓端起茶杯，抿了口茶。

谁料孔孝赓此言一出，引得蔡东藩哈哈大笑。蔡东藩笑罢，摇头说道：“谬谈！何来狸猫换太子？又关包拯什么事？”

孔孝赓不解地问道：“蔡兄，为何这般说？”

“仁宗认母，史书确有所载。可刘后并没有用狸猫换太子，所作所为也可圈可点，只是割断仁宗母子之情实属不近人情。仁宗认母时，包拯还只是一介布衣。捕风捉影，岂能尽信？”

何丙藻点了点头，而孔孝赓却有些不甘心，说道：“多好的一则故事，被你否了。那水泊梁山的故事呢？”

蔡东藩把茶杯轻轻一放，说：“宋江确有其人，可并不似《水浒传》中有那么大势力、大经营。且据宋史载，张叔夜降宋江于海州，而《水浒传》中却通篇没有‘海州’二字，这岂非咄咄怪事？山阴俞万春之《结水浒传》又写宋江被张叔夜擒拿正法，杭城又确有张顺祠、武松墓，既已被灭，又怎来杭州？”说到这，蔡东藩自己也陷入了思考。

“瞧瞧，照蔡兄这么一说，《水浒传》又打折扣了。那你的‘宋史演义’中不记了？”孔孝赓偏着头抽起了烟。

蔡东藩听了，微笑着说：“水浒、红楼，无非假托，明眼人取而阅之，钩深索隐，煞费苦心，还不能洞烛靡遗，何况一孔之士？我写‘演义’，虽言通俗，却力求确凿。宋江之事我必然要写的。”“好。再过些日子，来看你蔡兄的‘水浒传’。”孔孝赓拉着何丙藻的手告辞而去。

望着孔孝赓快快不乐离去的模样，蔡东藩若有所思。一会儿，他捉笔写道：

若夫宋代小说，亦不一而足，大约荒唐者多，确凿者少。龙虎争雄，并无其事，狸猫换主，尤属子虚；狄青本面涅之徒，貌何足羨？庞籍非怀奸之相，毁出不经；岳氏后人，不闻朝中选帅，金邦太子，曷尝胯下丧身？种种谬谈，不胜枚举。而后世则以讹传讹，将无作有，劝善不足，导欺有余。为问先民之辑诸书者，亦何苦为此凭虚捏造，以诬古而欺今乎？此则鄙人之所大惑不解者也。夫以官书之辞烦义奥，不暇阅，亦不易阅，乃托为小说演成俚词，以供普通社会之览观，不可谓非通俗教育之助；顾俚言之则可，而妄言之亦奚其可

乎？

一己之躯，保护孔氏宗祠

流光逝水，转瞬经旬。孔孝赓果然偕同何丙藻来看蔡氏的“水浒传”了。蔡东藩把正写着的十来张纸递给了孔孝赓。

孔孝赓接过纸，掂了掂，晒言道：“这就是蔡兄的‘水浒传’？”

蔡东藩点了点头。孔孝赓正待说话，何丙藻已拿过了纸，看了起来：

且说宋江系郓城县人，表字公明，曾充当县中押司，平时性情慷慨，喜交江湖朋友，绰号遂叫作及时雨。嗣因私放盗犯，酿成命案，为了种种罪证，致遭捕系。当有一班江湖好友，救他性命，迫入梁山泊上，做个公道大王。梁山泊，在郓城、寿张两县间，山形突兀，路转峰回，周围约二十五里。冈上恰有一方旷地，足容千人居住。冈下有泊，可汲水取饮，虽旱不干。古时本名良山，因汉梁孝王出猎于此，乃改名梁山。宋季朝政不明，吏治废弛，贪官污吏，布满各路，盗贼乘时蜂起，所有淮南、京东一带，无赖亡命之徒，落草为寇，便借这梁山为逋逃藪，只因么么小丑，随聚随散，所以不甚著名。至宋江入居此山，由群盗推为首领，立起什么水浒寨，造起什么忠义堂，托词替天行道，哄动居民，于是梁山泊三大字，遂表现出来。看官试想，这宋公明既没有偌大家私，山上又没有历年积蓄，教他如何替着天，行着道？他无非四出劫掠夺些金银财宝，作为生计，不过他所往劫的，多是富而不仁的土豪，及多行不义的民贼，因此京东一带还说宋江是个好人。

随后，蔡东藩在演义中只写了张叔夜招降宋江及宋江攻打杭州的事。何丙藻看完，默默地把书稿递给了孔孝赓。

孔孝赓看也不看，就把书稿搁在桌上，说：“薄薄几张纸，屈死施耐庵了。”

蔡东藩一听，便正色道：“施耐庵所书多系哄托，并非件件是真，不过笔墨甚佳，更兼金圣叹叹‘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之右者’，所以流传至今，脍炙人口。可我写历史演义，是愿附史家之羽翼。余邵鱼不就声称‘非敢献奇搜异，盖欲使浅夫鄙民尽知当世之事迹也’吗？”

孔孝赓正要反驳，何丙藻已扯开了话题，说：“清明快到了，我们一起去杭州祭扫岳王，如何？”

蔡东藩沉吟了片刻，说：“我就不去了，一来要赶写‘演义’，二来也要去看看晚霞她们。”

三人又聊了一会儿，何丙藻、孔孝赓便告辞了。蔡东藩又为宋江起事写下了评述，他认为：

方腊、宋江，虽皆亡命之徒，而非贪官污吏之有以激之，则必不能为叛逆之举。就令潜图不轨，而附和无人，亦宁能孑身起事？盖自来盗贼蜂起，未有不从官吏所致，苛征横敛，民不聊生，则往往铤而走险，啸聚成群，大则揭竿，小则越货，方腊、宋江其已事也。

过去，大家在评论蔡东藩时，众口一词说他对农民起义的评价大有问题。今天对这个“结论”恐怕要进行具体分析，不能因为挂上农民起义的招牌，就予以全盘肯定。不是吗？李若水曾有诗云：“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杀人纷纷翦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骇愕。”

不过，蔡东藩对宋朝的评价倒是蛮高的。他认为宋朝的善政有五种：第一种，是整肃宫闱，没有女祸；第二种，是抑制宦官，没有阉祸；第三种，是睦好懿亲，没有宗室祸；第四种，是防闲戚里，没有外戚祸；第五种，是罢典禁兵，没有强藩祸。不但汉、唐未能相比，就是夏、商、周三代，恐怕还逊他一筹。只不过北宋抑兵太过，外乏良将；南宋任贤不专，内乏良相，才弄得举国授虏，寸土全无。

有道是路远无轻担。长期伏案写作，加上营养不良，已逾不惑的蔡东藩，写完《宋史通俗演义》时，已酷似一副晾衣架，形销骨立，神情憔悴，看上去就像一个六十多岁的小老头。

就是这么一位“小老头”，还曾挺身而出，阻止过新文化运动骨干敲菩萨、毁宗祠之举。

1922年，距陈独秀等人倡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已经整整五年。在宣中华、傅彬然、孔雪雄等人的大力呼吁下，萧山也掀起了新文化运动。

孔雪雄是临浦自由孔人，出生于一个普通的泥水匠家庭，1920年毕业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这所学校是浙江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孔雪雄曾一度加入早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后来又在沈定一创办的衙前农村小学任教。该年，他带领一班志同道合者，敲菩萨、毁宗祠、兴学校，在当地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一日，蔡东藩正蜗居在书斋中。孔孝赉匆匆赶来，一把拉住蔡东藩就往自由孔跑。路上，蔡东藩才知道孔雪雄正带着几个人在砸自由孔的孔氏宗祠——文在堂。

蔡东藩、孔孝赉一路小跑，赶到了文在堂。文在堂前已拥满了人群，人声鼎沸，不少村民聚集在祠堂门前，意图阻拦孔雪雄等人。

此时的孔雪雄正一脚踏在已被砸为两段的“源远”石碑上，情绪激昂地与村民们理论着。

蔡东藩挤进人群，把孔雪雄拉到石桥边，问他为什么要砸文在堂。

孔雪雄一副怒火攸炽的模样，振声道：“蔡先生，我们国家为什么会落后？就是被儒家思想给禁锢了。不打倒孔家店，怎么能树起民主、科学这两面旗帜？”

蔡东藩听了，反问道：“雪雄，你以为砸了文在堂，村民们的思想就解放了？”

“这，这……”孔雪雄被问住了，看着蔡东藩，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才好。

“雪雄，来，我们坐下说。”蔡东藩拉着孔雪雄坐下，又说道：“倡导民主、科学，这本身没有错。可怎样来倡导？关键还在于开民智啊。民智不开，即使你们再多砸几个宗祠，也无济于事啊！你说是吗？”

孔雪雄微微颌首。蔡东藩见状，便循循善诱道：“况且，这是建于明代的古迹，砸了就难以复原了。兴学校，开民智，才是你们的正道啊！”

孔雪雄站了起来，默默地看了蔡东藩几眼，就招呼着人走了。

后来，孔雪雄办起了自由孔农村小学。可惜的是，这文在堂后来还是毁于“文化大革命”。

筹备唐史演义，贬斥恶书之害

转瞬到了季春时光，天气晴暖，杨花始飘。蔡东藩谋划写作《唐史通俗演义》了。蔡东藩的演义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每部演义的第一回总要立一宗旨，以提纲挈领。然后张网握纲，以次叙下。

他伫立在窗前，沐浴着朦朦月色，放飞着自己的思绪。忽然，他想起了一个笑谈，云：汉经学，晋清谈，唐乌龟，宋鼻涕，清邈邈。

“唐乌龟？”蔡东藩的灵感涌了上来：“唐朝开国不是始于李渊晋阳宫颠鸾倒凤吗？其后太宗污弟妇、则天置面首、玉环洗儿、禄山抓乳……乌龟，乌龟，数不见鲜。”

宗旨即明，蔡东藩就伏案落笔了：

相传龟与蛇交，非偶相从，因此世间做丈夫的，纵妻外淫，往往被人唤做乌龟。唐朝开国的时候，曾把晋阳宫内的妃嫔，取作侍姬，恐隋主不甘负着龟名，要来问罪，没奈何拼死兴兵，议行大事，一番大侥幸，竟得隋江山，好容易登了大宝，剋尽群雄，收拾海内二百九十三州，作为李氏私产。不过天道好还，报应不爽，你要人家去做乌龟，人家亦要你的子孙去做乌龟。太宗高宗的时候，是唐朝极盛时代，宫闱里面，已是不明不白。太宗奸污弟妇，是皇弟去做乌龟了。高宗皇后武则天，简直是生性好淫，广置面首，伟岸如怀义，俊美如昌宗，陆续召将进去，充作幸臣，是皇帝去做乌龟了。嗣是韦后恃宠，中宗点筹，玉环洗儿，禄山抓乳，绿头巾成为家法，元绪公竟作秘传，乌龟乌龟，数见不鲜……

写着写着，蔡东藩忽觉胃隐隐作痛，便叫韩氏冲杯热水。

韩氏拿着热水走进书房，见蔡东藩的额头上已沁出了冷汗，却依然不辍笔。她心疼地说：“你这么拼命干吗？写得慢些，多拖一个月，还可多得六十元钱，何必这样赶紧？”

蔡东藩喝了口热水，对妻子说：“钱是身外之物，不要看得太重。有许多人正等着看我的书呢，当然越快越好呵。”

蔡东藩正要拿起笔来，门外响起了敲门声：“蔡伯伯在吗？”

韩氏开了门，门外走进一位年轻后生来。后生走进书房，就向蔡东藩问好：“蔡伯伯，您好！”

“哦，原来是步超啊。请坐，请坐。”说着，蔡东藩就拉开了椅子。

步超坐下，没等蔡东藩发问，就说：“蔡伯伯，小侄有事请教。”

步超是蔡东藩好友邵勉卿的大儿子。邵家要续家谱，步超想为父亲写篇行述，以载入家谱中。所谓行述，是宗谱记述家族中健在人物事迹的文体，且只有德高望重、品德端方的长者才有资格。步超为父亲够不够格写行述而举棋不定，这才前来请教蔡东藩的。

蔡东藩听完，沉吟片刻，说道：“勉卿兄为人敦厚，热衷公益，教子有方，潜德可传，懿行可述，写这行述的，够资格！”

步超一听，满心喜悦，复又对蔡东藩言道：“小侄有个不情之请，想劳烦蔡伯伯为我父亲写一篇行述，不知蔡伯伯能否应允？”

蔡东藩为人很重情谊，欣然答应了。

当天晚上，他搁下了《唐史通俗演义》，为邵勉卿写起了行述。对好友邵勉卿的品行，蔡东藩是了然于胸，因此他落笔如飞：

君名嘉谋，字勉卿，世居绍兴天乐乡霞邵村（即下邵村），祖若考，皆业农，家固微也。君八岁就村塾读，阅六七载，困于贫，即设馆授徒以为生。及有室，更发愤求学。负笈从名师，游约二年，家计益蹙，不得已再舌耕自给。课童有暇，仍勤读不少懈。顾君之为文，朴实如其人，不乐为华声缛色，以娱悦有司耳目，阅者辄厌之，故屡试不获售。逾三十岁，乃举其所自期者期诸子，课子读甚严，稍长即令就外傅，节衣缩食，为诸子求学，资不足，则称贷以益之。又不足，则典鬻以偿之。德配倪氏，贤妇也，尝纺织以佐君读。至是，益欲成君志，积劬至病不之辍，苦心孤诣，望子有成，历数年而二惠果竟爽矣。冢嗣步超就沪读澄衷学校，聘为之监学生徒翁如也。仲嗣志干亦在沪学医，卒业于同济学校，擅医术。两人所得悉以奉亲，君乃得偿宿逋赎质券，为

子女毕婚嫁，为家室构新居。语所谓有志竟成者非欤，而君则犹以为未足也。

霞邵村，西曰西徐坂，北曰茅潭坂，两处塘圩皆濒浦阳江下游，每岁春汛常患溃决。君为商诸同乡葺社拨公款修理，亲自监工，历寒暑不倦，缺者补，漏者塞，增高益固，赖是无汎滥忧，同族及邻村数百家皆额手相庆，曰：微君力不及此。村距临浦镇约三里许，为诸、义、浦三邑行人要道，岁久失修，路多倾仄。君又为之醵款修筑，易险为夷，荡荡平平若康庄然，行道之人靡不颂君德，慕君义焉。

他若成人美，济人急，为人排难解纷，殆不可更仆数。惟生平俭于自奉，蔬食未尝饱，布衣未尝暖，家人或劝谏之，则慨然曰：时丁荒乱，遍野哀鸿，吾侪得免冻馁足矣，吾宁出有余以活人，毋专图己活也。己未庚申间，同族修宗祠，君为经理人之一，鸠工庀材，不稍怠。甫蒞事，而君以积劳故患病颇剧。仲嗣志干自京归省，力劝休养，君乃举其经管之公共职务，悉辞去之，而急公好义之心固未泯也。今则康健如恒，精神犹昔，天将假君年以福家乡。君其犹有余施乎，抑余窃有感焉。德愈郁愈光，行愈坚愈著，君少壮时嗇于遇，得诸子以济其美，而郁者宜坚者久。古人有云，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孙，君则趾美名德及身得新见之，且更有以成君欲立立人之志，然则人何惮而不修德砺行以积庆，而垂裕造福，而永誉也欤。君娶倪氏，举丈夫，子三。长曰骏，字步超；次曰骥，字志干；皆能自立，卓有令名。季子驹，就学杭垣公立医校，亦以勤学闻。女三，皆许名门。君家之兴，其未有艾乎！谨述其梗概如此，俾族尚知所取则焉。



临浦峙山东藩亭

端个是下笔如有神助，不一会儿，一篇一千多字行述已铺陈纸上。2005年，临浦举行“蔡东藩先生学术”研究会，这篇行述才被发现于1922年重修、安乐堂藏珍的《天乐邵氏宗谱》里。

唐朝是世界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之一，但也因淫乱而著名，因此得到了一个“脏唐”的名称。在唐朝的历史中，出现了一位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那就是武则天。对于这一位唯一的女皇，历来就褒贬不一。如毛泽东就很欣赏武则天，说她是个有作为、敢作为的女皇帝。他说：“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之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艺术。”即便在新、旧《唐书》中，对她的记载也有异同。《旧唐书》的编纂者用“春秋笔法”贬斥武则天革唐命而代之的命意相当明确，且记事非常策略。《新唐书》虽然在内容上作了一定的充实，且赞扬“后素多计，兼涉文史”，却也称武则天“临朝改制”为“篡夺”。

因此，要“演义”好唐史，必然要写好武则天这个一代女皇。虽然蔡东藩心中已有定论，但毕竟《唐书》的内容单薄了些。于是，他专程赴沪，到书店里“淘宝”。上海毕竟不同于杭州、绍兴，一来二去，给他“淘”出几本书，如《武则天外传》《反唐演义传》等。

“淘”好了书，蔡东藩到会文堂小坐，不期遇到了唐驼。寒暄过后，唐驼告诉蔡东藩，上海书业公所决定成立书业“正心团”，专行调查、销毁一切足以危害人心风俗的淫词小说，以正本清源。

蔡东藩对成立“正心团”之事颇为赞同，他举了举手中的《武则天外传》，说：“淫词小说，最足荡青年之心。这些青年一经浏览，始而眉飞色舞，继而喋肆蜂狂，卒至大则戕害生命，次则沾染疾病，小亦失业游荡。唐先生等之举，功莫大焉！”

“蔡先生，希望您多多检举此类淫书。”说罢，唐驼拱手告别。

蔡东藩听了唐驼的话，觉得责无旁贷，专程又走了几家书店。这一趟走下来，着实让他吃惊非小，一些书局为了经济利益，印刷了不少淫书，上海简直成了“黄色之源”。

“恶书之害，甚于洪水猛兽啊。书业操一国文化之权，岂可为个人私图而作此造孽之事？”蔡东藩叹息一声，取过笔和纸，给书业公所写了一封揭发信，检举《国色天香传》《男女大魔法》等书伤风败俗。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一部《唐史通俗演义》刚刚脱稿，却从浙江中医专门学校传来了震瀆病重的消息。此时，震瀆刚刚入学不久。浙江中医专门学校为近代著名中医学家傅懒园目睹中医事业奄奄待毙，联络中医药界人士，于1916年创办而成。

蔡东藩一听震瀆病重的消息，突然觉得腰软了一下，承受不了体重似的，弯腰驼背地坐在床沿上，两眼空洞地盯着地面。韩氏见状，急忙上前捶背抚胸。

“震瀆！”蔡东藩缓过气来，抬脚就往码头跑去。

“震瀆可是我唯一的儿子啊，难道老天连这独苗都不放过？”望着逝去的江水，蔡东藩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嘴唇抖动着哽咽起来，泉水一般的泪珠大颗大颗地从眼睛里冒出来。

当他踉踉跄跄地赶到医院时，震瀆已在抢救了。抢救室外，蔡东藩焦虑不安，一会儿抱着头坐在椅子上，一会儿又站了起来来回走动。等到震瀆醒来时，蔡东藩

周身都软软的，那是从绷紧到极点又猛然松懈下来的虚脱。突然，泪水决堤般从蔡东藩的脸上淌下，他紧紧地抱住了儿子，似乎稍微松一松，震瀆会突然消失不见了。

过了几天，震瀆的病有了好转，蔡东藩就到书店买了几本医书，把震瀆接回了家。

立志写完中华几千年历史

回到临浦，蔡东藩对儿子的照料更加精细了，家里的菜也不再老是青菜、豆腐了，甚至有时蔡东藩还特意上大庙买来张春记馄饨。

张春记的馄饨皮薄馅足，馅子是用当天宰的腿精肉做成的，掺以少量干贝，其味特别鲜美。佐料更是讲究，用开洋、蛋丝、虾子、鸡汤等熬成。张春记馄饨不仅名扬萧绍，还远播浙西，价格要比一般的馄饨要贵些。

震瀆养病期间，蔡东藩还与儿子琢磨起医学来。儿子是学医的，蔡东藩又晓得些医道，虽然震瀆还在病中，父子俩倒也其乐融融。一次，父子俩又探讨起中医的诊治规律来。

震瀆说：“治病必求于本，必识其病因病机，方能对症下药。”

“先分别血气、表里、上下、脏腑之分野，以知受病之所在，次察所病虚实、寒热之邪以治之。这是楼英先生的看法。我觉得很有道理。”蔡东藩说。

“对。能洞烛脉证，而中其肯綮，则皆效。”

蔡东藩点点头，告诫道：“医之为道，其道博，其义深。震瀆，你要努力学习啊。”

.....

在蔡东藩的精心照料下，年轻的震瀆恢复得很快，当震瀆重新返校后，蔡东藩也重操旧业了。

这一天，庆盛南北货店新来的账房章达庵见店外走进一个中等个子，相貌清癯，头戴一顶碗托帽，架着一副近视眼镜的老先生，便问道：“您是蔡先生吗？”

来人正是蔡东藩。他见此人陌生，就问：“你是——”

章达庵连忙把蔡东藩迎进里间，沏了一杯茶，说：“我是新来的，叫章达庵。今天俞先生不在，他知道您要来，就吩咐我把《申报》给您。”说完，就把《申报》递给了蔡东藩。

眼前这个小老头，竟是赫赫有名的演义作家，章达庵毕竟有些好奇，又问道：“蔡先生，您现在在写什么书？”

“正要写五代史，你识字？”蔡东藩摘下了眼镜，望着章达庵。

章达庵见蔡东藩温文尔雅，没有架子，就大着胆子说：“我读过几年书，现在正函授着。”

“你很好学嘛，函授什么？”

“函授文学，跟许廑父先生学。”章达庵又给蔡东藩续上了茶。

蔡东藩一听“许廑父”，就问：“是浦沿的许廑父吗？”

“正是，莫非蔡先生认识？”

蔡东藩笑道：“岂止认识，我们还是好朋友呢。好，年轻人多学些好。”说罢，就看起了《申报》。

章达庵听俞天顺交代过，蔡先生看报时，不能打搅的。他就走了出去。

第二天，章达庵正在计账，蔡东藩走了过来，把一本《重增绘图幼学故事琼林》放在他眼前，说：“这本书送给你了。可要跟着许先生好好学啊。”

章达庵望着转身离去的蔡东藩，一时激动得不知该说些什么。章达庵后来弃商改业，创办了《萧山县商报》。翌年，应许廑父之邀，到杭州任《浙江商报》记者。1987年7月，在蔡东藩诞辰110周年纪念活动时，他还撰写了《光辉的业绩，辛

劳的一生》一文，追忆和蔡东藩交往之事。

冬夜，寒风凛冽，侵人肤骨。寒冷使砚台结了冰，连毛笔也冻得结结实实，怎么弄也弄不开。无奈之下，蔡东藩只好拿来热水，好融化砚台和毛笔。他见毛笔还是不软，只得用嘴中的热气把字慢慢呵开。呵开了笔，踵唐之后、开宋之先的“五代史”就开笔了：

治久必乱，合久必分，这是我中国古人的陈言。其实是太平日久，朝野上下，不知祖宗创业的艰难，守成的辛苦，一味儿骄奢淫佚，纵欲败度，所有先人遗泽，逐渐耗尽。造化小儿，又故意弄人，今年大水，明年大旱，害得饥馑荐臻，盗贼蜂起，平民无可如何。与其饿死冻死，不如跟了强盗，同去掳掠一番，倒反得食粱肉，衣文锦，或且做个伪官，发点大财，好夺几个娇妻美妾，享那后半世的荣华。于是乱势日炽，分据一方，就中有三五枭雄，趁着国家扰乱的时候，号召徒党，张着一帜，不是僭号称帝，就是拥土称王。咳！天下有许多帝，许多王，这岂还能平靖么？

蔡东藩写到这，就一手拿起水烟袋，一手拈着火捻，将那纸捻对着嘴，忽地吹了口气，吹出明火，对着水烟嘴点着了烟。接着，手一晃，灭了明火，呼噜噜地吸了几口水烟。

吸过了烟，他又拎起火熨暖了暖手，就把火熨放在袍子下，又拿起小绿颖笔，写了起来：

朱温于唐，无甚功绩，只因乘乱崛起，得肆其狡猾凶暴之手段，据唐祚而有之。从前王莽、曹操、司马懿、刘裕诸奸雄，其险恶犹不若温也。

这一写，一直写到了第三回。洋洋万余言，竟彻夜不辍，一气呵成，待到搁笔舒臂，已是东方破晓。蔡东藩见天已亮了，就用开水泡了一下昨晚剩下的米饭，就着霉腐乳吃了。

草草吃了早饭，蔡东藩脱下长袍，躺在床上想眯上一会。谁知刚躺下，韩氏就大呼小叫了起来：“怎么又烧了个洞？”

蔡东藩爬将起来，拎起长袍一看，果真下边又焦了一个洞。原来，为了节俭，蔡东藩袍下火熨里放的不是耐烤的白炭，而是炭末。有时炭末热量不够，蔡东藩就

放点柴末。于是，柴末火燎焦他袍子的事常会发生。

看着烧焦的袍子，蔡东藩只得苦笑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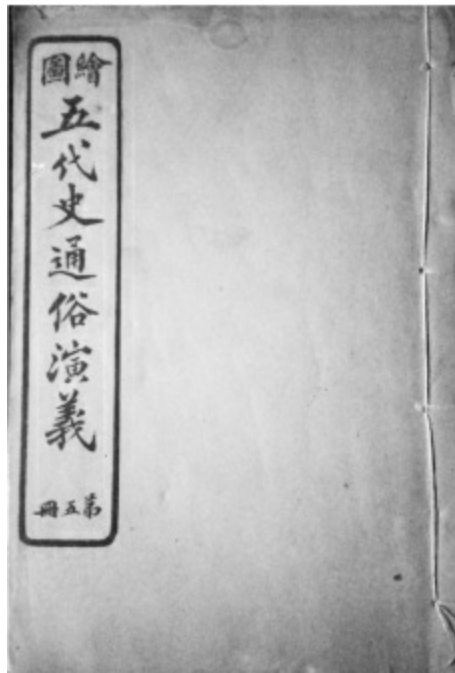
光阴易过，寒暑迭更。1923年入春以后，雨多晴少，清明前后，阴雨连绵，温度犹在90度（华氏）之间，春花不能生长，居民也因此多病。不料一日突降红雨，色艳如血，约下半个小时之久，人们是又惊又怕。

而此时，蔡东藩的耳边却响起了一首歌谣：中华民国九年半，吴佩孚曹錕打老段。玻璃河，做战线，一直打到长辛店。十五师，把心变，马厂、廊坊都遭乱。安福派，全不见，边防军，都解散。这是人民形容发生于1920年直皖之争的。民国初期，各路军阀你争我夺，反复厮杀，老百姓苦不堪言，国家发展近于停滞。

“天象告警啊。”蔡东藩感慨时局，在《五代史通俗演义·序》中写道：

读史至五季之世，辄为之太息曰：“甚矣者中国之乱，未有逾五季者也！”天地闭，贤人隐，王者不作而乱贼盈天下，其狡且黠者，挟祚力以欺凌人世，一或得志，即肆意妄行。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铤而走险，虽夷虏犹尊亲也；急则生变，虽骨肉犹仇敌也。元首如弈棋，国家若传舍，生命膏血涂草野，骸骼暴原隰，而私斗尚无已时。天欤人欤？

今则距五季已阅千年，而军阀乘权，争端迭起，纵横捭阖，各戴一尊，几使全国人民，涂肝醢脑于武夫之腕下，抑何与五季相似欤？



绘图五代史通俗演义

况乎纲常凌替，道德沦亡，内治不修，外侮益甚，是又与五季之世有同慨焉者。殷鉴不远，覆辙具存。告往而果能知来，则泯泯棼棼之中国，其或可转祸为福，不致如五季五十余年之扰乱也欤？

这篇序言中，对五季之世昏君恶吏的口诛笔伐，和对民国初期军阀武夫的无情鞭挞，蔡东藩写得真可谓是入木三分了。

《五代史通俗演义》甫经出版，蔡东藩就开始撰写《南北史通俗演义》。南北朝时期，是中原薄弱，北方、东方、西北等各地少数民族政权崛起的时代。受时代和自身认识的局限，蔡东藩在第一回中写道：

汉晋以降，外族渐次来华杂居，当时中原主子，误把那怀柔主义，待遇外人，因此藩篱自辟，防维渐弛，那外族得在中原境内，以生以育，日炽日长，涓涓不塞，终成江河，为虺勿摧，为蛇若何。嗣是五胡十六国，迭为兴替，害得荡荡中原，变做了一个胡虏腥膻的世界。

不过，晋帝国的倾覆并不是因为“犬羊贱种，虎狼遗患”造成的。荡平东南后，晋帝沉醉于骄奢极侈，日日欢宴夜夜笙歌，成天徜徉流连在五千雪肤花貌的吴女之中。晋臣们沽名钓誉，清谈玄学，崇拜的门阀士第观念使得人才凋敝，无以后继。朋党擅权专政，卖官鬻爵，好比鼠蠹于内；藩王穷兵黩武，拥军自重，犹如虎

狼在旁。如此昏聩的帝王、如此荒唐的藩臣，晋祚焉能长治久安？

蔡东藩自然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他实事求是地写道：

.....我汉族的衣冠人物，还算留貽了一小半，免致遍地沦胥。无如江左诸君，以暴易暴，不守纲常，不顾礼义，你篡我窃，无父无君，扰扰百五十年，易姓凡三，历代凡四，共得二十三主，大约英明的少，昏暗的多。反不如北魏主子，尚有一两个能文能武，经营四方，修明百度，扬武烈，兴文教，却具一番振作气象，不类凡庸。

一个星期天，震瀆从杭州回来，他没有像往常那样，一进家门就大声叫父亲，而是悄悄地摸进书房，想给父亲一个惊喜。

震瀆进了书房，却发现蔡东藩伏在书桌上，脸色苍白，一只手捂着腹部。震瀆急忙上前，问：“爹，您哪儿不舒服？”

听到儿子的声音，蔡东藩一下子从书桌上抬起头来，宽慰儿子说：“没什么，只是有点胃痛。”

震瀆知道父亲光知道写书，一直没有好好地调养身体。他拿过父亲的手搭起脉来。蔡东藩也想试试儿子的医术，就微笑地看着儿子。

震瀆望闻问切后，说道：“爹，您这病是思虑过度造成的。脾主思，思虑过度则伤脾。您整日想着演义，吃饭又没有好胃口。脾胃虚弱，致使胃腕部常有隐痛。我给您开几服药吧。”

蔡东藩听了暗自点头。震瀆开了药方，就出门到药店抓药，为父亲调理。

也许是震瀆的孝心起了作用，喝了药后，蔡东藩的胃病好了不少。

震瀆临走时，不放心父亲，再三叮咛道：“爹，胃病三分治七分养。您一定要调养自己的身体。写演义不是件轻松的事，您不要急着写，更不能废寝忘食。”

蔡东藩说：“就是因为身体不好，我才更急着写，我一定要把中华几千年的历史全部写完。”

震瀆听了这话，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

蔡东藩见儿子忧心的神情，拍了拍儿子的肩膀说：“震瀆，你别忘了，我也是个郎中呢！放心，我会注意的。”说完，又拿起水烟开始吸了起来。

震瀆刚想说吸烟对胃不好，马上又想到，古板的父亲只有这唯一的嗜好，就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这一天，蔡东藩刚写好第二十回，门外走进一人来：“请问，您是蔡先生吗？”

来人说话带着上海口音，可蔡东藩并不认识此人，就问道：“先生是——”

那人说：“阿拉是会文堂书局的编辑，姓黄。”

一听是书局里的人，蔡东藩连忙泡茶端坐。等黄编辑坐下后，蔡东藩有些狐疑地问：“黄先生，您此来有何贵干？”

黄编辑解释说：“哦，是这么回事。您的书很是畅销。一册刚刚出版，读者就翘首期待着要看下一册。所以，老板让阿拉这段时间住在临浦。等您写好十回书，阿拉就马上赶回上海，让书局印刷出版。”

蔡东藩清楚了，连忙说：“如此，辛苦您黄先生了。今天就在寒舍吃点便饭吧。”

“蔡先生，您还是抓紧时间写书吧。阿拉就不浪费您的时间了。”黄编辑推辞着出了门。

这么一来，蔡东藩哪里还顾得上胃痛，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地埋头写了起来。不到半年时间，一部一百回、计六十七万字的《南北史通俗演义》又由会文堂书局出版了。

在这部《南北史通俗演义》中，蔡东藩依唐代史学家李延寿史例，将隋朝归入北史。当初，李延寿编《南史》《北史》时，考虑到隋承继北周，所以把隋朝列入北史。而蔡东藩则更多了层想法，那就是他认为隋文帝杨坚欺负弱小，迫使八岁的北周静帝禅位，才侥幸奄有南北，而且杨家父子的行谊也不像个治世真人。

治学严谨，爱生如子

农历二月，万物复苏，春色宜人。一大早，蔡东藩沿着西江塘往智承桥走去。

“蔡先生，到学堂去？”一人招呼道。

蔡东藩停下脚步，眯起眼睛看着这人，觉得有些面熟，可又想不起叫什么名字，便说：“嗯，嗯，到学堂上课去。”

原来，1923年临浦小学增办初中，当时学校的校长慕名邀请蔡东藩到学堂教历史课和国文课。临浦小学创办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由汤寿潜、何丙藻、葛遵礼等发起创办的。因办学质量高，声誉响彻萧山、绍兴、诸暨等地，吸引了周边许多学子前来求学。

这一节是初中班的历史课。蔡东藩左手拿着书，右手低垂在臀部，慢慢地走上讲台。别看他平时说话低声细语，而上起课来，却是非常响亮清楚。他操着一口地方口音，滔滔不绝地讲起唐史来：“这唐朝历史，好做了三段立论：第一段是女祸，第二段是阉祸，第三段是藩镇祸，依次产出，终至灭亡。若从根本问题上解决起来，实自宫闱淫乱，造成种种的恶果。所以评断唐史，我用了最简单的三字，叫做唐乌龟，这真所谓一言以蔽之呢。”

学生们被蔡东藩这简洁、扼要、风趣的话吸引了。其中有一个学生更是专心致志地做着笔记。这人叫柴德赓，字青峰，浙江诸暨人。

下课后，柴德赓夹着笔记跟着蔡东藩来到办公的地方，说：“蔡先生，您说的女祸、阉祸，我能理解。唯有这藩镇祸，我理解不了，您能不能再给我讲讲。”

蔡东藩很是喜欢这位勤学好问的学生。他拉起一把椅子，让柴德赓坐下，接着，就和风细雨地讲了起来：“唐朝的藩镇祸的始作俑者是唐玄宗，他设立了九个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节度使，本为防御外族的侵略，结果却引狼入室，造成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平定后，朝廷积贫积弱，已没有实力削夺藩镇的权力了。这些藩镇尾大不掉，成为割据一方的土皇帝……”

柴德赓端坐在一旁工工整整地记录着。

蔡东藩对学生是很严格的。有一次，他指导学生写大字。其中有一个学生的字写得很漂亮，可蔡东藩却圈出一个字，叫他重写。

这个字写得不是很好嘛。这位学生百思不得其解，就去问同学。同学也说这字写得清秀端正，蔡先生为什么让重写呢？大家都不解其意，就去请教蔡东藩。

蔡东藩指着这个字，说：“这个字的边上，有墨迹造成的一个污点，所以要重写。”

“哈，哈，哈……”学生们这下可乐了。原来，这污点是苍蝇屎。蔡东藩近视，把它看成了墨迹。

蔡东藩也笑了笑，接着就讲起自己科考时因为污了卷子而落榜的事。学生们听了，领会了先生的用意，一下子不笑了。

他对学生严格，也很关心。有一次，一个学生病了没来上学。他就赶到学生家，为学生号脉。诊治后，蔡东藩亲自到附近山上去采草药，让家长熬了给学生服下。三天后，这学生的病就好了。

蔡东藩渊博的学识、治学的严谨和爱生如子，让学生们很是敬佩。柴德赓更是三天两头地往临江书舍跑。

方传直北鱼龙敛，又演湘南兔狗烹。蔡东藩渴望过一种安安静静书斋生活，可时局却总是动荡。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此后又引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内乱迭起，兵连祸结，这让蔡东藩怎能不忧心忡忡？

于是，他写起了外祸最烈的晋朝演义。写《两晋通俗演义》，寄寓着他对时局的告诫。他说：

盖今日之大患，不在外而在内，内讧迭起而未艾，吾恐五胡十六国之祸，不特为两晋为然，而两晋即今日之前车也。天下宁有蚌鹬相争，而不授渔人之利乎？若夫辨忠奸，别贞淫，抉明昧，核是非，则为书中应有之余义，非敢谓上附作者之林，亦聊以寓劝戒之意云尔。

一个礼拜天，柴德赓又来到了临江书舍，与蔡东藩交流着时局的看法。说起军

阍间的混战，蔡东藩慨叹道：“人必自侮，然后人侮。家必自毁，然后人毁。国必自伐，然后人伐。唉！”

刚叹罢，孔孝赓领着一人走进门来：“蔡兄，这位是三头陈村的，有事想麻烦你。”

那人行了个礼，对蔡东藩说：“蔡先生，鄙人姓陈。鄙人不才，自家父去世后，每次客人来访，就会问起宅中牛腿雕的是什么，鄙人都说不出个所以然，实在汗颜啊。今日，特来烦请蔡先生前往鄙宅赐教。”

蔡东藩听了，询问道：“你可知是何人所雕？”

“听家父提起过，为东阳杜云松所雕。”

“哦，原来是雕花皇帝的作品。青峰，有兴趣一往吗？”

柴德赓把身子微微前倾，说道：“但凭蔡先生吩咐。”

于是，师生俩就一起来到了三头陈村，只见一停院宅，迎面而立，建造所用的材质、陈设都很朴拙，却自有一股沉厚的气派袭人。进入大门，可见整座建筑雕梁画栋，雕刻精美，天井明间檐柱上面牛腿更是刻工细腻，线条流畅，形象逼真。

蔡东藩看完了四只牛腿，心中已有了答案。他指着一处问柴德赓：“青峰，你看这雕的是什么故事？”

柴德赓微微一笑，答道：“怕是伯乐相马的故事吧？”

蔡东藩刚要赞许，那陈姓人却开腔了：“哦，原来是伯乐相马呀。”

蔡东藩也不理会，——指点着牛腿告诉陈姓人：“这四只牛腿分别雕的是伯乐相马、龙女牧羊、骑虎入山和黄犬寄书的故事。”

那陈姓人还坠在云里雾里之中，柴德赓已是问道：“蔡先生，黄犬寄书是则怎样的故事？”

“哦，讲的是晋初诗人陆机养有一只黄犬，当时陆机羁寓洛阳，久无家信，便

开玩笑问黄犬能不能帮忙传递消息。孰料这黄犬竟摇起了尾巴，陆机就把信绑在黄犬的脖子上。二十多天后，黄犬往返千里，不仅把信送到了陆机的家里，还把回信带回了洛阳。”

蔡东藩讲完了故事，沉吟了一会儿，问柴德赓：“青峰，这四个故事虽然自成情节，连在一起却蕴涵着大道理呢？”

“这……”柴德赓百思不得其解，便说道，“请蔡先生指教。”旁边的陈姓人也不住地催促着。

“忠、孝、节、义啊。”

柴德赓这才恍然大悟。蔡东藩拍了拍陈姓人的肩膀，说道：“靠这四字持家，才不会辜负雕花皇帝的手艺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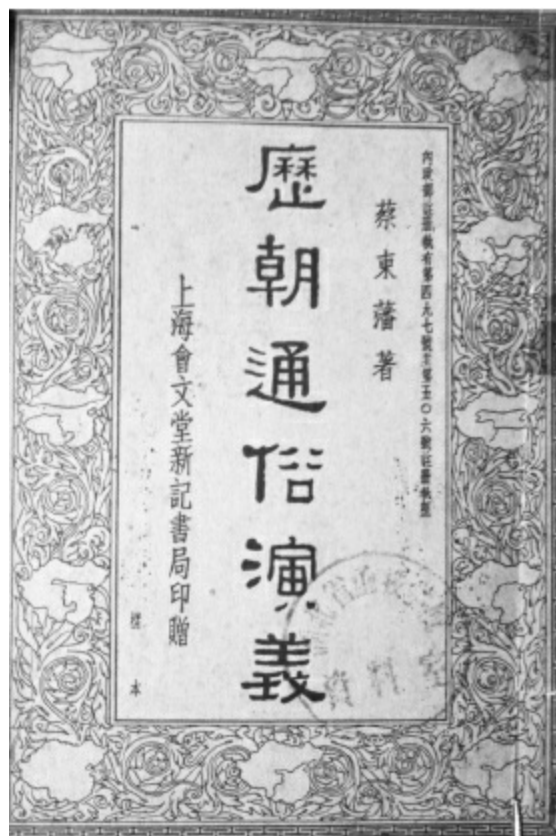
说完，他就和柴德赓一起离开了三头陈村。

一年后，临浦小学的初中班停办了，蔡东藩就又回到了书斋里。柴德赓也考入了杭州安定中学。

正是受了蔡东藩的影响，柴德赓对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师承历史学家陈垣，成为史学界知名的学者，著有《史学丛考》《史籍举要》等专著，还专门写了题为《蔡东藩及其〈历朝通俗演义〉》的评述文章。在文章中，柴德赓说：

《历朝通俗演义》是自有演义小说以来的第一部大书，而出自一个人的手笔，才花了十年的时间，不能不说是一件惊人的事情。

难能可贵的是在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之中，读者千头万绪，目迷神眩，蔡氏能整理出重要史事的线索，纵横连贯，以浅近文字出之；



历朝通俗演义样本

而又能摒弃戏剧小说的杜撰故事，批判一些荒诞不经的说法，一本于史书记载，旁搜博览，源源本本，有根有据。这绝不是一般演义小说，实在是生动的历史记述。

痛恶君主专制，缅怀革命先烈

这是一个夏末秋初的日子，蔡东藩刚从街上回来，韩氏从门里迎了出来，说：“有人等着你，想让你出诊。”说话间，两个男人从里面走出来，他们是临浦近郊山里王村的，家里老父有病，想请蔡东藩去看一看。

蔡东藩把手中的菜篮子递给妻子后，戴上一顶草帽，拿起出诊包就要走。那两个男人连忙从墙边拿出两根杠子。

蔡东藩一看，知道这两根杠子系上三块木板，就成了最简单的轿子，当地人叫做勾子轿。三块木板一块用来坐，一块用来搁脚，一块当靠背。他连连摇摇手说：“山里王不过六七里，我正好走走，活络活络筋骨，不用你们抬。”

那其中的一个男人说：“蔡先生，我爹在家等得急，您委屈一下，坐上勾子轿吧！”蔡东藩看了看这对着急的男人，只得坐了上去。

到了山里王，病人家住在山脚下。蔡东藩把了把脉，问了问情况，就知道是尿路不畅，才导致腹部疼痛的。他便领着病家的儿子来到门外，顺手拔了几棵草，说：“这草可以治你爹的病。你把它熬了汤，让你爹当茶喝。每天喝三大碗，三天后即可见效。”

“这不是官司草吗？”病家的儿子看着这习以为常的草有点不相信。

蔡东藩告诉他说：“这草也叫车前草，是你爹这病的特效药。”

病家的儿子还是有点不相信，正欲说话，里面传出了他爹的声音：“蔡先生的话不会错的，你就拔来让我吃吧。”

“就是病好了，这车前草也要坚持吃一段时间。趁着这个节气，你们就多拔一点，晒干了放着，慢慢喝。”临走时，蔡东藩又交代了一番，也拔了一些车前草带回家。这时，病家一定要再用轿子送他回家，蔡东藩推却了。

行了二三里，蔡东藩顺路拐进了西施庙。西施庙坐西朝东，面对苧萝山，濒临浣纱溪，有殿五楹、余屋三楹及一个“同春台”戏台。庙内设有两尊西施神像，一坐尊，一行尊，墙壁上嵌有光绪十三年萧山县正堂关于不许在西施庙周围河塘筑箔捕鱼の禁示碑。

在蔡东藩的演义中，他累斥女祸，能受到表彰的女子很少。晋代有一智勇双全的女英雄，名叫荀灌。其“突围搬救兵”的故事被载入了史册。蔡东藩在《两晋通俗演义》中，不惜笔墨“演义”了这则故事，并评价说：

以十三龄之弱女，独能奋身而出，突围求援。如此奇女子，求诸古今史乘中，得未曾有，本回力为摹写，尤足使女界生色。

只是，他后来却又借题发起了牢骚：

吾慨夫近世女子，厕身学校，假平等自由四字为口头禅，居然侈言爱国，要求参政，曾亦闻有荀灌之实心实力，得保君亲否耶？他如梁纬妻辛氏，秉贞

抱节，不肯苟全，谁谓中国妇女，素无学识？以视今日之略识之无，眼高于顶，自命为士女班头，而反荡检逾闲，不顾道德，吾正不愿有此奇邪之学识也。

此次，蔡东藩看完西施庙，也不禁为西施的遭遇惋惜：“一代倾城逐浪花，吴宫空自忆儿家。效颦莫笑东村女，头白溪边尚浣纱。”

吟罢诗，复又抄录下了禁示碑内容，在苕萝亭稍息片刻，便上了路。

到了1924年农历九月，《两晋通俗演义》完稿了。蔡东藩也不容自己有一丝喘息，就手不离笔开始撰写《前汉通俗演义》。

他认为：秦自始皇至子婴历国三世，只十有五年耳。依事演述，寥寥数回，不足以成卷帙；且名为一朝，但闻暴政，未底于治，实为由周至汉之过渡时代。因此，把秦朝附入了前汉演义，仅存其名而已足矣。

其实，更为主要的是他对秦始皇开创君主专制的深恶痛绝。蔡东藩在第一回中抨击道：

这皇帝两字的头衔，并不是功德造就，实在是腥血铸成。试看暴秦历史，有甚么皇猷？有甚么帝德？无非趁着乱世纷纷的时候，靠了一些武力，侥幸成功，他遂昂然自在，惟我独尊。还有一种千古纪念的事情，就是我国的君主专制，实是嬴政一人，完全造成。从前黄帝开国以来，颁定国法，原是君主政体，历代奉为准绳，但究未尝有“言莫予违，独断独行”的意思，尧置棊鼓，立谤木，舜询四岳，咨十有二牧，禹拜昌言，汤改过不咎，周有询群臣群吏询万民的制度，简策流传，至今勿替。可见古时的圣帝明王，虽尊为天子，管辖九州，究竟也要集思广益，依从舆论，好民所好，恶民所恶，才能长治久安，做一位升平主子。

这番快论，将那些“出生时有如何异相”又“某某星宿下凡”的“天子”伪装活脱脱剥落下来，露出一身乌糟皮肉，大白于天下，读来不能不令人酣畅不已。

可蔡东藩心目中的“升平主子”孙中山先生却不幸于1925年3月12日逝世了。蔡东藩对孙中山怀有深厚的感情，在《民国通俗演义》的字里行间无不洋溢着他对孙中山由衷崇敬的言辞。他称孙中山是“革命史中之翹楚也”。在第七十八回的批

注中说：“若夫创造民国之首功，应推孙、黄两人。”

“黄”即黄兴。1916年10月，黄兴病卒，蔡东藩曾作诗哀叹：

才经湘水赋招魂，日上扶桑倏又昏。

偏是伟人多短命，人生天道两难论。

这次，孙中山先生的逝世，更让蔡东藩悲痛万分。他拿起笔欲赋诗以寄哀思，却用尽吴六奇扛鼎之力，也写不出一个字来。

后来，他把孙中山先生的“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这一联语恭恭敬敬地抄了下来，贴在书房内，以缅怀一代伟人，激励自己。

捐稿费声援爱国群众

风老莺雏，雨肥梅子。而在蔡东藩的演义中，秦二世一道修筑阿房宫的苛令，已弄得普天秋怨，遍地哀鸣，陈胜、吴广因此揭竿而起。蔡东藩秉持着对农民起义的一贯看法，对陈胜、吴广起义的看法也与司马迁相左。司马迁对陈胜奋起于大泽乡之举极为推崇，他在《太史公自序》说：“桀纣失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在《清史通俗演义》中，他不敢赞同后人称洪秀全等为革命的大人物。当他写到左宗棠克复杭州时，感慨浙江人民饱受战乱之苦，引用了《闻见篇》四首。其中一首为《猪换妇》：

朝作牧猪奴，暮作牧猪妇，贩猪过桐庐，睦州妇人贱于肉，一妇价廉一斗粟。牧猪奴牵猪入市廛，一猪卖钱十数千，将猪卖钱钱买妇。中妇少妇载满船，蓬头垢面清泪涟，我闻此语坐长吁：就中亦有千金躯，嗟哉妇人猪不如？

可过了一段时间，他自己也碰到了农民哄抢米行的事。

这一天，蔡东藩上街买米，发现米价暴涨了不少。他问店员能不能便宜些。店员却梗着脖子说：“老板说了，就这个价。要买就买，不买就算了。”想着家里的

米桶快空了，蔡东藩只得硬着头皮买了些许。

谁料，这米价却是一天一个价，不断上涨。4月28日，蔡东藩又到庆盛南北货店看报。没走多远，只见街上的行人争先恐后地奔跑着。他不明就里，就拉住一个熟人问了起来。

“蔡先生，好几百农民正哄抢米行呢，军警都去镇压了。您就别上街了。”说完，那人又慌张地跑了。

这文弱书生不知哪里来的勇气，竟来到萧山中街，站在一角落里，悄悄地看了起来。街面上一片混乱，许多米行被捣毁，军警们正拿着警械镇压着农民，上百的农民四散逃命着，部分趴在了地上。

忽然，一农民从蔡东藩眼前慌里慌张地跑过。过了一会儿，他却又慌里慌张地跑了回来。蔡东藩知道他是在如饭架似的街道上迷路了，急忙一把拉住了他，把他引上浦阳江边的火神塘。

跑到塘上，俩人不住地颤着气。等到气息稍为平和了些，蔡东藩便问这农民为什么要哄抢米行。

那农民见蔡东藩没有害他之意，便一五一十地说开了。原来这一年的收成不好，农民交完了租，所剩下的粮食已少得可怜了。街上的米行老板却故意哄抬粮价，这让老百姓怎么活啊？气愤不过，他们就集合了五六百人，各持刀械蜂拥至临浦街，哄抢米行粮店，却遭到了军警的弹压。

“如果官清吏洁，农民何至于乱？”蔡东藩十分同情这些农民的遭遇，但作为一个较传统的“士大夫”，却不赞同农民的这种“犯乱”“越轨”的做法。于是，他就问道：“为什么不去找政府呢？”

这时，镇上响起“叭叭”两声枪响，那农民的脸色陡然一变，就慌忙向天乐乡跑去。

这场打米店风潮，捣毁了二十多家米行，农民死一人，伤二人，被捕三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7月2日农历端午节这一天，镇上又热闹了起来，街上贴

满了“与帝国主义经济绝交”“抵制日货、英货，惩办杀害我工人同胞之罪魁”等标语。一些民众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活动，高呼声讨帝国主义暴行的口号。

原来1925年5月30日，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公然枪杀我爱国同胞，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6月中旬，杭州安定、宗文等校的学生来到萧山、临浦等地开展宣传、募捐活动，声援上海各界群众抗议帝国主义暴行的正义行动。

蔡东藩是从报纸上知道此事的。他走到募捐箱前，捐出了自己半个月的稿费。“蔡先生，您也来了！”一位临浦商学联合会的工作人员高兴地喊了起来，紧紧地握住了蔡东藩的手。

蔡东藩不想抛头露面，赶紧挣脱了手，趁着人多混乱，溜回了家中。

回到临江书舍，他反思着在街上前后发生的这两件事，写下了随笔道：“治国须重民，民安国才安。民要谅国难，国强民才富。奸商实可恨，抢粮总坏市。李闯复长毛，殷鉴还不远。御侮必戮力，方可壮国威。人皆各顾己，国难何时靖！”

写下随笔，蔡东藩便开始着手写作《后汉通俗演义》了。后汉起自王莽篡汉，终自三国归晋。记叙这段历史的有范曄的《后汉书》，还有清远道人的《东汉演义》，自然还有脍炙人口的《三国演义》。

蔡东藩承袭冯梦龙、章学诚之说，认为文史殊途，历史演义必须以正史为经。因此，他在《后汉通俗演义》的自序中，又对《三国演义》作了番“讨伐”：

若罗氏所著之《三国演义》，则脍炙人口，加以二三通人之评定，而价值益增。然与陈寿之《三国志》相勘证，则粉饰者十居五六。寿虽晋臣，于蜀魏事不无曲笔，但谓其穿凿失真，则必无此弊。罗氏第巧为烘染，悦人耳目，而不知以伪乱真，愈传愈讹，其误人不少也。

其实，写历史演义时如何吸取历史小说之长，又能把史料处理得恰到好处，使二者融会贯通之，这是个多年的难题。蔡东藩自己也常常陷入矛盾之中。在他的历史演义中，也酌用过不少稗史轶闻和民间传说。但他以普及正史知识为己任，认为“编著小说不在伪饰，但靠着一支笔力，纵横鼓舞，即实事亦固具大观也”。因此，他大加鞭挞《三国演义》也在情理之中了。

这一年的年底，临江书舍的墙门上贴上了大红喜字。一顶花轿抵达蔡家，一时鼓乐、鞭炮齐鸣，喜气洋洋。

原来是震瀆与米行老板方南荣之女方彩琴结婚了。蔡东藩坐在椅子上，满脸笑容地看着新郎、新娘，内心早已是百感交集。

他想给自己的父母说，爹娘，你们唯一的孙子今日喜结良缘了。

他想给妻子王氏说，儿子结婚了，你和震康要在，那该多高兴啊。

他想给继室黄晚霞说，要是女儿在，也该九岁了。

.....

“一拜天，二拜地，三拜高堂！”赞郎高声喊道。

蔡东藩端坐椅子上，望着披红戴彩的儿子、儿媳，已快喜极而泣了。可喜庆的日子，不能流泪啊。他强行咽下了眼泪，连声说道：“好，好，好！”

第二天，按本地的习俗，儿子、儿媳“回门”去了。蔡东藩又坐在书桌前，继续写作《后汉通俗演义》。后来，随着相处时间的增长，儿媳方彩琴慢慢摸熟了公公的脾气，天天到书房替蔡东藩磨墨。即使在寒冬笔头冰结的日子，也总是照磨不误。

一代演义大家熔高文典史于一炉

春去夏至，暑热难耐。蔡东藩仍蛰居在书房里写作，不一会儿就挥汗如雨了。他步出书房，用冷水洗了把脸。刚刚清凉了稍许，蚊子又凑起了热闹。蔡东藩怕熏坏眼睛，没有点上蚊香，只是用葵扇赶了一下，就埋头笔耕。

第二天，孝顺的方彩琴取出公公的衣袜，正待洗时，却见袜子上血迹斑斑，犹如“印花洋布”。无疑，这是昨晚蚊子留下的“杰作”。

春陵起义汉重光，后嗣昏庸又致亡；

赢得蜀中延一线，谁知宦竖且貽殃？

妇寺原为乱国媒，群雄扰攘亦堪哀，

试看两汉同三国，多少兵民付劫灰！

《后汉通俗演义》的煞尾声咏罢，已到了农历九月。跟往常一样，他把书稿装订成册，每三十张订成一本，然后到邮局里寄出。这次，邮局人员顺手递给他一封信。

信是苏州寄来的。蔡东藩拿到书信，很是惊讶，自家在苏州又没有亲戚朋友，这信是谁写的呢？

他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里面有两张信纸，字很娟秀。信的大意是说，她很喜欢读蔡先生的《民国通俗演义》，只是对书中有关学潮的观点持有不同见解，才修书与蔡先生商榷。她认为，教育为国民之母，学校需要稳定的局面。所以，学生应只管读书，不要参加过问政治活动。否则，就是学风不正。

这封信的字里行间流露着一股孤骛不羁的才气与傲气。蔡东藩被吸引了，当即做了回复。

鸿雁传书，三两封信下来，他很快得知这个特殊读者的身份。此人就是被鲁迅先生在《忽然想到》与《纪念刘和珍君》中猛烈抨击过的那位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

杨荫榆，1884年出生于江苏无锡，曾先后留学日本、美国，于1924年2月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成为中国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她任女师大校长期间，在管理上施行封建家长的粗暴方式，限制学生思想和行动的自由，打击和排挤许广平、刘和珍等进步教师，终引发女师大风潮。北洋政府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免去了杨荫榆女师大校长的职务。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犹如一份刑事判决书，将杨荫榆定性为戕害刘和珍等人的帮凶。杨荫榆似乎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后来，她为了民族大义和受辱的同胞，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大义凛然地指责日寇的强盗行径，最后被日寇在众目睽睽之下枪杀。相比较于她的死，杨荫榆曾经的“劣迹”，也显得微不足道了。

女师大风潮之后，生计维艰的杨荫榆回到了家乡苏州。百无聊赖之际，她读起了《民国通俗演义》，觉得与蔡东藩的一些观点不同，便修书临浦。

百家争鸣，蔡东藩不由自主地与这位姑苏才女在信中“争辩”了起来。“争辩”中，杨荫榆建议蔡东藩续写《民国通俗演义》。而蔡东藩已有定见，打算把历史往上溯。后来，俩人也间或通些书信，直至杨荫榆被日寇杀害。

秦汉往上溯便是周朝了。周朝延续约八百年之长，又分为西周和东周，东周又经历了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要演义这段历史，实非易事。

春秋时期，“礼乐征伐由诸侯出”。显然，写好春秋的关键是要演义好诸侯争霸。而萧绍平原正是上演吴越争霸的地方，遗留下了不少遗迹。“太史公浮沅湘，窥九疑，上会稽，探禹穴。我何不效仿之？”这样一想，蔡东藩决定亲自去现场考证。

这一日，他乘船经萧绍运河来到钱塘江边的西兴古镇。西兴原筑有固陵城，为越大夫范蠡所筑，用以拒吴。蔡东藩来到固陵城原址，城已废，仅存铁岭关，洞门两旁分列着古碑。他兴致勃勃地爬上了铁岭关，只见钱塘江一览无余，浩浩荡荡地，仿佛铺陈于自己的脚下，这可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之地啊！

在关上，蔡东藩掏出《越绝书》对证。《越绝书》中确有记载，云：“浙江南路西城也，其陵固可守，故谓之固陵”。

蔡东藩这才下了关，抄录了一些碑文，心满意足地来到了湘湖城山。城山海拔一百二十八米，是越王勾践屯兵抗吴之地，又名越王城。公元前494年，吴越决战于夫椒（今吴兴县），越军大败，勾践率残部退守钱塘江南岸，凭借城山险要，夯土为墙，屯兵固守。吴王夫差统兵追击越国，将城山团团围住。“吴意越必乏水，以盐鱼为馈。越取双鱼答之，遂解围”。

他踏着五百多级石阶而上，古道两旁灌木丛生，松柏茂翠。走完古道，只见二峰对峙如门，故称“马门”，此即为越王城出入口。沿入口的两侧山脊，依稀可见一条隆起的土城垣，下宽上窄，里缓外陡，曲折盘绕地把山顶围成一个堡垒。山顶原有城山寺和勾践祠，因战乱城山寺仅存破屋数间，勾践祠却不见了踪迹。蔡东藩不禁叹道：“可怜百战陈兵地，白马银涛剧可悲。”

考证了固陵、城山，蔡东藩又乘船沿萧绍运河东行。河上拱桥叠架，河中桨橹声声，两岸沃野青山，白墙灰瓦，竹影荷香，旖旎的风光恰似一幅淡描的国画。蔡东藩却无心欣赏美景。到了绍兴，他依《越绝书》所记，接连考证了越王台、稷山、种山、美人宫等遗存。一路下来，收获颇丰，可身体却已累垮了。他购买了一些书，心犹未甘地回到临浦。

回到家，蔡东藩顾不上疲惫，仔细参详起了《东周列国志》。此时，胃病突然又发作，且来势汹汹，他只能躺倒在了床上。

可是将息没几天，蔡东藩又爬了起来，校对、评注《东周列国志》。《东周列国志》为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蔡元放改编余邵鱼、冯梦龙的《列国志传》《新列国志传》而成的，写的是西周末年至秦统一六国，包括春秋、战国五百多年间的历史故事。其叙写的事实，取材于《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四部史书，将分散的历史故事和人物传记按照时间的顺序穿插编排，冶为一炉，成为一部写实又比较完美的历史演义。

“春秋细腻，战国过于简略，诚为憾事耳！”这一晚，蔡东藩评注到了很晚。忽然，他“哎唷”一声惨叫，掷笔于地，手急忙按住腹部。此时，腹部的剧痛一阵一阵袭来。随之，全身冷汗不断，额头上沁出了黄豆般大小的汗珠。蔡东藩的惨叫惊醒了震瀆夫妇。

震瀆见父亲面色苍白，急忙把他扶到床上，问道：“父亲，是不是胃痛？”

蔡东藩无力地点了点头。震瀆马上叫妻子烧来一碗红糖姜茶，边用手巾擦去蔡东藩额上的汗珠，边噙着泪说：“父亲，求您别再写了！”

“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稍微缓转的蔡东藩长叹一声。自此，他停止了演义的创作。后来，近代学者晋卿多少圆了蔡东藩的梦。他对《东周列国志》的战国部分进行了补充，将其改编成一部四十八回的历史小说《战国演义》。此书后八回讲述了秦国的兴衰，就取材于蔡东藩的《前汉演义》。

这一天，镇上的金邦达、陈修安来到了临江书舍。俩人落座后，说明了想在火神堂前组织求实阅报社、图书馆，特来听取蔡东藩意见的来意。

蔡东藩一听，极力支持，说：“启迪民智，开通文化，这是件好事啊。可购订

沪杭各报刊，任人浏览；置备有利社会的图书小说，予以出借。”

“唉，”金邦达面露难色，犹豫着说，“只是购买图书的经费甚巨，我俩明知是好事，却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蔡东藩沉思了一会儿，转身走进书房，随后捧出一大摞书搁在桌上，复又进去再捧出一大摞，对金邦达说：“这是我的拙作，你们拿去吧。勉力从事，总会成功的。”

“啊。”陈修安望着桌上小山似的一大堆书，钦佩地说：“蔡先生，著作如此之丰，可称是演义史上的大家了！”

蔡东藩听了，只是报以一笑。

的确，自开始酝酿编撰《清史通俗演义》起，至1926年《后汉通俗演义》脱稿，短短的十来年时间，蔡东藩用一支秃笔，虽历经社会、家庭变故，却始终矢志不渝，殚心竭力地编撰了十一部通俗演义。这套通俗历史巨著，浩浩一千余回，写尽几度春秋，上起公元前221年，下至1920年，共记述了2166年的历史，约六百多万字。按其著述的时序依次为：

《清史通俗演义》100回61万字

《元史通俗演义》60回37万字

《明史通俗演义》100回58万字

《民国通俗演义》120回70万字

《宋史通俗演义》100回62万字

《唐史通俗演义》100回67万字

《五代史通俗演义》60回40万字

《南北史通俗演义》100回69万字

《两晋通俗演义》100回64万字

《前汉通俗演义》100回61万字

《后汉通俗演义》100回61万字

如再加上别撰的《慈禧太后演义》和增订的《中华全史演义》，则达到七百万字。其规模不可谓不大，诚无愧为巨帙了！

我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幅员辽阔的多民族汇合的泱泱大国，就历史典籍而言，浩如烟海，三千多卷二十四史，二百五十七卷《新元史》，五百七十六卷《清史稿》，加上民国的史料，数量之惊人，令人望而却步。蔡东藩以一己之躯，将这些浩瀚的高文典史熔于一炉，以一种最通俗的方式讲述给了世人。不论别的，仅以其对历史之大众普及，对传统史学之继承发扬，则其功可胜言哉，遑论其坚韧之毅力与淡泊之情怀？

史学大师章学诚曾叹曰：“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蔡东藩在这部鸿篇巨帙中，不仅坚守着“传真”这一史学的生命，而且身受子弹威胁，仍秉笔直书，不违逆本性、趋时跟风、弄虚作假，表现出了史家的可贵操守。确实，历史不是百依百顺的女孩子任人擦抹，唯有像蔡东藩那样讲究史德的人，写出来的作品才有历史价值，才能启迪后人！

最初，会文堂书局在陆续初版蔡东藩的这套通俗演义时，为光纸石印附插图的线装本，以每十回为一分册，每种若干册，都加有纸板制成的封套。

到了1935年5月，会文堂新记书局将蔡东藩的演义与许廑父的续增，装订成四十四册，另附总目一册，冠其全名为《历朝通俗演义》出版。同时，为了促销，还印了样本，随书赠送。样本足有八十多页，内容包括改版印行缘起、序、历朝世系图、样张、预约通知书、预约简单和预约地点等。

按理，如此再版，肯定要找蔡东藩写再版序言。可不知什么原因，书局竟找了个与这部书毫无关系的卢冀野为每一种书各写了一篇序言。

卢冀野是个戏剧史论家、剧作家和诗人。他在《民国通俗演义》序中云：“蔡先生完成了十部历史演义以后，终于写到民国时期了”。想是这卢冀野先生并未细看过演义，只是望文生义地认为《历朝通俗演义》是从秦朝开始，按照朝代的先后依次写到民国的。这多少令人啼笑皆非。

改版后到1936年5月就出到了第四版。当时江苏省立南京中学校长张海澄给会文堂书局写信说：“《历朝通俗演义》于中等学校学生文史知识，裨益匪浅，用特采作课外补充读物。”其风行一时可以想见了。

后人曾有评价说：“蔡东藩的历史演义自两汉一气呵至民国，至今能玩此大器者前不见古人，后尚不见来者，就这一点来说他可称是中国第一人。”

当代历史小说家二月河对蔡氏的通俗演义，评价是极高的：

它既不是“纯文学”，也不是“雅文学”，它不是纯历史，又没有虚造历史，它有歌颂，也有暴露，更多的却是“告诉”“讽劝”，浩如烟海的历史表述中颇不乏人文思想社会流俗的探讨与调侃。……

他进行的是人文之美的播种，是中国独有、别国绝无的美好道德的传述与表释。这样老成实在的著作家可能早已在中国“绝版”了。我的估计，历史在一个短的时期不太可能再赐我们一位蔡先生。

……

倘没有绝大的学识，绝大胸襟气量，绝好智商与精力，要做蔡先生做的这番事业，确实有点像要求初中生演算哥德巴赫猜想般困难，或者是“骑自行车上月球”那样的妄想。

我以为，判断任何一部书的社会价值，只有两个量化了的标准，一是它拥有不拥有读者，一是它拥有不拥有时间。……但蔡的这一系列确实做到了“两个拥有”，它还要“拥有”下去。……

蔡先生的这书，从文学这点上看去，只能说是“中平之作”，它是一座矿山，山一样的巍峨，中有茂林修竹、流泉飞瀑，内含煤铁金玉，自然也有土，有毫不起眼的砂石。它的非凡在于它的丰富蕴藏。前面说过，它不是应遵命评论之运而生，而是应时而生。在整个封建制度的崩溃、新时代还在阵痛时，他用毕生的精力唱出了这首诗史，可以听为挽歌，也可以看作新时代的催生曲。

到了2008年，华夏出版社邀请深谙历史的学者，改编蔡东藩的历史演义，以《蔡东藩历史讲坛》为总名付梓出版。这倒真应了蔡东藩的“文字随风会为变

迁”的主张。

第六章 国难中度晚年

重新走上讲台，续著《写信必读》

1926年农历十二月的一日，雪在空中舒展广袖，翩翩起舞，随后不紧不慢地飘落下来，轻柔，细密。蔡东藩站在墙门下，眺望着雪景，大地白了，峙山白了，江塘白了，整个世界显得分外妖娆。

“哇，哇，哇。”屋内传出了新生儿的哭声。蔡东藩情不自禁地赞道：“好一场瑞雪啊！”

他为长孙取名福恒，希望孙子能幸福恒久。

含饴弄孙之际，蔡东藩的心里又盘算开了。为了实现心中的愿望，他思量着自己的谋生之道，无非是教书、写书、看病。为人看病，尤其是为贫穷人家看病，往往不计报酬。编撰演义，劳心劳形，儿子媳妇必然会反对。自己所长，只剩下教书了。

正当他谋划着重新设馆授课时，临浦小学的孔昭虔老师自己“送”上门来了。孔昭虔（1893~1960年），临浦自由孔人。1915年毕业于南洋路矿学校土木科，后任临浦小学校长，是蔡东藩的朋友。

因为学校缺少国文老师，孔昭虔就来请蔡东藩。蔡东藩哪有不答应的？就这样，他重新走上了讲台。

有一次，蔡东藩正在花坛边读着一封信。由于他平易近人，学生们见了，就叽叽喳喳地围拢来了。

一位学生问道：“蔡先生，你在读什么？”

“这都不懂，蔡先生读的是信呀。”知识稍长的学生卖弄道。

“那你说说看，这信该怎么写？”那位学生有些不服气。

“这……这……”由于没写过信，刚才还神气活现的学生话塞了。

听了学生的这番言谈，蔡东藩拿定了主意，要完成来信者的嘱托。于是，他慈爱地摸了摸这几个学生的头，说：“那我以后教你们写信，如何？”

学生们顿时欢呼雀跃起来。

却说蔡东藩回到家，便直奔书房，从书丛中找出《唐著写信必读》，开始琢磨起书信的格式来。

《唐著写信必读》系苏州人唐再丰所著。唐再丰，字芸洲，号桃花馆主，生卒年不详。据唐著写信必读序云：“唐芸洲英年积学，却怀才不遇，游幕于公卿大夫之门。一日，其同学偶从唐芸洲的书篋中捡得文章若干编，内容主要是家书、问候、求恳等书信。同学读后觉得情词绵绵、音韵铿锵，便择其雅俗共赏者，详加注释，付之石印，名曰《写信必读》”。此书出版后，即风行海内，成为尺牘之中的佳本，每岁销售以亿万计。但由于辗转翻印，难免鲁鱼亥豕。会文堂主人又鉴于时局变迁，风教互异，所以来信嘱蔡东藩予以订正。

第二天，蔡东藩就给学生讲起了书信。他先是给学生讲解了书信的悠久历史。他介绍说，春秋战国时期的信是写在竹简上的，为了防止别人偷看，就在上面用木板覆盖起来，用绳子扎好，那个绳子就叫作“緘”。我们现在说“三緘其口”就是封好、扎好的意思。

讲完了书信的来历，他见学生听得兴趣盎然，便以《唐著写信必读》中的一则《稟父报告考试得奖》为例，给学生详细讲解了称谓语、提称语、思慕语、正文、祝愿语和署名的写法。

他说，古人以“自谦而敬人”为原则，所以在写信时礼仪依然不可或缺。在称谓后面一般要缀以对应的词语来表达敬意。如给父母写信，“膝下”一词用得最多。《孝经》有云，“故亲生之膝下，以养父母日严”。就是说人幼年时，时时依于父母膝旁。书信中用“膝下”，既表示对父母的敬重，又示出自己对父母的眷依之情。

蔡东藩这一番娓娓道来，学生们是听得津津有味，眼睛都瞪得大大的。

转眼间就到了1926年7月。该月的9日，中国革命的中心城市广州，云集了无数爱国志士，“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声响彻云霄。从这天起，国民革命军慷慨激昂地踏上了北伐之路。

1927年2月，国民革命军曹万顺进驻萧山，萧山宣告光复。萧然大地上掀起了支援北伐、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的反帝反封建的高潮。这一天，新成立的国民党萧山县党部又发动民众揪斗土豪劣绅。蔡东藩的好友何丙藻被戴上高帽游街示众。

蔡东藩听闻这一消息后，马上赶到何丙藻家。何丙藻还没有从游街的恐慌中走出来，说话也有些语无伦次：“革命？不对的，是造反，是要命。羞辱啊，羞辱啊！”

“别这样。天下大势，一治一乱，原是循环不息的，便是《易经》上也说‘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否极泰来，乱极必治’，如今时局离合纵横，兵戈扰攘，已有年了。北伐如能打倒北方军阀，换得一统世界，也是好事啊。当然，游街示众这做法也太过激了。不过，赋唐，你自己也要反省一下啊。”蔡东藩劝解道。

“我不懂，我没错，我怎么会是劣绅？”何丙藻大嚷着。

看着何丙藻情绪激动的样子，蔡东藩知道多说无益，只得回了家。

他回到家，却发现临浦小学的校长朱孟迁正坐着，忙说：“朱校长，不知道你要来，失礼之处，请多包涵。”

朱孟迁微微一笑，说：“没关系，蔡先生，您去了哪里了？”

“哦，我去看望何丙藻了。”蔡东藩边说，边沏上茶。

这时，朱孟迁的脸上变色了，大声说道：“此等劣绅，蔡先生何必去看望呢？”

“劣绅？不能一概而论吧？要是没有何丙藻的操劳，又何来临浦小学呢。”蔡东藩轻轻地反驳道。

一听这话，朱孟迁“腾”地站了起来，嘲笑道：“假面具而已。不打倒此等劣绅，劳苦大众又怎能翻身？”

这下，蔡东藩也有些火了，他振振有词地说道：“士绅中也有开明不开明的。不分青红皂白，有士皆豪，无绅不劣，这种做法就对了吗？”

“原本我来是想请您去发动民众，现在看来……唉。”朱孟迁叹了口气。

“朱校长，我以为治乱如治乱绳，不应过急，须徐徐解乱绳之纠结，方可治平啊。”

“当今必须用暴风骤雨般的手段，才能拯救国家。蔡先生所论，实乃书生之见！”说完，朱孟迁抬起脚就往门走去。

朱孟迁刚走出门外，就听见屋内传来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声音，他不禁摇了摇头。

第二天，蔡东藩就递上了辞呈，收了几个学生，在临江书舍里设馆授课。教学之余，他开始订正起了《唐著写信必读》。坊间出版的写信必读之卷九、卷十原非唐芸洲所著，蔡东藩对此进行了删节。

一番订正下来，他觉得唐著的写信必读虽然其内容有典有则、有蔓有枝，但毕竟文字之应酬应当随时事为转移，且原书多载去信，绝少还函，未免美中不足。于是，蔡东藩进行了续著。

这次续著，他共编成了二百则尺牍，一信一答，分列八栏。其中“政务栏”编有《约同选举》《约同弹劾》《议兴水利》等信函，充分体现了他“文虽求旧，意独趋新”的续著思路。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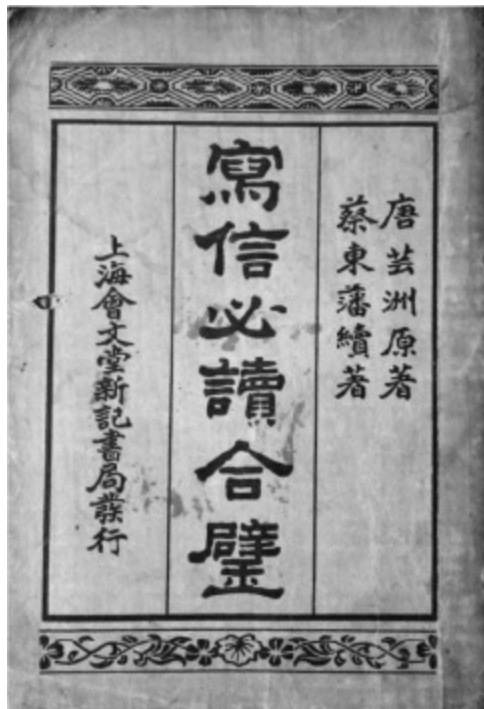
按民主国之人民，应有政权，是为民权主义的特点，即为三民主义之要素。虽本书为普通赠答之函件，与公文性质不同，但亦不可无私人之讨论，为改良政治之枢机。朋友往来，究心政务，正民主国民之天职也。爰为之特具是栏，就民权之所及，作良友之切磋。

他还特设了“道德栏”，以“借尺素之往还，寓劝规之微意”。他在这一栏的

卷首写道：

人何以立？曰道与德。道德不存在，乌乎为人？吾国开化最早，经数十百圣贤之提倡道德，深入人心，方能称为文物之邦，历五千年而不敝。乃降至晚近，异说沸腾，竟欲举国人旧有之道德，悉数唾弃，而别求所谓新道德者，卒以旧道德日被摧残，新道德未闻接替，衣冠败类，鸟兽同群，是谁之过欤？中山孙先生为革新界之巨子，其演讲民族主义也，不外以固有道德为基础，何物狂夫，倡言破坏。

应该说，蔡东藩的这些见识是有一定道理的。1933年仲夏，蔡东藩续著的《写信必读》与唐芸洲的原著合并出版，书名为《写信必读合璧》。此时，会文堂书局早已改组为会文堂新记书局。



写信必读合璧

不难发现，蔡东藩所编著的书基本可分为两大类。他热衷于教育，认为“人无教育，就不能自立；国无教育，就不能自强”，因此编著了《中等新论说文范》

《高等小学论说文范》及续著《写信必读》等教科书。他幽愤时事，立志“借说部体裁，演历史故事”，才夜以继日，笔耕不辍，陆续写成了十三部通俗演义。这其实体现了蔡东藩自“清官救国”梦破灭后，期望“教育救国”“演义救国”的思想。

废除中医风波

这一天，蔡东藩向儿子震瀆说起了自己的打算：“震瀆，福源也出世了。我们一家总不能老是租别人的房子住啊。牛场头的老屋早卖了。这些年来，我们省吃俭用，总算节省了一些钱。我看就在你二姑夫家旁边，买块地，造间房子吧。”

“为什么要到离临浦十里外的所前去造房子呢？”震瀆有些不解。

蔡东藩吸了口水烟，说道：“我想起了你的二姑姑。农民更需要良医啊。现在，你学医有成，就到那儿去开个诊所吧。再则，那儿的地价格便宜，而且山清水秀。你说呢？”

震瀆听父亲谈起过二姑姑。于是，他就点了点头。接着，他又说道：“爹，买地造房的事，我们都不懂呀。”

蔡东藩说：“这事我考虑过了，就交给你二姑夫吧。”

过了几天，震瀆专程去了趟所前，把买地造房的事告诉了二姑夫。



田沛銓答应了。蔡东藩便把造房子的事全委托给了田沛銓。

几个月后，房子也落成了。房子位于所前庄里陈，坐北朝南，依山临水，正屋三间，二层砖木结构。

蔡东藩走进新居，看看这，摸摸那，想想自己奔波半世，茹苦含辛，总算有个着落之地，不禁喜极而泣。震瀆也哭了。在众人劝说下，父子俩才止住泪水。

兴奋之余，蔡东藩取过笔墨，为新居写下一副对联：

鸟革翬飞新气象，竹苞松茂永光荣。

房子落成后，蔡东藩让震瀆开了一家诊所。待事情安顿了下来，蔡东藩对儿子说：“医以活人为心，视人之病，犹己之病，故治病不啻救焚拯溺。而临证犹如临阵，用药犹如用兵，须辨明证候，灵活用药，震瀆，切记，切记。”

医者，人命所关。蔡东藩见震瀆点点头，犹不放心，便取过纸墨，写道：

上医医国，中医已疾，庸医杀人。吾国医学沈沈，千载其间，如和缓、扁鹊、仓公、华佗辈，亦时有独到之技，惜其学不传，传焉而已失其真。吁，可慨也。夫医之理，极其精微，又甚奥博，类非不学无术者，所能伪托。其敢于伪托焉者，以人命为儿戏者也，社会之蠹贼也，国之梟獍也。吾谓取杀人发麻之庸医而放流诛殛之，亦文明国所有之事。

写罢，蔡东藩把纸递给震瀆，说：“这是我修改伯棠兄的《论医》而成的一则短文。你仔细读读罢，我回临浦去了。”

震瀆急忙拦住了父亲，说：“父亲，您就和我们一起住吧。我们也可照顾您。”

蔡东藩微微一笑，言道：“住在这里，我无事可做，岂不坐吃山空？”

震瀆依然不肯放。

“不行啊。临江书舍的学生还等着我呢，我不能半途而废吧？更何况，你父亲

又嗜报如命。没有报纸，不闷死才怪。”话还没说完，蔡东藩的脚早已跨出门槛。就这样，蔡东藩又回到临浦，在临江书舍设馆授课。

这一天，蔡东藩收到了会文堂书局的来信，请他续写《民国通俗演义》。

看完来信，蔡东藩犹豫了起来。自《民国通俗演义》出版以来，迄今也快十年了，把这段时间的历史演义出来，也是一件美事。只是……

想到这，那两颗子弹又浮现在他的眼前。是啊，写这段历史必然要冒风险。如今儿子成了家，长孙、次孙也相继出生了。为了了却自己的心愿，冒这风险值吗？

蔡东藩下不了决心，左右为难，临江书舍书房里的灯光也亮了整整一个晚上。

第二天，他又来到了庆盛南北货店。章达庵把蔡东藩迎进了内间，递上了《申报》。蔡东藩坐下后，捧起报纸就看了起来。报上赫然写着“济南惨案”几个大字，蔡东藩扶了扶眼镜，仔细读了起来。读罢，他不由义愤填膺地叫了起来：“真是惨无人道啊，残杀我五千军民！”

章达庵听见叫声，便跑了进来，见蔡东藩一脸的忿忿，便知是济南惨案给气得。他对蔡东藩说道：“先生，这日本军人也真是无人性，竟把交涉的蔡公时削鼻、割耳、挖目，折磨而死！”

“无人性啊。达庵，请你告诉头柜先生，这几天的报纸务必给我留着。”蔡东藩说道。

章达庵知道蔡东藩开着私塾，说道：“蔡先生，我会凑空把报纸给您拿到临江书舍的。”

“好。那就谢谢了。”说完，蔡东藩就出店去了。

面对日军制造的惨案，蒋介石采取了退让方针，命令北伐军“忍辱负重，撤出济南，绕道北伐”。到了1929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议定书》，宣称“中日两国所受之损害问题”俟双方“实地调查决定”，后亦无结果。

“此鼻此耳，此仇此耻，呜呼！泰山之下血未止！”蔡东藩吟着于右任先生哀悼蔡公时的诗，感慨着。

春起三月。在细雨纷飞间，蔡东藩仰起那满是忧伤的脸，却不知该向老天问些什么。这次，他是在担忧着中医的命运。

废除中医之说由来已久。清末朴学大师俞樾曾发表《废医论》，明确地提出了废除中医的主张。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后，开始了一系列的所谓“改革”。

1929年2月，余云岫在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建议要求全面废止中医，认为中医理论皆属荒唐怪诞，中医脉法出于纬侯之学，自欺欺人。后会议通过了《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尽管没有立即禁绝中医，但通过限制中医登记，听任年老中医老死，不准办学使中医界后继无人，以达到中医自然消亡之目的，实际上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所以此案一出，医界鼎沸，举国大哗，立即爆发了中医历史上空前的抗议风潮。也可谓是对外乱叩头，对内太蛮横了。

蔡东藩是从《申报》上了解这一消息的。当时，他就愤慨地说：“‘中医无明确之实验，无巩固之证据’，这等言论本就荒唐不堪！”

细长的雨丝依然在不停地绵绵飘落着。蔡东藩撑着一把伞，来到了官弄去找蔡逸斋，蔡逸斋却不在诊所。于是，他便去了松鹤堂药店。

他一走进药店，就听见里面一片嘈杂，几名中医正愤愤不平地议论着“废除中医”案。

“叔，您来啦？”蔡逸斋拉过一把椅子，让蔡东藩坐下。

“政府要废除中医，妄说中医是巫术，真是岂有此理？西医又有什么长处，无非是一套器械而已。”蔡东藩还没有坐下，朱医生就大声嚷道。

几名中医都纷纷附和着朱医生的话，抨击起了西医的不是。蔡东藩微微一笑，说：“诸位，我们既不能嫉西医之长，也不能讳中医之短。辨证施治，此为中医所长，然疗效相较于西医嫌慢，所以中医不能废除，而应该借西医的生理、病理互相佐证，究其真理，方为革新之策。”

葛医生颌首道：“蔡先生，言之有理。那现在该怎么办？”

“政府要废除中医，这是崇洋媚外！我们应该抗争，写信去支持上海的中医

界。”

众人点头称是，一致推举蔡东藩主笔，又你一言，我一语地分配起联络中药店、中医诊所的任务来。蔡东藩信写就后，就寄给了杭州三三医院的裴吉生。后来，裴吉生作为浙江代表赴沪参加集会，抗议废止中医案。

废除中医这件事情，最后在关键时刻出现了转机。时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的岳母患恶性痢疾，请遍当时著名的西医治疗，都没有什么效果。有人向汪精卫推荐了萧山籍名中医施今墨。别无他法的汪精卫只好请施今墨来诊治。施今墨出手不凡，仅凭把了一下脉搏，就找到了汪精卫岳母的病症，开了三剂药，即告痊愈。此后，汪精卫对“取消中医”的态度不再坚决了。最终这件事不了了之。

经过这场风波，蔡东藩决心编写一本普及中医知识的书。于是，他写信婉言谢绝了会文堂书局，并推荐许廑父续写《民国通俗演义》。

许廑父是一位鸳鸯蝴蝶派的作家，擅长言情小说，曾出版过《沪江风月传》《情海风化录》《南国佳人传》等书。许廑父与会文堂书局交情笃深，再加上蔡东藩的推荐，他只得硬着头皮代续。但这毕竟不是写言情小说，许廑父奋力写了四十回，自觉与蔡东藩的治史之道相差甚远，不得不搁笔了。他自己说：

《民国通俗演义》一至三集，吾友蔡子东藩所著。蔡子嗜报纸有恒性，搜集既富，编著乃详，益以文笔之整饬，结构之精密，故成一完善之史学演义，出版后不胫而走遍天下。会文堂主人以蔡作断自民九，去今十稔，不可以无续，乃商于余，属继撰四、五两集，凡四十回为一集，每集都三十万言。余无似，年来奔走军政界，谋升斗之食，笔政久荒，俗尘满腹，而资料之采集，又极烦苦，率尔操觚，勉以报命，宁贻笑于大方，恐取诮于狗尾，蔡子闻之，得毋哂其谫陋？

后来，有学者曾比较过蔡氏演义与许氏演义，认为两人的演义都浸润着爱国之情，但认为在内容处理、叙述方式及语言风格上，两人又有着不同：

在内容上，蔡氏“以正史为经，以轶闻为纬”，更侧重于整体历史的建构。许氏演义则在细节上着墨较多。

在叙述方式上，为使演义“务求确凿”“不尚虚诬”，蔡东藩总是力求用

侧面的记叙，以达到准确再现历史的目的。而许氏演义却大胆地使用人物对白，以求直观地展现历史。

在语言风格上，蔡氏演义是“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用语准确而策动，简约而不奢华。许氏则使用了小说笔法。蔡东藩也曾说过：“许是小说家，那就是小说家的笔法了。”

兴教育，办实业

为了编写中医书，蔡东藩特地赶到杭州“淘”书，恰逢首届杭州西湖博览会开幕。他信步来到了西泠桥，走进一家展馆，里面的展品琳琅满目，吸引蔡东藩眼球的却是一件商品的包装图样。图样的中间是一个网球拍，球拍击打着网球，左下角为一朵大玫瑰花，右下角设计了一只大蝴蝶，正下方写着“中华国产”四个大字。

这件商品正是鸳鸯蝴蝶派文人陈蝶仙研制的“无敌牌”牙粉。陈蝶仙原名嵩寿，别名天虚我生，杭州人，曾写有敢于向《红楼梦》“挑战”的《泪珠缘》。民国初年，日本“金刚石”牌牙粉进入中国，当时还没有牙膏，牙粉成为千家万户的必需品，垄断了市场。“济南惨案”后，寇氛日深，全国又掀起了抵制日货的运动。陈蝶仙放下手头的言情小说，开始研制牙粉。

“网球是圆的，与日本国旗相似，自是代表日货了。以球拍击球，寓国货抵制日货之意，妙不可言啊！”蔡东藩想罢，脑海中已浮现出《高等小学论说文范》中的一篇文章来：

惟吾国之蠢蠢者，以其土货也而弃之，以其洋货也而喜之。于是，土货之销行愈滞，洋货之流通愈广，民日以穷，财日以尽，而国有坐亡之势矣。嗟乎，不爱其货致不爱其国，是曰贱奴；不爱其国转不爱其货，是曰孽种。夫贱奴与孽种，人之所不甘受也。起视四境之内，洋货势力之所浸灌几无微不至，而土货转不觉有每下愈况之慨。呜乎，国人，亦思杀我生者洋货也，亡我国者洋货也，绝我种者洋货也，而今犹未之知耶。

瞧着人群纷纷购买“无敌牌”牙粉的情景，一个念头在蔡东藩的心中油然而生。他上前也“抢”了几包牙粉，回到了临浦。以后，每当蔡东藩用牙粉时，那个念头就会冒出来，只是他还心中无底，才犹豫不决。

这是秋天的一个早晨，太阳还没出来，空中流溢着淡红的朝霞。蔡东藩漫步江边，不经意间，一片白色闯进他的视野，它们像亭亭少女般，在风的轻抚下，舞动着长长的水袖，那不是芦花吗？

“八月寒苇花，秋江浪头白。”蔡东藩轻吟一句，信步朝芦花走去。快要走近时，他瞥见正有人支着画架在写生，于是就悄悄地过去，站在此人身后。只见画面上，湛蓝的天边，涂抹着一片一片殷红的朝霞。天穹下，芦花一丛挨着一丛，如云如烟。

“画得真好！”蔡东藩由衷地赞叹道。

那画画的人听到身后传来的赞叹声，扭过头来，又迅速站了起来，说道：“蔡先生，是您啊。”

蔡东藩见认识自己，有些惊诧：“你是——”

“哦，蔡先生，我叫鲁瑞熊，现在上海艺术专科学校读书。”

“原来是学艺术的，难怪画得如此逼真。”

“让蔡先生您见笑了。”鲁瑞熊谦逊地说。

蔡东藩见鲁瑞熊年纪不过二十，长得斯文儒雅，说话也彬彬有礼，心中产生了好感。于是，他说道：“这芦花轻轻柔柔的，真是纯真啊。”

“是啊，洁白的芦花是纯真的体现。不过——”鲁瑞熊话头一转，又说道：“这芦花一枝连着一枝，一片接着一片，敢与风浪抗争，还柔中寓刚呢。”

听了这话，蔡东藩心中早已起了涟漪：“联结起来，方能抗争强暴。看来，我的想法是正确的。”于是，他发自内心地说：“听了你的话，让我茅塞顿开，真是后生可畏啊！”

两人又聊了一会儿，蔡东藩便离开江边，兴冲冲地去找孔孝赉了。

孔孝赉见蔡东藩面露喜色，精神气爽，就问道：“蔡兄，瞧你精神的样子，可有什么喜事吧？”

“哈哈。”蔡东藩难得爽朗地笑着。他见孔孝赉百思不解的样子，就说：“孔兄，我想在所前办个毛巾厂，你看行不？”

“真的吗？真的吗？”孔孝赉惊讶地张着嘴巴，半天都合不拢来。

蔡东藩却显得胸有成竹，慢条斯理地说：“是真的。一来是为了倡导国货，抵制日货；二来是为了改善当地农民的生活。你认为如何？”

一介书生，投资办厂，能行吗？孔孝赉心中嘀咕着。不过，他了解蔡东藩，他既然已经动了心，想让他放弃这个念头，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孔孝赉便委婉地劝阻道：“办厂的机器从哪来？产品又销往何处？这些蔡兄你都想过了吗？”

蔡东藩咕嘟喝下一口茶，望着孔孝赉说：“孔兄，你从商多年，人脉广，所以我才找上门来了。”

“这机器我可以想想办法。这产品吗——”孔孝赉见蔡东藩打定了主意，沉思了一会儿，又说：“这产品，蔡兄，你看这样行不，你我一起找镇上的一些商号说说，让他们代销？”

蔡东藩击掌称善。接着，两人又合计了一番，蔡东藩才心满意足地告辞了。

过了几天，他安排好私塾里的事，赶到所前庄里陈，与震瀆、田沛銓商量办厂的事宜。

“什么？”震瀆闻言，不由一怔，道：“爹，我们都没办厂的经验，能行吗？”

蔡东藩回忆着自己的大半辈子，说道：“震瀆，你爹早年抱有清官救国的梦想，可这梦碎了。后来，受小说救国的影响，才写起了演义。现在，国家依然贫弱，外侮又在当前。爹想，欲使国家富强，唯有兴教育，办实业。爹在临江书舍设馆授课，也算是办教育了。实业乃生计之母。振兴国家的实业，我辈都有责任啊！”

这一席话说完，深知父亲为人的震瀆不再犹豫了。田沛銓也满是赞成。

过了年，在蔡氏父子和亲朋好友的帮助下，一家毛巾厂在震瀆行医处开张了。

毛巾厂不大，只有十来张木机，用手工织造。可蔡东藩却显得很高兴，为厂子取名为“坤元毛巾厂”，并写下了一副对联：

越布应加秦妇束，吴绫还乞宋贤诗。

起先，蔡东藩兴致勃勃地待在厂里，还收了一名织工王浩成为义子。后来，毕竟他不懂经营之道，就把厂里的一切交给了震瀆，让田沛銓帮着，自己仍回临浦设馆教育。

过了一段时日，学馆刚放了学，震瀆就拿着大包小包兴冲冲地走了进来，嚷道：“爹，您来看，这是我们织的毛巾！”

蔡东藩捧着一叠毛巾，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接着，他拿起一块毛巾用手掂、捏起来。一会儿，脸上就露出了笑容，说道：“不错，分量重，手感也好。”

接着，他又问道：“毛巾有没有推销过？”

震瀆答道：“向当地的农民销了一部分，可市场不大，所以我才来到临浦，找您想办法的。”

蔡东藩听了，拿出水烟袋，用火点着，吸了一口，说道：“先前，我和孔孝赉在临浦街已说好了—些商行。明天，我就找他们去。”

第二天一早，蔡东藩就和震瀆拿着一些样品，来到几家商行。商行的老板很买蔡东藩的面子，答应代销。

接着，父子俩又走进一家商行。老板很是热情，端上茶水请蔡东藩父子坐下。蔡东藩说明了来意。

“行，您蔡先生的事就是我的事。”老板爽朗地说道，“不过，蔡先生，我有一事相求，不知您能否答应？”

蔡东藩见老板答应了，也很高兴，就问：“老板，您但讲无妨。”

这老板就开口说道：“蔡先生，现在生意难做啊。我想请您写一块招牌，就写‘信诚杂货行’五个字，您看行吗？”

蔡东藩的脸色很快“晴转阴”了，对震瀆说：“走，我们到别家去看看。”说完，就头也不回走出店去。

震瀆赶上父亲，有些不解，就问：“爹，您为什么不答应人家？”

蔡东藩鼻孔里“哼”的一声：“拿我的人格为他的店做信誉广告，我能答应吗？”

震瀆这才不言语了。就这样，坤元毛巾厂生产的毛巾一部分销给了周边的农民，一部分让临浦街上的商店代销，倒也能生存下去。

痛国难哀国民

八月的风，已经不那么的轻柔，而带有无言的烦躁，甚至裹着疼痛的雨。这个月的月底，峙山脚下突然响起了枪声。

第二天，孔孝赉沿着峙山北的田埂来到了临江书舍。不一会儿，鲁瑞熊、何丙藻等也一一到来。

“哦，孔兄捷足先登了，想必是为着昨日的枪声吧？这是在枪毙人呢。”何丙藻抱抱手说。

“听说了，被枪毙的是钟阿马。”

“钟阿马？何许人也？”

.....

在众人一五一十的交谈中，蔡东藩才大致了解了事情的原委：

钟阿马，萧山云石乡上堡村人，家境贫困，从小随父在槽户（土纸作坊）做工，深受老板的压迫，终年不能温饱。1927年下半年，共产党员瞿缙云来到上堡、沈村一带开展工作，筹建农民协会。钟阿马为建立农民协会串联农户积极奔波，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为了保卫农民协会，钟阿马成立了农民抗暴武装“铁血团”，提出了“锄强扶弱，减租减息”等口号。

1928年冬天，上堡村大地方钟麟涛与义桥震泰钱庄勾结，利用钱庄到上堡收债的机会，强迫负债户以山产作抵押，激起了农民的愤慨。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钟阿马带领“铁血团”和农民发动“砍竹暴动”，上山砍竹自救，后遭到省保安队和县警察荷枪实弹的镇压，钟阿马被捕。

“都是这些人，才扰得社会乱哄哄的！”何丙藻忿然言道。

鲁瑞熊听了，不以为然，反驳道：“何先生，不能这么说吧？毕竟也是为富者不仁，才酿成山民暴动的。”

“你！”何丙藻腾地站了起来，怒着脸，大声说：“稍有不满意，就造反，还有安耽日子过吗？”

鲁瑞熊刚想辩解，却被孔孝赓拉住了手。孔孝赓说：“两位不必争论，这是政府该处理的事。昭赓，你说呢？”

孔昭赓慢慢地喝了口茶，方才说道：“人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能实行均产主义，社会大同，方能过安耽日子啊。蔡先生，你说呢？”

孔昭赓的话题让蔡东藩回想起自己曾经写过的一篇题为《驳均产主义》的文章来。他在文章中认为：

主均产说者曰：“土地为生产要素，非人为所造。若但使地主坐专其利，而贫者终岁勤动，不获一饱，势必至全国经济尽为吸收，而百业不振。”是说似是而实非，彼以为大地主之足以病民，似矣。曾亦知大地主之亦足利民乎？一国生产，全赖资本家为之。大地主以岁入为资本，经营产业，需役日众，而贫民得以为生，是贫民之不至坐困者，幸有此大地主耳。今乃以均产为政策，吾恐贫富一律，将无大地主以分余润，即无大资本家以兴实业，是真百废不举矣。为今计，惟是讲求经济兼施教养，富者诱掖之，贫者保护之，斯正改良社会之第一方耳。

良久，蔡东藩没有言语。孔孝赓不由地催促了起来：“还想什么呀？快说说你的看法！”

“哦。人力不可不惜，百姓不可不养，养之逸则富以康，使之劳则怨以叛。只

怕……”蔡东藩又思索了一会，继续说道：“内政失修，则内讧必起，内讧起则外侮乘之而入。”

众人听了不禁点头。后来，形势的发展果然被蔡东藩不幸而言中。

然而，大多老百姓依然如患近视似的安于现状，该干啥还干啥。这不，东岳行宫（现名峙山庙，在峙山山巅）又要举行兰盆胜会了。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二开始，东岳行宫都要举行兰盆胜会。胜会期间，临浦镇上就要开锣演戏，属山阴县的在牛场头搭台演大戏，属萧山的在旱桥头演木莲戏，以招待各自家族的鬼魂。这样的戏要连演三天。到了十八这一天，东岳大帝出宫巡行，兰盆会也就到了高潮。

一连几天，韩氏都想拉着蔡东藩去看戏。蔡东藩却说：“救今人倒悬之苦尚且来不及，还怎么谈得上救祖先倒悬之苦？”因此，无论韩氏怎么劝说，蔡东藩只是待在书斋里，忧虑着国事。

果然，兰盆胜会结束还不到一个月，让老百姓饱受倒悬之苦的日子来了。

1931年9月18日，这天晚上，月亮悄悄悬挂在奉天城的上空，一点风丝儿都没有。这个原本应该平静的夜晚，却让中国人痛得撕心裂肺。

山河在硝烟中失色。消息传来，蔡东藩痛哭流涕，顿足捶胸道：“木朽虫生，墙罅蚁入，自古皆然，何以不吸取教训？何以不吸取教训？”

日子在蔡东藩贪婪地阅读报纸中，走到了1932年的5月。这是个多雨的季节，雨下得让人满怀惆怅，让人难以释怀。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临江书舍里传出了稚童的诵读声。这一天，孔昭虞来到临江书舍。他告诉蔡东藩，一位肄业于临浦小学的学生贺永堃，因从友人那儿听闻了日寇的种种暴行，气愤填膺，于当日午夜悬梁自尽，并留遗书一函，详述为国殉难的原因。及家人闻悉往救，早已气绝。

蔡东藩唏嘘之下，拿起笔写道：

假使中国人之心，乘此奋发，均以亡国为奇耻，则此赤其心，彼勇其气，虽以欧美之强，吾无惧焉，何况强之不逮欧美者乎？盖三户之民可以亡秦，五

千甲盾可以沼吴，曷以故人心一日不死，即其国一日不亡也。岂有中国土地之大，人民之众，而谓无一健儿竟坐待人之割割耶？吾不信也。

编撰《联对作法》，传承文化精华

这一天，蔡东藩给学生讲起了一个故事：相传明代文学家杨慎小时候，有一次和父亲一道参加弘治皇帝的酒宴。当时，正值严冬，非常寒冷，宫中用火盆取暖。皇帝触景生情，对众大臣说：“朕有一联，看谁先对上。”说完，皇帝说出了上联：炭黑火红，灰似雪。众大臣正苦苦思考着，杨慎却很快就对出了下联。

讲完故事，他让学生对这下联。学生们一个个抓头挠耳，苦思冥想了半天，怎么也對不上。

后来，他上街买菜时，遇到一位早已中学毕业的学生，让他对这下联。这位学生却只是敬谢不敏。

对联，俗称“对子”，也被赞誉为“诗中之诗”。如果说诗词曲赋是艺术海洋的万顷烟波，那么对联则是朵朵绚丽的浪花。它体制短小，结构灵活，或雅或俗，亦庄亦谐，集教化、启迪、言志、咏物、抒情于一体，历来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悦，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自豪和荣耀的国粹。

“可如今，课程杂沓，学生无暇专习国文，目未睹经史，口未辨音韵，有执联对以相属者，都瞠目不知所答。即便是中学生，亦多敬谢不敏。唉，联对几乎快成为《广陵散》了。”想到这，蔡东藩甚感痛心。为了让这文化精华得以传承，他决定编撰一本书，供世人摹仿。

蔡东藩对于对联当然不是门外汉。他五岁时就善对了。而且，在他所撰写的演义中也引用了不少的对联，收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增强了文学趣味性。如《明史通俗演义》第二十一回写道：

先是太祖在日，因建文帝头颅少偏，性又过柔，恐不能担负重器，时以为忧。一日，令他咏月，收束两句：“虽然隐落江湖里，也有清光照九州。”太祖见之，颇为不悦。后复令他属对，出语云：“风吹马尾千条线。”建文帝答道：“雨打羊毛一片膻。”太祖闻言，面色顿变。是时燕王在侧，独上前奏

对，乃是“日照龙鳞万点金”七字，太祖不禁叫绝道：“好对语！”自是太祖愈爱燕王，不欲立建文为储。

为了写好这本书，蔡东藩认真研究了对联的体制，首次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对联格律理论。他所概括的“联对之体制，大别为三：一曰谐音；二曰偶句；三曰修词”。

他说：谐音云者，即所谓“调平仄”是也。在列举了五言联、七言联各两种固定格式后，又详细地讲解了长联的平仄要求，包括上、下联各两个分句、三个分句以至六个分句的长联的平仄格式，还概述了上、下联各七个分句至十个分句的长联的平仄安排原则。关于长联分句平仄安排的原则，他引入了“节”的概念。“节”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划分层次和段落，句脚在每节内平仄交错，在上下节之间黏接。他认为：

联对愈长，节数愈多，每节自一句起，至四句止，上节末句煞脚字音为平声，则下节起句之煞脚字音仍应用平声，其用仄声亦如是。惟出联结束句，总应用仄声字煞脚；对联结束句，总应用平声字煞脚：此固联对之通例也。

这种句脚安排与联作内容密切联系，按节来进行平仄交替，注意节与节之间的衔接，其合理性显而易见。

关于“偶句”，他强调“联对尤重对偶，否则不成为联对矣”。值得注意的是，来自西方语言学的词性概念和我国古代属对的字类概念第一次在蔡东藩的著作中相遇：

畴昔论文之士，未尝细核词性，第以虚实两大端别之，如名词、静词及叹词，多称为实字，介词、连词、助词，多称为虚字，动词、状词、代词有虚有实……

虽然运用了西方语言学之词性概念，蔡东藩还是认为对偶之法不必尽拘现今之文典，应以传统的“实字对实字，虚字对虚字”为指针。

关于修词，他认为：

修词学者，所以论文字构成之规则也。构成文字之规则，合之为一贯，散

之为万殊。……文字一定之规则，曰“形式”，曰“意义”，两者缺一不可。苟形式合矣，而意义不合，非文也；意义合矣，而形式不合，亦非文也。联对尤重形式及意义。字谐平仄，句成对偶，即为形式上之模型；至于意义，则务在相题以行之。

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现了白话对联，如陈奕全编写的《白话对联大全》就收录有上千副作品。对此，蔡东藩认为：

近时白话文盛行，或有白话联对之作。窃谓以白话属对，较文言为尤难，但吾所见之白话联对，徒为白话文，无联对之规律，其能以白话为联对者，仍非名手不办。

清代，是对联的鼎盛时期。清初汪陞在《选评精巧对类·自序》及他侄子汪机为本书所写的跋中，提到了对联之“法”，一是词类，二是平仄，即声律。由此可见，蔡东藩所归纳的对联格律，与现在所能见到最早论述对联格律的《选评精巧对类》中所说之“法”是非常接近的。

在为读者要言不烦、深入浅出地揭示了对联的体制后，蔡东藩又基于“巧妇司炊，不能乏米”的考虑，编了三卷对联材料及两卷对联格式，最后编成一本六卷、近四十万字的《联对作法》，颇为裨于初学者的入门之书。直到2000年3月，浙江摄影出版社还以《中国传统联对作法》为书名刊印了此书。

我国首位对联学研究生导师余德泉教授在《从〈联对作法〉看蔡东藩联律观》一文中说：

蔡东藩先生在《联对作法》一书中表达的联律观，是从大量联例中总结出来的，尽管不很全面系统，有些说法还值得商榷，但是与实际的情况已经很接近了。尤其是他在“谐音”部分对对联声律规则的揭示，已经可以看出马蹄韵的雏形。这也说明马蹄韵的确是我国古代传统对联平仄运用的基本规则。

花甲之年校勘《天乐志》

风雨春秋，数年如一日。转眼间，蔡东藩已经五十九岁了。按镇上做九不做十的习俗，他该做六十大寿了。一向简朴又感到国难当头的蔡东藩不想张扬，可他的

亲朋好友却给张罗着，非要为他做六十大寿不可。

到了农历六月，天气逐渐炎热了起来。这一天，却凉风习习，格外宜人。临江书舍里，难得地热闹了起来，亲戚来了，好友来了，学生来了。

堂前正中墙面上挂着一幅松鹤图。八仙桌上，摆上了媳妇娘家挑来的寿礼，燃起了寿烛，上书“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两行金字。按照习俗，寿翁蔡东藩出拜祖宗后，正坐堂中，震瀆夫妇携两个儿子及姻亲晚辈依次拜了寿。礼成后，宴请开始。虽然寿宴并不丰盛，却也充满着浓浓的人情。

何丙藻喝了一口酒，对蔡东藩说道：“蔡老弟，值此六十寿辰，老何我奉上一副对联以贺。”震瀆听了，连忙拿上笔砚。

“献丑了。”说着，何丙藻运足神气，开始在宣纸上笔走龙蛇：“有德有仁，天锡纯嘏；尔昌尔炽，人颂康强。”

孔孝赓也不敢落后，泼墨写道：“胸中展良史才，腕底走梦花笔。”

众人一片喝彩后，纷纷赞扬蔡东藩著书丰、育人多。蔡东藩谦逊道：“我不才，磕磕碰碰了大半辈子。幸赖诸位亲朋好友相助，才稍微安耽些。我谢过诸位了。”说着，拿起酒杯小抿半口。

此时，鲁瑞熊站了起来，说：“蔡先生，今天是您的六十寿辰。我也没有好送的，只想为您画张肖像，作为寿礼。您老肯答应吗？”

蔡东藩知道鲁瑞熊能画，便坐过一边，让他摹着画。鲁瑞熊高兴万分，迅速取出速写本，凝神观察片刻，又用画笔比照了一番，就勾勒起来。

众人见状，都围了过来，只见鲁瑞熊不过寥寥数笔，纸上的蔡东藩却已呼之欲出了。

“画得真逼真！”众人“啧啧”称赞着。

寿宴结束，蔡东藩送走了客人，独自走入书房，点燃了一袋烟，抚今追昔，久久难以平息。水烟抽罢，他想起了《留青别集》中的一篇《苍髯叟传》来，不禁出声道：

盖其沆瀣相投，则情同胶漆，折节遇之。若为趋炎附热，好逢迎奔走者，虽慕名过访，辄鄙之不顾也。叟有时对风长啸，或愤激如涛声，或幽咽如龙吟，意者其有慨夫秦汉魏晋以下，世风不古，专慕荣利，胁肩谄笑之徒满海内，而同志如陶靖节者，不可多得。

赞曰：疾风知劲草，岁寒见古节。苍苍者叟独与斯列，骨癯神清，品高性洁，其气足以凌云霄，其志可以傲霜雪。嗟乎，江左夷吾称绝群，不敌剡山一遗杰。

此后，蔡东藩自号为苍髯叟，以寓自己的品性。

过了几天，鲁瑞熊把一幅水粉肖像画送到蔡家。蔡东藩看了此画很是高兴，把画挂在自己的书房里。只可惜，此画在抗战期间不慎失落。

时间走到了1936年3月的一天，蔡东藩正研读着中医书籍，孔昭虔急匆匆地跑了进来，焦急地说：“蔡先生，自由孔一带接连死了十多个小孩，请您快去诊治！”蔡东藩听了，也急忙问起病状来。

孔昭虔说：“这病来得急，起病时就剧烈头痛、发热。有的小孩第二天就死了。”

蔡东藩听了，马上拿了出诊包随着孔昭虔来到自由孔村。几个小孩诊断下来，蔡东藩的脸色凝重了。这病除了头痛、发热，还伴有恶心、呕吐、畏光、嗜睡及项背部疼痛等症状。他怀疑是脑膜炎，开了几帖以清热解毒、养阴生津为主的中药后，就把孔昭虔拉到一边，小声说：“这病来得厉害，恐还将蔓延。你得抓紧报告给政府，可能还是西医治疗这病疗效快些。我明天再来。”

第二天，蔡东藩又来到自由孔村。此时，萧山县立医院及镇上的峙山西医院的医生也到了，蔡东藩就配合着他们施诊。接连忙碌了几天，他的胃病又犯了。

这一天，他正躺在床上养病，一位农民来请蔡东藩去给他父亲画像。蔡东藩哪里还拿得起画笔，就推辞了。

那农民很失望，犹犹豫豫着向门外走去。刚走到门口，就听到蔡东藩叫他回来。他以为蔡东藩答应了，喜出望外地回到床前。

蔡东藩对他说：“不是我故意推辞，实在病得没法。我给你推荐一个人，他画得比我好。你就去找他吧。”

说完，就把鲁瑞熊的地址告诉了他。这农民满心欢喜地走了。此后，凡有人来向蔡东藩索要字画，蔡东藩总是把他们介绍到鲁瑞熊那里。渐渐地，鲁瑞熊在临浦一带的名声也响了起来。

鲁瑞熊也常常到临江书舍，与蔡东藩时而论诗文，时而论史。这一天，鲁瑞熊谈起天乐乡民为追念汤寿潜功德，在茅山之巔为他建纪念碑的事。

“汤蛰老办铁路，兴学堂，改溪坝，确实功德无量。立名于当时，可式于后人。后人追怀他，还是要记住他的一句话啊！”蔡东藩说道。

鲁瑞熊问是什么话。蔡东藩答道：“竟利固属小人，贪名亦非佳士。”

鲁瑞熊听了，不住颌首。

又过了几天，天乐乡大汤坞人汤叙拿着厚厚的一叠文稿来到临江书舍，对蔡东藩说：“蔡先生，我编了部‘天乐志’，想请您校勘一下。”

“‘天乐志’？好啊，这是件功德无量的事。我自当勉力为之。”蔡东藩兴高采烈地接过了文稿。

天付吾乡乐，虚名实可羞。

荒田无出产，野岸不通舟。

旱潦年年有，科差叠叠愁。

世情多恋土，空白几人头。

这首读之可涕的诗作道出天乐乡长期来深受水涝旱患之苦。自刘宗周修建茅山闸以后，又几经扩建和改建，茅山闸逐渐替代了麻溪坝“米桶箍”的功能，麻溪坝已成了聋子的耳朵。于是，有人提出废除麻溪坝，或者改坝为桥，以提高坝外泄洪

能力。可是，麻溪坝却像一把锈锁，锁死在每一个坝内人的心头。在坝内人的心里，麻溪坝神圣不可侵犯！因此，每逢潮涨洪挤时，茅山闸一关闭，浦阳江的涌潮虽被挡在闸外，进化溪的山洪却也被锁在闸内，坝外的上中天乐依然一片汪洋。

出生在天乐乡的近代民族英雄葛云飞也曾为此著文《麻溪坝始于不慎终于不悟论》，呼吁过废坝，却未果。1912年11月，汤寿潜等人向浙江省议会提出了废麻溪坝（或改坝为桥）的陈情书。直到1913年6月，汤寿潜等几经周折，才做通了坝内人的思想，着手改坝为桥，次年建成。

因此，蔡东藩对这段持续四个半世纪的水利纠纷校勘得十分慎重。他想方设法找来了刘宗周、葛云飞及汤寿潜的相关文章，进行了仔仔细细的校勘。他发现在刘宗周的《天乐水利议》中有“万历中，士人复自茅山至郑家山嘴筑大塘，捍江流，不使内犯”之说，一番考证后，他在《天乐志》中添上了：

明万历时，毛寿南，吴江人，进士，令山阴，筑新闸桥、茅山塘，筑桥为闸，置板御江潮。

经过他的校勘，一部字数四万四千字，记载天乐山脉、泉池、人物等方方面面的《天乐志》于1937年1月印行，成为萧山历史上第一部乡志。

拒绝日伪政府的邀请

五月五日天晴明，杨花绕红啼晓鹰。1937年端午节，震瀆带着两个儿子来到临江书舍过节。蔡东藩见孙子来了，格外高兴，一边大声嚷嚷：“老太婆，快炒雄黄豆”，一边拉着两个孙子的手来到天井，教起了“五月端阳，五月端阳，布谷声声催，农夫插秧忙，布谷，布谷……”的儿歌。黄豆炒后，他还和两个孙子玩起了猜豆、弹豆的游戏。

然而，这种含饴弄孙、其乐融融的日子，很快地就被卢沟桥的枪声打破了。12月24日，杭州沦陷，隔江相望的萧山成了浙东抗战的前沿阵地。日军为了达到渡江南侵的目的，不断用飞机轰炸萧山县城和瓜沥、义桥、临浦等重要集镇。

此时，上海的一些友人来信，谓上海正在建设“新秩序”，请他去共同建设“和平文学”。上海沦陷后，汪伪当局在防范、扼杀一切反日文化宣传的同时，

还培植亲日文化势力，筹组文学团体，开展“和平文学”运动。当时，消遣文学盛行一时。

“我不愿在日寇的刺刀下去享受这安乐生活！”当下，蔡东藩就把书信撕得粉碎。

可炸弹毕竟无眼啊。这一日，震瀆来到临江书舍，劝蔡东藩离开临浦，到庄里陈居住。蔡东藩有些不情愿，因为镇上去年开了一家育新书局，书籍品种较多，还兼卖报纸。他是离不开书报的。

震瀆见劝不动父亲，就使出了“撒手锏”，说道：“爹，您若不去，我就带着福恒、福源住到临浦来。”

蔡东藩又怎能让儿孙冒这个风险呢。就这样，他随着震瀆住到了庄里陈。从此，再也没有回到临江书舍。

到了庄里陈，闲不住的蔡东藩又租用了邻居李家的西厢房，编选教材，设馆授课。长孙福恒、次孙福源也进馆课读。

教书之余，他常常找了避难到附近的临浦人了解外面的情况。这一天，一位姓李的家长送儿子来课读，告诉蔡东藩他们村子里新从临浦来了一个逃难的，那人说临浦刚刚遭到大轰炸。

下了学，蔡东藩就匆匆去找那人了解情况。这人说起大轰炸还心有余悸。他告诉蔡东藩，1939年3月9日那天中午，峙山上响起了尖锐、急促的警报声。他拼命地往火车站方向逃命。刚跑出镇外，二十多架日机就飞到临浦上空，不停地投掷炸弹、燃烧弹。直到警报声解除，他才回到镇上。镇上的大批房子被炸毁了，街道上死伤者不计其数，血流成河，残肢头颅比比皆是，真是触目惊心，惨不忍睹！

听到这，蔡东藩站了起来，向临浦方向默立了许久，眼里蓄满了泪水。

那人也哽咽了起来。良久，才用低沉的声音对蔡东藩说：“蔡先生，我也住在牛场头，那一带的房子都毁了。”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蔡东藩只说了一句，就默默地走了。

这一天后的每天傍晚，蔡东藩都要朝着临浦方向默立好长时间。

转眼时已深秋，霜叶妍红，黄花枯槁，极目的凄凉景况。一天，蔡东藩正在教授国文，忽听得儿媳方彩琴的号啕大哭声，急忙安排了一下课业，匆匆回到家里。

他一走进家里，顿时傻了眼。家里一片狼藉，衣服和书本丢了一地，所有柜子都被打开。震瀆坐在椅子上，脸面苍白，双腿兀自抖个不停。方彩琴头发凌乱，倒在地上，大哭着。

“震瀆，怎么回事？夫妻吵架了？”蔡东藩连忙问道。

震瀆见是父亲，这才醒了过来，语无伦次地说：“不是，是一伙人……不是吵架，是蒙面人……家里遭抢劫了……”

蔡东藩似乎有些明白了，他走进厨房，给震瀆倒了杯水，又劝住了媳妇。

震瀆喝了一杯水，镇定了许多，才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父亲。原来，这天上午震瀆正要外出行医，外面忽然闯进一伙蒙面人，用明晃晃的刀逼住了震瀆夫妇，叫他们不要发起声音来，然后翻箱倒柜了起来，拿走了一些值钱的东西。

听完事情的原委，蔡东藩不由得也心惊肉跳了起来，忙问道：“你们俩有没有受伤？”

“爹，人倒没事，只是家里的钱……”震瀆的眼矇眊了起来。

蔡东藩望着受了惊吓的儿子、儿媳，安慰道：“只要人没事就好，钱没了可以再挣。你俩赶快整理一下，别让福恒、福源也受惊吓。”

说完，蔡东藩就回教馆去了。家里遭此抢劫，全家的生活困难了许多，蔡东藩只得又增收了几名学生。

为抗日烈士写墓志铭

1940年1月22日凌晨，日军趁漫天大雪，偷渡钱塘江，在萧山西北的六百亩头登陆。随后，长驱直入，占领了萧山县城。

“日本佬打过来了。”消息传来，庄里陈一带的人纷纷离开家园，外出避难。蔡东藩也携眷避难于所前山里王村。山里王村位于所前镇青化山麓的一个山坞中，三面环山。翻过西山，就是黄湾寺了，在寄居的这段日子里，蔡东藩常常去黄湾寺凭吊葛云飞。他站在墓道上，面向临浦，低吟着：“夷犯定海公守城，手轰巨炮烧夷兵。夷兵入城公步战，炮洞公胸刀劈面。一目劈去斗犹健，面血淋漓贼惊叹。夜深雨止残月明，见公一目犹怒瞪。尸如铁立僵不倒，负公尸归有徐保。”

不久，有人传来信，说是日寇洗劫了田家一带的村庄，坤元毛巾厂更是被洗劫一空。

真个是国仇家恨恨几重啊！蔡东藩禁不住老泪纵横。

山里王村距庄里陈仅有数里路，也是朝不保夕了。蔡东藩不愿在日寇刺刀下过奴隶生活，就怀着国仇家恨，挈家至萧山、绍兴、诸暨接壤处的夏履镇。夏履因大禹治水“冠挂不顾，履遗不蹶”而得名，南部群山连绵起伏，自古为名士隐逸之地，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就曾“卜居遮翠岭”。

蔡东藩安家未及一个月，战火就开始波及夏履镇了。“唉，放翁还曾铁马冰河入梦来。天下之大，何以放不下我的一张书桌？”蔡东藩噙着热泪，又携眷到了诸暨十西都藏绿坞避难。

藏绿坞是个偏僻的小山村。光绪《诸暨县志》中记载：“藏绿庄在土坪山北麓，庄左一峰特秀，即五洩第一峰也。四山袤延，环绕如屏，亦称藏绿坞。”

蔡东藩全家住下来后，曾在赵氏家塾执过教，后与儿子一起以给邻近的乡亲们治病为生。战乱年代，乡亲们生活也很困难，所以他们的收入也仅是一些柴、米、鸡蛋一类的日常生活必需品而已。生活虽然很艰苦，但这里远离战区，倒也较宁静。

这一日，蔡东藩正闲居在家，从外面走入两个农民。他以为是来看病的，便问道：“两位，身体怎么啦？”

“蔡先生，我俩不是来看病的，而是想请您写个墓志铭。为了这个，我们已经走了一天多的路了。”其中一位年长的说到。

蔡东藩让这两人坐下，有些惊诧地问：“你们是从哪儿来？给谁写墓志铭？”

“我俩从所前来，是给打日本鬼子牺牲了的烈士写这墓志铭的。”

年轻者刚说完，那位年长者就说起了事情的经过。原来，从金华方向败退下来的日本鬼子盘踞在萧山，与驻所前的中国军队五〇七团形成对峙的局面。一天，驻扎在所前夏山埭村的三营八连接到命令说，西蜀山已被我驻西周村某团占领，要求他们立即前往接防。八连当即出发，没想到情报有误，中了敌人的埋伏。八连在章潘桥东侧遭遇日军伏兵的猛烈火力袭击，双方隔着一条南门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敌人居高临下，地形对我军不利，八连伤亡惨重。但这也激起了八连战士的斗志，激战四五个小时，我军战士终于冲过高高的章潘桥，攻上了西蜀山。这一战，我军的程利科连长和十五名班排长及八十多名战士壮烈牺牲。战斗结束后，三营官兵与当地老百姓在夏山埭西侧的鹭鸶头劲的山坡上掩埋了烈士们的遗体。老百姓想为这些为国捐躯的烈士们写个墓志铭，他们就想到了蔡东藩。

蔡东藩听完后，怀着对烈士们的尊敬，马上铺开了笔墨，落笔写道：

盖有非常之时，必有非常之人，如忠勇师之阵亡将士程利科，英雄气概矣！今观其攻西周，围东蜀，振军威，冲敌阵，前仆后继，冒雨吞烟，变色风云，争光日月，卒敌寇奔败，我军凯旋，洵抗战之奇兵，军国之荣史也！爰志墓，铭曰：

卫我民族，为国牺牲，冲锋杀敌，众志成城，

威灵气壮，不死精神，丰功伟光，青史光荣。

整篇墓志铭字数虽不多，却写得浩浩荡荡，气势磅礴。这两人见了，便千恩万谢了起来。

蔡东藩振色道：“每个炎黄子孙，都乐为此事！何必言谢。”

鄙人就出生在鹭鸶头劲山坡下的小山村里。小时候，曾和伙伴们在几个烈士墓间玩过军事游戏，只知道墓里埋着军人。而现矗于墓前的“抗日阵亡将士纪念

碑”曾被砌在村里一池塘边。直到2002年，这几座烈士墓才被修缮，还竟与蔡东藩先生有着关系。由此可见，文物古迹保护之意义是多么重大啊！

却说蔡东藩送走了两位农民，依然满腔忧愤。他取过一张纸，草书了起来：

天下事之可悲可泣者，未有如亡国之祸也。吾谓亡国之祸惨矣，而种犹未亡，族犹未亡。迭起迭仆者，只一姓之喋血而已。虽云惨剧，尚未甚焉。最惨者，在亡种族！

写到这，蔡东藩两眼直直地盯着“亡种族”三个字，长久，长久。突然，他一把抓起了纸，狠狠地揉成一团，用力地往窗外扔去。

“这老天，怎么老是下雨，老是下雨？”一连几天，蔡东藩好像钟摆似的在屋子里来回走动，还时不时到门口翘首察看着云层。

好不容易天放晴了，蔡东藩喜出望外，大声朝儿子的房间喊道：“震瀆，震瀆，你快出来。”

震瀆正在房间里陪着接生婆，他的妻子快要生产了。叫到父亲的喊声，震瀆赶紧跑了出来，问道：“爹，什么事？”

“哦，你在家照看着，我到城里去买些报纸来。”蔡东藩说完，拔腿就要往外走。

震瀆一把拉住了父亲，说：“彩琴快要生了，您就别出去了。再说，外面也不安全。”

“可没有报纸看，我这心里空空的。家里有你呢。”

震瀆刚要劝阻，里面传出了接生婆的声音：“取些热水来，快点。”

震瀆转身回房间去了。等到震瀆再次出来时，已不见了父亲。他连忙往村口跑去。追了几里路，才赶上了蔡东藩，好说歹说给劝了回来。

“哇，哇。”父子俩刚进屋，就听到了婴儿的啼哭声。震瀆朝父亲看了一眼，分明看到父亲的眼里明亮了许多。

一生多坎坷，唯求解民忧

蔡东藩在藏绿坞落脚之后，把福恒、福源插入到藏绿坞小学读书，自己则一心从医，为百姓解除病痛。

唐代医学家孙思邈曾说过，“故医方卜筮，艺能之难精者也，既非神授，何以得其幽微？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在为百姓看病的过程中，蔡东藩真切地感受到了诊治的复杂性。为了普及中医知识，他重拾“废除中医”案时的心愿，静下心来通读了《内经》《伤寒论》等经典医著，并结合自己的实践，用歌诀的形式记录自己的心得。

在中医学中，气是人体生命的根本，血是营养周身的物质基础，气走血也走，气滞血也滞。蔡东藩把这一理论概括为：“气不足兮血不足，形神衰退病相随。”

他也很重视肝阴。“肝为将军古所称，有余是火病丛生。治阴用阳须留意，条达升降诸恙平”。肝为将军之官，他用肝的刚急好动的特性，来描述疾病的浅深，症候的轻重。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蔡东藩一家从睡梦中惊醒，一个“雪人”扑通跪倒蔡东藩面前，泣不成声：“蔡先生，求您救救孩子吧……”

蔡东藩简单询问了一下病情，二话没说就与震瀆拿起出诊包消失在风雪中……

山区的路崎岖难行。这一天，蔡东藩出诊归来，不小心跌了一跤。儿媳方彩琴把他扶进屋内后，他就让儿媳去取来他备制的伤药替他敷上。

正当他躺在床上休息时，一位乡亲又上门请他去看病。而此时震瀆正好出诊在外，方彩琴刚要回绝时，蔡东藩却从床上挣扎了起来，那位乡亲有点不好意思，就说：“蔡先生，您身体不好，我去把病人抬来吧。”

蔡东藩急忙摇摇手说：“路不好走，病人经不起颠簸，还是我去吧。”就这样，他让那人背了药箱，自己跟着出了门。一直到了傍晚，他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

第二天，蔡东藩病倒了。病了的他，就倚在床上继续写他的歌诀。这一写，就

写了四卷，定名为《内科临症歌诀》（绍兴市志第三十七卷称为《内科证治歌诀》）。这四卷，对诊断和治疗“鼓胀”“黄疸”等病症作了深入、细致的探索与研究，为丰富我国的传统中医理论留下了厚重的一笔。文史掌故大家郑逸梅因此把蔡东藩与恽铁樵、陆士谔等列为小说家善医道者。

由于长期生活在贫穷之中，又一直劳心劳神，胃病也反复发作，蔡东藩的病越来越重了。即便如此，他还坚持出诊。他对儿子、儿媳说：“我医术不高，愿尽自己应尽之责，即使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瞻观，亦应发大慈惻隐之心，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

1942年5月，日寇发动浙赣战役，从漓渚、临浦、大源等方面全面进攻诸暨。5月20日，诸暨沦陷，战火蔓延到了藏绿坞。蔡东藩只得又带着全家躲避到离藏绿坞二十里外的野鸭岭。三个月后，战事稍为平息，蔡东藩一家重又返回藏绿坞。

这一番折腾，让年事已高的蔡东藩的身体每况愈下。他自知来日无多，就开始整理起自己所撰的文章来，将其一一整理成辑。

他先是打开一本用深褐色牛皮纸包装的书稿，封面上写着“风月吟草”四个隶书，系堂侄蔡逸斋所书。这本集子是蔡东藩不惑之前的一些诗、词、歌、赋，内容多以风花雪月为主。蔡东藩边修改边自晒着：自己的这一生中，哪里有过风花雪月的日子？如果有，那也就是与黄晚霞相处的四年了。

想起了黄晚霞，那和如琴瑟、齐眉举案的点点滴滴宛如窗外的夜风，一阵一阵地扑入他的胸怀。他难压情愫，又写下了一首怀念黄晚霞的诗，把它收入到了《写忧草》中。这本《写忧草》收录着蔡东藩的三类诗词：一是忧时愤世之作。官场落魄，对“人间龌龊，世事险艰”的不堪回首，其愤懑之情，只能借诗词宣泄。二是悼亡诗。悼妻哭儿痛女，蔡东藩靠这类诗词慰藉愁肠。三是咏史诗。这类诗，篇幅最多，大都是编撰演义过程中的即兴之作。

整理完两本诗词集子，蔡东藩又提笔为《浮生如梦》增上这几年的经历和遭遇。《浮生如梦》是他二十岁后开始撰写的自传式叙事长诗。每一段诗句后面，有时他还简要记上叙述性的文字，以点明经过。

装订好三本册子，他又把自己的一些信稿、策论及多年来为人代撰的寿文、墓

志铭、祭文、书序、书跋之类的文字，集为一册，取名为《蔡邨文稿》。

蔡东藩把四本集子整齐地放在桌上，最上面是自己新作的一首《自况》：

一生多坎坷，老来复添愁。

富贵本无意，唯求解民忧。

令人惋惜的是，这四本册子后来不慎散失，不可谓不是一件憾事！据蔡东藩的长孙蔡福恒回忆：

1949年6月，震瀆在弥留之际，把这四本手稿郑重地传交给蔡福恒。1964年4月，杭州林墨翰古旧书店经理王松泉借走了《写忧草》，后来就不知去向。在红卫兵横扫“四旧”的狂潮中，《风月吟草》《浮生若梦》和《蔡邨文稿》均被抄走烧毁了。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1944年深秋的一天，蔡东藩家来了四个从富阳紫阆赶来的农民，说是他们的父亲有病，请了很多医生都没看好，后来听说蔡东藩医好的人很多，就特地赶到藏绿坞来请蔡东藩。

此时的蔡东藩身体严重不适，去富阳又较远，他怕自己会顶不住，为此而踌躇未决。那四个农民苦苦恳请。蔡东藩见这四人很孝顺父亲，就不再犹豫了。

这一去，老农的病医好了，可蔡东藩回来后就发起了“三日疟”。从此，每隔三天发一次疟疾，到了年底，就卧床不起了。

蔡东藩懂得医术，自知生命快走到尽头了，就对家人说：“我生不逢时，逢兹乱世，不能以十万毛瑟枪杀尽天下贼子，只能凭一支秃笔以示惩戒。如今，我已灯尽油干，非药石所能治愈了。唉，人说叶落归根，临浦是回不去了，可恨啊。”

他长叹一声，拉了拉被角，又对震瀆说：“震瀆，过年前就把我送回庄里陈去。墓志铭我已写好，放在桌上，就请鲁瑞熊书个碑文吧。”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蔡东藩在喃喃声中重重地睡去了。

震瀆拿起墓志铭，不禁泪流满面。为了满足父亲的愿望，他设法找来了几个本地的农民，做了顶简单的轿子，从小路把蔡东藩送回了庄里陈。

1945年3月5日（农历正月二十一日）半夜，已处于弥留之际的蔡东藩对家人说：“往事不堪回首忆，来生再望出头年。”说完，就与世长辞了，享年六十九岁。

蔡东藩死后，被葬于所前池头沈的割子山，鲁瑞熊书写了碑文。池头沈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旧有“舟山积雪”“湖塘瀑布”“越峥映秀”等八景之说，也可谓是“青峰有幸埋英魂”了。

1987年7月，萧山召开蔡东藩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会。蔡东藩的三个孙子福恒、福源、福绥在《祭祖父文》中说：

祖父生不逢辰，命途颠扑。列强入侵，军阀互戮。椿萱咸凋，手足尽覆。国难家愁，危机四伏。难能可贵，自勉自勗。排瘴除雾，勤奋好学。不愿合污，执纓自濯。武昌炮响，共和如旭。精神振作，誓雪耻辱。赤子情深，为我民族。

盲瞽陆沈，世人受束。正视历史，借以教育。努力秉笔，丹心之光照千秋，千秋增辉；积极成书，青云之志垂万世，万世流渥。十载辛劳，巨著累牘。气华日月，声溢金玉。前无古人，雄才莘莘。盛矣哉，硕果丰盈，举世瞩目。巍巍青松，令人钦服！



蔡东藩墓

著名诗人、杂文家邵燕祥评曰：

在他（指蔡东藩）身上，人品和文品是统一的，他不肯混迹官场，曲意逢迎，宁愿布衣蔬食，贫贱不移，尤其于当世军阀劣迹，秉笔直书，斯人而有斯作，表现了中国传统文人最可贵的士节。以人格精神统领史料，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后人可以不尽同意他的某些观点，却不能不钦仰他求真求善的史德。

蔡东藩大事年表

1877年（清光绪三年）1岁

六月十三日（1877年7月23日）出生于绍兴府山阴县牛场头（今属杭州市萧山区临浦镇），幼名椿寿，学名邨，号东藩（东帆、东颿）。父亲蔡文杰，是临浦一家丝行的店员。

1882年（清光绪八年）6岁

蔡福源《蔡东藩年表》载，1882年至1886年“从二哥课读”。蔡东藩撰《邵勉

卿君行述》“余少时就葛师学”。据此，蔡东藩应入私塾学习。另据《袁翁絮语》，杨宪锦（1878~1953年）与蔡东藩同窗，于1886年辍学。故蔡东藩应在私塾就读多年。

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11岁

蔡东藩二哥不幸因病去世。到丝行老板金锦生家陪读。

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12岁

到二姐夫田沛璠家伴读。田沛璠家处山阴县所前庄里陈村（今属萧山区）。

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14岁

岁次庚寅，与田沛璠一起参加县试，考中秀才。

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16岁

父母相继病逝。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20岁

任馆杭城。蔡福源《蔡东藩年表》载，蔡东藩15岁时到杭州一满族家执教。据蔡东藩《游杯孤山记》云：“弱冠时，馆杭城。”从其说。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22岁

秋，与萧山县苧萝乡王氏结婚。蔡福源《蔡东藩年表》载，蔡东藩于1904年28岁时与王氏结婚。据蔡东藩《挽妻》联云：“十七年苦况齐尝，方谓同病相依，合当偕老。”且旧时28岁结婚似不太可能，故不采蔡福源之说。

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23岁

蔡福源《蔡东藩年表》载，该年蔡东藩参加乡试，因“鸡汤”污卷而落榜。查该年清廷并未举办乡试，而于1897年举办丁酉科乡试，存疑。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26岁

秋，参加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蔡东藩《蔡东藩年表》载，因天气酷热，试卷汗渍斑斑，落榜。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28岁

冬，在山萧临浦两等小学堂（今萧山区临浦第一小学）任教。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29岁

九月二十三日，长子震瀆生。震瀆，杭州中医药专科学校毕业，曾在所前宏济堂药店坐诊，1949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去世。

本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31岁

秋，次子震康生。

1909年（清宣统元年）33岁

岁次己酉。秋，赴杭州参加优贡考试，名列前茅。主考为浙江提学使支恒荣。

1910年（清宣统二年）34岁

五月，抵达京师参加优贡朝考，投呈礼部。

六月初，参加礼部初试。月底，参加保和殿复试，考取一等第131名。朝考阅卷大臣为陆润庠、徐世昌、李殿林等。

七月中旬，在养心殿朝觐宣统皇帝。不久，发放福建候补知县。

1911年（清宣统三年）35岁

春，赴福建以候补知县等候补缺。经上海时拜会上海会文堂书局编辑、好友邵伯棠。抵闽后，备受冷遇，候补无望，于初夏托病归程。途经上海，再次拜会邵伯棠。邵伯棠称赞其为“智士”，并邀蔡东藩著述《中等论说文范》，婉拒后回临浦。

初秋，经邵伯棠再三邀请，蔡东藩赴沪编著《中等论说文范》。

九月，邵伯棠去世。

本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月初，杭州光复。

1912年（民国元年）36岁

一月，《中等新论说文范》由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发行。期间，曾评校《初学论说必读》、《初等小学本国地理教科书》。

冬，蔡东藩修订版《高等小学论说文范》由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发行。该书部分内容反映了当时国人的爱国排日情绪，曾于1914年引发中日关于教科书问题的一场纷争，此后再次修订。

十月，《女子初学新论说范本》由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发行。该书专为女子初等小学三四年级学生编写。

1913年（民国二年）37岁

三月，《中华民国女子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由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发行夏，次子震康不幸夭折。

十一月，订正版《中等新论说文范》初版。

1914年（民国三年）38岁

春，妻子王氏去世。

七月，《国文新范》由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发行。

七月，《国史概论》出版发行。该书版权页多署“编辑者绍兴葛陛纶”，1928年十五版却署“编辑者绍兴蔡邨”，存疑。葛陛纶（1877~1940年），山阴县天乐乡人，为蔡东藩同乡好友。

秋，租用戴家桥达弄金锦生用房，由牛场头迁住，后称“临江书舍”。

1915年（民国四年）39岁

一月，《中等新国文范本》由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发行。

二月，《高等小学新国文范本》由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发行。

春，续弦义桥黄晚霞。黄氏为萧绍一带名中医黄镐京之女。后蔡东藩曾校正黄镐京所著的《镐京直指医方》。

十一月，《清代史论》由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发行。

1916年（民国五年）40岁

春，女儿净芬出生。

七月，《清史通俗演义》脱稿。翌年二月，由上海会文堂书局初版。

本年，袁世凯恢复帝制失败。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取消洪宪年号，仍称大总统。6月6日，袁世凯忧惧而死。

1917年（民国六年）41岁

十二月，《留青别集》由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发行。

冬，女儿净芬不幸夭折。

1918年（民国七年）42岁

二月，《客中消遣录》由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发行。

春，继室黄晚霞病逝。

十一月，《西太后演义》完稿。翌年四月，由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发行。

冬，再次续弦，与韩悟文（1896~1955年）结婚。

1919年（民国八年）43岁

春，增订吕安世所著《二十四史通俗演义》。六月改名为《中华全史通俗演义》（后又名《历朝史通俗演义》《中华全史演义》），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发行。

八月，《绘图重增幼学故事琼林》由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发行。蔡福源《蔡东藩年表》记载为1913年春增补。此据目前所见到最早版本。

本年，为《觉山孔氏宗谱》撰《太学生云浦公家传》《节孝孔母毛孺人家传》。

1920年（民国九年）44岁

一月，《元史通俗演义》脱稿，三月由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发行。

九月，《明史通俗演义》脱稿，十一月由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发行。

1921年（民国十年）45岁

四月，《民国通俗演义》初集四册由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发行。

七月，《民国通俗演义》二集四册由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发行。

1922年（民国十一年）46岁

一月，《宋史通俗演义》脱稿，三月由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发行。

九月，《唐史通俗演义》脱稿，十一月由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发行。

本年，为《天乐邵氏宗谱》撰《邵勉卿君行述》。

1923年（民国十二年）47岁

三月，《五代史通俗演义》脱稿，五月由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发行。

本年，在临浦小学任教。著名史学家柴德赓为其此时的学生。

1924年（民国十三年）48岁

一月，《南北史通俗演义》脱稿，二月由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发行。

九月，《两晋通俗演义》脱稿，十一月由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发行。

1925年（民国十四年）49岁

四月，《民国通俗演义》三集四册由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发行。

十月，《前汉通俗演义》脱稿，翌年一月由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发行。

十二月，子震瀆与临浦某米行老板方南荣之女方彩琴（1909~1999年）结婚。

1926年（民国十五年）50岁

九月，《后汉通俗演义》（附三国）脱稿，翌年九月由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发行。至此，11卷600多万字的历朝通俗演义全部完成。

十月，为《萧邑陈氏宗谱》撰《陈子颖君六十年来行述》。

十二月，长孙福恒出生。

本年，所撰《八德箴》刊载于《唤群特刊》。任萧山县苧萝乡学务委员，后任萧山县学务委员。

1928年（民国十七年）52岁

五月，仲孙福源出生。

本年，在所前庄里陈村建住宅一幢，并购买十来亩田。

1929年（民国十八年）53岁

五月，许廑父完成《民国通俗演义》续著。七月，《民国通俗演义》四集四卷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发行。

本年，在临江书舍设馆授课。

1930年（民国十九年）54岁

在庄里陈住宅开设坤元毛巾厂，令子震瀆任经理，雇有十余名工人。

1931年（民国二十年）55岁

三月，为《萧山刘氏宗谱》撰《重修金氏宗谱序》。

本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56岁

夏，应会文堂书局主人之嘱，订正唐芸洲原著《写信必读》。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58岁

一月，《蔡东藩续著写信必读》脱稿。与《唐芸洲原著写信必读》合并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发行，书名《写信必读合璧》。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59岁

二月，《联对作法》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发行。

夏，按家乡习俗举行六十寿庆。忘年交鲁瑞熊为之画像。

秋，在所前池头沈村割子山筑建坟墓。

本年，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将蔡东藩所著11部通俗演义，连同许廑父的《民国通俗演义》续著全部改印再版，总称为《历朝通俗演义》，全书共44册。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61岁

一月，校勘《天乐志》（汤叙著），该书为萧山历史上第一部乡志。

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2月，杭州沦陷。为避战乱，离开临江书舍至所前庄里陈住宅，租房设馆授课。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63岁

秋，庄里陈宅遭匪徒抢劫。

本年3月29日，日军飞机27架次空袭临浦，投弹100余枚，炸死居民200余人，伤400余人。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64岁

1月22日，萧山沦陷。携家避难所前山里王村。

三月，携家至诸暨十四都藏绿坞避难。另据绍兴夏履镇资料，抗战初期蔡东藩一家曾避难于夏履，存疑。

七月，三孙福绥出生。

本年，结合行医施诊经验，开始撰写《内科临症歌括》（未版）。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66岁

5月17日，诸暨沦陷，战火祸及藏绿坞，携家迁至野鸭岭约3个月。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67岁

整理平生所撰诗词，辑成《风月吟草》《写忧草》等手稿。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68岁

撰写自传《浮生若梦》，编辑《蔡邴文稿》。

本年，身体日渐衰弱，疾病缠身。十二月，自感身体难以恢复，令子震瀆护送返回所前庄里陈。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69岁

一月二十一日（1945年3月5日）夜11时30分，在庄里陈宅病逝。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抗战取得胜利。